

莊簡集目錄

癸丑八月補錄



提要載是集共得詩四百二十五首詞十三首雜文二百六十五首
首聲為六卷此本十六卷依目錄檢點詩四百六十九首多六十四首
詞十三首雜文二百二十六首少二十九首 癸丑八月記

詩文總目



卷一五言古詩 三十四首

卷二五言古詩 二十五首 七言古詩 十七首

卷三五言律詩 二十六首 五言長律 四首

卷四七言律詩 八十五首

卷五七言律詩 七十三首 七言長律 一首

卷六五言絕句 九首 七言絕句 一百三首

卷七七言絕句 一百十二首 詩餘 十三首

卷八秦議 二十四首

卷九秦議 十九首

卷十 奏議 十六首

卷十一 奏議 二十首

卷十二 奏議 二十六首

卷十三 表 十六首 狀 二首 啟 十七首

卷十四 書 二十五首

卷十五 書 四十四首

卷十六 序 一首 記 三首 碑 一首 辭 一首 銘 九首

贊 九首

補遺 奏議 三首

李立本堂

莊簡集目錄

卷一 五言古詩

讀書

贈李頤老

夜起對月

縣齋清坐有懷

雲中過盤石山寄劉季山

伊洛節上人寓居浯溪中宮寺作溪月亭諸人

咸賦詩輒留鄙句

次韻子忱游東山古風

次韻元裕同遊東山佳什東坡所謂愛此小天竺即其地也

杜子固參議累覓南窓詩勉成鄙句子固謂杜氏古無二族邢公其近屬也

季微季暉昆仲相繼見訪風姿議論皆慨然有祖風季暉仍出佳篇見胎語極不凡但云即往山中讀書作詩送行

迎山閣為長慶寺登覽之勝暇日携觴命友屢醉其上因賦此詩

五月七日分韻得食苦筍詩

和胡江州丹陽道中二首

伯寓知府給事寵和子賤與僕棧字韻詩格力超絕輒復次韻

和杜得之探梅之什

寄題餘姚徐宰新作嚴公堂

稚山運使作齋名藏暉且覓詩久不能成今茲以大農名行有日因成鄙句并以送行

江西久旱徧禱莫應稚山少卿將赴行朝一夕大雨遐邇沾足因成喜雨詩送行

某天資坦率人也性又剛褊偶以使事暫去行

闕馬上放眼頗適野性作出郊一首簡我知

音

為向伯恭題

和劉提舉游龍井謁清獻辨才二像

謫居古藤病起禁雞豬不食與兒子攻苦食淡
久之頗覺安健古居仁善未傳道家胎息之
術因作食粥詩示孟博并寄德應郎

送孟博二首

有嘉堂酒寄吳令

簽判黃元功公解枕江有小亭落成之初予偶

暇居之明潔深穩因得游息其上榜曰寓亭
并留鄙句以見意

題李子從清風閣

新亭

九月一日自公館遷居雙泉風物幽勝作雙泉

詩二十韻

九月二日徙居雙泉翌日徐自然使君李甲之
監郡携酒見過退成古調百三十一言戲簡二
公一笑

雙泉詩有序

九日登瓊臺再次前韻

中秋謝彥恭惠酒

卷二 五言古詩

和徐清苦雨之什

元夕陰雨孤城愁坐適魏十二介然書來言瓊臺將然萬炬因以寄之

丙寅重九權郡李申之置酒嚴氏野趣亭愛其

幽勝因作此詩

瓊惟水東林木幽茂予愛此三士所居雖無亭館之勝而氣象清遠連日水漲隔絕悠然遐

想各成一詩目為城東三詠葉今存二首

自然解印北遂作古風送行

憶筍

去地草

叙遊二十韻呈亨叔列之

世以啄木為珍禽其聲至入樂府而海南一種飛小而聲淫每四五月間飛鳴如蛙蠙至八九月乃已亦名啄木繁聲可惡然瓊人訛其聲為罵禿禽殆得其實因為賦詩

居嶺外遇寒食

仲兄去歲落一齒耒悵然作詩以寬其意

對月

庚午春予得罪再貶昌化瓊士送餞者皆悵然
有不忍別之意嚴君錫魏介然追路至儋耳
茲事當求之古人感歎成古風二百言送行

海外謠有序

紹聖中蘇公內翰謫居儋耳嘗與軍使張中遊
黎氏園愛其水木之勝勸坐客醜錢作堂黎
氏名子雲因用揚雄故事名其堂曰載酒予
始至儋卑與瓊士魏安石杖策訪之退作二

詩

東坡載酒堂二詩蓋用淵明始春懷古田舍韻
遂不見於後集予至儋始得真本因追和其

韻二首

客有見饋溫劑云可壯元陽感而有作

食無肉

居無屋

海南有五色雀土人呼為小鳳罕有見者蘇子
瞻謫居此邦紹聖庚辰冬再見之嘗作詩紀
其事公寔以是年北歸癸酉冬予亦兩見之

今二年矣乙亥八月二十二日會客陳氏園
飛鳴庭下回翔久之衆客驚嘆創見曰賦是
詩

不出

五月十三日北歸雷化道中

。七言古詩

和胡德暉松軒詩

辛未人日同郡僚遊陳氏園

樂會雷令數惠筭作詩為謝

清湘道士潘靜素抱琴南來予方謫居遠屏郊

外如逃虛中每佳辰良夜風清月明對修行
俯清池必快作數弄如是幾年今將北還舊
隱索詩為別屢請而不解因歌而送之

贈裴道人

成氏園

四月十七夜觀月感詠

立珠吟

可歎

子猷知府給事寵寄道中阻雨之什憂時憫農

有古良二千石之風感歎次韻

二首

坐忘吟

短歌贈柯山祝道人

良弼使君寄梅花翌日曹憲仲約偶成長句

飲茶歌

義柳寥翁贈余靈壽杖歌以謝之

載酒堂

卷三 五言律詩

郊居雜興

荷珠

觀穫詩

贈林湘

九日登樓二首

寄吳元預

人日

近傳已有代者補之作詩見寄因次其韻

馬上寄補之以急歸不果追前約為恨

贈高端禮

同永喜諸賢莫謁右丞許公少伊

次韻師川見贈

贈陳謙二首

次韻賀子忱喜雨

子忱告別改塗湖外迎護母夫人殯宮惻然念之作詩送行

德起侍講侍郎以親老丐外章累數十上上雖察其誠至春持方隆卒不許其去五月九日有旨令歸覲且使迎奉以來一時諸士友莫不歌艷稱嘆為人臣子能使聖主敬愛貪戀如此誠千載之遇足以顯其父母揚名後世矣上虞李某作詩送行

有懷念一兄二三弟

城北江岸獨行成此詩居人皆竹籬茅屋無壁可題歸而書于此

予始到瓊衆謂海南自來無大寒今歲臘月連日風雨殆不異北地因成小詩紀之

丙寅十月二十二日孟堅理舊篋見純老送行詩有見及語因次其韻

八月十六夜江邊對月

連日以目疾不能躬課子姪輩枕上成四十言粗明汲古之意以勉之

。五言長律

近買扁舟蓬棹志具戲示諸兒

瓊士黃興善會友堂課諸生作移竹詩為賦一首

洄酌亭詩并序

三月三日康守燕嚴亭

卷四 七言律詩

吾里桃花之盛不^減武陵獨東院一株色白而

多葉跗萼皆碧世謂之碧桃主僧回公折以

相贈置几硯間蕭然有出塵之想因賦鄙句

總持師示近詩一軸輒次最後神字韻梅花一

篇

重午食大麥

得之寓靜齋數學之暇不廢吟咏甚自得也因

其歸省作詩送行

贈李振祖

向丞廳舊有小軒榜曰日哦庠隘不爽近徹牆

內向南植竹數竿改曰分翠與僚友邑之賢

彥日游其間且索鄙句因賦二詩示諸友

題向丞竹軒

詩悼德興通判寺丞

題藏春軒

送知府提舉出守錢畧

次韻叔興計議端午發家書感懷之什

贈趙璠夫

遊破山通幽軒用前韻呈同行五諸友

題無俗亭

人日立春呈元成進道二兄

校文毗陵經由見寄

度黃陂嶺

次郊行韻

某近復得女補之有詩次為謝

和胡德暉增明軒詩

次韻補之續思越吟

奉和補之至日書懷

次韻七夕

又德循補之寵示七夕酬唱聊發狂言以當一

笑

補之以鍊養之說勉德循眷眷之意並見二詩

若懼其不我從者以待德循可也他人能無

誚乎因次韻奉寄

二首

客醉而承歸不慮畏途之可戒當為罪首承令
不行與吏慢丞令其罪均也以為不然則縣
令先入又何逃焉因次韵戲答德循且誦深
山道人春春炬火非胥靡登危而不慄者遂
并以寄之

次韻補之瑤堂瑞蓮

和睡起飲茶

贈高中

送韋子駿赴中書舍人召

賦退雙溪樓遣興

八月晦日游東山彥約有詩次韻為謝二首
辛亥仲春遂宮祠之請自漁浦轉山入離渚宿
化成以歸道中成鄙句

獨宿有懷

次韻僚幕僚喜雨詩卷

題塵外堂

歸五松有作呈陳志尹諸兄

復用前韻簡志尹

和孚先兄安貧樂道以書史自娛嘉歎成詠

次韻孚先兄寵示汲古佳章

今歲遇元夕於五松連日大雪卷陌蕭然乎先
兄有詩說燈火之盛因成四韻

乎先兄以連雨形於歌詠是時適聞韓侯淮北
之捷因次韻

伏覩親征榜又聞韓侯過江北是皆可喜然小
臣區區亦有不勝憂者輒次韻成鄙句呈子

駿侍郎

和乎先兄久雨

甲寅仲秋水漲獨民先元元發弟徙居招提日
有登覽基酒之勝連日雨復大作水且漸至

舉室幾於濕浸仰二公之曠達歎輜重之為
累輒成鄙句以寄并呈志伊宣教表兄洎往
來諸友兄一笑

喜晴

賦長慶寺白桃花

三月十一日獨寓經閣民先元發高叟見過繼
步長廊因至皎師房愛其潔雅携棊淪茗竟
日而歸因成鄙句

晚晴

贈池元堅

二首

孤坐有懷

蘧菴道人寄和重九感懷詩五章語皆超勝意

兼釋老輒次其韻

次曾敦史會秀野亭詩韻

二首

厲安行結小菴湖山之間破竹激水甚自適杜

得之作詩因次其韻

比見客談東福昌之勝若可避世恨未能一遊

偶杜得之出諸公宿雲菴詩軸戲題其後

不出示鄰士

與得之手談約不勝者賦詩探題得厲吉老所

居得之當作余和之云

陳氏園亭

游智林寺

獨宿報恩寺次韻

幹譽舍人將赴召前一日錄示左丞公昔年見

寄佳什輒用韻奉送

二首

世綵堂

送張子猷給事帥福唐

十二月二十五日詩悼傅子駿給事

悼陸公彥當右司

送廖用侍郎知漳州

漳

自天姥入石橋路雖險絕而氣象殊勝殆非人境予將遙禮方廣諸尊者偶成鄙句

亨仲察判赴召以重陽日酌酒夢草堂賦詩送行

達蒙宮使密學侍郎寵示和章謹再用韻寄呈和戴禹功遊水雲館

送禹功遊錫山

九日會南樓坐客十有二人以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得歸字

次韻子忱郎中九日南樓宴集

達明宮使右丞寵寄新詩輒次韻為謝

二首

宮使少卿作喜雨詩予輒續貂然連日蒸鬱雨意殊未解雲川地湖太湖畏雨而喜旱亦有足憂者輒再和賀子忱韻并呈少卿公一笑

次韻劉仲臯少卿喜雨

富陽道中懷劉希顏兼得道任書寄二公

卷五 七言律詩

余文中天自度遠鄱陽弭節豫章南浦亭下相從累日議論慨然志節彌勵感歎不足成鄙

向送行

余得罪南遷朝廷樞密院準備差遣張君送伴
凡八十日余嘉其勤於行也作詩送之

二首

分水鋪步月

余將卜店水東先以詩寄吳令

簽判黃元功頃攝守蔚平枕江有小亭予假居
久之稍加葺治且作詩其上名之曰橫江令
既遂職輒用寫呈

寄內

遷城南新店

前題

申之移竹數十竿植之後圃增育幽人之居作

詩為謝

再蒙自然使君寵和竹詩率爾為謝

自然使君連賦竹詩輒復次韻

瓊臺

庭植家瓊山水北小園頗幽勝余頃寓雙泉每

食罷招鄰士杖策訪之園有小亭常與客對

奕因名曰坐隱今歲亭側輒生雙竹庭植二

子皆卓然有立豈造物者產此以瑞其家庭

乎作長句贈之

用孟博寄孟堅韻

丙寅元日偶出見桃李已離披海南風土之異
不無感歎獨追維三伏中荔支之勝又江浙
所不及也因并見于詩

久旱得雨奉呈申之權郡學士

次林庭植喜雨韻

題將領戰勝亭亭據雙泉之上盡見城東南風
物之勝落成之初屢來乞詩為賦長句云

阜通閣

重陽後二日會嚴氏野趣亭坐客吳德永裴堯
文杜志林林元憲李彥實嚴君錫魏介然及
予八人因成拙詩以記一時之集云

唐常建作破山寺詩云竹徑通_幽處禪房花木
深歐陽永叔每歎賞此句以為不可及漫陵
康元壽守瓊踰年樂其地僻而事簡以清靜
治之於郡圃植竹數百竿中有小亭因榜曰
通幽偶成拙句

八月十六夜江邊對月

丁卯二月二十七日與客縱步至判官陳師正

所居前有花竹後有港浦愛其幽勝退作此
詩師正歷官九任今年六十有一母年九十
二歲杜門養親不復仕官蓋瓊士之安貧守
道者也

寄內

悼亡子詩并序

次韻陳列之感春二首

四月十四日晚陳列之見願追涼玩月于東橋
之上輒成長句以寓一時風景之勝
列之將歸溫陵以詩告別因次韻送行

孟堅將北歸枕上成送行詩

己巳三月己發書殊不盡意偶成長句寄諸子
姪并元發商叟德舉資萬里一笑

己巳重九小集拙詩記海外風景之異呈亨叔
秋日偶題池南壁間

託夢一首

和郡守喜雨之作

魏子介然甲戌中春不遠數百里訪予寂寞之
濱予方厄窮滴此久旱市無魚肉園乏佳蔬
介然處之晏然春春不思捨去予與介然別

久介然氣貌議論益超然孟夏既望慨然請
辭欲歸築室讀未見之書科舉之文不足學
走筆作長句送行且勉使力學志其遠且大
者仍用喜雨詩韻

人日偶得酒果因與客飲成鄙句并記海外風
物之異

二月三日作真率會遊載酒堂呈坐客

二首

二月九日北園小集烹茗奕棋抵暮坐客及予
皆露醉無志一時之勝者今晨枕上偶成鄙
句寫呈逢時使君并坐客

七月既望雨後對月招鄰人夜飲不至獨酌成
詩一首以寫一時之景

秋夜有懷

南海氣候與中州異羣花皆早發至春時已盡
獨荷花自三四月開至窮臘與梅菊相接雖
花頭小而香色可愛頃歲蘇端明謫居此邦
嘗和淵明詩其畧云城南有荒池瑣細誰復
採幽姿小芙蓉香色獨未改即此池也今五
十餘年池益增廣臨川陳使君復結屋其上
名曰宿燕堂今夏得雨遲七月末夜方盛開

因成此詩約勝日為採蓮之集云

昨晚約逢時使君今日食後過宿燕淪茗觀蓮
今日雨忽作日記東坡遊西湖遇雨詩云湖
光潋艷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之句作兩
中觀蓮詩戲呈并示同行諸君

移具訪逢時堅白堂

庚午重九余以憂患經此節物亦強舉杯復同

坐客步至陳氏水閣率爾成韻

辛未歲旦用蘇子由韻成兩詩寄諸子姪二首

吳德永遠寄乾粟五百顆荷其厚意戲作句謝

之

四月望夜郡寮悉赴盛集羊荆華林伯壽伯安
相繼見遇同登浦月閣待月成拙詩并呈常
往來諸友

羊荆華殿小軒面叢竹余以細香名之蓋用杜
子美風吹細細香之句因賦此詩

昌化雖窮寂今歲偶諸處寄酒東船至得北果
又老庖自海康來人日與客飲漣漣成醉座
中賦此

悼程伯庸尚書二首

八月一日詣新學瞻禮廟傍退與客徜徉訪尋
幽勝所至清談淪茗晚至陳氏園亭酌乳泉
而歸一時清集無愧前人主簿趙元弼乃有
厄陳之歎形於篇詠曰次其韻兼呈諸友
元弼主簿喜飲而吝於開閣又累輸棋不償同
僚頗以為言八月朔出郊乃有厄陳之歎曰
再次其韻

郡學落成之初八月二十二日陪郡守同來仍
榜郡學二字適勁結密觀者興歎是日燕郡
僚並學職郡守謂予本起諸生俾預燕集因

成鄙句呈逢時坐客

海外自去冬不雨至今農圃俱病郡侯率僚友
為民祈禱二月十八日祭社致齋是日雨作
喜而成詩呈逢時君

靈真道人久無詩來用協甫韻并前篇寄之且
拉爾耳翁同賦

林庭植雖已受代勉為感恩之行交印後即浩
然歸隱徜徉里巷間以碁自娛樂哉未易得
也因成拙句贈行

吏隱堂有序

拙詩奉送厚之權郡遂闕

獨居自遣一首寄厚之

送秦令元發赴吉陽

象臺有序

和雨後對月

海外氣候每歲三四月間已如酷暑客有自吉陽至者寓館問漢亭累日且言吉陽氣候晝夜如炊因歎此邦之勝乃知人生無有足時不經熱惱豈知平日之清涼乎故古之達者每以此時對治釋氏云推落大火坑大火坑變

成池皮鞋和尚以為即時清涼也蘇公亦云嶺南瘴毒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予謫居嶺海踰十五年見聞習熟不以為異因作此詩以自慰且以慰世之賤丈夫一不快即愁歎怨憤或譏謗怒罵如柳劉之徒蓋未足以語此也

余生世幾八十年交游士友有味生平而一見氣合者有同鄉並舍而終身情乖者因悟笑曰此釋氏所謂宿緣也知此則可以忘憂憎泯是非免輪迴而脫生死也因作拙句以道

其意云

丙子正月二十三日記事

雞陽壽縣百餘里遇大風雨溪流漲溢宿佟仁
境小寺新潔可喜不復有滯留之歎偶成長
句老病字畫欹斜輒自笑也仲子孟堅全來
某到柳幾兩月適當重陽而菊猶未開然江山
清遠又仙佛所居有足樂者因成鄙句以寫
離憂

柳士為作煖閣既成是夕雪作喜而成詩

。七言長律

悼程伯寓尚書

卷六 五言絕句

次韻奉酬當時參議見贈遊鍾山五詩

五首

跋六無詩卷後

佟仁道中微雨峭寒荒山古道胡桃花盛開因

偶成小詩

丁丑歲冬月發家書二首

。七言絕句

三月六日聞五馬同郡僚出郊勸農

二首

病中作

池外紅蕉

立夏日納涼

五月八日雨大作聞守倅游湖以前日白蓮寄戲成小詩謝之

老欽閣黎以政和八年九月十七日夜圓寂跌坐如生道俗歡仰邑丞向仁叔作偈讚悼因次其韻二首

寄天童覺老

贈趙典楨

竹几詩

洞下宗風冷秋初地而近時了覺二老化行淮
甸今復盛于閩浙學徒常千餘人余固疑之
昨天童訪余于五松山交臂立談之頃疑情
頓釋因成偈四句奉呈大眾一笑可也

雙雁道中

送春二首

友人惠鷲僕方戒殺贈二小詩遂之二首

留春

白蓮

跋胡機宜畫卷

戲成寄介然先輩

政和戊戌孟夏補試文武遣興二首

新橋

洛溪

自象登舟入武仙縣境見山聳拔四十丈奇秀

異常有道人于此昇仙因以得名

陽朔道中兩絕

覽義叟秋香二首詞情悽惋使人感歎不置義

叟新有閨房之戚因戲續其韻且知余感念

故人不忘之意

二首

次韻補之藥名十絕

次韻補之惜花詩

詠史

紀異

贈林桂高

二首

退朝見越山二絕

題百官步

失題

二首

紹興二年三月遂自淮西重至宣城興德淵寺

承諸友散步後園登雙溪樓

二首

赴金陵舟過雲川偶作 二首

宿伯氏南軒

予先兄示詩頗懷憤懣且有杜門不出之誓連日病目不能答今小愈因成三絕句奉寄以廣其意

即事

元日

元發弟携家避水于迎山閣且賦二小詩寄諸

子勉次其韻 二首

枕上

水際看雲

過上方一絕

再題百官步

雞

夜宿東城有懷 二首

次韻得之惠筍

雨中承厲吉老送芍藥色微黃者尤奇戲成二

小詩為謝 二首

遊石橋三絕

游大龍湫觀瀑亭過小雨成詠

過小江渡行村落間愛其風土偶成

入雁蕩山

丁巳十二月二十六日過吾村早飯宿後溪音

過亡妹墳有感

離天姥五里入石橋路

過豐城

余與天台才上座相別逾二十年惠然抱琴見
訪老懶日困朱墨度不能款戲贈小詩

余去開化三十年戊午仲冬自江西召遂道由

江境山感歎成小詩

過清江寄向伯恭

再寄向伯恭

惜春二首

離萍鄉宿晚宿里田鋪

牂江對雨

牂江晚眺

元發弟六十五姪遠寄貂蟬樣筆孟博有詩因

次韻

李子從家觀李成所畫吳越山水圖

玻璃盃

九月二十八日枕上

趙丞相過藤州相從累日因言在朝與諸史官
會話論修史事恐他未免南行坐有一士云
若有此某當後行今日到此音問也不通退
作小詩

朱致祥教諭飲酒奕棋與僕畧相上下不見旬
日作二詩招之

離容南百里間皆古松多僵仆道上不免斧斤
之患感之作小詩呈陸川邑官使稍禁戢之
乙丑二月予赴瓊州小蘇令辨自蔚平追路至

陸州訪別臨行作兩小詩 二首

卷七 七言絕句

渡海 三首

雷化多曠野道傍聞常鷓鴣聲

乙丑生朝

次韻徐念道瓊臺洞酌亭兩絕

即事十二首

與善偕示魯直集雕刻雖精而非老眼所便戲
成小詩遠之

連夕大寒招鄰士 二首

重過橫河宿真氏南軒

庭植惠雪菊嚴冬盛開

十二月寒甚小雨打窗有霰雪聲成小詩招鄰士飲

予自暮春與客燕野趣亭俛仰三時始復再坐

別花木益茂亭亦稍葺矣因思去歲重九之

集覽物增慨題三小詩

戲題林庭植茅亭

次韻趙丞相海嘯

二首

三月三日陪郡守宴嚴亭

二首

癸亥上元余謫藤江是時初開樂禁人意欣欣

吳元預作記事二絕頗入風雅戲和其韻

次韻康守通幽亭三絕

端居無以遣興偶成三小詩仍用前韻呈元壽

會元二公

十二月二十二日縱步至教諭謝君所居愛其

幽勝而庭植道源諸友見尋烹茗奕棋小酌

而歸因成二絕句

十月三十日天氣重陰門巷蕭然乏酒不能招

客隣人釀酒滴熟而梁軍判周王簿芋學錄

不約而至洗盞更酌喜而成詩以示坐客
昨以酒熟鄰士皆來戲作小詩而國幹和章獨
未至今日天氣溫和再成鄙句促之二首

五月望日市無魚肉老庖擲園蔬雜以枸菊作
羹氣味甚珍戲成小詩適梁軍判送酒頭來
并成三絕謝之

新年雜興十首

秋日雜咏十首

贈傅神陳生

列之告別為之悵然小詩送別

小詩送孟堅北歸

己巳二月三日晚食罷步至林氏園了然道人
新築小亭愛其間寂獨坐久之白上人來出
門又逢魏子歸而寫之以詩偶翻舊稿見之
恍然因書以示庭植音

書尾寄六十五姪孟容

雙泉亭

陳氏面北小亭遠依林壑下瞰長江主人每醉
卧其下歎羨不足戲留小詩云

十一月二十八日陳令分寄梅花數枝為賦兩

絕句

二子繼韻復賦二首

文昌陳令寄龍眼甚富

僮耳病起偶題

黎人二首

春日偶題

海外實未嘗見梅為賦一絕

德舉余北角友生也書未寄以三詩並示杜門

圓妙方指趣深遠因次韻為謝仍寄出門散

方亦反招隱之意也兼示高叟一笑

老野狐

中春之初與諸友游梨氏園荆華贈予桃花一

枝歸置瓶中連日不凋因成兩絕示同行且

令同賦二首

庖人宋奕請告徃瓊般家怪久不至聞已設厨

矣戲贈朱推

感松

昌化肉不常得于蔬已慣每聞有猪則招一二

友生同飯月不過二三四月二日聞有猪亟

令召三職事

余三貶而至澹耳又復二年平生習氣掃除殆
盡海外去國萬里士民不知朝廷事免議朝
政惟是里巷之間是非曲直偶及之入于耳
中有如穢物置之寶器自今客至惟經史禪
學道家養生之說乃所樂聞其餘非已所預
者可付之一默并成小詩以述已意云

戊辰冬與鄰士縱步至吳道書會所課諸生作
梅花詩以先字為韻戲成一絕句後三年由
道來昌化索前作復次韻三首并前詩贈之
陳涓老今夕開閣誠為盛事戲成二小詩以侑

坐客

行潘峒諸村愛其巖壑之勝田疇之美因成小

詩二首

元發惠鳴雞二首

客惠予早鳴晚鳴二雞各賦一絕二首

反舌

謝文孺寄三接丹岐伯言人各有百二十歲之

壽其多夭折者聲色害之也如醉後入房等

三事皆促壽命之目予來年八十若服此得

終其天年道人之遺也

余謫海外久矣蒙恩徙柳所寓適與蘇仙鄰暇
日携兒徜徉歷覽遺跡因閱本傳不載致仙
之因特以事母盡孝行耳自古仙真得道如
吳真人之流未有不由此而致者世人不知
出此多遺父母入深山窮谷中父母凍餓不
卹也以此求道去仙遠矣因成二小詩題之
壁間庶亦少警欲學道而忘其親者二首

題義柳傳真贊

○詩餘

丞相李公伯紀寄示水調一闋詠歎李太白詞

采秀發然余興太白竊有恨焉因以陶淵明
為答蓋有徵云耳水調歌頭

清明俯近感歎偶成寄予賤舍人前調

昌化郡長橋詞前調

遇桐江經嚴瀨慨然有感余方力丐宮祠有終
焉之志因和致遠水調歌頭呈予我行簡

重九日宴瓊臺南歌子

氏先寄野花數枝狀似寥而叢生夜置几案幽
香襲人戲成一闋前調

甲子中秋微雨聞施君家宴戲贈臨江仙

客贈梅花一枝香色奇絕為賦此詞減字木蘭
符昌年寫寄朱胡梅詞酬唱語皆不凡因次其

韻念奴嬌

瓊臺元夕次太守韻

逢時使君出示所作送春佳詞引楚襄事因次

其韻 鷓鴣天

陳逢時置酒宿燕堂仍携愛姬晚值雨作見示

佳詞輒次眼兒媚韻

予頃在瓊山見桃李甚盛但臘月已開盡三春

未嘗見桃花每以為恨今歲寓昌江二月三

日與客遊黎氏園遇見桃花一枝羊君荆華
折以見贈恍然如逢故人歸插淨瓶中累日
不凋予既作二小詩同行皆屬和忽憶故鄉
桃花塢之盛每至夜發鄉中人多醵會往遊
醉後歌呼今豈復得緬懷疇昔不無感嘆因
成長短句寄高叟德矩二友若悟此空花即
不復以存沒介懷也 漁家傲

卷八 奏議

乞開言路劄子

論百姓失業劄子

辭免除右司諫狀

論梁師成劄子

言蔡京章疏不繫堦分析狀

論內臣梁永劄子

乞罷李彥碑官劄子

論鄧雍劄子

論鄧雍第二劄子

乞追究王蕃召姚古劄子

論吳鏜劄子

論曾紆等劄子

乞奉迎上皇劄子

論內臣鄧珙等狀

論宋暎劄子

論明節皇后不當互忌狀

論制國用劄子

論三鎮親王劄子

論土豪乞依戰功補授劄子

辭免除侍御史劄子

再辭免侍御史劄子

論體究姚古劄子

論行宮冒賞劄子

論王氏及元祐之學

卷九 奏議

論蔡攸欲潛入都城劄子

議太上皇后遠宮之儀狀

論在京擅離官守人一等科罪劄子

論劉延慶等劄子

乞用河東土豪援太原劄子

再乞起河東民兵狀

論胡直孺劄子

論胡直孺第二劄子

論燕瑛胡直孺劄子

再論燕瑛胡直孺劄子

論燕瑛胡直孺第三劄子

論王子獻等劄子

再論王子獻等劄子

論王雲等劄子

論王子久劄子

乞假借臺諫委任大臣劄子

乞擇臺省官節錄封事劄子

論駐逐臺諫乞不施行日下出門指揮狀
乞戒在位揚職奉法劄子

卷十 奏議

論國是劄子

引對人乞先經三司劄子

論李會李擢劄子

乞出第一劄子

乞出第二劄子

再乞出第一狀

再乞出第二狀

論彗劄子

論治道劄子

乞廢常平主管官罷發運司劄子

乞免放散民兵狀

乞罷王淵焦師叔狀

乞進兵狀

乞與宣州官吏推賞狀

乞令漕臣應副岳飛錢糧狀

乞與土豪鮑琢補官狀

乞回避曾紆狀

乞留吳錫狀

卷十一 奏議

辭免吏部侍郎狀

乞車駕親征劄子

乞追罷守臣遷避詔書劄子

乞戒約苛斂狀

論移驛措置事宜劄子

乞裁減營繕行宮狀

乞免任罷行宮營繕狀

乞罷營繕添支狀

乞減二浙積欠劄子

進裴度平蔡州故事論主斷

進德宗稅間架故事論聚斂

論招降盜賊劄子

乞降空名官告狀

乞廢東南湖田劄子

論孫覲劄子

畫一申請狀

申三省樞密院乞支錢立寨屋置軍臨狀

乞差文臣屯兵廬州狀

乞差胡舜陟往淮西狀

論大災狀

乞委官節錄封事劄子

卷十二 奏議

辭免知湖州狀

乞薦舉武臣狀

應詔薦舉武臣狀

乞補外狀

乞宮觀狀

再乞宮觀狀

辭免知台州狀

論守禦大計狀

乞宮觀狀

乞增選臺諫狀

再乞宮觀狀

論諸路月樁之弊劄子 三貼子

辭免江西安撫大使狀

乞令漕司撥還本司錢物狀

劾武登狀

應詔論盜賊事宜狀

辭免除吏部尚書狀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乞令諸路提刑司大暑慮囚狀

乞宮觀劄子一元早求罷

乞罷政劄子與秦檜不合求罷

乞罷政第二劄子

乞罷政第三劄子

乞罷政第四劄子

乞罷政第五劄子

辭免除職與郡劄子一貼子二

卷十三 表

車駕親征進起店表

謝除徽猷閣待制表

謝知臨安府到任表

除宮祠謝表

除吏部尚書謝表

賜對衣金帶鞍馬謝表

謝知建康府到任表

復兩官謝表

除顯謨閣直學士謝表

謝知平康府到任表

孟博賜進士及第謝表

辭免參知政事表

除參知政事謝表

瓊州安置謝表

移昌化軍安置謝表

量移郴州安置謝表

。狀

申都督府乞令耿進屯池州狀

申樞密院乞令王進依舊屯池州狀

。貼子

。啟

奏上館職啟

答婺州交代傅龍圖啟

崧卿

知建康府謝宰相啟

與越守綦內翰啟

崇禮

回葛待制啟

回漕使張郎中啟

回湖州交代陳侍郎啟

回常州鄭右司啟

知平江府謝宰相啟

同張虔州柔直啟

知漫州謝丞相啟

同餘姚知縣啟

同宮使妻察院質正旦啟

回邑宰質正旦啟

答陸氏求婚啟

答潘舍人求婚啟

謝孔倅啟

卷十四 書

與楊龜山書

又

又

又

與翟公巽書

宣城與屬縣官書

又

與程伯寓書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與時宰書

與張德遠書

與沈元用書

與張德遠書

與趙元鎮書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卷十五 書

與潘子賤書

與胡邦衡書

又

又

又

又

又

與蕭德起書

與胡邦衡書

又

與海南時官書

與羊荊華書

又

又

又

又

又

答符秀才書

與姜山嗣老書

又

又

與胡邦衡書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王伯厚書

又 王伯厚書

又

又

與陳伯厚書

與王彥恭書

答樓仲暉書

與胡邦衡書

又

又

又

又

與呂仁甫書

卷十六 序

朱問樂先生奏議序

○記

養生堂記

瓊州雙泉記

昌化軍學記

○碑

澹耳廟碑

○辭

感春辭一篇為自然使君作

○銘

吳伯成推官悔堂銘

姜山靜凝院鐘銘

等慈寺鐘銘

轉物庵銘

端硯銘贈六十五姪孟容

孟堅硯銘

孟珍房相楮硯銘

孟珍端溪方硯銘

孟傳硯銘

○贊

老人星贊

正獻祁國杜公畫贊

牧牛圖贊

戲作金粟湯贊

子賤舍人寄入定觀音像因贊其上

不出贊

柳守江君畫像贊

病中自贊

柳州寫真贊

補遺目錄

請引對郎官奏

請親赴前敵奏

乞借留上供未奏

莊
簡
集

卷一至卷六

癸丑六月補鈔史傳重裝

莊
簡
集

一至六

辛卯秋鈔



莊簡集

提要

謹案莊簡集十六卷宋李光撰光有周易詳說已著錄其集自載於紹興正論者四十卷載於宗史藝文志者前後集三十卷載於焦竑國史經集志二十六卷錯互不合錢溥祕閣書目葉盛棗竹堂書目俱載有莊簡集八冊是明初尚存其後散佚原目多寡遂無可考證今從永樂大典中掇採編次共得詩四百六十五首詞十三首雜文二百六十五首



釐為十八卷考王明清揮麈餘話稱蔡京既
敗攻擊者不遺餘力光獨無劾章坐貶謝表
云當垂涕止彎弓之射人以為狂然臨危多
下石之人臣則不敢而集中無此一篇又趙
牲之遺史載光在儋耳嘗賦東坡六無詩今
止有食無肉居無屋二詩餘四題亦尋檢不
獲是佳篇之遺落者已多然即就其存於今
者觀之波瀾意度亦約畧可觀考光本傳光
值國步阨危之時忠憤激發所措置有悉成
緒又以爭論和議為權相所排垂老投荒其

節概凜然宜不可犯而其詩乃志諧音雅婉

麗多姿大抵多託興深長不獨張浚雲谷襟

記所舉雙雁一詩道中贈樞密使臣一詩為

清絕可愛至所上奏議如論守禦大計勸車

駕親征戒約煩苛裁減營繕諸劄子尤剴切

措陳有裨國是論梁師成燕瑛等疏疾惡如

風俱可想見其丰采迨過嶺以後與胡銓往

還簡札甚夥乃皆醇實和平絕無幽憂牢落

之意其所養抑又可知矣名臣著述幸而獲

存雖殘章賸句固當以鴻寶視之也乾隆五

十年四月恭校上

宋史列傳

子孟傳

卷三百六十三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興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有致賻者悉辭之及葬禮皆中節服除遊太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開化令有政聲召赴都堂審察時宰不悅處以監當改秩知平江府常熟縣朱勔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冲怒風部使者移令吳江光不為屈改京東西學事司管勾文字劉安世居南京光以師禮見之安世告以所聞於温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光欣然領會除太常博士遷司封首論士大夫諛

佞成風至妄引首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
又言怨嗟之氣結為妖沴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朔縣
安世聞光以論事貶貽書偉之李綱亦以論水災去國居
義興光伺于水驛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日
定交而別除司勳員外郎遷符寶郎郭藥師叛光知徽
宗有內禪意因納符謂知樞密院蔡攸曰公家所為皆非
衆心今日之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矍然不敢為異
欽宗受禪擢右司諫上皇東幸檢人間兩宮光請集議
奉迎典禮又奏東南財用盡於朱勔西北財用困於李
彥天下根本之財竭於蔡京王黼名為應奉實入私

室公家無半歲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乞依舊制三省樞
密院通知兵民財計與戶部量一歲之出入以制國用選
吏考核使利源歸一金人圍太原援兵無功光言三
鎮之地祖宗百戰得之一旦舉以與敵何以為國望
詔大臣別議攻守之策仍間道遣使檄河東北兩路
盡起強壯策應首尾掩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
安石之學詔榜廟堂光又言祖宗規模宏遠安石欲
盡廢法度則謂人主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
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
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

豈朝廷之福蔡攸欲以扈衛上皇行宮因緣入都光
秦攸若果入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屬車之塵
臣坐不預言之罪望早黜責時已葺樹景園為宣德
宮而太上皇后乃欲入居禁中光奏禁中者天子之
宮正使陛下欲便溫清奉迎入內亦當躬稟上皇下
有司討論典禮乃下光章使兩宮臣奏知於是太上
皇后居宣德宮金人逼京城士大夫妻職而去者五
十二人罪同罰異士論紛然光請付理寺公行之太
原圍急秦乞就委折彥質盡起晉絳磁濕潞威勝汾
八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土

豪士人願為首領者假以初官應副器甲協力赴援
女真劫質親王以三鎮為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
守禦之備以伐敵人之謀又言朱勔託應奉督制州
縣田園第宅富擬王室乞擇清強官置司追攝勔父
子及奉承監司守令如胡直孺盧宗原陸寘王仲閔
趙霖宗晦等根勘驅磨計資沒入其強奪編戶產業
者還之李會李擢復以諫官召光奏蔡京復用時會
擢迭為臺官禁不發一語金人圍城與白時中李邦
彥專主避敵割地之謀時中邦彥坐是落職而會擢
反被召用復預諫諍之列乞寢成命不報光向外亦

不報。彗出寅艮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終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稅。高宗即位。擢祕書少監。除知江州。未幾。擢侍御史。皆以道梗。不赴。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時范瓊將過軍。光先入視事。瓊至。則開門。延勞。留三日而去。無敢譁者。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藉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紘以土冢。得保甲萬餘。號精練軍。又柵險要二十三所。謹戍之。釐城上為十地。分分巡。內外。晝則自便。夜則

守城有警。則戰。苗祖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讜言不使及守城之日。贍軍養民。迄賴以濟。事聞。授管內安撫。許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杜充以建康降。金人奪馬家渡御營。統制王瓌。王珉。素不相能。至是。擁清兵砦城外。索鬪。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讎之義。皆感悟解去。時奔將散卒至者。光悉厚資給遣。有水軍。拔于繁昌。偪宣境。即遣兵援擊。出賊不意。遂宵遁。進右文殿修撰。光奏。金人雖深入江浙。然違天時地利。臣已移文劉光世。領大兵赴州。併力攻討。乞速委宣撫使周望。約日水陸竝進。清將郟青。自真州擁舟數

百艘剽當塗蕪湖兩邑聞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
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遇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
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定日舟過繁昌或給之曰宣
境也乃掠北岸而去虜盜賊方破寧國縣抵城下分
兵四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自相屠蹂朝廷遣統
制官巨師古劉晏兼程來援賊急攻朝京門纜竹木
為浮梁以濟須臾軍傅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
竹若簾揭之砲至即反墜不能傷取檉木為橦竿倚
女牆以禦對樓賊引卻劉晏率赤心隊直擣其砦賊
陽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賊遁去

初戚方圍宣與其副竝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傳
矢射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為將家子
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為備而援師至矣
嘗真匕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
取匕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手除徽猷閣待
制知臨安府紹興元年正月除知洪州固辭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除知婺州甫至郡擢吏部侍郎光奏疏
極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扶
顛為己任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秋迄今敵人無復
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不經禁宮長江千里不為限制

惴惴焉日為乘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
立宗社修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
冀兗豫司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至歷
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
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為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
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其
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磯砂夾曰采石曰大信
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篠之
場或倚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豫於諸隘屯兵
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

明詔大臣參酌施行時有詔金人深入諸郡守臣相
度或守或避令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社稷之重
固當存亡以之若豫開遷避之門是誘之遁也願追
寢前詔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
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搏節不擾而辦奏蠲
減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戚方
以管軍屬節制甚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為
盜某為守分當相直今俱為臣子當共勉力忠義勿
以前事為疑方謝且泣兼侍讀因奏金人內寇百姓
失業為盜賊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羣盜

離心黨因斯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效慕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稟成算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為宣撫使時太平州卒陸德囚守臣據城叛光多設方略盡擒其黨秦檜既罷召頤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不合言者指光為檜黨落職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除顯謨閣直學士移守

平江除禮部尚書光言自古創業中興必有所因而起漢高因關中光武因河內駐蹕東南兩浙非根本所因之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乞選臺諫察實以聞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范汝為楊公相挺而起朝廷發大兵誅討殺戮過當今諸路旱以流自滿路盜賊出入宜選良吏招懷撫納責諸路監司按貪贓恤流殍議臣欲推行四川交子法於江浙光言有錢則交子可行今已謂楮辦若干錢行若干交子此議者欲朝廷欺陛下使陛下異時不免欺百姓也若已楮辦見錢則目今所行錢關子已是通快何

至紛紛其工部鑄到交子務銅印臣未敢給降除端
明殿學士守台州俄改温州劉光世張俊連以捷聞
光言觀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勢敵人
萬里遠來利於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之不過數
月彼食盡則勝算在我矣除江西安撫知洪州兼制
置大使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
和議將揭榜欲籍光名鎮壓上意不欲用光檜言光
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遂用之同郡楊焯上光
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墮黠虜姦計墮平時大節光
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為自治之計既而檜議徹淮南守

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
不可徹檜惡之檜以親黨鄭億年為資政殿學士光
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語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
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
大怒明日光白去高宗曰卿昨面叱秦檜舉措如古
人朕退而歎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曰臣與
宰相爭論不可留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
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十一年冬中丞万俟卨論
光陰懷怨望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瓊州安置越四
年移瓊州居瓊州八年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

撰國史獄成召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譏訕
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
精健又三年始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
江州而卒孝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諡莊簡
孟傳字文授光幼子也光南遷之日才六歲以光遺
表恩累官至太府丞韓侂胄願見之孟傳曰行年六
十去計已決不敢聞也由是出知江州以朝請大夫
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有磐溪詩二十卷文彙三
十卷宏辭類彙十卷左氏說十卷讀史十卷雜誌十
卷博學多聞持身甚嚴時推能世其家

莊簡集卷一



五言古詩

讀書

低頭對千載把卷長竟日興亡見俯仰患佞更得失意
合心自知感慨屢沾臆朱黃紛几硯緗素互編帙比鄰
亦好事挾策到蓬華縱談及羲皇坐待寒月出

贈李頤老

弘毅年少時學易一念酷研精覃思苦見理不見欲一

朝感蒼蒼牀下產神竹弘毅益自信夜寐目不屬族長
閱其勞令人付斤劇惜哉凌雲姿一斷不復續弘毅少
安枕旦氣幾為枯時匠司剪伐壽命旋見感神明信可
畏感應亦何速至今旁舍笋不生弘毅屋康成書帶草
十載登史錄吾書此段奇後學宜三復弘毅勉歲寒任
道照猗綠

夜起對月

西風掃浮雲素月清夜滿幽人愁不寐一夕幾輾轉天
河見澄霽江流俯清淺身隨栖鳥息興與孤雲遠叩門
復何人隔竹空吠犬竟須掩關眠爐薰裊香篆

縣齋清坐有懷

門外無俗軌相對惟獨宦短翮雖未全志已翔寥廓軒
然避雞群不受鷹隼搏持以比佳士潔白誠相若筆端
生雲煙胸中貯丘壑憐君青雲姿胡為滯蓮幕英豪出
草萊闡葺履臺閣新詩時有寄妙語洗煩灼種學求根
源意匠無斧鑿自慙非清流訟牒困酬酢好古雖膽大
去惡愧力弱君來破吾顏商榷盡流畧高軒掛琴劍景
物如宿約遙山倚青冥遠水帶城廓圓荷已浮花晚筍
亦脫籜涓涓風露清湛湛河漢落濁醪有妙理與子隨
意酌萬事付儻來何必問日脚

學道未忘名欲跨揚州崔淵明賦歸來頗恨未恢廓平生剛褊性敢避窮獸搏君詩如清琴平淡猶賀若冷然山水音妙響振林壑寧為太史走豈是桓溫幕樂哉吳望游微涼生殿閣况茲積雨後枕簟謝焚灼未能去三彭便可休六鑿跌宕文字閒詩酒自相酢氣凌李杜豪力振曹劉弱偏師攻長城稍稍出方畧山川助離騷景象如宿約陰風起虛籟暮靄昏城郭菡萏泛金塘篔簹隕銀籜卧看曉參橫坐待殘月落不愁衣典盡尊空莫起酌明朝醉復醒生憂押垂脚

雲中過盤石山寄劉季山

離家六十日晴嵐逐征鞍已嫌狐裘重漸喜絺縠單
謁來古清湘狂風捲濤瀾小市人寂寂夜深雪漫漫誰知
桂嶺北風雷如長安明朝過盤石仰見蒼蒼山上有千
尺松下有百丈灘劉子方避諍結茆寓其間却掃謝友
朋兒女俱團圓南行敢躊躇履險如驚湍我心本無慮
莫作拘囚看肯學老鍾儀楚奏聲嘶酸

伊洛節上人寓居浯溪中宮寺作溪月亭諸人咸

賦詩輒留鄙句

結亭臨大江浯溪出其側道人旁溪月月照溪逾碧當
知月在天分身千百億此月有虧盈我心本澄寂合眼

聽溪聲開眼見溪色聲色兩不留我心何處覓夢覺月在窓還如舊知識

次韻子忱游東山古風

休沐不暇懶趁此郊原晴駕言出東門蹀躞馬在坳江山恣游眺頗愜幽人情同行有勝侶豪氣如陳登妙語傾錦囊璀璨珠璣盈暫釋簿領勞頓覺心迹清人生一世中轉徙如郵亭愛君絕塵姿坦坦心地平當年功名念晚節師淵明出處豈有心敢論虧與成吾衰百念冷端如在家僧東山本非山名字空崢嶸不見古松色詎聞山鳥聲演師獨面壁燕坐朝黃庭骨換冷不問

蚌珠祕龕燈

次韻元裕同遊東山佳什東山坡所謂愛小天竺即其地也

東坡謫蠻荒夢想雨天竺哦詩寄東山妙響振岩麓作祠衛公傍一杯奠椒漿相望柳柳州追配韓潮陽懷人空隕涕亭榭今荒墟溪山不改色松聲契真如嗟余麋鹿姿慣逐漁樵伴平生鍊石腸那復置冰炭尋山得佳侶聊遂幽人意登臨有遐矚俯仰觀此世君為丞相孫仕作淵明清一枰可消憂五字堪析醒人生各有役詩碁豈妙道閉戶朝黃庭習氣終一掃

杜子固參議累覓南窓詩勉鄙成句子固謂杜氏古
無邪二族邢公其近屬也

長懷杜陵老遐想靖節翁二子不並世千載餘清風君
為南國秀志氣凌蒼穹盤屈不得伸妙畧參元戎歸來
侶漁樵香火陪琳宮卜居牛斗墟築室瓦礫中依然植
五柳鬢鬢餘四松南窓有幽意寄傲膝可舒容拊床廣
月侵曝背微陽通琴書樂忘憂尊中常不空吾鄉有諸
杜源流自祁公歸歟有成言葛中永相從

季微李暉昆仲相繼見訪風姿議論皆慨然有祖
風季暉仍出佳篇見貽語極不凡但云即往山中讀

書作詩送行

吾鄉顧虎頭千里飛食肉名參慶歷賢罪人元祐錄堂
堂想儀型凜見眉目百年議論定奇禍反為福森然
見諸孫刻勵如白壁屋我觀宣和間權倖互當軸一時
名家子半為閹宦辱暫時得富貴卑賤等厮僕君家賢
伯仲抗志守先躅幽情寄鉛槧雅在尚松竹僧房忍朝
飢雪牖耽夜讀訪我五松山懷袖粲珠玉嗟予久放浪
歲晚守窮獨閉門雀可羅三徑草常綠依山結衡茅一
飯供脫粟呼兒具缺山肴襍野菽對案笑復顰負我
十圍腹去去樂琴書山中芋魁熟

十國迎山閣為長慶寺登覽之勝暇日携觴命友屢醉
其上因賦此詩

青山似幽人那肯入城府遠碧橫春空濃綠浮天宇常
若俗物遮不得快觀覩何年故層閣軒豁開牖戶千岩
勞顧揖萬壑隨仰俯飛騰若鵬鸞盤踞狀龍虎翬垂
翅翼蜿蜒回肘股朝來拄笏看夾氣逼簷廡孤雲時去
來寒月靜吐溪山自奇絕信美真吾土我老勝得閒遇
勝輒為主朋簪俱莫逆碁酒屢清聚亦有支遁流時來
共揮塵迎客如迎山好事免嘲侮常烹雨前茶不打齋
後鼓從令贊公房名字照千古

未詳五月七日分韻得食苦筍詩

此君凌雲材節葉貫霜雪千林富東南百種自區別前
後互萌芽一一調苦舌貓頭效鼯鬼竹箭資瑣屑世方
嗜桑腹我獨甘苦節幽姿照七筋挺特似英傑定非淇
園栽安是首陽孽侯門厭珍烹鼎俎雜葵蕨安能知正
味但欲取容悅何當薦君盤茹苦資激烈欲雪會稽恥
志氣在舖歡甲卒五千人猶能蜀吳越

和胡江舟州丹陽道中二首

君才固英奇志在行天討胡為尚兀兀疲馬踏長道論
兵當節制摧敵如振槁不數圯上翁顧笑渭濱老凜然

擊搏手試用豈不早它年梁棟姿涵養已合抱
士卒常有餘食廩豈不足妻孥競笑我陡換髯鬢綠江
西魚稻鄉升平氣全復以公封侯相自可飛食肉韜畧
固輻輳精神常滿腹去去復何憂驅除仍覆育

伯寓知府給事寵和子賤與僕域字韻詩格力超

絕輒復次韻

中原因干戈衣冠淪異域忠臣憤切骨義士血空滴平
生憂國心豈以死生易年來返田廬門巷無轍迹老驥
萬里心垂耳卧空櫪素交今幾人十載勞夢役宣城擁
朱轡潘子縛禪窠屹然障頰波我亦心匪石

知杜得之探梅之什

家山富梅林開落紛無數二年屏荒村踏遍溪頭路孤
標凜冰雪幽香襲中屨陽坡照晨曦永夜泣月露端如
玉妃謫清絕欲誰顧歲寒偶相逢政復慰遲暮君看桃
杏面爭妍競深注何如叢棘中獲此秀傑句

寄題餘姚徐宰新作嚴公堂

子陵古真隱逸氣橫九州平生江海志自此巢與由鴻
飛本冥肯為稻梁謀虛屈萬乘願枉煩物色求貽書
誚君房預作腰領憂舜江公邑里公去踰千秋青山無
古今大江自東流人物浪淘盡英名至今留當年漁釣

地陳迹餘荒丘徐侯有佳政百里安田疇作堂名嚴公
懷賢慕前修時來對江山一尊更獻酬我豈隱淪歟三
黜今白頭年來賸得閒忘機狎群鷗結茅年湖傍一等
幸可投翁笠青蓑衣生涯寄扁舟嚴子定不免吾將從
之遊

稚山運使作齋名藏暉且覓詩久不能成今茲以
大農召行有日因成鄙句并以送行

美玉當韞櫝明珠藏深淵達士貴渾俗大隱常居廛浩
浩終易汙境難自全和光同其塵老聃有成言徐侯
如水鑑胸中定姪妍疾惡若仇讎論事敢直前竭來大

江西獨攬刺舉權姦職盡屏迹豺狼敢垂涎顧欲藏其
暉名室以自鑿老火正淫恣旱氣方接連悵別南浦亭
去去朝日邊中原正塗炭生民思息肩公歸明光奏輸
忠傾肺肝功成不自居名與日月懸

出取江西久旱徧禱莫應稚山少卿將赴行朝一夕大
雨遐迹霑足因成喜雨詩送行

老火擅炎夏枯旱氣欲然傷心早晚水江目高下田民
窮捨耒耜羣起搃戈鋌小偷何足道所憂在四邊夜來
滄江雨朝望水接天歡聲達四境渥澤遍大千清風亦
徐來扁簟皆可捐有懷林壑幽僧窓思晝眠流浪生死

海一望六十年何以報至恩粗丁江西緣羨子朝上國
揚帆若登仙江山亦世情雨後清且妍悵別南浦亭杯
行莫流連去去聞好音一歲定九遷

某天資坦率人也性又剛褊偶以使事暫去行闕
馬上放眼頗適野性作出郊一首簡知我音

出郊何所欣所欣在觀眺殷紅著新枝濃綠浮遠嶠悠
然出塵想快若追風幾年逼仄懷兒女困朝誚人生貴
適意官職豈不要從來坦率性痼疾難救療沉湎與獨
醒亦各以所好宦腰自然長斷之足號叫譬如食茶味
煎煮人外料言行自有常安能改吾調浩歌歸去來家

有老德曜永託烟雲岑終焉擅魚釣

為向伯恭題

向公天下士慷慨有祖風亦復對行殿密議禋天聰君
臣意氣合每進常從容飄青雲志顧肯貪天功榮塗
拂衣歸安坐薌林中作堂榜企疏進退聊比蹤父老非
故鄉何必囊金空俗軌競奔馳世路方尚同善為子孫
謀但務田園豐偉哉此二子遐舉希冥鴻富貴如浮雲
聲名壓岱嵩千載繼者誰我友向伯恭

和劉提舉游龍井謁清猷辨才二像

我觀二大士超悟非適今過去與未來一一現此心緬

懷清獻公茲地舊所臨遺愛存甘棠過者猶斂襟平生
辨才老般若緣契深圖像儼如昔遺迹了可尋坐使茨
棘場化為蒼蒿林法嗣傳衣燈膏肓存砭箴圓顱擁敗
褐華髮敬半簪相對了無言清標映孤岑丹青久剝落
感歎成微吟了知身外身不坐喬木陰真形換緇素妙
句劉青琳與子成三賢清風迥蕭森凜然龍象姿不受
鼯鼠侵從茲香火社永為人天欽

謫居古藤病起禁雞豬不食與兒子攻苦食淡久
之頗覺安健呂居仁書來傳道家胎息之術因作
食粥詩示孟博并寄德應郎

晨起一甌粥香粳粲如玉稀稠安得所進火宜過熟空
腸得軟暖氣自滲漉過午一甌粥餅罌有餘粟淡薄
資薑薑腥穢謝魚肉嶺南氣候惡永日值三伏外強幾
中乾那受外物觸兩餐莫過飽二粥可接續故人尺書
至教我禦瘴毒燕坐朝黃庭妙理端可矚神車御氣馬
晝夜更往復久久當自嗟佳根深柯葉綠寄語陳太丘
人真易足醉飽腥羶忽認海南叔

送孟博二首

我昔在閭里燕坐處中堂兒女滿眼前嬉戲羅酒漿威
命忽臨門一物不得將回顧堂中人獨汝在我傍舟行

有蛟螭夜宿畏**狼虎**豈無平生交鄙遠多遁藏古藤邨
處所敗驛無垣墻急雨挾風雷漏水夜投牀竹屋聞號
呼老兵凍欲僵郡僚誰復顧獨見李與黃李申之時時
黃元功謁一齋稍葺兩廊生意春欲回倒景照屋梁散步得
幽徑讀書有明窓僕夫浣我衣鄰娃縫汝裳晨庖鱸膾
美密室沈水香文字可消憂探索易老莊我唱汝輒和
不知歲月長葛洪隱岫嵒蒼梧真帝鄉汝歸固不惡淹
泊庸何傷作詩送汝行示汝鴻雁行

我少事遠遊出門如野雀藩籬脫雞羣乘風縱寥廓一
往四十年平地起山嶽世緣真夢幻電過不可捉南來
幾萬里顧笑恍如昨昔如雲釋嶠今若龜脫殼竭來容
江上風物喜淳朴豈無鄉土戀浮念起即覺汝歸暫歡
顏所念路悠邈朝行避烟瘴夜宿傍城郭賸誇魚米賤
勿說風土惡嘖送與笑迎但可付一喙

有嘉堂酒寄吳令

今晨有好懷薄日照窓牖幽人不可致誰共一杯酒鄰
翁有遠餉分寄終山友歡伯信可人麴坐亦耐久豈比
從事君開緘化鳥有獨酌還徑醉千篇莫停手應思水
邊人竹屋雜蚤叟

簽判黃元功公解枕江有小亭落成之初予偶假

居之明潔深穩因得游息其上榜曰寓亭并留鄙
句以見意

物生天壤間有形孰非寓心隨萬事轉飛走各依附嶠
南山河異山歲月亦屢度新亭枕上臯杳渺可飛步風
濤振几席雲月隨杖屨吾生真寄耳那復歎淹駐當年
有離憂政以南北故舉足皆道場意適隨所遇參少林
禪歸指曹溪路去住吾何心要以生死喻遠迹混漁樵
忘機鷗鷺千載如知心相對猶旦暮

題李子從清風閣

吾宗河山傑氣直甘賤貧一坐古滕州十見嶺嶠春深

林寄倦翼涸轍橫修鱗華閣俯大江東望山嶙峋一榻
自俯仰鼻息撼四鄰稚兒日戲側卽妙參席珍人間正
熱惱道上多瘴塵清風颯然至自謂羲皇人願師陶靖
節不羨石季倫有酒但頻酌從渠喜還嗔

新亭

新亭結雲根暗谷通子午環山繚遠碧雲木巧相補峭
壁倚層霄痕迹無鑿斧朝登晡靄中嵐氣隨步武須臾
大明升萬象快觀覩一日一坐閒變態難悉數松陰轉
虛簷清梵出重廡閭闔萬瓦合下視纔一縷悠悠落日
吞耿耿寒月吐邀朋文字飲四座揮玉麈雅詩發天慳

妙語叩玄圃援琴奏哀彈得趣忘抑撫人生貴適意涉
世隨仰俯陋矣韓淮陰恥與噲等伍三年瞬息中聊漠
山主杯深且樂聖綆短強汲古至理在目擊何用苦撐
拄超然心境空逸韻渺天宇

九月一日自公館遷居雙泉風物幽勝作雙泉詩

二十韻

山腰祕靈源初出纔一綫方池堪空碧奔馳忽滌轉皎
皎涵青甌噴累、湧珠串夜深耿落月澄澈靜如練呀然
舊穴神物或時現邦人儻知敬早歲起雷電瓊山瀕巨
海鹵水充煎煉凜然居其間正味獨不變我來卜幽居

居瀟洒得奇觀挹彼注兩泉渾淄忘分辨陶公豈虛言
掬飲逃禍難漱齒冰雪寒晨起頻嗽嚥入腹清而冽丹
田賴澆灌甘寒勝鐘乳精潔可羞薦靜無蛙蚓喧不受
泥滓澱惠泉入權門疲人走郵傳貪泉亦強名聞者自
鄙賤瓶壘日夜汲閭里悉周徧數椽如可老一壑吾欲
擅時時俯清冷照見本來面

九月二日徙居雙泉翌日徐自然使君李申之監

郡携酒見過退成古調百三十言戲簡二公一笑

南行踰萬里公館煩造請主人憐老病為卜林廬靜郊
居偶然遂俗慮盡可屏雙泉信奇絕歲久渾泥瀝稍覺

藤荇繁漸已產蛙黽滌除賴衆力傾頽費修整幽竇響
珮環平地散林影潺湲來枕上客夢安得永邦人日夜
汲携挈雜罌皿秋蔬灌百畦夏稻溉千頃端能滴冷泉
那復遜水井蒼梧水井元次山遺迹存焉使君屏歌吹政恐殺風景
我亦慣窮獨客至但煎茗

雙泉詩有序

自然使君屢督雙泉詩願東坡絕唱在前何敢
輕作今晨又辱佳章因次韻為謝

作詩愧才慳徒勤再三謝請一聆咸池奏頓覺哇淫靜惡
句如惡人浪出必遭屏君詩似澄江萬里無滓滓我詩

昧格律聒耳類鼃黽蘇君經行地亭宇稍葺整方池湛
寒碧曾照東坡影新詩與妙畫千載未為永不聞宗廟
器傍欲間瓦血吾徒且加餐今古屈伸頃何如棄才繩
要出千丈井蓬萊隔弱水未易凌倒景時能訪幽獨論
文具醪茗

九日登瓊臺再次前韻

異鄉感節物聊赴使君請層臺縹緲間野曠天宇靜木
落水涵空氣霧俱遠屏籬邊筍菊爛斑遠摘帶沙濤誰
云鼓吹雄謾欲等鼃黽短髮不勝簪烏帽倩誰整衰頽
強追歡起舞羞顧影君憂白晝短我愛清夜永三醪意

彌勤殺酒罄杯皿棄置身外事聊復樂俄頃世方洶波
瀾我心猶古井歸來豪興盡宴坐朝內景明朝汲新泉
舊篋餘賜茗

中秋謝彥恭惠酒

中秋有佳月名醞來海康海康太守賢憐我持空觴遠
分十具至呼兒喚鄰墻坐客盡飲流一舉空壘缸酒酣
對明月不藉燈燭光移席俯清流照我兩鬢霜海北與
海南各在天一方我老歸無期兩地遙相望宴坐枕椰
菴守此歲月長願予一咄嗟跨空結飛梁度此往來人
魚變藍耕桑籬邊白衣來莫待菊蕊黃

莊簡集卷一

莊簡集卷二

五言古詩
和徐漕苦雨之什
澤國三月雨浩渺
灌室廬燹調鼎化
工佞佛計已疎
乘時舞鱣鱒快意
鳧鶩趨君來持龍
節問俗浮江湖風
濤正厯感斯民豈
寧居一飽不可期
况乃供軍須素懷
澄清志慨慷時登
車田疇俱安業十
郡通有無陰霾會
消釋清風為驅除
漸聞閭里間歡聲
變嗟吁

釋清風為驅除漸聞閭里間歡聲變嗟吁

元夕陰雨孤城愁坐適魏十二介然書來言瓊臺
將然萬炬因以寄之

海濱遇元夕况值愁陰天重雲障佳月微雨雜瘴烟孤
城欲黃昏里巷已蕭然荒祠鼓坎坎老巫舞蹩躓揮杖
眩村氓捩齒傳神言異域俗尚鬼殊形耳垂肩邦人素
敬畏香燈競駢闐使君招我飲老病不得前有如伏櫪
馬肆兀難加鞭遙知瓊臺上萬炬照綺筵幽人正愁絕
跏趺坐深禪霧靄埋群山不礙孤月圓茅菴一燈留照
我獨不眠夜闌香篆消息火自傳何當訪羽客同上

羅浮巔

羅浮山不甚穹而夜見日東坡有詩云羅浮見日雞一鳴又小說中秋大雷雨坐有道人引客

上羅浮頂見月色皎然雲雷皆在山脚下

丙寅重九權郡李申之置酒嚴氏野趣亭愛其幽

勝因作此詩

遷流南海濱兩見菊蘂黃今晨有佳招駕言陟崇岡負
郭得勝遊幽居渺雲莊小亭柳葉間下有青蓮塘寒花
卧短籬疎松間修篁隔屋雞犬聲遠村散牛羊使君慕
幽貞愛此野趣長緬懷千載人聊復舉一觴西風起蕭
瑟吹我兩鬢霜旋駕豈無期良燕詎易忘

瓊惟水東林木幽茂予愛此三士所居雖無亭館
之勝而氣象清遠連日水漲隔絕悠然遐想各成

一詩目為城東三詠

案今存二首

南極多老人及見九代孫君生古崖州氣質清且流今年八十二頗覺行步奔白鬚映紅頰疑是羲皇人城東有幽居瀟洒真隱倫淪淵明寓栗里子美還羌村遷流到雙泉得與君子鄰仁里聖所擇德齒古所尊佳節近重陽黃花已紛紛家家社酒香處處烹雞豚今朝風日好水落依舊痕一散腰脚頑杖策時叩門杜公司法我愛魯城居負郭頗幽雅田疇遠屋廬門徑絕車馬但虞水侵門敢怨風飄瓦淵明非避俗自覺往來寡嗟予屏斥久茲地猶里社相望十里間舟楫幸可假風休水

亦落晴日照郊野願言駕柴車始覺我憂寫城

林曾

自然解印北還作古風送行

徐侯古循吏作牧海南邊三載撫民夷擒縱出拘攣里巷絕嗟呼囹圄無掩延父老有好詞不見吏索錢忽聞解印綬蠻歌慘離筵遠控橫海鯨追躡凌波仙寄語廣利神無令颶風顛臨行一麾手萬事盡棄捐勿作兒女戀嗚憂涕潺湲火雲赤崢嶸修途願加鞭愛君氣猛厲心如鍊石堅迥悟出世法痛掃習氣纏明窓淨几華藏子大千別語徒諄々維摩本無言

會稽富竹萌窮臘鞭已抽我家南山南不羨萬戶侯暮
春杜鵑啼茁茁蓬麻稠冒土出羊角穿籬露貓頭紫蕨
性陰冷荻芽体輕浮愛此凌雲姿不與凡卉儔勝韻貴
苦腹兒童脫甘柔爽口聊一快弱胃敢怨尤竭來海南
邦腥鹹厭蠻羞挑枝但叢生勒澀蔽道周遙看貌或似
美惡如薰蕕安能助盤餐嘔嘔但棘喉唯有楨榔心美
臃或暗投鄉味不可忘坐想空澁流人生各有適勿語
王子猷

去地草

丁卯四月望

城東古雙泉清駛給萬家餅罌晝夜給船賈雜鄰娃蠻

童與蛋女赤脚兩髻了常苦蓼荇繁滋蔓掩白沙蕭疎
失林影聒聒鳴亂蛙十夫勇善没入水初紛拏詎勞斧
鉞誅芟夷費鋤杷除惡去根本無令再萌芽依憑絕纖
鱗驚懼失老蛇風吹有穀紋月照無纖瑕銅盆湛冰雪
石鼎發乳花餘及農圃父老免嘆嗟

叙遊二十韻呈亨叔列之

戊辰三月晦端居倦煩促是時天久旱炎烝劇三伏出

門得幽尋佳處在東北二子俱可人貌皎瑩冰玉得趣

琴有弦對餐食無肉

是日以丁亥斷屠

初彈醉翁搖再鼓南風

曲琅然山水音一洗瘴霧毒陳國俯江郊茅茨擁修竹

造門慕子猷緩步效顏頤觸汲泉淪佳茗蕭散謝羈東

清華臨水岸下有萬荷綠韋君所居亭名清華下臨荷池披榛訪蕭子

清淨獨無欲黎沈熟瓦鼎溪蓀養石斛石葛蒲非九節者名溪蓀杖

藜輔修徑夾道森喬木歸途遇馮媵袂不羞縮蕉花

雜山丹檳榔繞新屋欲我留姓名呼兒為磨墨似憐窮

窮獨叟曾添十州牧良辰不易過此會豈難續他時倘

重來更為呼醉禿閩僧元伯本好飲近乃折節痛戒

世以啄木為珍禽其聲至入樂府而海南一種形

小而殼淫每四五月間飛鳴如蛙蝮至八九月乃

已亦名啄木繁聲可惡然瓊人訛其殼為罵禿禽

殆得其實因為賦詩

南海四五月有鳥名啄木飛鳴亂葉間形眇殼繁促枝

間時瞥見黑啄羽毛綠雌雄相應和生哺依老殼或疑

在家僧受施不看讀為禽不知名但自罵禿禿小兵特

輕趨修竿每馳逐今晨耳目清桑下聞布穀黃鸝兩三

聲睨睨出幽谷從今屏菑翳遠舍植梧竹鳴鳳倘可期

樛枝要棲宿

居嶺外遇寒食

春日自明霽我心何鬱傷草木競芳菲飛鳴自鷓鴣悄

悄坐書幌幽宴坐牀既無功名念反思白晝長愁來

不自持零落鴻雁行三過解澤流六見槐柳黃最憐小
兒女路遠不得將生還一笑喜死去埋他鄉生死如循
環我師佛老莊感此寒食節新烟過隣一墻松楸渺雲
海目極摧肝腸書成附鱗翼不如永相忘何以慰目前
作詩示阿張

仲兄去歲落一齒書來悵然作詩以寬其意

四大非我有元氣力護持齒從齧齡換既老還復墮太
公含兩齒卒為帝王師睢陽嚼空齧名與日月垂張儀
但舌在折齒激苑睢漢相老無齒飲乳如嬰兒安得錢
如意擊墮還離離齒存固可喜齒落無深悲退之有成

言軟飯穩送之何須噬乾~~如~~但可食肉糜養生已有堂
晏坐吞朝曦谷神定不死老聃豈吾欺時為五禽戲納
息如靈龜命友日飲醇弄孫且含飴齒落會復生千歲
儻可期

不馬對月

仲秋氣已爽林壑雨新過忽驚浮靄空乍覺天宇大夜
涼風露清佳月纔半破清輝漸可愛入戶驚照坐團團
遠中庭有似蟻循磨西山聳岡巒輪側愁易墮魏子不
解飲詩語頗頓挫呼兒聊與醖我唱渠輒和停杯看月
落客去未能臥海月夜夜好新詩幸頻課

庚午春予得罪再貶昌化瓊士送餞者皆悵然有
不忍別之意嚴君錫魏介然追路至儋耳茲事當
求之古人感歎成古風二百言送行

紹興庚午春李子復南徙倉皇就長途夜擔不敢馳餞
我無襍賓亦有方外士裴杜二者哲矍鑠揮童稚老禪
不忍別握手揮涕淚行：至澄邁名姓難盡紀酒酣通
湖閣頗獲一笑喜緬懷雙泉居風土信清美牀酒掛海
月枕上聽流水夜碁招隱淪濁酒會鄰里桑下不三宿
悵戀吾過矣人生隨遇樂已過猶脫屣最憐嚴與魏觸
熱到儋耳世情逐炎涼萬古同一軌對境心數役何以

敵生死南窓可寄傲散帙忽盈几松林十里間移植頗
易致赫日資繁陰且復宥老楮夜涼得深禪日永常晚
起恨君不少留伴我讀書史

寓多老穀方暑藉其繁陰不忍伐去

海外謠

有序

瓊崖儋萬四州限在海外地理險遠輸賦科徭
率不以法所出沈香翠羽怪珍之物微取無藝
百姓無所赴訴不勝其忿則相煽剽斂歲在己
巳盜起瓊山旁郡不稟約束帛陰拱以觀其變
經畧司亟遣官弁將士且招且捕凡踰時始以
次殲夷明年春三月渠魁授首而紫羅諸村焚

蕩一空雖足以懲戒後來然致寇之因寔緣
吏子懼叛民雖息而賍吏愈熾因撫其起事之
因作海外謠一篇庶幾採詩者達之諸司稍更
舊法精擇廉吏使吾赤子咸被恩澤不甚幸歟
嗟尔海南民遭此賍吏阮銜冤無所訴相熾起為賊為
賊計誠拙尚可活朝夕攝官陳建中貪狠最狼藉有女
攀勢要不料非偶匹但矜房奩多苞苴又絡繹挾此恣
貪恠如虎傳以翼貳車號按察往訴遭並擊最後差丁
夫欲免十人直貧民賣妻孥強者起持戟陳集成緣此起至今
文昌縣白晝無人迹其次經界官太守乃姻戚隨行縱

獄吏聲勢如霹靂

經界覆量官王琮郡差獄司雜職隨行

郡縣遭唾罵圖

冊成覆易

琮自雷取紙每幅定價七十圖冊已成者皆焚棄

三豪因眾怒從者

如葦棘去年從說諭閭里已帖息狂謝謀起賕吏從此復
反側愚民本無知脅誘冒鋒鏑焚蕩玉石俱老弱轉溝
洫遺骸橫道路流血千里赤殺戮誠快意賍吏有德
色從今無忌憚徵斂幾時息沉香與翠羽窮搜遠彈射
烏衣徧村墟氣餒已可炙久矣攝官弊至此亦云極祖
宗有成法賍吏盍杖脊疲民正憔悴使者宜憫惻軫車
難數來時遣一幕職永寬海外民氓精求二千石世無
採詩官吾言徒感激

卷二
紹聖中蘇公內翰謫居儋耳嘗與軍使張中遊黎氏園愛其水木之勝勸坐客釀錢作堂黎氏名子雲因用楊雄故事名其堂曰載酒子始至儋與瓊士魏安石杖策訪之退作二詩

何年老楊雄寄此十畝園年深草木荒杖策誰叩門緬懷東坡老陳迹記舊痕空餘載酒堂往事孰與論黃柑與丹荔不受瘴霧昏邦人時饋奠一笑空壘尊

東坡載酒堂二詩盖用淵明始春懷古田舍韻遂不見於後集予至儋始得真本因追和其韻

荒園草木深樵牧不敢踐雖無南國愛正以東坡免平

泉與金谷視此顏有醜至今儋耳民里巷多樂善勝遊儻可繼杖策敢辭遠燕談有佳侶永日可忘返酒酣任歌呼此興吾不淺

嗟彼海南郡土瘠士常貧諸芋餉晝耕松明照夜勤當年兩黎老能邀玉堂人一住五十年遺迹宛若新邦君

時舉酒父老舉欣欣

迺去城三里郡守勸農多會此堂

賢多隱農圃耦

耕可問津魯叟欲乘桴東坡願卜鄰

東坡贈黎詩云借君三畝地結茅為

鄰他年青衿子凜凜多秀民

客有見饋溫劑云可壯元陽感而有作

世人服緩藥皆云壯元陽元陽本無虧藥石徒損傷人

生百歲期南北隨炎涼君看田野間父老多康強茅簷
弄兒孫春隴驅牛羊何曾識丹劑但喜林黍香伊予十
年謫日間貴人亡金丹不離口妙常在傍真元日滲
漏滓穢留空腸四大忽分離一物不得將歌喉變哀音
舞衣換線裳炉殘箭鏃砂筐餘鹿角霜咄哉此愚夫取
樂殊未央我有出世法亦知不死方御寒須布帛欲飽
資稻梁牀頭一壺酒膝上琴一張興來或揮手客至亦
舉觴滌硯臨清池抄書傍明窗日用但如斯使覺日月
長參苓性和平扶衰固難忘恃葯恣聲色如人畜豺狼
此理甚明白吾言豈荒唐書為座右銘聊以砭世盲

食無肉

養生有真詮虛心實其腹十年嶺梅游一鉢隨僧粥納
息歸丹田息在火亦伏黃河朝崑崙晝夜自回復空腸
無滓穢氣轉散漉漉腥羶減無壽厚味有腊毒顏回稱
好學陋巷一瓢足何俟日萬錢但取身後辱齏鹹有餘
味何必常食肉

居無屋

處世若傳舍吾生聊託足宿志士守蝸廬幽人臥空谷
君看漢梁董日享萬鐘祿華榱比千間子孫無託足海
南吾欲老是處堪卜築結菴傍松林開牖面修竹野老

日往來席地布碁局俯仰天地寬莫嘆居無屋

海南有五色雀土人呼為小鳳罕有見者蘇子瞻

謫居此邦紹聖庚辰冬再見之嘗作詩紀其事公

寔以是年北歸癸酉冬予亦兩見之今二年矣乙

亥八月二十二日會客陳氏園飛鳴庭下回翔久

之眾客驚嘆創見因賦是詩

海南有珍禽厥服具五色絳者為之長飛鳴隨止息佳

哉陳氏園形制存古跡我遊秀野堂森木蔭華席群飛

為我來馴擾如夙昔鷓臯既遠遁烏鴛俱僻易邦人號

小鳳隱見異凡翼姬公嘆不聞尼父未之識嗟予戇且

愚疾惡不量力叱杞誚希烈流竄至南極神物知我忠
天公憐我直吉凶有先兆告我將返北蘇公不我欺流
詠冠今昔斯言儻有徵便可具接浙

不出

老氏不出牖莊生務內遊猿猱猶昔定雞犬放須收稅

仰超三際翱翔隘九州坐忘師正一辟穀慕留侯客至

酒三酌睡餘茶一甌蕭然方丈內卒歲更何求

五月十三日北歸雷化道中

謫居了無營贏得一味闌杜門十六年草深沒柴閨猛

獸當路號虺蛇伏榛菅今茲果何年天誅此凶姦群妖

既蕩除善類稍北還仲子萬里來喜極涕淚潛坐定復
載笑喜我顏握丹人生七十稀况復加九年平生學養
生吐納留真詮忘家何足道絕欲亦偶然歸歟謝世榮
收功在丹田宴坐息息勻頻嚙舌底泉日用形欲勞何
必驅小蠻看我鯁氣成空行躡飛仙

七言古詩

和胡德暉松軒詩

炎天羣木無葱蒼朝曦夕照繞屋梁一榻南窗復東廂
老松數枝扶披猖微風颺颺弄笙簧坐變熱惱為清涼
簿書相仍愁肺腸細教入夢我豈遑但覺風日明晴窓

皎如夜月和秋霜樛枝鱗皴龍蜃走翠葉鬱律鸞鳳翔
燧明徒誇能照夜坐想烟霧風中香何如軒成獨賦雲
錦章從茲遂愛夏日長會看壑聲仍霄昂

辛未人日同郡僚遊陳氏園

海南人日春已濃柳條遠映桃花紅携觴尋伴逐春色
杖藜縱步遊城東陳園新築芳亭小綠竹猗猗自圍繞
杯行不用管絃催枝上綿蠻囀春鳥舊傳人日天多陰
今年人日春光好田家但喜諸芋收我輩惟憂酒樽少
明朝有興還復來賸買鹿蹄拚醉倒

樂會雷令教惠筍作詩為謝

朝餐敢嘆庖無肉食罷時時自捫腹肯羨何侯日萬錢
不學天隨嘗杞菊傳聞樂會似淇園坐想猗猗千畝綠
邦人富比十戶侯縣尹清廉仍不俗尺書遠致擬兼金
錦綉解縛排寒玉為君急食不敢餘恐被南風吹作竹
清湘道士潘靜素抱琴南來予方謫居遠屏郊外
如逃虛中每佳辰良夜風清月明對脩竹俯清池
必快作數弄如是幾年今將北還舊隱索詩為別
屢請而不懈因歌而送之

道人南來冒炎酷雲水生涯寄枯木嗟予久墮魑魅群
黎唱蠻歌耳根熱深林迥靜嘯鵲鷓雨濕天陰聞鬼哭

君來為我一揮手洗盡胸中塵萬斛伯牙師涓死已久
此聲欲絕君能續快彈初作鸞鳳鳴忽如啼鳥鳴華屋
吟猗抑按神氣間流水涓涓赴幽谷夜深餘響應霜鐘
朝來吟對蕭蕭竹靜中最喜讀書教妙響琅然振寒玉
要知心與古人會不務新奇誇俚俗浩歌別我出門去
潮回風便難追逐道人來時湘水渾道人歸去湘水綠
湘靈抱琴待君來月明莫向江頭宿

贈裴道人

癸酉歲昌
化軍作

道人今年七十六問我修行惟絕欲密栽澀勒當疎籬
旋闢荒榛結茅屋不抄書不看讀宴坐凝然常瞑目夜

深頻嚙玉池泉晨起隨緣飽諸粥

海外惟昌化地瘠狹米資之泉廣士人以

諸為糧其大徑尺每斤不過一二錢故少飢民天以活此一方之人也

錢甘脆肥濃腐我腸

巧笑蛾眉真鳩毒蠻烟瘴霧隘空虛謹守葯爐誰敢觸

我愛裴君道機熟過我玄談已超俗三峯頂下少人行

百尺竿頭防失足

三峯下術也

世人那識天地根往來綿

無斷續嗟予流轉海南村智者方明禍中福君不見龐

道蘊盡將活計沈湘江自識笨籬供口腹又不見成都

市上嚴君平終日垂簾唯賣卜王侯蝼蟻同坵墟學道

從來貴幽獨蚌珠石含玉看我丹成跨鴻鵠馬蹄去公

穩著鞭關山路永多坑谷

成氏園

八月晦遊城西成氏園呈李子從并幕中諸彥

泰和坊外成家園花木幽茂泉涓涓竹籬茅舍稱野逸

平坡細徑遙相連青松翠竹晚色淨紅蕉素槿秋爭鮮

幽禽頽頽樹蒙密古木夭矯籐交纏嗟予與子成二老

登山臨水追少年幕中羣彥盡豪俊小兒亦許依紅蓮

焚香隱几如逃禪一枰勝負聊欣然誰云嶺南瘴癘地

城西一壑吾欲專

四月十七夜觀月感詠

曉來新過雨天宇肅以涼橫空跨綵虹物被五色光夜

久羣動息月出東南方團、葉間露皎、瓦上霜四月
未全熱清颼吹我裳新橋跨長堤下有里百江月色萬
古在江流自奔忙誰呼謫仙人被髮下大荒對月哦汝
詩臨流飲我觴夜景信奇絕茲游固難忘天地多變態
况乃魑魅鄉不如坐待赫日射屋梁妖禽孽狐都走藏

玄珠吟

予十年間重履憂患自藤而瓊自瓊而儋一日
忽悟笑曰此造物者知其頑穢難化故以此苦
之尔偶讀莊周書言黃帝遺玄珠而罔象得之
又讀維摩經云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因成玄珠

吟適妙喜書來乃贈之

黃帝曾遊赤水北遺了玄珠無處覓我今偶到海南村
煩惱泥中親拾得珠体圓明光滴瀝流轉根塵人不識
只在尋常動用中未見爭知吾不失吁嗟世人空費力
欲見此珠須目擊要令心息每相依密、護持防六賊
可歎

金陵失守何匆、敵兵燒我天子宫守臣頂香率父老
開門羅拜惟鞠躬翠華遙、遵海道漢家詔令不得通
外交內應傳與鄰所在州縣皆望風坐觀豈但宣撫望
降敵亦有丞相充山顛水涯多白骨迹來十室九已空

權臣悍將恣吞噬剥膚椎髓方稱雄敵來擁兵保妻子
敵去奏捷希侯封城狐社鼠爭附會浙部復產勗與冲
紛紛餘子何足教我視文舉真如龍

子猷知府給事寵寄道中阻雨之什憂時憫農有
古良二千石之風感歎次韻

老農麥熟還忍飢蠶婦見絲翻淚垂耕田辛苦竟何補
長安游手多輕肥良牧憂晴復憂雨咄咄書空應自語
皇天子物無偏頗不須怨嗟梅雨多

赤子既迫寒且飢異時嚴警如邊陲棄捐溝壑死鋒鏑
有如秦越視瘠肥公來隨車霑靈雨織婦耕農聞好語

愛民戢吏政不苛兵興敢避科徭多

坐忘吟

李季言以觀海圖詩見寄其言蓋寓養生之意
因作坐忘吟答之

我聞天台坐忘仙清虛石壁留真詮長生要妙止一篇
林間宴坐心超然壁觀無異達摩禪繫念一處離葛纏
真人祕語豈浪傳谷神玄牝常綿綿燕津納息歸丹田
沂流真上朝泥丸下灌舌底生玉泉身輕超脫如脫蟬
御風騎氣追偓佺神游八極俯仰間度人濟物功行
圓要看白日見青天

短歌贈柯山祝道人

年來憂患老病纏獨寢一室方蕭然道人顧我笑且憐
贈以一粒金華丹彤霞入腹氣燭赫紫燄照日光編爛
寸田溫起真火尾閭歷朝泥丸道人年少遊賢閔
曳裾躡履公卿間宣和天子崇神仙近臣薦引登金鑾
造膝一語開天顏羽衣縹緲黃其冠吳筠雖嘗入禁掖
稚山終隱羅浮山荆棘掃梨棗熟汞鉛九轉龍虎蟠一
裘百納聊卒歲斗酒滿飲冰雪寒竭來鐔津施丹劑應
病與藥俱輕安度人濟世功行圓超脫滓穢猶脫蟬唐
士劉道合善煉丹後尸解而去高宗嘗奉天宮遷其殯
室弟子開棺將改葬惟有空皮而背上開拆若蟬脫焉

良弼使君寄梅花翌日曹憲仲約偶成長句

北歸已度梅花嶺洗盡瘴塵愁欲醒一枝何處最奇絕
鏡裏容形水中影西湖處士語已妙東坡先生句尤警
三篇自可追少陵一賦誰復傳宋璟老人新從海外歸
枕冷燈清愁夜永使君憐我老無伴折贈欲令娛晚景
夜寒相對默無言耿耿此心如古井主人皓首自能歌
倒醉花前拚醕酌

飲茶歌

予性不喜酒客至無早暮必設茶頃見中州士
友相戒不飲茶蓋信俗醫之說謂茶性冷能銷

鑠腎氣故好色者信之然當時貴人未有長年者今恣情色慾而獨戒飲茶豈不謬哉陶隱居云茶能輕身換骨黃石君服之仙去雖未必然益知茶不能害人也作飲茶歌以示同好者

朝來一飽萬事足鼻息齁、眠正熟忽聞剝啄誰叩門
窗外蕭、風動竹起尋幽夢不可追旋破小團敲碎玉
山東石鈿海上來活火新泉候魚目湯多莫使雲脚散
激沸須令面如粥嗜好初傳陸羽經品流詳載君謨錄
輕身換骨有奇功一洗塵勞散昏俗
謝宗論茶云昏俗塵勞一洗而盡
盧仝七盃喫不得我今日飲亦五六修仁土茗亦時須

格韻昇凡比奴僕客來清坐但飲茶壺源日鑄新且馥
炎方酷熱夏日長麴蘗薰人仍有毒古來飲流多喪身
竹林七子俱沉淪飲人以狂藥不如茶味真君不見古
語云欲知化花乳清冷味須是眠雲臥石人

義柳寥翁贈余靈壽杖歌以謝之

柳山峩峩水濺濺清淑之氣鍾神仙山頭老木幾千年
不入樵斧隨飛烟廖翁好奇自掄選真材不用加雕鏤
鏗然入手龍脊瘦宛轉隨步鶴膝堅今晨過我有喜色
磨將持贈誇奇特老人年來腰脚頑出入政藉扶持力
挂山岡頭望故鄉萬壑千岩纔咫尺天寒醉臥不出門

杖分雖良長倚壁

載酒堂

東坡文章喧宇宙粲如日星垂不朽六一老人猶避路
作者紛紛皆束手

歐公見東坡文嘆曰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

俊逸精神

追李杜華妙雄豪配韓柳晚年流落海南村黎唱蠻謳

隨蠻叟先生已去五十年遺墨殘篇尚多有豐城寶劍

埋獄中光燭猶能射牛斗敗壞壁祕蝸涎天矯龍一蛇

已驚走

東坡真跡多為有力者取去所存但摹本耳

獨餘黎氏舊園亭喬木

森森免薪蕝半是東坡親手植老榦樛木互纏糾杖藜

乘興訪遺像遐想英風竚立久曾吹松蒸葉送迎翁當

日兒童今白首

子雲之子今六十餘矣東坡所謂小童即此人也

莫嗟寂寂路

荒蕪亦有幽人時載酒

莊簡集卷二

莊簡集卷三

五言律詩

郊居雜興

竹舍臨寒浦柴門閉落暉潮回沙路淨月出野航歸
風勁砧聲急夜長更點稀子雲雖寂寞未覺草玄非

荷珠

荷珠圓復碎歌側動相関去似臨江失來如合浦還賈
胡應謨喜蓮女想輕攀百斛傾梅雨天公豈是慳

觀獲詩

老農勤畚鍤歲暮閱星霜相見如遺秉安能助太倉晚
晴雞鶩喜蓐食婦姑忙應有新村酒招邀隔短墻

贈林湘

先君師建學梅塢最交遊深共探先天易同哦正始音
親亡友亦盡人古道猶今子續通家好遺書幸細尋

九日登樓二首

久客驚秋意天涯思不窮三年猶北國萬里對西風時
序悲歌裏乾坤醉眼中黃花一尊酒千古此心同
木落秋容靜時平國勢雄望霜雲心自遠采菊與誰同

詩酒浮生過功名一笑空留連憑痛飲冠幘任高風

寄吳元預

出門懷抱惡則我去遊秦季子黃金盡潘郎白髮新一
枰誰敵手五字愈驚人勉赴功名會如公定不貧

人日

人日靈川縣山深雪未融誰知桂嶺北宛似浙江東墟
市人靈合僧窓竹徑通杖藜閒信步日暮怯溪風

近傳已有代者補之作詩見寄因次其韻

清時民訟簡尺素半偷閒歧路將迎裏人情喜怒間烏
鳧隨意遠遼雀自知還小艇春洲晚歸尋天姥山

馬上海補之以急歸不果追前約為恨

歸鞍乘月夕度嶺訪靈真路轉山邀馬溪回水趁人春
殘花院靜家近夢歸頻回首追前約猶知未了因

贈高端禮

炎暑勞相過清言扇為停新吟捨琴作洗哀耳洗竽聽
諸老子猶接正音今已零君家高記室句法是儀刑

同永喜諸賢莫謁右丞許公少伊

蔥鬱佳城祕回環宅兆深懸崖森翠栢踴地布黃金天
下方雲擾斯人竟陸沈塵侵徐孺榻絃斷伯牙琴

次韻師川見贈

釣樞歸雅望邪志寢姦雄鷓鴣清秋急豺狼當路空經
綸思妙手談辨想英風未厭東山臥沈機一局中

贈陳謹

識字嗟逢晚安貧未易招儒冠走江浙詩筍帶衢饒學
貴參先覺才須驗後凋諸賢書穩致定不作洪喬
人物有興廢山川無古今匹夫空有志四海孰知心莫
覩芝蘭室如游蒼葛林同行六七子涕淚各沾襟

次韻賀子忱喜雨

天眷周王德功歸傅說霖少寬邊餉急聊慰老農心雷
隱滄江轉階喧玉漏沈西山多爽氣拄笏助清吟

子忱告別改忽塗湖外迎護母夫人殯宮惻然念之作詩送行

異縣傷孤殯慈顏念倚閭舊阡無觸鹿新薦有跳魚舟楫踰江水風霜迫歲除歸來一大事莫忘剡溪居

德起侍誦侍郎以親老丐外章累數十上上雖察其誠至眷持方隆卒不許其去五月九日有旨令歸覲且使迎奉以來一時諸士友莫不歆艷稱嘆為人臣子能使聖主敬愛貪戀如此誠千載之遇足以顯其父母揚名後世矣上虞李某作詩送行別浦征帆速歸寧漢詔溫青雲方得路白髮笑迎門欲

報慈親意難忘聖主恩朝回奉溫清忠孝兩能存

有懷念一兄二三弟

晚墮容江側蠻蠻且襍居懷兄頗有夢憶弟懶觀書憂國心徒切謀身計已疎歸田儻有日握手喜何如

城北江岸獨行成此詩居人皆竹籬茅屋無壁可題歸而書于此

散策江村路柴門欲訪誰榕根盤古岸藤菜蔓疎籬未辨遊春屐閒尋敵手碁天涯隨處好莫作楚囚悲

予始到瓊衆謂海南自來無大寒今歲臘月連日風雨殆不異北地因成小詩紀之

海國冬常燠陰霾忽滿山
颼北風勁凜凍雲頑
蟋蟀已無語芭蕉猶強顏
江頭梅柳色春色幾時還

丙寅十月二十二日孟堅理舊篋見純老送行詩
有見及語因次其韻

南來償宿債一笑悟前身
白首癡頑老清朝放逐臣
休傳江左夢愁見海南春
魯叟乘桴意他年莫問津
衣冠雙闕遠烟瘴百蠻深
不記朝天路難忘拱極心
任從生死病莫問去來今
身似孤雲遠間飛不作霖
竄流今六載無復望天朝
象魏闕云遠寶陀山匪遙
音書時有繼風義未全凋
只有獼猴性年來亦漸調

八月十六夜江邊對月

水月交相映江空淨客衣
孤光凌象緯倒影射窗扉
宿鳥依林動流螢逐暗飛
興來隨杖履難下董生帷

連日以目疾不能躬課子
姪輩枕上成四十言粗
明汲古之意以勉之

文史三冬足窺尋究始終
夜窗捐末事歲計見深功
古井家家有靈泉處處通
隨身具修綆取給自無窮

五言長律

近買扁舟蓬棹悉具戲示諸兒

此生雲水興今日買扁舟
著岸從人繫乘風逐處浮
山

歌和漁子淨社結江鷗夜泛寒潮急穩朝尋古寺幽謝
安空雅量范蠡浸多謀豈若吾無事平湖盡日留

瓊士黃與善會友堂課諸生作移竹詩為賦一首
綠竹名清友書齋植最宜根深知舊壤葉密帶新枝寒
暑時須易冰霜捺不移影寒金瑣碎聲振玉參差引鳳
符周運為龍待葛陂諸生頻掃徑琴海每相隨

洄酌亭詩序

舊傳雙泉相去咫尺而異味東坡先生易名洄
酌且作詩其上後稍增葺疏為三池今茲五十
年水益清駛然所謂雙泉乃混而為一非知水

味者莫能辨也東坡詩題不復存紹興乙丑之
春予再貶瓊山九月二十日自行館與仲子孟
堅徙居之因訪尋舊題得洄酌亭三字於鄉老
朱景旣復揭之亭上居閒無事因作古風二十
韻意味未盡復賦律詩一篇以示太守徐自然
別乘李申之

投老幾三黜郊居更一遷江山相映帶風物自清妍妙
墨移新榜清詩失舊鏤地徧無俗軌轍境勝賴前賢氣
浹岡蠻潤榮滋草木鮮雙泉居莫辨異味豈虛傳餘潤
分畦圃支流給市廛幽嵌鏘玉佩石罅湧璣璵漚漚聞

朝汲~~探~~瑤撓夜眠甘寒通沆瀣精潔祕蜿蜒奔駛觀洄
湫泓渟有折旋滂沱蘇早歲清冷變炎天雁過空遺影
僧來忽誤禪二事見傳燈錄澄瀾涵璧月暗谷響朱絃夢想千
岩秀倘徉一壑專使君常倒載別乘屢加邊隔竹聞茶
臼臨池泛酒堂船塵襟如可洗來此弄潺湲

三月三日康守燕嚴亭

襖飲城西路山翁岸幅巾習池還倒載曲水暗通津鼓
吹雄南國旌旗照暮春莫嫌娼妓拙自有主人真散策
花迷徑隨車雨洗塵杖藜歸興晚猶有浣紗人

莊簡集卷三

莊簡集卷四

七言律詩

吾里桃花之盛不減武陵獨東院一株色白而多
葉跗萼皆碧世謂之碧桃主僧回公折以相贈置
几硯間蕭然有出塵之想因賦鄙句

不作尋常好面皮

唐人有桃花面皮之語

劉郎去後弄妝選喚回

濃睡春方好洗退殘紅晚更宜
蒼蘆有香陪冷艷
醪無力鬥豐肌最憐
月下朦朧影定起
山僧莫皺眉

總持師示近詩一軸輒次最後神字韻梅花一篇
水邊難覩似梅人且看垂、一樹新獨許玉妃陪寂寞
可須青女助精神傳杯冷艷聞笛入戶幽香已報春
抽盡空花經月雨此心那復有生根塵

重午食大麥

春來斗酒欲逾千麥熟家、一爨有烟手磨旋推雲子
落脚鑿深煮蚪胎圓香聞並舍意兒童喜效錄方奇胃
海便信是書生能說食杜陵飢客漫流涎

得之寓靜齋數學之暇不廢吟咏甚自得也因其
歸省作詩送行

數椽茅屋絕過從窓下深明一徑通雨過竹叢增晚翠
風翻荷沼亂殷紅揩磨五字無瑕額鼓吹群經有折衷
數學從來自強半應憐時輩尚談空

贈李振祖

兒時思致早飄然便合高騫在少年下第令人感二鳥
上庠寄徑應三鱸義方永訣詩無恙手澤珍藏墨尚鮮
識取前修顯揚事決科之外有流傳

向丞廳舊有小軒榜曰日哦庠隘不爽近徹牆內
向南植竹數竿改曰分翠與僚友邑之賢彥日遊
其間且索鄙句因賦二詩諸友

旋植修篁一迳深蕭然便可滌塵襟碧移湘浦千梢靜
清借淇園十畝陰曉檻秋聲風撼玉空庭寒影月篩金
造門賴有山陰客酒熟時伴醉吟
先生活計未能貧一徑篔簹碧玉新野趣近依陶令宅
幽資深隔庾公塵獨餘世外冰霜捺不逐人間艸木香
吏隱何妨成小築風流重見竹林人

題向丞竹軒

琅玕新植覓深幽頓使軒窗一夜秋寒影靜侵書幌冷
翠陰清逸桂花浮蕙蘭終許依霜捺桃李從教媚冶遊
公子已多林下趣更看仙吏落銀鈎

詩悼德輿通判寺丞

扁舟訪我海邊村笑語俄驚隔九原蕭寺新題雲有態
德輿訪別日嘗留題于姜山寺詩語頗工故鄉清譽玉無痕傷心姹女能傳
業銜痛慈親尚倚門紉紉乖情臨穴送一尊聊酌若教

魂德輿無子

題藏春軒

何必金丹訪洞賓壺中日月自長春直疑簾幙遮藏得
未怕鶯花漏洩頻摩詰神通移不去桃園風景畫難真
尊壘賸把笙歌擁沉醉何妨墊角中

送知府提舉出守號畧

繡斧當年舊使星，却分符竹往專城。流風遠繼三堂咏，扶路爭看五馬吟。不獨循良追漢吏，便應清切振家聲。都門帳飲人多美，嫻、春風動旆旌。

次韻升興計議端午發家書感懷之作

細葛香羅罷試衣，十年風雨暗蝸廬。浴蘭紉佩憐兒女，懸艾題符徇井閭。地勝斗墟饒賦詠，日長蓮幕少文書。欲憑尺素傳深意，千里殷勤附雁魚。

贈趙璠夫

世間兒子總紛紛，屬籍吾賢最不群。天在山中須畜學，風行水上自成文。搵存有約要真見，記問夸多只謾聞。

我與東岩情分腆，臨分書此勉郎君。

遊破山通幽軒用前韻呈同行諸友

小山佳致信通幽，爽氣侵人挾九秋。暇日不妨尋舊隱，清時無用借前籌。能詩誰復追常建，愛竹吾今似子猷。已有琴書隨杖屨，更邀門客伴清游。

題無俗亭

一榻蕭然岸幅巾，寒梅為友竹為隣。清談謝傅風流勝，倒載山翁氣味真。獨把琴棋消永日，未須歌管送餘春。簿書堆案應頻不學陶潛避俗塵。

一云心地常無一點塵

人日立春呈元成進道二兄

人日春風動琯灰新年佳節併相催金花巧向釵頭見
和氣潛隨斗柄回青入池塘頻草暖生官閣易尋梅相
從便好携鑪鉞乳面新來勝撒醅

新詩如律起寒灰多謝周郎著意催清比金莖天上落
句生春草夢中回才高但可空吟雪心鍊猶能強賦梅
山月欲圓人又好羨君同潑甕頭醅

校文毗陵經由見寄

牽衣兒女最相關節物催人歲欲闌船落草叢驚夢斷
水寒山影照杯殘堂深空羨河陽集被冷誰憐范叔寒
坐想歸途花正好杜鵑聲裏破愁顏

度黃陂嶺

肩輿渺渺歷崎嶇自笑謀身老更迂獻策但知憂社稷
投荒那敢顧妻孥南行已度黃陂嶺北去何愁青草湖
冒雨穿雲信奇絕茲遊真豈是良圖

次郊行韻

森々巨麓蔽秋岡薄日籠陰一味涼散策繞溪間覓伴
幅巾對客坐焚香午潮暗長看平岸野竹纔添便出牆
岩壑自無南北異不妨隨處得相羊

某近復得女補之有詩次為謝

荆棘林中蛇虺驚懸知不作鳳雛鳴維熊已誤傳佳夢

得女猶能繼頌教貧賤預求梁氏壻才情敢擅謝娘名
囊中幸自全無物更覺新來分外清諺謂盜不過五女之門今幾半矣

和胡德暉增明軒詩

牕間列岫鬱差莪一寸遙岑已是多跨海空青疊寒玉
浮天濃綠艷修蛾漫傳五嶽歸圖畫坐想千岩見咏歌
從此閉門閱覓句直將世事付依阿

次韻補之續思越吟

俗軌紛々正背馳鑑中白髮愧明時致身何必營三窟
入仕聊同庇一枝故里有懷松菊老聖朝不用計謀奇
相從喜有忘形侶杖屨山樊酒滿卮

奉和補之至日書懷

薄宦伶俜祇自傷捧卮無復獻高堂暗驚老去蒼顏在
誰道陰鋪白晝長天際雲烟成五色堯階鴛鴦列千行
懸知凍筆孤吟罷徙倚南窗揖翠浪

次韻七夕

犢鼻長挑竹杖頭未能免俗想清流西來誰遣青禽至
仙去還乘白雀遊天上歡娛纔瞬息人間恩愛漫綢繆
穿針乞巧真兒曝腹庭中更可羞

又德循補之寵示七夕酬唱聊發狂言以當一笑

好事多應與願違經年消息却如期怱怱舊約重尋處

耿耿銀河欲渡時，綽約肌膚雲路遠。低迷簾幕玉鈎垂，
夜涼風露非塵世。天外彎彎墜月睂。

補之以鍊養之說，勉德循善之意，並見二詩。若
懼其不我從者，以待德循可也。他人能無誚乎？因

次韻奉寄

漫道壺中別有春，枉教衆楚笑齊人。本來妙說原無說，
信是靈真未識真。佩劍携書如可濟，繼殺雞炊黍不妨
頻相逢。且說無生話，若問長生有大鈞。

不用休糧學隱淪，眼前無事即仙人。解官終作陶元亮，
晦迹聊同鄭子真。交友盡緣酬唱密，閑山豈碍往來頻。

流行坎止平生志，壽夭還如泥在鈞。

客醉而亟歸，不慮畏途之可戒，當為罪首。丞令不
行，與吏慢丞，令其罪均也。以為不然，則縣令先入，
又何逃焉？因次韻戲答德循，且誚深山道人眷眷
炬火，非昏靡登危而不慄者，遂并以寄之。

肩輿歸去未全醒，倚戶何人念遠征。事在教前皆可罪，
過因酒後各原情。壺中未便乘風去，夜半何妨祕息行。
不向險中求不死，却因何處覓長生。

次韻補之瑤堂瑞蓮

映水雙開帶晚烟，丹葩泥露鬥鮮妍。瑤臺地產金蓮瑞

嵩里人歸玉府仙並立江皋珠佩冷相親漢苑曉妝偏
舜庭敷奏無虛日潛德并題柱史傳

和睡起飲茶

虛堂清簟牛拋簪人靜疎簾映畫閣身過中年心已倦
病因煩暑氣常昏紫烟碧月天初賜乳竇寒泉世莫論
塵味暫忘惟嗜此更無餘思到芳樽

贈高中

夜半匆匆離府庫那知造物相愧忙直言賈福翻成福
正論驚人竟擅場景文論策甚持正論庚戌掄魁卿有技甲辰近
榜士流芳勉旃學問全名節富貴倘來如探囊

送韋子駿赴中書舍人召

桃李成蹊竹外徑幽幾年依隱玩林丘日邊紫詔頻催
入郭外青山故挽留河右始知天子聖淮南應寢叛臣
謀絲綸世掌真餘事濟難徐觀用巨舟

賦退雙溪樓遣興

是時方力辭召命

朝來喜見妖氛靜坐覺山川勝氣還閑塞罷征車馬健
郊原得雨老龍間黃綿慣擁茅簷日白髮羞陪玉筍班
好在故園兵火後邨無破屋兩三間

八月晦日游東山彥約有詩次韻為謝

永夜金莖不九天郊坰風日正淒然百年寶地空蕭瑟

十里青山水接連局上笑談棊易勝坐中奇險句難聯
定回老演應相問淨社何時到白蓮

燕坐僧窓熱水沈暫時塵務不關心殿堂突兀諸天擁
花木扶疎曲徑深節近重陽堪把玩景如圖畫費摹臨
秋晴急趁黃花約短日淒風易作霖

辛亥中春遂宮祠之請自漁浦轉山入離渚宿化

成以歸道中成鄴句

誰倩冰霜一掃空旋烘和氣轉春風野田溢水層層落
山路催花樹紅門巷旋教開竹徑姓名初喜掛琳宮
江湖乍脫風波地莫擬扁舟伴釣翁

獨宿有懷

危亭搔首撥寒灰夜久無人共一杯濕翠沾雲溪外竹
暗香浮月隴頭榭鳥啼日落孤村晚被冷燈青夜夢回
還許對床尋舊約肩輿應為我重來

次韻幕僚喜雨詩卷

皇天欲遣雨催詩潤澤焦枯自應期江上半犁如有繼
田家一飽豈無時因漢軍乏食徵方急商后精祈事敢遺
湯以六責嘉穀蒿萊俱茂遂故應沛澤稱平施

題塵外堂

故園重到豁塵襟桃李成蹊竹塢深三徑頻來無俗客

五更喚起有鳴禽溪光山影常遮眼酒釀茶甌獨掛心
塵外莫言無一事苔痕掃盡莫復相侵

歸五松有作呈陳志尹諸兄

幾年辛苦厭兵多間多謝君恩肯放還故里蕭騷松竹
在流年荏苒鬢毛斑愁多不分青春過睡足聊欣白晝
閒况有弟兄同保社年：携酒共澆山墳北人以上

復用前韻簡志尹

已謀湖上屋三間身退聊同倦鳥還老去最便青藜笠

夢回空想紫宸班

班字詩人多通押東坡和程正輔詩云助我金鼎光爛班再和云他年

許綴蓬萊班

招邀山月當軒醉結約江鷗作伴間賴有淵明

能賦咏悠然把酒對南山

和孚先兄安貧樂道以書史自娛嘉歎成咏

青山繞屋水侵籬拙計何妨與世違
牕有殘燈共夜讀瓶無儲粟補朝飢
日長門巷荆枝合歲暮風霜塞雁歸
白首從重來耆舊盡餘年從此永相依

次韻孚先兄寵示汲古佳章

甕牖蓬牕守素風弟兄來往一生同
祇憑六籍為修綆豈有雙梁架彩虹
朝市山林非有異衆生心佛本來同
誰知白首維摩老萬事都將衲被蒙

今歲遇元日夕於五松連日大雪巷陌蕭然孚先

兄有詩說燈火之盛因成四韻

里巷蕭條戶半扃更無冷月掛山城
熒熒小市惟漁火耿耿幽窗但雪聲
海國此時瞻氣象端門何日覩升平
會須一掃陰霾盡盡放冰輪徹夜明

孚先兄以連雨形於詠歌是時適聞韓侯淮北之捷因次韻

頽垣敗屋未須悲淮北于今暗鍬衣背水
漢營朝氣銳青岡敵騎夜聲微
蕭條里巷徵符急浩渺江湖羽檄稀
不及戎行親矢石獨將詩禮繼庭闈

伏覩親征榜又聞韓侯過江北是皆可喜然小臣

完

區區亦有不勝憂者輒次韻成鄙句呈子駿侍郎
親征一紙詔書頒頓覺中原氣象還
漫說風沙臨瀚海遙憐草木舊淮山
百年社稷傾危後一擲乾坤勝負間
北望鑿輿心共折小臣無路得追攀

和孚先兄久雨

未容春色到園林寂寞鶯花困久陰
積潦壞牆低易補曉寒侵被破難禁
門開賸欲償詩債裘敝猶堪當酒金
昨夜東風掃群翳放回天地發生心

甲寅仲秋水漲獨民先兄元發弟徙居招提日有登覽
棊酒之勝連日雨復大作且漸至舉室幾於

濕浸仰二公之曠達歎輜重之為累輒成鄙句以
寄并呈志尹宣教表兄洎往來諸友兄一笑

活計從來祇旋營急難方悟此身輕資身但有書盈腹
潤屋不將金滿籬塵榻曉寒資酒力空階夜雨雜碁
教茗甌時赴湯休約肯念人間雨與晴

喜晴

西風一夜卷層波井落人教喜氣多巨浸漲天吞夢澤
空庭積水湛星河光搖萬瓦疑浮動翠颭羣山巧琢磨
從此江湖更清曠肯將軒冕換漁蓑

賦長慶寺白桃花

似與江梅欲抗衡空庭初見數枝橫素肌臨水瓊裾冷
落葉沾苔絮雪輕玉体坐來清自韻冰魂別後夢難成
故應天遣娛春晚一洗人間紫與頰

三月十一日獨寓經閣民先元發商叟見過縱步
長廊因至皎師房愛其潔雅携**碁**淪茗竟日而歸

因成鄙句

長廊散步尋僧話青眼相邀得老叟久禮懺堂心獨苦
慣迎野客語尤真當軒翠竹根根靜對手拈碁局局新
日暮循隄還舊隱一杯那復較醜醇

晚晴

宿雲解駁遠峰青，谷鳥驚呼報午晴。
屋冷籬疎茅店迴，路平沙軟筍輿輕。
行窮坡嶺山方好，捲盡旌旗眼更明。
慷慨味須闕，世務曾懷得酒纔能平。

贈池元堅

去國曾聞首叩關，今聆議論汗漿翻。
忠忱我愧西都向，行誼君賢太學蕃。
壁水門開趨輦路，黃封囊奏乞神幡。
英風義槩幾成俗，涵養都由聖主恩。

常存丞若問老庸，齋屋借湖光。
一鏡開執卷多應鵲袍，至載醪無復繡衣來。
漁樵賸喜皆予伍，鷗鷺相忘不我猜。
翰長鄰居清健甚，時晴賡唱亦奇哉。

孤坐有懷

燭底黃花伴獨醒，小窓寒月半攏明。
滿添宿火留香霧，重理殘杯漬落英。
老驥自能尋舊櫪，偏師暫喜解長城。
獨餘惠遠秋蓮社，懷抱時時得再傾。

蘧菴道人寄和重九感懷詩五章語皆超勝意兼

釋老輒次其韻

百歲光陰日半斜，因緣以透更何嗟。
飽參禪窟傳心印，一見桃溪悟落花。
了得頓門方自在，修持徑路斷無差。
世人學道徒勤苦，終蒸炊只是沙。

次曾敦史會秀野亭詩韻

握手相逢醉別筵興酣真是飲中仙一枰聊欲觀成敗
三盞何勞辨聖賢老去不傳巫峽夢夜來頻嚙玉池泉
鑑湖自昔多清賞結約芒鞋上釣船

閒地逢君懷抱開携壺選勝得同來青山滿眼空排闥
紅袖何人為舉杯四面軒窗供眺望一時簪履許參陪
黃昏渺渺溪橋路燈火微明眼獨回

厲安行結小菴湖山之間破竹激水甚自適杜得
之作詩因次其韻

不慕軒裳慕隱淪直將富貴比浮雲竹溝飲水通銀漢
石甃澄瀾起縠紋湖上三間容我卜溪邊一派與君分

枕流漱石平生事黜陟從今了不聞

此見客談東福昌之勝若可避世恨未能一遊偶

杜某謂得之出諸公宿雲菴詩軸戲題其後

聞道招提枕半岡結茅真在白雲鄉嵐光滴瀝衣裳冷
爽氣空濛枕簟涼幻滅不傳神女夢心清時到贊公房
是身直與雲相似肯與衆生出岫忙

不出示鄰士

余自入夏多倘佯逃暑中秋後乍涼杜門却掃

求古聖賢于殘編斷簡中漸覺有味喜而成詩

小窗秋半日暉燾簡陳篇漸可窺晨起已空摩詰室

晚涼深下董生帷參差紅影蕉臨水散慢寒香菊遶畦
從此杖藜休引步習池草任離披

與得之手談約不勝者賦詩探題得題屬吉所老
居得之當作余和之云

聞道全家避亂離數間茅屋畏人知間尋倦鳥安巢處
靜看孤雲出岫時甕釀濁醪緣好客棊翻妙着待羸輸
從來谷口稱真隱應笑通衢賣卜醫

陳氏園亭

亭今屬霽明年來稍加葺治面山臨水松竹蕭
然暇時常從諸鄉友杖策來遊徘徊竟日因以

宴喜名其堂杜得之賦詩因次其韻并呈常往
來諸友

花徑微通竹徑幽暮年清賞在林邱登臨未覺三山隔
俯仰常隨萬壑流樂土自應多樂事閒身居此得閒遊
酒杯棊局平生事莫把枯腸數撓搜

游智林寺

扁舟來訪小叢林通花木通幽院落深旋拂胡牀成午
夢閒持貝葉動秋吟竹聲瑟瑟生虛籟山意峩峩入素
琴更喜老綱能會事手携鑪鉞自相尋

獨宿報恩寺次韻

竹枝桐葉滿秋霜愁倚欄杆望草堂過澗歇時芳草渡
遶池游處芰荷香應是思佳客傷情遠欲訴衷情促拍
忙好是山亭宴僚友夜深紅燭映天長

幹譽舍人將赴召前一日錄示左丞公昔年見寄
佳什輒用韻奉送

不用移文託北山須公一出濟時艱飛鳧自欲朝天闕
老驥終思入帝閑直使姦諛俱落膽安令凋瘵變驩顏

雲川之民困于月糶軍儲廟堂雖深知其弊未聞有所
蠲減公久閑親被其害又日來斗米千錢拯救甚溺莫

急于中興事業須耆傑炯炯何妨兩鬢斑

陰崖結屋全家隱世路風波任險艱白首嗟予三黜慣

青山羨子十年閑時危莫忘頻攀檻主聖何妨數犯顏
賈誼歸來定前席金鑿玉簡綴清班

世綵堂

耕桑不擾罷開邊家國榮安二百年三世綵衣疑有種
一門忠孝豈無傳遭時自致公卿貴積慶多因父祖賢
霍骨松標長照世不須圖畫上凌煙

送張子猷給事帥福唐

五馬東來隘里閭旌旗照海奉安輿時危未暇寬徭役
歲歉無勞進羨餘赤子弄兵先解散烏衣侮法費驅除
兵戈滿眼瞻王室郵傳時附諫書

十二月二十五日詩悼傅子駿給事

歸尋北海橋邊路，慟哭詩人但故廬。
三徑空存陶令菊，萬籤難見鄴侯書。
丹青寫就空留影，慷慨論文孰起予。
歎息平生英妙氣，只今寂寞契真如。

悼陸公彥當右司

蘊藉風流絕世稀，妙年詞賦邁雲機。
漢庭留滯馮唐老，越國雍容賀監歸。
方喜銜金翔禁闥，忽驚埋玉掩泉扉。
傷心里巷從遊地，獨對秋風淚濕衣。

送廖用侍郎知漳州

羨君忠孝兩無虧，出處雍容自造微。
供帳都門疏受去，

懷章郡邸買臣歸。君恩已荷金家飽，治績行看百姓肥。
回首文昌舊遊地，相從便覺故人稀。

自天姥入石橋路，雖險絕而氣象殊勝。殆非人境，予將遙禮方廣諸尊者，偶成鄙句。

曉入天台訪石梁，縈紆嶺路遶羊腸。
溪田溢水層層落，岩壑經秋步步涼。
花樹散甌爭供茗，瑞光騰綵競拈香。
心知未是真消息，方丈蓬壺共渺茫。

亨仲察判赴召以重陽日酌酒夢草堂賦詩送行

夢草池邊一笑同，冥冥雲迹羨飛鴻。
青山不屬紅蓮客，黃菊羞簪白髮翁。
直使淮南叛謀寢，未妨冀北馬群空。

中興事業須公等勿憚危言達聖聰

達蒙宮使密學侍郎寵示和章謹再用韻寄呈

疇昔心親迹異同端知社燕與秋鴻
關河此日歸真主岩壑他年屬兩翁
老去孰知交友態憂來頓悟世緣空
傳聞敵騎謀深入好為提兵勦勒聰

公詩及前書有避地永嘉之語故以

勉之

和戴禹功遊水雲館

舉目江山有異同笑談尊俎恨匆匆
雲烟香靄長淮隔花木扶疎曲逕通
間伴鳧鷖浮野水未隨鷹隼擊秋空
會當雪後尋君去不學子猷清興終

送禹功還錫山

羽書烽火迫秋坊努力聊寬聖主憂
契濶友生多散落急難兄弟自相求

近以書寫機宜避兄長

歸與便可追吳隱相對

安能效楚囚從迫音塵渺江海相思時上庾公樓

九日會南樓坐客十有二人以人世難逢開口笑
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得歸字

不用携壺上翠微南樓風景古云稀
寧辭坐上吹烏帽應笑籬邊候白衣
舉目佳山傷客意滿園叢菊待人歸
分題未盡賓僚散更看紋楸小合圍

餘須滿兩字子忱彥納輸棊得之

次韻子忱郎中九日南樓宴集

登臨把酒面孱顏富貴功名了不關千古池臺悲帝子
一時賓幕陋龍山影沈寒水雁聲斷香抱秋花蝶意閒
八郡往來聊自哂孤雲出岫尚知還

達明宮使右丞寵寄新詩輒次韻為謝

吏役無因棹酒船一杯蕭寺破茶烟文章雅健追前輩
交舊凋零感暮年聞道岩廊勤注想豈容琳館久回旋
好風吹寄凌雲句無數珠璣墮我前
哀白相逢贛水邊十年存沒竟誰賢別來舊隱荒三徑
醉後高談驚四筵晚節功名君未免半生憂患我堪憐
秋風久負蓴鱸約歸夢時時到剡川

宮使少卿作喜雨詩予輒續貂然連日丞鬱雨意
殊未解雲川地瀕太湖畏雨而喜旱亦有足憂者
輒再和賀子忱韻并呈少卿公一笑

老鈍安能濟中興知君此意每推誠却人雖喜天心格
農夫預憂禾耳生秋後竹陰侵簟冷夢回蛩響雜階聲
兩溪自昔傳佳詠雲水相依夜自明

次韻劉仲臯少卿喜雨

漢詔寬慈下玉京人心天意示精誠初欣父老扶携聽
忽看風雲洶湧生千里沾濡隨渥澤萬家愁歎變歡聲
南樓夜色晴方好與子賡歌待月明

富陽道中懷劉希顏兼得道任書寄二公

渺、平蕪雪正晴旋驅征騎出郊坵越山似我頭全白
江柳如君眼欲青有信梅花傳驛使忘机鷗鳥息戀沙汀
洞霄結約香燈社便欲相從老翠屏

莊簡集卷四

莊簡集卷五

七言律詩

余文中天自虔還鄱陽弭節豫章南浦亭下相從
累日議論慨然志節彌勵感歎不足成鄙句送行
抗志潛心六籍中文章直欲擬軻雄誰云前輩風流盡
尚有斯人氣味同南浦送行傷碧草北窗歸卧享清風
君王寤寐思黃髮會見蒲輪徵此翁

余得罪南遷朝廷樞密院準備差遣張君送伴凡

八十日余嘉其勤於行也作詩送之

日日孤村對落暉
瘴烟深處忍分離
追攀重見蔡明遠
贖罪難逢郭子儀
南渡可憂鶯共墮
北轅應喜雁相隨
馬蹄慣踏關山路
它日重來更送誰

瘦筇羸馬一貂裘
江浙湖湘得縱游
萬里遠勞君伴送
隔年應笑我淹留
默祈衡嶽雲開嶺
夜入浯溪月滿舟
北闕舊交如問訊
為言白盡老人頭

分水鋪步月

人隨烏鵲正南飛
月到中天列宿稀
遠近江巒明霽色
橫斜烟霧助清輝
危亭搔首風傳笛
迥夜微行露溼衣

兒女未須頻悵望
春來應與雁同歸

余將卜居水東先以詩寄吳令

茅齋背郭面孱顏
已有幽人約往還
學道遠尋岫嵒令

卜居長占荔支灣

水東有荔支灣

窗間山色紅塵遠
竹外碁聲

白晝閒靜掃風軒
同宴坐柴扉應為夜留關

簽判黃元功頃攝守蔚平枕江有小亭予假居久

之稍加葺治且作詩其上名之曰橫江今既還職

輒用寫呈

西來一水獲山城
突兀橫江占小亭
春盡浪花浮竹屋
夜深漁火亂沙汀
支頤塵榻清無夢
隱几明窗醉有經

掃洒待君還舊隱却來相對守黃庭

寄內

余學道無力每世慮紛擾輒竟夕不寐間因士友相過悠然數酌即投牀酣寢始覺此物乃有大功故入冬以來無夕不飲僕兵往來流傳稍過妻孥輩遂以書相戒以此詩寄之

學道參禪久不成惟將麴孽破愁城三杯徑醉客已去一枕未回天欲明長羨籬邊元亮醉誰憐澤畔屈原醒甕頭濁酒須多釀準擬歸來細細傾

遷城南新居

背郭通幽面翠微病軀野性最相宜旋栽花竹頻開徑恐碍雲山短著籬曉日臨窗時讀易晚涼隔屋聽枰碁三年瘴嶺無歸日聊向深林占一枝

前題

甕牖茅簷白板扉地偏尤與病相宜雨添山澗苔侵徑竹近陽陂筍過籬三醕沉酣陶令酒一奩成敗謝公碁車塵不到門前路漸覺蒿萊長舊枝

申之移竹數十竿植之後圃增賁幽人之居作詩為謝

節槩平生慕此君晚年流落偶相親裝添小圃林泉勝

隔盡權門車馬塵，雨浥寒梢香掩冉。月篩疎影夜精神，他年亭下清陰滿。誰記當時種蒔人。

再蒙自然使君寵和竹詩，率尔為謝。

畫手休誇最逼真，東墻月影畫難親。曹稀蘊作墨竹詩云最愛小軒岑寂

夜月移東清影上東墻，蘇公每歎賞此句。次韵吳傳正枯木歌云：天工水墨自奇絕，瘦竹枯松寫殘月。夢回疎

影在東壁驚怪常陪翠柏凌寒景，幾見夭桃委路塵。鳴

鳳引雛來應瑞籜，龍得雨便能神。双泉異日增幽勝，開

盞時、中聖人。

自然使君連賦竹詩，輒復次韻。

閒客携觴日對君，歲寒相與獨心親。栽培野外千竿碧，

抖擻胷中萬斛塵。月影臨窗如見畫，風輪長筍不無神。

世言草木之常長在昧明間，蚤作而伺之，乃見其拔起。數株竹笋尤甚，東坡和子由拔白髮詩云：風輪曉長春

笋節使君好事頻吟賞，蕭洒襟懷似晉人。

瓊臺

玉臺孤聳出塵寰，碧瓦朱甍縹渺間。爽氣遙通天際月，

滄波不隔海中山。潮平賈客連檣至，一云春深乳燕營巢穩日晚

耕牛帶犢還安得，此身生羽翼具便乘風馭叩天關。云一

五馬醉歸蕭鼓，散折衝尊俎，靜夷蠻一云村一落年豐無以報為傳，夜戶不須閉。

庭植家瓊山水北，小園頗幽勝。余頃寓雙泉，每食

罷，招鄰士秋策訪之。園有小亭，常與客對奕，因名

坐隱今歲亭側輒生雙竹庭植二子皆卓然有立
豈造物者產此以瑞其家庭乎作長句贈之

桃笙澀勒漫成林並立林亭一徑深月下競看雙鳳影

風來時聽二龍吟冰霜不改夷齊搯富貴無忘魯衛心

寄語園人頻愛護等閒莫遣斧斤侵桃笙事見柳文
晉人多以龍鳳名

其子東坡答馬中玉詩靈運子孫皆得鳳
慈明兄弟孰非龍
靈運謝氏慈明荀氏也

用孟博寄孟堅韻

汝到家時解我憂歸來何處遇中秋夢游滄海休回首

路入浯灘穩泛舟屋裏琴書應汝愛宅邊松菊為吾留

朋友游若問南方事莫說瓊州勝越洲

丙寅元日偶出見桃李已離披海南風土之異不

無感歎獨追維三伏中荔支之勝又江浙所不及

也因并見于詩

逐客新年偶歎嗟海南風物異中華溪邊赤足多蠻女

門外青帘盡酒家庭院秋深時有燕園林春半已無花

堆盤荔子如冰雪惟此堪將此地誇

久旱得雨奉呈申之權郡學士

不用椎牛瀆帝鄉精誠端可格穹蒼舉頭忽見千山雨

默禱惟憑一瓣香已度南天三伏旱未妨北牖午風涼

老蛟欲睡重鞭起莫遣晴鳩喚夕陽

次林庭植喜雨韻

一瓣黎沈徹九幽隨車甘雨散民憂風散震海驅雲出
雨點點翻空捲地流午夜村墟無吠犬夕陽陂隴有耕
牛歡謠不獨聞田父更向東陵覓故侯

題將領占勝亭亭據雙泉之上盡見城東南風物
之勝落成之初屢來乞詩為賦長句云

結茅坡頂俯平川占得城東勝槩全滾滾長江通瀚海
森森喬木帶雲烟月當庭戶初圓夜霧隱樓臺欲雨天
玉帳令聞罷刁斗却來閒處翫林泉

柯君近提兵撫過
黎人歸葺此亭

阜通閣

元壽使君到官未幾浚川築堤以通商賈之利
急先務也因為閣扁其榜曰阜通辱示佳章因

次其韻

危閣崢嶸枕碧流籌心計慮匪人謀千颿不隔雲中樹
萬貨來從徼外舟富國要先除國蠹利民須急去民蠹
使民不日歸華近要路翱翔徧十州

重陽後二日會嚴氏野趣亭坐客吳德永裴堯反
文杜志林林元憲李彥實嚴君錫魏介然及予八
人因成拙詩以記一時之集云

已過重陽得勝遊海南秋色尚遲留旋沽白酒君須醉

未信黃花蝶解愁
菡萏香浮曲沼靜
檳榔葉暗小亭幽
始知風景中原隔
對泣何須效楚囚

唐常建作破山寺詩云竹徑通幽處
禪房花木深
歐陽永叔每歎賞此句以為不可及
溫陵康元壽
守瓊踰年樂其地僻而事簡以清靜治之於郡圃
植竹數百竿中有小亭因榜曰通幽偶成拙句

蕭洒襟懷慕子猷
臘栽修竹徑通幽
三閭遠比淵明宅

百尺徒誇庾亮樓
風送烏鵲春寂寂
日篩簾影夢悠悠

一云花露泣殘春
寂鳥鵲驚斷夢悠悠
破山絕景親曾到
誰遣移來海外

州余重和戊戌嘗為
常熟寧破山在焉

八月十六夜江邊對月

晚雨冥濛洗瘴塵
斷雲遮月尚鱗鱗
影涵漲浦搖金鏡
光動天街碾玉輪
村市更無沽酒客
小樓時見捲簾人
不須辛苦瓊臺上
展席携觴近水濱

丁卯二月二十七日與客縱步至判官陳師正所
居前有花竹後有港浦愛其幽勝退作此詩師正
歷官九任今年六十有一母年九十二歲杜門養
親不復仕宦蓋瓊士之安貧守道者也

幽居非是避危機
澀勒遮藏客到稀
白髮不傳毛義檄
青山常戲老萊衣
舟行別浦隨潮去
燕認低簷帶雨歸

從此欲尋棊酒社肯論時節叩柴扉

寄內

丁卯九月

裊、秋風渡次寥臥聞微雨打芭蕉黃花籬落重陽近
白髮江津客路遙家信隔年新恨過篋衣經暑舊香消
小槽正想珍珠滴海舶來時寄一瓢

悼亡子詩并

紹興辛酉余得罪南遷長子孟博從行明年孟
醇更戌以歸乙丑春再貶海外復來視余踰年
感微疾遂不起寔丁卯孟冬二十有三日午末
未初是日天氣澄霽里巷咸覩祥雲起余屋隅

中有水墨水形了然冉冉升舉道俗駭異因寫
此章以寫余悲昔延陵季子聘于齊長子死葬
贏博之間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其言曰骨肉歸
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矣孔子於繫辭
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蓋
曰變則無不之矣抑善者陽之類惡者陰之類
人之積善與陽俱升積不善與降今吾子平生
聰敏好學忠信孝悌行業無所虧其死決不淪
墮幽塗魂氣超升蓋無可疑者余恐者或以余
言為過因倫叙其事以示平昔從吾兒遊者

且審知其詳者云

脫屣塵寰委蛇蟬真形渺、駕非烟丹臺路杳無歸日
白玉樓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
恩深父子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

次韻陳列之感春二首

新年人物自熙、絲索青帘到處垂日暖桃蹊花落盡
雨深茅屋燕歸遲登山野履應頻蠟出郭輕車想載脂
老境逢春正愁絕為君援筆強題詩

堤柳垂、拂路塵長條祇解絆歸人營巢燕子穿簾急
帶雨花枝照眼新一壑風烟如可擅滿牀書帙未全貧

狂吟痛飲須公等枯木蒼前草自春

四月十四日晚陳列之見願追涼玩月于東橋之

上輒成長句以寫一時風景之勝

小橋浮動似乘槎坐看歸牛帶晚鴉風捲斷雲飛玉馬
水搖明月走金蛇影翻鳳尾旗榔葉香散龍涎茉莉花
絕景勝游仍有伴不妨流落在天涯

列之將歸溫陵以詩告別因次韻送行

相逢海上欲忘年誰似君家父子賢氣比金莖吞沆瀣

文如岩壑帶雲烟

李太白云世人之文如山無烟雲春無草木

追隨里巷吾

無伴獨步詩騷子有權青紫他年應俯拾定中何必問

諸天

八年嶺海未歸人，萬里天涯老病身。
久墮黎蠻難擇友，頻經憂患易沾巾。
我無妙策甘捐棄，子有長材預選倫。
後夜更邀橋上月，為傳義御且停輪。

孟堅將北歸枕上成送行詩

還家準擬作重陽，行止升沉豈在忙。
童稚迎門歸亦好，雲山作伴住何妨。
經行汝政窮幽賞，宴坐吾今喜夜長。
解施徑須尋舊隱，誅茅先葺竹閒堂。

已巳三月已發書殊不盡意偶成長句寄諸子姪
并示元發商叟德舉資萬里一笑

囊中無物寄妻兒，萬里惟憑一首詩。
舊日琴書都蕩盡，新年行步漸羸垂。
時開竹戶通_生徑，旋結茅菴傍小池。_去

郡差土丁開芙蓉後小池

永日無人惟宴坐，不貪杯酒不枰碁。

已巳重九小集拙詩記海外風景之異呈亨叔

十年重九老天涯，異域空驚節物佳。
楊柳枝頭無落葉，芙蓉池面有殘花。
籬邊菊花延陶令，坐上詩成戲孟嘉。
隨分清歡須酌酎，歸時風帽任歌斜。

秋日偶題池南壁間

牢落雙泉一病翁，十年憂患掃還空。
荷疎竹密宜秋雨，戶窄簷低耐颼風。
晝日抄書北窗下，有時閒步小橋東。

誰知萬水千山外亦與鄉居興味同

記夢一首

瓊州作

姜山靜凝寺在姚虞一邑之間去予所居纔十里頃歲閒居每携子弟或與賓客同游輒留宿山間今嗣闈黎繼通律師講席學徒常滿夜坐秉燭翻貝葉率至三鼓余因遣家童回致嗣書

八月二十三夜夢至其處往年氣象了然在目枕上成潺字韻一聯興所見也覺而成之書以寄嗣知予宿緣或在此山也

夢魂忽到姜山寺竹徑松門夜不闌堂上千燈還閃閃

池中一水自潺潺十年迴悟空心法萬里歸尋葬骨山
歌枕覺來城角動牀頭殘月尚彎環

和郡守喜雨之作

一犁甘澤應虔恭頓覺山川返舊容宿靄釀成千嶂雨
迅雷驚起九淵龍水生洲渚寬溪女潤浹郊原對老農
衰病不知春過去強持杯酒畧相從

魏子介然甲戌中春不遠數百里訪予寂寞之濱
予方厄窮適此久旱市無魚肉園乏佳蔬介然處
之晏然眷眷不忍捨去予與介然別久介然氣貌
議論益超然孟夏既望慨然請辭欲歸築室讀未

見之書科舉之文不足學走筆作長句送行且勉
使力學志其遠且大者仍用喜雨詩韻

愛君凜凜有英風刮目相看為改容榻解久懸延孺子
棲登百尺臥元龍貨因縷積成良賈學務深耕鄙惰農
已約三冬重過我盡携書史日從相從

人日偶得酒果因與客飲成鄙句并記海外風物
之異

燕歸茅屋草芊綿節物方驚海外偏風掃落花春寂寂
雨添幽澗水涓涓臘醅每謝鄰邦餽北果來從賈客船
勝日漫逢聊一笑白頭那問歲時遷

二月三日作真率會遊載酒堂呈坐客

郊外初聞黃葉留仲春風物漸和柔殺雞炊黍成真率
挈榼携棊得勝遊聊欲勸君終日醉未須悲我十年流
朝來已換輕衫窄酒盡何妨典破裘

路接蓬瀛日景遲塵心消盡忘歸期雨餘荒草侵三徑
風起微瀾皺一池晚色遠涵殘照外春光欲近禁烟時
黃鸝不肯簷間語隔葉相呼過別枝

二月九日北園小集烹茗奕棋抵筭坐客及余皆
霑醉無志一時之勝者今晨枕上偶成鄙句寫呈
逢時使君并坐客

勝日邀朋醉北園森、喬木欲參天更無粉色汙尊俎
只有琴書敵管絃臘酒旋聞浮綠蟻春芽初破淪新泉
欲修禊事清明近曲水流觴擬昔賢

七月既望雨後對月招鄰人夜飲不至獨酌成詩
一首以寫一時之景

虹斂江空正寂寥苦無灯火夜蕭、暮潮和雨歸滄海
華月穿雲上碧霄沙路微行塵不到柴門深閉客難招
一杯黎酒還成醉羈枕時聞犬度橋

秋夜有懷

金爐未冷旋添香風靜雲開月到廊何處獨吹西塞曲

無人同醉北窗涼鱗鴻路隔書難寄鼓角聲遲夜漸長
明日欲尋真率約濁醪時許過鄰牆

南海氣候與中州異群花皆早發至春時已盡獨
荷花自三四月開至窮臘與梅菊相接雖花頭小
而香色可愛頃歲蘇端明謫居此邦嘗和淵明詩
其畧云城南有荒池瑣細誰復採幽姿小芙蓉香
色獨未改即此池也今五十餘年池益增廣臨川

陳使君復結屋其上名曰賓燕堂今夏得雨遲七
月末花方盛開因成此詩約勝日為採蓮之集云
秋來雨足溢方塘華屋臨川四面涼風颭圓荷翻翠蓋

水涵芳藥艷紅妝淡烟難掩天真色薄日時烘自在香
詩老未須訊瑣細解陪梅菊到冰霜

昨晚約逢時使君今日食後過賓燕淪茗觀蓮今
日雨忽作因記東坡遊西湖遇雨詩云湖光瀲灩
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之句作雨中觀蓮詩戲
呈并示同行諸君

城南方沼盡栽蓮得雨花開晚更妍自有清芬來襲袂
不須紅粉笑當筵彤霞暈臉深還淺碧蓋跳珠碎復圓
更擬中秋陪燕賞月娥休妬水中仙

移具訪逢時堅白堂

已許携壺就綺羅却因風雨斷經過不辭美酒十分歡
欲聽佳人一曲歌掌上要觀摩勒果池中難借右軍鶩
近船舶至頗得北果又一鶩甚馴且肥將烹之摩勒果見維摩經使君獨醒空回去被
冷燈青那客何

庚午重九余以憂患經此節物亦強舉杯復同坐
客步至陳氏水閣率爾成韻

累歲嚴亭會衆賓今年九日未全貧樽中有酒須招客

籬外無花免笑人

昌化地熱九日不見菊李太白九日詩龍山詩云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

竹杖芒鞋行自慣風軒水閣坐來頻鬢邊強把茱萸
插萬里誰嗟老病身

辛未歲旦用蘇子由韻成兩詩寄諸子姪

朋游族黨死生分老壽今居第二人

予辛酉冬南行城中老朋友如韓似

夫王從道陸元鈞本房兄弟德充舍弟元發堂兄子松先民先介之皆物故獨堂兄去華無恙今八十矣

竹飽經炎海瘴柳空想越溪春身行九折心無轉

息住三田氣自新白晝漸長窗日暖始知羲御解停輪

頻把光陰惜寸分十年閱盡世中人衰容暗換圖中象

和氣潛回海底春香泉金爐沈水暖茶烹石鼎乳泉新

儋崖產沈香天慶觀乳泉東坡有賦丹元息息添真火肯使空花翳五輪

目有五輪謂血氣水金腫也見九仙經

吳德永遠寄乾粟五百顆荷其厚意戲作句謝之

海山深處住多年容貌雖衰齒尚堅長使玉泉歸路闕

每留真火暖丹田感君特地貽乾粟知我猶能咬石蓮

土物欲尋香翠報近來行市正增錢來書言僕筆力不異往年乃深究山

經道錄之效因以為戲所寄粟硬如鍊石者終不軟

四月望夜郡僚悉赴盛集羊荆華林伯壽伯安相

繼見過同登浦月閣待月成拙詩并呈常往來諸

友

杖藜欲往嘆途窮賴有林廬寓此翁日暮凭欄看涌月

夜涼開牖濯清風浮沈直擬群鷗鷺冷暖安能效燕鴻

獨酌城南二三子携棊挈榼笑言全

羊荆華殿小軒面叢竹余以細香名之盖用杜子
美風吹細細香之句因賦此詩

負郭林廬帶草堂小亭軒殿對修篁祖師但指青青色
詩老能聞細細香風過戶庭常掩冉雨餘衾枕自清涼
幽蘭茉莉徒芬郁氣味不如君久長

昌化雖窮寂今歲偶諸處寄酒東船至得北果又
老庖自海康來人日與客飲邂逅成醉座中賦此

去年人日醉陳園竹外風流洗瘴烟花落野桃春寂

海南地暖雜花皆騰前開盡

潮回南浦水涓涓臘醅醅每謝鄰邦使

北果常隨賈客船佳節漫逢聊一笑老庖能繪海鱸鮮

悼程伯寓尚書

目断佳城戶一扃名山千古返英靈郡祠空復存圖像

公典宣信撫三郡所至有惠愛父老為立生祠

朝路無由認履屐大節已書班

氏筆豐碑應勒退之銘文章不朽傳賢祠嗣收拾何勞

假六丁

壯節滋培雨露深褒然文彩冠儒林恩深禮二族全純孝

伯寓初為臧氏舅所養登第之後不忍遽歸既升朝叙封而臧氏夫婦繼亡服闋還朝乃自陳歸宗此事古今

罕有殆天以全節付公無愧苑文正公也

忠貫三朝秉一心墓木未懸吳札

劍斷絃誰續伯牙琴傷情故篋存遺帖洒淚行間自不

禁

八月一日詣新學瞻禮廟像退與客徜徉訪尋幽
勝所至清談瀟茗晚至陳氏園亭酌乳泉而歸一
時清集無愧前人主簿趙元弼乃有厄陳之歎形
於篇詠因次其韻兼呈諸友

郊居多與泮宮鄰回首清遊迹已陳曳杖入門瞻廟像
度林渡壑訪幽人遠稽周魯衣冠古近揖江山氣象新
飲水飯蔬真樂趣始知席上有儒珍

元弼主簿喜飲而吝于開閣又累輸棊不償同僚
頗以為言八月朔出郊乃有厄陳之歎因再次其
韻

飛蓋追隨訪隱淪坐中佳客有荀陳貪杯且可偷鄰甕
愛竹何須問主人雨後已看山色爽雲頭漸喜月華新
烹羊載酒邀全社冷落盃盤笑集珍

郡學落成之初八月二十二日陪郡守同來仍榜
郡學二字道勁結密觀者興歎是日燕郡僚并學
職郡守謂予本起諸生俾預燕集因成鄙句呈逢
時坐客

氣清天朗屬中秋黌舍初成燕魯侯依舊規模環壁水
斬新牌榜燦銀鈎青衿士子欣榮遇白髮迂儒預勝遊
尼父道行千載後坐令南海變東周

海外自去冬不雨至今農圃俱病郡侯率僚友為
民祈禱二月十八日祭社致齋是日雨作喜而成
詩呈逢時君

隨車甘雨應精祈樂歲豐年喜有期草色青青連粟壠
海外俗不種小麥
惟賴粟以接禾稻竹聲細細想荷池欣逢山路花開日

正值田家酒熟時準擬明朝風日好野桃應有未開枝
靈真道人久無詩來用協甫韻并前篇寄之且拉

爾耳翁同韻

道人何處是生涯山遶孤村水遶家鬢裏雪霜全掃白
胸中梨棗旋開花已乘綠景功初就更服黃精善莫加

若向靜中生妄想還如炎帝走冰車

梨棗綠景冰
車見真語

林庭植雖已受代勉為感思之行交印後即浩然
歸隱徜徉里巷間以碁自娛樂哉未易得也因成

拙句贈行

乙亥
孟秋

歷遍昌江守令權却回小邑作神仙宦遊未遂心先淡
歸橐雖空意愈堅濁酒三杯須滿酌枯碁一局安爭先
閒居自得中趣更活人間七十年

吏隱堂

序

贛州陳自厚再領昌化郡符所居堂湫隘不闕
一洗而新之栽花蒔竹累石為山凜有岩壑之

趣予為名曰吏隱意欲不妨為吏而有隱遁之風也并賦長句云

海邦地僻少迎將心逸身閒白晝長
賸欲哦詩追沈謝不求名迹擬龔黃
旋移松石成雲壑時引笙簫入醉鄉
吏散簾垂公事畢清風一榻傲羲皇

拙詩奉送厚之權郡還闕

天衢未擬縱驂駒南顧聊寬聖主憂
民頌永傳僖耳國後漢蠻夷傳云海外有僖耳國家聲夙著虎頭州
簿書脫屣歸華貫翰墨收功入勝遊
流去去願將民疾苦盡據胷臆副旁求

獨居自遣一首寄厚之

平生憂道不憂貧萬里風波一葉身
路滑須憑木上座天寒那用竹夫人
閒尋獨雀為仙友笑指孤雲作近鄰
北客不勞頻問訊已拚終老海南濱

送秦令元發赴吉陽

吉陽雖遠邦其實魚米之鄉泉甘酒美實海外
樂國近年守土者率不能謹三尺遂致紛紛朝
廷察知其弊俾三司選清強官往攝郡事瓊司
以臨臯令秦元發累任海外有廉聲即以名聞
乙亥十月被命南來道由昌江相從累日喜而成
詩以送行云

百里威風已震驚朱幡夾道聳先聲耕桑不擾民歸業
香翠無求吏自清老去方知五馬貴愁來未覺一杯輕
世情冷暖無求難開口懷抱因君得盡傾

象臺序

象臺謝氏所居去郡城六十餘里有溪山之勝
今瓊州司戶洪兄弟四人皆以儒學得名好賢
樂善不求聞達右丞王復道常館其家作扶疎
堂等詩戶曹之子傑以幹至昌化數訪予執禮
甚恭若有求而不敢問之蓋亦欲得予詩也余
方老病未暇今晨忽來告别無以酬其意勉作

長句送行若亭榭之勝景物之美尚須異時登
覽而賦傑兄弟亦四人皆預鄉薦有聲場屋云
全家卜築面孱顏變態雲烟坐臥看邱壑時應携妓女
階庭還見產芝蘭水涵山影千尋碧路轉松陰十里寒
杖策它年容叩戶盡驅佳處入毫端

和雨後對月

載酒人無顧寂寥秋來門巷更蕭蕭風驅雨脚收千瘡
雲捲月輪升九霄松竹此時聊谷隱巾車指日見弓招
登臨莫作殊鄉念乘興時尋小石橋

海外氣候每歲三四月間已如劇暑客有自吉陽

至者寓館問漢亭累日且言吉陽氣候晝夜如炊
因歎此邦之勝乃知人生無有有足時不經熱惱
豈知平日之清涼乎故古之達者每以此時對治
釋氏云推落大火坑火坑變成池皮鞋和尚以為
即時清涼也蘇公亦云嶺南瘴毒地有此江月寒
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予謫居嶺海踰十五年
見聞習熟不以為異因作此詩以自慰且以慰世
之賤丈夫一不快即愁嘆怨憤或訛謗怒罵如柳
劉之徒蓋未足以語此也

客自東來說吉陽始至儋耳本清涼潮聲捲海千峯雨

月色侵門滿地霜更欲何方尋佛國此生真欲老蠻鄉
安心守一師吾祖尚覺人間日月長

余生世幾八十年交游士有友有味平生而一見
氣合者有同鄉並舍而終身情乖者因悟笑曰此
釋氏所謂宿緣也知此則可以忘憂憎泯是非免
輪迴而脫生死也因作拙句以道其意云

路隔仙凡只一塵浮生出沒轉風輪宿緣未斷形雖換
異世相逢意自親圓澤再來尋舊伴房公一笑悟前身
若將愛見迷真性萬劫難超未了因

丙子正月二十三日記事

風捲陰霾日月明鯨鯢已戮海波平姦儉藉手捐奇貨
交友通書免詭名舊依衣冠回左袵新疆兵革偃長城
聖君若用當時將一洗烟塵宇宙清

離騷縣百餘里遇大風雨溪流漲溢宿修仁境小
寺新潔可喜不復有滯留之歎偶成長句老病字
畫歌斜輒自笑也仲子孟堅全來

逐客多年住海濱今朝北鄉人喜作北鄉人飄風掃地
捲煩暑驟雨翻空洗瘴塵境惡乍離賓館陋眼明欣覩
佛祠新松林竹徑俱幽勝留滯何庸歎苦辛

某到郴幾兩月適當重陽而菊猶未然開江山清

紹興丙午六月十九日

遠又仙佛所居有足樂者因成鄙句以寫離憂

重陽從古多離傷逐客南來重歎嗟鏡裏但驚添白髮
尊前猶未見黃花求仙頓覺三山近成佛無令一念差
習氣平生多掃盡更憑菊水洗塵沙

郴士為作暖閣既成是夕雪作喜而成詩

郴士謂
戶曹

晦那

暖閣初成荷北鄰歡然一笑欲烘春香烟冉冉縈紆轉
鼻息齟齬出入勻睡美忽驚天曠曠夜寒誰怕脚舒伸
老兵來報雪林厚準擬明朝共飲醇

七言長律

悼程伯寓尚書

人物江東第一流，天衢澗步縱驂騮。
彈冠事主俱青紱，握手論交到白頭。
照世詞華窺賈馬，致君事業擬伊周。
平生自謂孔北海，晚節欲為陳太邱。
危行危言逢有道，一生一死見交游。
自憐罪大無歸日，哭送松門嘆自由。

莊簡集卷五

莊簡集卷六

五言絕句

次韻奉酌當時參議見贈遊鍾山五詩

二水蒼茫外，千峯杳靄間。
傷心金碧地，舉目異河山。
英謀參上幕，爽氣蓋羣雄。
憤世仍憂國，都忘酒醜中。
六國衣冠盛，中原氣象存。
腰間佩金印，莫忘殺王敦。
雅志希三釜，平生擅一邱。
歸尋赤松約，何必更封留。
塞北煙塵息，江南勝氣多。
君王總戎旅，來繼大風歌。

跋六無詩卷後

六無信筆成無令浪流傳他時達官知人人願南遷

修仁道中微雨峭寒荒山古道間桃花盛開因偶

成小詩

古道逢元夕荒山慘暮烟桃花雖作意未是艷陽天正時

四月十日

丁丑歲冬月發家書二首

一別關山隔相逢未有期書來知勿藥歡喜偶成詩越國今何在湖邊相舊居衡陽空有雁不寄一行書

七言絕句

三月六日聞五馬同郡僚出郊勸農

遙聞鼓吹出城闌露冕褰帷意在民父老莫疑頻駐馬使君那顧採桑人

旋移瑤席盍朋簪日暮行庖簇柳陰力勸耕農頌漢詔

應知聖主愛民心

病中作

一枕昏昏若醉鄉雪收霧散月臨窗幽人睡足自驚覺雲在青天月在林

池外紅蕉

雨後芭蕉燦曉霞近如相妬遠相誇臨池自把菱花照

隔葉深將翠幔藏

立夏日納涼

茅菴西畔小池東
烏鵲藏身柳影中
沙岸山陂無野店
不知此處有清風

五月八日雨大作聞守倅游湖以前日白蓮寄戲

成小詩謝之

守倅風流好事同
笙歌都在雨聲中
似知塵土皆狂客
不許佳人酒面紅

老欽闍黎以政和八年九月十七日夜圓寂跌坐
如生道俗歡仰邑丞向仁叔作偈讚悼因次其韻

鍊得金剛一性堅
形如枯木尚凝然
莫疑台嶺慈燈息
薪盡何妨火自傳

老人端悟上乘禪
夜壑藏舟已脫然
認得本來無一物
不將三觀浪流傳

寄天童覺老

竹牖茅簷屋數間
不貪杯酒不遊山
征租納罷秋田熟
未必天童似我閑

贈趙與楨

歲歲天寒白雀來
篋中舊藁為君開
漁伊一脉微如綫
力踐精思漸可回

竹几詩

虛滑輕涼任自然水邊林下最相便他年青遇青城叟

成壞方知盡屬天

青城叟見費孝先事

洞下宗風冷秋初地而近時了覺二老化行淮甸
今復感于閩浙學徒常千餘人余固疑之昨天童
訪余于五松山交臂立談之頃疑情頓釋因成偈
四句奉呈大衆一笑可也

一條枯木如青蓋古廟香爐散紫烟百鳥却銜花作供
恁時芳會祖師禪

雙雁道中

晚潮落盡水涓涓柳老秋齊過禁烟千里人家雞犬靜
竹扉斜掩護蠶眠

送春

層樓極目送春回愁裏奴一把一杯更有明年尋舊約
先驅還到北枝梅

群花落盡柳綿飛陌上游人去漸稀今日江津送春去
明年還向柳梢歸

友人惠鶯僕方戒殺贈二小詩還之

曉隨蘆雁聚寒汀只有崇師畫得成欲付庖人應未忍
憐渠豈是不能鳴

右軍池上動成羣何事羈棲傍主人放汝江湖須遠去
莫隨雞鶩惱比鄰

留春

紅蕉開盡槿花飛載酒登臨到落暉秉燭更期尋勝侶
不教容易放春歸

白蓮

白色蓮花也自奇亭亭水面半開時恰如西子新妝了
未把胭脂污玉肌

跋胡機宜畫卷

吳山越嶠對橫斜清夢時時到外沙行過小橋墟落靜

定知深處是吾家

戲成寄介然先輩

鳴鳩隔屋報新晴小閣幽窗分外明怪底女童來滌硯
無人知是和成詩

政和戊戌孟夏補試文武遣興二首

一簾疎雨鎖牢愁小閣幽軒得暫留謾說金甌能破睡
不知玉局解消憂

新橋

賈客船回泊暮潮夜涼乘月臥吹簫兩堤更擬栽垂柳
掩映荆溪罨畫橋

浯溪

結屋浯溪最上頭，水輪艷、水悠悠。夜深燕坐觀心境，
月到中天江自流。

自象登舟入武仙縣境，自山聳拔四十丈，奇秀異，
常有道人于此昇仙，因以得名。

青山萬疊俯漣漪，時花幽花掛石衣。百里清溪休蕩槩，
要看倒影入窗扉。

陽朔道中兩絕

北客多誇陽朔山，今朝了了見層巒。定知萬壑千岩勝，
不似山陰道上看。

萬里南行豈偶然，黃梁一枕夢邯鄲。初無惠政蘇疲俗，
老父休迎舊長官。

覽義叟秋香二首，詞情悽惋，使人感嘆。不義叟新
有閨房之戚，因戲續其韻，且知予感念故人不
忘之意。

小詩清絕與招魂，香霧依然濕鬢雲。一夜狂風多掃盡，
鼻端無復麝餘芬。

維摩經云：如入簷
蔭，不麝餘色。

冷艷孤芳孰與儔，此花飄盡更非秋。嶺頭賴有寒梅在，
接續幽香入品流。

次韻補之藥名十絕

前五絕自謂
後五絕寄贈

一樽聊對菊花前獨上危樓晚景天風外笛聲聞續斷
海洞搖落夜敲磚

婆娑終日步蓮塘雲點空青月到廊病渴長卿初賦就
伏神東壁漏教長

平昔雌黃憫聖邱預知鈎吻卒難收狼牙狗舌須防已
擬向前湖覓敗舟

百部披尋手不停腸留藁本味精英林泉甘遂高良性
石斛何如五斗經

堦前一葉巧隨風夜半金莖沆瀣濃白兔西飛如赤箭
烏頭旋復向龍鍾

面壁潛心學太空此身無患任飄蓬草堂自得醍醐味
更訪稽山支遁翁

山城衢陌厭塵泥獨掃雲房價不低早晚天門自開闔
不須雞舌決明啼

纔過天社又中秋江子何時寫我憂風掃半天河海淨
玄霜著物蛻蟬休

草堂誰緝敗蒲編笑傲松蘿不記年應喜秋來甘澤瀉
牽牛時復自蹊田

却上南亭望北亭雲生深石逼簾旌露欺綠玉青蒲色
風擲琅玕敗葉聲

次韻補之惜花詩

年來直欲挽韶華，柳徑桃蹊便是家。
綵錦幕天防橫雨，紅紗照夜看飛花。

詠史

項羽不聽張良韓生之謀，背關懷楚亡徵已見。

漢主卒用張良計，齊王信等會垓下。

入關不守舊山河，漢用張良作網羅。
垓下不知兵已合，夜深方訝楚人多。

紀異

掣電驅雷起蟄龍，一番桃李鬥纖穠。
晚來忽見千山白。

戲蚓鳴蛙失舊蹤

贈林桂高

子向柯山得所從，天寒濱海致詩筒。
卷中更睹忠齋筆，力障狂瀾有二公。

知入廬山翠幾重，歸除懷玉不匆。
絕憐梅野雙離鳳，長記閩中一秃翁。

退朝見越山二絕

曉來朝退紫宸班，馬上悠悠見越山。
便欲掛冠尋舊隱，臥看遠岫列窗間。

接武鴛鴦綴近班，愧無謀畧濟時艱。
打包結伴尋芳去。

相對僧窓一味閒

題百官步

曉雨微茫水接天
隔江茅店有炊烟
杖藜獨上沙頭路
猶記當時趕渡船

失題

別乘風流邁昔賢
澄江堂下賸栽蓮
秋來更有江湖思
睡鴨殘蘆帶暝烟

賀監門前水一灣
藕花十里對梅山
歸心不待秋風急
恐負輕鷗作伴閒

紹興二年三月還自淮西重至宣城與德淵寺丞

諸友散步後園登雙溪樓

倏然危觀出風塵
千里溪山照映人
飛蓋追隨賓客舊
滿園桃李不勝春

夙銜桃王命出行朝
軍士無譁罷擊刁
一笑聊空狐鼠穴
却驅貔虎出天驕

赴金陵舟過雲川偶作

孤村遠浦接微茫
處處經行看插秧
却憶年時住家處
藕花無數遶林塘

漁舟蕩漾逐鷗輕
嘔軋纜車雜櫓聲
却入江淮兵草地
夢魂何似此間清

宿伯氏南軒

江山秀色照窗扉
暖閣清簷許暫依
白首往來寒食路
扁舟長趁落潮歸

孚先兄示詩頗懷憤悱且有杜門不出之誓連日
病目不能答今小愈因成三絕句奉寄以廣其意
荆玉靈珠祇自珍
閉門覓句未全貧
先生不出人難測
應有清風動四隣
發憤潛心正下帷
一經傳授寔馨兒
三間茅屋真堪隱
十畝荒園未暇窺
雲出無心鳥倦歸
季鷹當日最知機
心空一任他人謗

道在何妨舉世非

即事

野性閒心不可躡
歸來况復故人稀
三杯自可頻招隱
一局何妨小合圍

元日

逗脫東風入律新
翠華移蹕罷東巡
中原父老應遮道
要着君王玉座春

元發弟携家避水于迎山閣且賦二小詩寄諸子
勉次其韻

襁負倉皇冒雨來
烹茶煮石繞相隈
南山况值秋天爽

卯酒時時自一杯
忽驚落日轉東隅
人意欣欣似躍魚
泛宅同來真不惡
幾家回首歎樓居
曉日烘窗度隙塵
朝來光景屬閑人
有時被暖貪濃睡
客到門前且莫嗔

枕上

水際看雲

曾陪鴛鴦綴清班
拂袖歸來水石間
策杖岸中聊徙倚
孤雲何似此身閒

過上方一絕

招鞋筇杖強躋攀
示病維摩晝掩關
碁罷不知風破雨
却携爐鉞過前山

再題百官步

茅舍荆扉尚宛然
重來白首記當年
幾回倚杖沙頭路
獨立蒼茫喚渡船

雞

纓冠飽穀更知時
振羽階除自在啼
驚斷幽窗五更夢
北風穿戶月沉西

夜宿東城有懷

風送孤帆掠岸飛
籃輿十里漫追隨
夜深小市無燈火

雪月佳哉祇自知
半生香火庇琳宮
自怪年來出處同
憂患祇今嘗已徧
頽然相對相哀翁

次韻得之惠筍

南山老竹引鞭長
採綴新萌綠玉香
已覺年來忘肉味
小鑪深煮與君嘗

雨中承厲吉老送芍藥色微黃者尤奇戲成二小

詩為謝

殘紅賸紫輾車塵
雨浥豐肌浴太真
老眼年來超色界
應定辜負一枝春

勝韻幽香敢自珍
靜中風味見天真
亂紅千點飄零盡
留得竒葩殿晚春

遊石橋三絕

要觀一
台嶺百千燈
雲水飄然愧衲僧
且寄此身江海
上不辭千里旋敲冰

此身游走半塵寰
贏得顏衰兩鬢班
要是胸中未豪壯
重來海際看濤山

海上羣鷗了不驚
山中草木漫知君
名祇應門外蒼頑
石猶記幽人曳杖聲

游大龍湫觀瀑亭過小雨成詠

十里蒼崖轉碧空，出山雲雨細濛濛。只因便是龍湫瀑，濺沫飛流逐晚風。

過小江渡行村落間愛其風土偶成

未到清溪水半渾，山圍蓮蕩鷺成群。槿籬竹塢疑無路，雞犬時時隔岸聞。

入雁蕩山

夢想清遊覺又非，十年雲水與心違。名山今屬分符客，不羨凌空振錫飛。

丁巳十二月二十六日過吾村早飯宿後溪

永嘉氣溫圖經謂四時皆溫因以得名予守郡

二年未嘗見積雪自行衢發連見三白

梅蘂凌寒雪未消，青帘紅旆巧相招。十年不踏江山路，過盡浯村獨木橋。

出處平生豈有心，心憂時事力難任。飽看雁蕩佳山水，却入江西劍戟林。

過盡關山到水村，衾綈猶訝四時溫。朔風凜冽催飛雪，似與幽人洗瘴痕。

過亡妹墳有感

死生契濶不堪論，鴻雁驚飛只斷魂。白首重來作寒食，數行老淚洒松根。

離天姥五里入石橋路

江湖方喜脫風波
嶺路還驚上下飛
坡賴自隨身有竿
木南來未怕石頭多

過豐城

匣藏千古祕
潛虬夜吐光芒
犯斗牛欲把精銅付
陶冶散為和氣滿田疇

余與天台才上座
相別踰二十年
惠然抱琴見訪

老懶日困朱墨度
不能欸戲贈小詩

當時指法香難尋二十來
枉用心却抱孤桐林下去
高山流水自知音

余去開化三十年
戊午仲冬自江西召還
道由江

山境感歎成小詩

依然山色與溪聲
寒月崢嶸祇自驚
獨有老農能耐久
路傍猶說長官清

過清江寄向伯恭

清江已在烟塵外
碧瓦朱簾隔斷橋
不見紅林真面目
霜花風葉暮蕭蕭

再寄向伯恭

南山萬里敢辭遙
過盡江西獨木橋
已見薜蘿林真面目
依然華髮兩蕭蕭

惜春

羣紅飄盡綠陰濃
醉裏看花若夢中
籬外野桃如有意
為余回首畧從容

衰年那復惜流芳
自愛春深晝景長
老眼不愁花落盡
移尊來傍綠陰涼

離萍鄉晚宿里田鋪

曉出萍鄉動越吟
清溪無底亂山深
頽垣破屋郵亭古
面壁聊觀去住心

牂江對雨

急雨崩騰會百川
牂牁江露石如拳
兩山南北人來往

笑縱橫小渡船

牂江晚眺

瘴雲消盡日銜山
風動疎簾眼界寬
試着胡床臨水坐
要看金埴湧澄淵

元發第六十五姪遠寄貂蟬樣筆孟博有詩因次

韻

十年慣使雞翎筆
一束貂蟬愧暗投
待我明窗草玄罷
論功應合便封侯

僕解易已畢

李子從家觀李成所畫吳越山水圖

朝來陡覺瘴塵空
遠浦平林杳靄中
異境掇移消底力

筆端聊舉一針鋒

玻瓈盃

僕之謫居藤江也吳元預適寓水東時時往來
忽一日告別仍以玻瓈盃見贈意則厚矣然僕
方晏坐一室空諸所有日食不過飯一盃爾間
或散策郊外遇田父野老叟飲輒醉倒何用是
寶器哉因戲成小詩復還其盃

獨醒難招楚些魂時從蠶叟醉蠻村興來不假玻瓈盃
自有隨身老瓦盆

九月二十八日枕上

年來心氣苦怔忡永夜長憂百慮攻賴是牀頭有清聖
一杯扶到五更鐘

趙丞相藤州相從累日因言在朝與諸吏官會話
論修史事恐他通不免南行坐有一士云若有此某
當從今行日到此音問也不通退作小詩

平時盡道相隨去度嶺何曾見一人賴是隨身有孤影
燈前月下却相親

朱致祥教諭飲酒奕棋與僕畧相上下不見旬日
作二詩招之

終日沉機喜欲迷一枰勝負未全低清秋九月江頭路

不見門前瘦馬嘶
老罷無人斷送秋
惟憑一酌散千憂
莫嫌白酒難成醉
尚有黃花插滿頭
離容南百里間
皆古松多僵仆道
上不免斧斤之患
感之作小詩呈陸川邑官使稍禁戢之
清陰留取庇行人

乙丑二月予赴瓊州山蘇令辦自蔚平追路至陸州訪別臨行作兩小詩

墟路相逢一笑迎
旋沽濁酒得深傾
明朝轉首俱千里

君到藤江我到瓊

淹留客館兩冥冥
烽火仍連近賊營
已悟去來生死夢
平來愈覺一身輕

莊簡集卷六

平生珍重一良師

金管客韻

西真真

欽大

四

並

立

翔

營

已

到去來生

...

...

...

...

...

...

...

...

...

莊
簡
集

卷七至卷十二

莊
簡
集

七
至
十二

莊簡集卷七



七言絕句

渡海

三載藤江守藥爐身輕那復羨飛鳧瓊山萬里乘風便
始覺驚濤異坦途

出處從今莫問天南來跨海豈徒然須知魯叟乘桴興
未似商巖濟巨川

潮回齊唱發船歌杳渺風帆去若梭可是胸中未豪壯

更來滄海看鯨波

雷化多曠野道傍常聞鷓鴣聲

已過梅嶺更南征渺、瓊山四百程自雷渡梅南四百里日暖風

和寒食路行人休聽鷓鴣聲俗訛其聲曰行不得

乙丑生朝

今朝生日豈須論老去難酬父母恩惟有海南香一瓣
直教薰炙徧乾坤

次韻徐念道瓊臺泂酌亭兩絕

笙簫杳渺宦徘徊羸女時應下玉臺莫問三山在何許
更尋方丈與蓬萊

蘇公陳迹半成空杖策經行韶聖中便與佳名還泂酌

煜然光景照無窮

泂酌亭瓊臺在海南孤絕之處限以鯨波而風物蕭然若在塵外疑即三

山之一也東坡先生紹聖間往來瓊山獨飲飲雙泉因作亭其上名曰泂酌亭且留詩云

即事十二首

秋雲漠、日昏、積潦連江隔遠村賴是陳編有餘味

斷無車馬到衡門

青鞋踏徧海邊沙葉暗檳榔樹、花蠻子也能留客坐

旋添活火待煎茶

榕葉陰、日向西翠禽無語畫簾垂晚涼庭院經行好

洗出蕉花一兩枝

橋南橋北水漫漫，
河酌依然碧玉寒。
鄰里何妨頻汲取，
莫教摧折小欄干。

家僮投晚閉柴荆，
倚錫聊同結夏僧。
夜漏欲傳城上鼓，
籠紗初點佛前燈。

客舍生涯自寂寥，
秋來仍復水連宵。
前村隱隱人來往，
時有篝燈過竹橋。

過却東橋即是村，
浣紗人出鬧紛紛。
倚筇爭向前灘望，
漲水潮來減幾分。

異域游從見面疎，
掩關終日自端居。
正須文字相料理，
病眼長嫌細字書。

涉旬風浪戰扶胥，
咫尺烟波信息疎。
見說北船今日到，
故人應有寄來書。

南鄰小隔魏雲巢，
里巷相從近結交。
聞道秋來作文賦，
可能借我一齊抄。

鯨波萬里海南州，
郭外新居事幽幽。
一味清泉堪瀹茗，
千年蠹簡可忘憂。

潮平買客輸蠻貨，
日晚鄰翁約勝遊。
月黑無人來打水，
喧呼長怕五更頭。

與善借示魯直集雕刻雖精而非老眼所便戲成

小詩還之

牆角年來棄短檠，捐書默坐眼方明。知君欲嗣江西派，
淨几明窗付後生。近日呂居仁舍人作江西宗派序以魯直為宗主也

連夕大寒招鄰士

凍雲垂地北風顛，粧點江湖欲雪天。我亦隨身有簞笠，
興來同上釣魚船。

紙帳蒲團度厄年，一菴聊可寄深禪。隔窗要聽芭蕉雨，
襪被須來對榻眠。

重過橫河宿莫氏南軒

扁舟重過海邊村，野竹侵階柳映門。相對小窗賓客散，
十年憂患不須論。

庭植惠雪菊，嚴冬盛開

冷艷霜苞向日舒，移將小檻近階除。應知海外冬無雪，
留與寒儒夜映書。

十二月寒甚小雨打窗有霰雪聲成小詩招鄰士

飲

行窮海外北到瓊山，二月猶驚塞外寒。小雨洒窗風淅
瀝，擁爐來聽雪聲乾。

予自暮春與客燕野趣亭，俛仰三時始復再坐，則
花木益茂，亭亦稍葺矣。因思去歲重九之集覽物

增慨題三小詩

經時不到嚴家館千樹檠榔一徑深莫把小亭頻展拓
恐妨幽步綠苔侵

秋容野色擁簾旌森木中間結小亭斫盡枯荷露清淺
夜深來看一池星

聯騎同來倒載還勝遊那復羨龍山空餘把酒題詩地
忍對籬邊菊藥班

戲題林庭植茅亭

半畝茅亭倚壁開中安五寸墨黑香臺小窗容膝頻招

客呼出丁香佐一杯

時丁香
盛開

次韻趙丞相海鳴

幽人一枕夢清風視鼓寒潮夜有聲海色天容本澄靜年
來應為不平鳴

身如一葉任風飄閉眼觀心路匪遙慣聽海鳴還熟寢
未妨歸夢趁回潮

三月三日陪郡守晏嚴亭

旌旆悠悠照暮春蘭亭修禊在斯晨不須縣尹前驅去
自有隨車雨洗塵

坐間
得雨

尋花問柳到村扉葉暗檣榔畫影移從此山翁頻倒載
嚴池今勝習家池

癸亥上元余謫藤江是時初開樂禁人意欣、吳

元預作記事二絕頗入風雅戲和其韻
曾見端門萬炬燈天街追逐少年行如今老病惟貪睡
懶向州衙看樂棚

再聞韶樂共欣然太守推行詔墨鮮山郡嫌莫娼女拙
嫁他蚤戶已多年

次韻康守通幽亭三絕

篔簹脫籜已穿林裊露槎烟蘚徑深晏坐蒲團空寂處
一聲啼鳥故相侵

風捲千梢掩旆旌杖藜徐步到幽亭他年持節重游地
父老爭看舊使星

吏散庭空絕往還焚香默坐似居山新詩改罷重搔首
自拾階前筍籜班

端居無以遣興偶成三小詩仍用前韻呈元壽會

元二公

枕椰澀勒易成林午枕蕭然一榻深春半已無桃杏在
夜深惟有月華侵

搖、北望動心旌老病聊依洄酌亭時有小兵來滌硯
清泉一掬冷涵星

流轉南來未放還此身忽到海中山臨池顧影聊娛戲
懶把青銅照鬢斑

十二月二十二日縱步至教諭謝君所居愛其幽
勝而庭植道源諸友見尋烹茗奕棋小酌而歸因
成二絕句

城隅詰曲赴溪斜遙望青帘認酒家行過小橋沙路盡
忽逢菡萏一池花

歸來庭院欲棲鴉冷落誰憐副使家獨向小園行欲徧
籬邊殘菊有黃花

十月三十日天氣重陰門巷蕭然乏酒不能招客
隣人釀酒適熟而梁軍判周主簿芋學錄不約而
至洗盞更酌喜而成詩以示坐客

火冷燈青正寂寥夜寒風動酒香飄隔牆知是鄰醅熟
踏雨沾泥不待招

昨以酒熟鄰士皆來戲作小詩而國幹和章獨未
至今日天氣溫和再成鄙句促之

朝來風靜凍雲消簾靜窗明瓦不飄鴉叫三聲乾鵲喜
南人諺云鴉叫三聲酒食不停魏介然云故應知我有嘉招

星河湛、夜寥、閉戶微聞麝篆飄况我南鄰愛酒伴
興來不假楚辭招

五月望日市無魚肉老庖擷園蔬雜以杞菊作羹
氣味甚珍戲成小詩適梁軍判送酒頭來并成三

絕謝之

旋擷園蔬二寸長，牙齧脆響菊苗香。欲招鄰友同來啜，

恐被雞豚越短牆。

小說有郡守携具訪一山人，是夕寤驚云：誰令羊羣踐我蔬菜圃也。

疎簾冉冉度茶香，日午誰陪竹戶涼。陋巷簞瓢已清絕，

更將詩句攪空腸。

麩米新簞只隔牆，西風吹過酒頭香。故知王母憐愁獨，

煩送瑤池九醞觴。

國幹送酒

新年雜興十首

春潮和雨沒平沙，沙岸疎籬盡酒家。北客慣尋寒食路，
不知人日已無花。

海邦人日似春深，籬外桃花半不存。自要杖藜閑信步，
蹇驢牽去繫榕根。

紅蕉欄畔小池塘，山雨添花映短牆。自是冰霜元不到，
浮花那復解傲水霜。

獨酌怡然萬慮平，夕陽窗牖喜新晴。矮牀睡穩誰呼覺，
只有幽禽一兩聲。

世事悠悠委逝波，六年歸夢寄南柯。北來莫怪音書斷，
衡嶽元無雁字過。

信是間日月遲，頽然那惜寸陰移。消磨永晝非無術，袖
手旁觀數局碁。

蕭然一榻本無塵轉物
卷中老病身江上桃花空記面
不知啼鳥解留春

負郭幽居一味清殘花寂
水泠泠夜深晏坐無燈火
捲起疎簾月滿庭

佳節無人共一尊
焚香燈火雨昏昏
憑誰與喚烟霞伴
直上羅浮看上元

去國頻經曠蕩恩
新年猶寄海南村
掇移妙境非難事
直使心超不二門

秋日雜咏十首

三載幽棲養性靈
焚香默坐萬緣輕
空庭野草萋萋碧

更覺秋來少送迎

抄罷唐書詩筆暫停
不將寄字問添丁
郊坳秋半無炎暑
淨拂明窗讀道經

風露蕭蕭月欲沉
方池水靜影橫參
何人睡覺來陪我
更取金荷瀲艷斟

八月十四夜四鼓

招呼佳侶暫忘形
夜久金莖露欲零
風卷晴雲時點綴
未妨華月上青冥

中秋招鄰士小酌

海濱三度過中秋
風雨無因到庾樓
萬里無塵今夕月
不須携客上羅浮

沙路微行到懶窠
晚風斜日滿烟蘿
焚香坐久疑無路

忽見帆檣竹外過

道人了然卓
菴號懶窠

杖策尋幽路欲迷華鬢椎髻雜生黎空階秋晚無霜葉

自把清詩竹上題

老去忘情不厭閒酒杯詩軸最相關籬邊知是重陽近

萸實微紅菊蕊斑

天南誰把尺書傳老眼經秋自不眠鼓角聲回窗未掩

可堪殘月到牀前

可笑多生習氣纏時、吟詠偶盈編心閒身老趨平淡

不是新來放樂天

贈傳神陳生

直綴還縮岸幅中三年海外見來頻鬢髯若為添霜雪

始覺衰容更逼真

列之告別為之悵然小詩送別

小橋西巷每倘佯忽趁南風返故鄉旋汲雙泉烹日鑄

從今誰共北窗涼

小詩送孟堅北歸

汝到家中暫喜歡倚門慈母問平安舉頭便是天邊月

莫作千山萬水看

己巳二月三日晚食罷步至林氏園了然道人新

築小亭愛其間寂獨坐久之上白人來出門又逢

魏子歸而寫之以詩偶翻舊藁見之恍然因書以
示庭植

新築茅亭澀勒間蒲團坐久欲忘還道人應供歸來晚
只有野僧相伴間
夕照穿林暮靄收出門忽見月如鉤幽人曳杖來尋伴
一笑能令萬慮休

書尾寄六十五姪孟容

轉物蒼中一老人十年嶺嶠且藏身黎山萬壑疊波千
頃心鏡孤圓月一輪

雙泉亭

余自甲子春再貶瓊寓居雙泉首尾六載稍葺
治之結亭泉上甃以青石可百年南游昌化留
小詩亭中

甃石流溝汲愈新秋無落葉早無塵他年莫忘癡頑老
曾是雙泉舊主人

陳氏面此小亭遠依林壑下瞰長江主人每醉臥
其下歎羨不足戲留小詩云

赫日燒林起瘴烟小亭風景正蕭然門前剝啄須輕手
窗下幽人正醉眠

十一月二十八日陳令分寄梅花數枝為賦兩絕

句

幽香偏許夜深聞
冷蘂從來水外村
南地恨無霜雪伴
獨將孤影照黃昏

一枝波靜玉無痕
更覺蕭娘氣味村
旋汲清泉滋蓓蕾
小窗留待月微昏

二子繼韻復賦二首

香超簷蔔斷知聞
窮臘開花處
村應笑多姿
桃杏俗更嫌貪睡海棠昏

城上胡笳枕上聞
却愁羌笛起孤村
冰容不入丹青手
玉骨那憂瘴霧昏

文昌陳令寄龍眼甚富

不羨蒲萄為乳寒
品流須著荔枝支
間幽人頓覺空囊富
合浦明珠一夜還

儋耳病起偶題

病骨支離睡半醒
雨餘芳草入簾青
焚香隱几無人到
讀盡黃庭一卷經

黎人二首

褰帷露冕更停輪
渺旌霓入瘴雲
異境盡憑詩寫去
郡僚爭喜得新聞

枕椰林裏便為家
白首那曾識使華
莫說蠻村與黎洞

郡人觀睹亦咨嗟

春日偶題

菴後疎籬蔓碧花
庵前榕葉晚藏鴉
階前草長苔痕滿
裝出儋州副使家

海外實未嘗見梅為賦一絕

春日追游在酒堂
名園疑有野梅芳
籬邊水畔無尋處
只向風前認暗香

德舉余卅角友生也書來寄三小詩並示杜門圓

妙方指趣深遠
因次韻為謝仍寄出門散方亦反
招隱之意也兼示商叟一笑

出門散方別見

杜門一法有深機
勝把玄關叩祖師
覆罷忘憂還獨酌
免陪歌酒免論棋

老野狐

瓊士吳志寧居城之東北隅
深居簡出若素隱者已而
來儋耳託言學易且云願見異人
予始甚嘉之已而乃聞其與一老婦游
一日坐間為陳守所詰
慚沮不自安夜半挈之而遁
戲作此詩欲追寄之不及

變化形容似老儒
南來權作白髭鬚
祇應坐上無鷹犬
走作人間老野狐

中春之初與諸友游黎氏園荆華贈予桃花一枝
歸置瓶中連日不凋因成兩絕示同行且令同賦
枕椰林裏見桃花正似蘿幃翠幕遮老去已無
鬢髻夢
淨瓶歸插一枝斜

竹外籬邊見柳條一枝纖軟更妖嬈似知摩詰愁無伴
曾向書窗不忍凋

庖人宋奕請告往瓊般家怪久不至聞已設厨矣
戲贈朱推

市無魚肉炊無烟晨起齋厨每索然欲識先生真樂地
飯蔬飲水曲肱眠

感松

海外獨昌化宜松父老云往年自報恩寺西四
行皆松栢林也州縣無禁約邦人拆以為薪根
節堅潤者以為明今惟十里外尚有之三年後
無復種矣感之作三小詩題之寺殿柱中以勸
郡人有知者庶其少弭乎

瑟瑟聲微冉、香炎天瘴海變清涼從今莫遣兒童斫
留取穠陰庇一方

根盤厚地幹參天護養龍髯幾百年忍把斧斤頻翦伐
坐令鱗甲化非烟

每憶西湖九里松眼明忽見紫髯翁
隱居庭院多栽植為愛笙簫遞晚風

陶隱喜聽吹笙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

昌化肉不常得于慣蔬已慣每聞有猪則招一

二友生同飯月不過二三四月二日聞有猪亟令

召三職事

顏樂簞瓢孔飯蔬先生休嘆食無魚
小兵知我須召客市上今晨報有猪

余三貶而至僭耳又復二年平生習氣掃除殆盡
海外去國萬里士民不知朝廷事免議朝政惟是
里巷之間是非曲直偶及之入于耳中有如穢物

置之寶器自今客至惟經史禪學道家養生之說
乃所樂聞其餘非已所預者可付之一默并成小
詩以述已意云

菴中宴坐戶長扃鼓瑟吟詩樂性靈客至不妨談道妙
儒書釋典及先經

戊辰冬與鄰士縱步至吳由道書會所課諸生作
梅花詩以先字為韻戲成一絕句後三年由道來

昌化索前作復次韻三首并前詩贈之

水容幽勝肯爭妍獨樹亭、近水邊不但色香俱第一
品流宜占百花先

清影扶疎晚更妍每教移植小池邊一枝獨守凌寒搯
肯與羣花較後先

月娥姑射妬清妍白髮羞將插鬢邊冷豔獨排殘臘破
孤芳長占小桃先

陳渭老今夕開閤誠為盛事戲成二小詩以侑坐
客

釀成春甕勝玻璃旋壓珍珠味更奇飲客莫嫌今夕醉
黃河清後卒無期

長堤楊柳映門垂南北行人認酒旗坐上飲流須強醉
休將河水較醇醪

行潘峒諸村愛其巖壑之勝田疇之美因成小詩

烟市雲中自一墟幽光交道路縈紆無人與寫崑巒勝

聊展營邱半幅圖

余離藤日李子
從惠李成山水

村落家、社酒香雜花盡綠陰涼山畦是處田疇美時

有歸牛待夕陽

元發惠鳴雞

塵榻昏、睡未醒沐頭腦膊老雞敲年來學道多晨起
免聽城頭畫角清

朱冠玄臆氣橫秋得食相呼飽即休語默從來有程度
不妨風雨夜颼、

客惠子早鳴晚鳴二雞各賦一絕

遠和城頭角調清隣雞寂默尚無殺幽人底事偏嫌汝
驚斷歸鄉夢不成嗚

長庚東出月沉西飽粟貪眠尚穩棲却笑城烏自多事
更籌未急已先啼晚鳴

反舌

喧、木杪弄新晴羈枕驚回夢不成任是舌端能百轉
園林春盡已無聲

謝文孺寄三接丹岐伯言人各有百二十歲之壽
其多夭折者聲色害之也如醉後入房等三事皆

促壽命之目予來年八十若服此得終其天年道
人之遺也

三接靈丹古所傳扶危起死勝神仙衰翁全藉刀圭力
少駐人間四十年

余謫海外久矣蒙恩徙柳所寓適與蘇仙鄰暇日
携兒徜徉歷覽遺迹因閱本傳不載致仙之因特
以事母盡孝行耳自古仙真得道如吳真人之流
未有不由此而致者世人不知出此多遺父母入
深山窮谷中父母凍餓不郵也以此求道去仙遠
矣因成二小詩題之壁間庶亦少警欲學道而忘

其親者

打色行脚為尋真偶與蘇仙作近鄰
萬里移來今有伴叩門特許訪幽人

不須辛苦學神仙九轉功成亦偶然
但向閨門躬孝行會須白日上青天

題義柳傳真贊

平生疾惡不量力拍佞擊奸期屏迹
流落南荒二十年更無一點烟塵色

詩餘

丞相李公伯紀寄示水調一闕詠嘆李太白詞

采秀發然余與太白竊有恨焉因以陶淵明為答
盖有徵云耳

元亮賦歸去富貴比浮雲常于閑裏端的認得主和賓
肯羨當年軒冕時引壺觴獨酌一笑落冠中園圃日成
趣桃李幾番春揖清風追往躅事如新遺編諷詠歛
衽千載友斯人君愛謫仙風調我恨樓船迫脅終汙永
王璘何似北窓下寂寞可棲神

清明俯近感嘆偶成寄子賤舍人前

自笑客行久新火起新烟園林春半花風暖花落柳飛
綿坐想稽山佳處賀老門前湖水歌側釣魚船何事成

淹泊流轉海南邊
水中影鏡中像
謾留連此心未住
贏得憂患苦相纏
行盡荒烟蠻瘴深
入維那境界參透
祖師禪宴坐超三際
瀟洒任吾年

昌化郡長橋詞

昌化郡城之北長橋跨江風月之夕氣象甚勝
庚午八月望夜士友悉赴郡會杖策獨遊頗懷
平生故人作水調歌以自釋予自長年粗聞養
生之說放逐以來又得司馬子微叙王屋山清
虛洞所刻坐忘論一篇因得專意宴坐心息相
依雖不敢仰希喬松之壽度未即死庶有會合

之期

前調

獨步長橋上今夕是中秋郡黎怪我何事流轉古儋州
風平潮平如練雲散月明如晝孤興在扁舟笑盡一杯
酒水調蠻雜謳少年場金蘭契盡白頭相望萬里悲
我已十年流晚遇玉霄仙子授我玉屋竒書歸路指
蓬邱不用乘風御八極可神遊

過桐江經嚴瀨慨然有感余方力丐宮祠有終焉
之志因和致道水調歌頭呈子我行簡

兵氣暗吳楚江漢久淒涼當年俊傑安在酌酒酌嚴光
南顧豺狼吞噬北望中原被蕩矯首訊穹蒼歸去謝賓

友客路飽風霜 閉柴扉窺千載老三皇
蘭亭勝處依舊流水遶修篁
傍有湖光千頃時泛扁舟一葉嘯傲水
雲鄉寄語騎鯨客何事返南荒

重九日晏瓊臺

南歌子

佳節多離恨難逢笑口開使君携客上層臺
不用籬邊凝望白衣來
且看花經眼休辭酒滿杯
玉人低唱管絃催歸去瑣窗無夢月徘徊

民先寄野花數枝狀似蓼而叢生夜置几案幽香

襲人戲成一闋

調

南圃秋香過東籬菊未英蓼花無數滿寒汀
中有一枝

纖軟吐微香 被冷枕烟細燈青夢不成
皎如明月入窓櫺
天女維摩相對兩忘情

甲子中秋微雨聞施君家宴戲贈

臨江仙

畫棟朱樓凌飄緲全家住在層城中秋風露助淒清香
凝燕寢遮莫下簾旌
佳節喜逢今夕月後房重按新聲
姮娥端解妬娉婷微雲點綴不放十分明

客贈梅花一枝香色奇絕為賦此詞

減字木蘭花

芳心一點瘴霧難侵塵不染冷淡誰看月轉霜林怯夜
寒一枝孤靜難破小窓曾記省燭影參差脉脉還背
立時

符昌年寫寄朱胡梅詞酬唱語皆不凡因次其韻

念奴嬌

榕林葉暗見一枝獨於霜華爭白寫我精神惟賴有瀟
灑西湖詞客玉骨清羸水容冷落似恨關山隔蠻烟侵
妬未應減動肌雪 幽夢時遶芳枝夜寒誰見我身為
蝴蝶抱藥窺叢驚睡覺窗影橫斜和月謝館池邊松風
亭下忍使香消歇多情饒恨算應天解磨折

松風亭見東坡梅詩

瓊臺元夕次太守韻

危閣臨流渺滄波萬頃湧出水輪星河澹天衢迴絕織
塵瓊樓玉館偏人間水月精神清江瘴海乘流處分

身 邦侯盛集嘉賓有香風縹緲和氣氤氳華燈耀綺

席競笑語烘春窺簾映牖眷素娥偏顧幽人空悵望通

明觀闕遙瞻一朵紅雲

逢時使君出示所作送春佳詞引楚襄事因次其

韻鷓鴣天

踏舞貪看赤脚娘送春春去莫悲傷飛花逐水歸何處
落絮沾泥不解狂 都是醉任飛揚百年三萬六千場
使君親按新歌舞竟夢相逢笑楚襄

陳逢時置酒賓燕堂仍携愛姬晚值雨作見示佳

詞輒次眼兒媚韻

漢、春陰人似霧那用繡簾垂不道持杯是阿誰須拚
倒金壘 人世渾如天上月離合比盈虧冒雨須帶雨
歸神女解相隨

予頃瓊山見桃李甚盛但臘月已開盡三春未嘗
見桃花每以為恨今歲寓昌江二月三日與客遊
黎氏園遇見桃花一枝羊君荆華折以見贈恍然
如逢故人歸插淨瓶中累日不凋予既作二小詩
同行皆屬和忽憶故鄉桃花鴨之盛每至花發鄉
中人多醜會往遊醉後歌呼今豈復得緬懷疇昔
不無感嘆因成長短句寄商叟德矩二友若悟此

空花即不復以存沒介懷也

漁家傲

海外無寒花發早一枝不忍簪風帽歸插淨瓶花轉好
維摩老年來却被花枝惱 忽憶故鄉風花滿道狂歌
痛飲俱年少桃鴨花開如野燒都醉倒花深往往眠芳

草

年進而三字

平盈成之期實在今日陛下所當憂勤宵旰虛己以聽
納羣臣所宜精白勉勵夙夜以進戒而近歲以來士大
夫粗於因循晏然寵祿諛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
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多士盈庭莫敢開說是陛下
有容納之德而羣臣進拒絕之計朝政之闕失臣下之
姦邪生民之利病海內之休戚何由盡聞乎古人有言
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蓋言
壅隔之禍深也臣愚伏望陛下博延羣臣明詔天下廣
衆正之路開不諱之門使忠良蹇諤之士有所規益而
謹言進傾邪諂巧之徒不得壅蔽而下情通寔天下幸

小注自路臣奏議錄出

甚取進止

宣和六年閏三月上時為訂封外郎王黼見其奏惡
之送吏部差知陽朔縣

論百姓失業劄子

臣聞堯舜在上而天下無窮人文王之民無凍餒者蓋
國以民為本而民以食為天自古聖賢之君莫不貴農
重穀以裕天下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
寒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姦邪者鮮矣仰維陛下臨御海
宇躬修節儉以安百姓涵養生息如天地之無不覆載
雨露之無不潤澤每發德音下明詔未嘗不以寬恤為
先懷生之屬罔不欣戴可謂治極乎堯舜而思深於文
王好生之德賦飢膚淪骨髓矣邇者朝廷稍務損益時

政以適厥中而奉承之吏用意過當不復推廣陛下仁
民愛物之心貪殘苛暴公肆**培**歛百姓嗷々失業者衆
監司守宰坐視流亡恬不加恤強者結集為寇盜弱者
轉徙乎溝壑是致輦轂之下勾者日滋號呼呻吟枕藉
道路此陛下耳目所及至近而易察者然且壅隔而不
盡聞况四方萬里之外乎深恐怨嗟之聲干戾陰陽聚
為祲厲傷害和氣臣愚伏望陛下流寬大之澤抑煩苛
之吏申勅諸路提舉常平官或間遣信使以巡撫四方
延問民所病苦蠲逋負省徭役以仰副陛下愛育元元
之意寔天下幸甚取進止

辭免除右司諫狀

臣准東上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右司諫臣聞命震
驚罔知所措伏念臣資性朴愚學術荒落方陛下初登
寶位開廣言路褒直盡下之時宜得方正忠謇之士置
在左右拾遺補闕庶有裨益如臣庸妄風節無聞倘或
冒居寔累初政伏望陛下察臣誠悃非敢矯飾追寢成
命別除臣一職合入差遣庶安愚分所有告命未敢祇
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梁師成劄子

臣伏觀敵騎將至需索犒軍金銀陛下以宗社生靈為

重屈意求和上自乘輿服御宗廟器皿下至民間首飾之物拘收殆盡大臣戚里之家不免直取獨未聞宦官能体陛下憂勞之意近來年以來宦官用事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拓邊境或進退臣僚皆能竊弄威權以厚自封殖此陛下耳目所及不復縷陳其專權擅勢桀黠尤甚者莫如梁師成師成用事日久能作威福計其家貲無為比當此危急之時獨不在直取之數臣竊感之臣謹案師成出入禁掖踰二十年罪惡貫盈不可悉數方蔡京王黼相繼用事朝綱隳壞賄賂公行姦邪朋附而為之用忠賢擯斥而不得進師成與之締交閎通表

裏蒙蔽引用浮薄布滿中外依憑城社玷辱聖朝以至海怨嗟養成今日之患迹其罪惡久合誅夷方陛下踐阼之初聖政日新一時儉人咸知退縮而師成儼然居中政執大臣慮其狡獪多計恐一旦復得進用莫敢動搖伏望陛下斷自深衷以師成付有司籍其家貲突窮姦慝以正典刑因以風厲黨類庶有懲革寔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蔡京章疏不繫階分析狀

臣准尚書劄子二月二十二日奉聖旨言蔡京章疏柳約李某不曾繫階令分析聞奏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

措臣昨於今年正月二十四日供職至二月初三日入局忽報臺諫官上殿臣方驚疑詢問同列據司諫李會正言師驥云初二日晚有急速公事乞對緣臣是日早不暇相率相既未得班次至初三日只將侍御史孫覲論列蔡京文字列銜同上即不曾聚議及報臣知委臣是時供職未及自日正當朝廷多事之際敵騎未退臣嘗按梁師成首罪惡首以蔡京王黼締交通闕表裏蒙混為說然臣後來不曾將再有彈奏臣寔失職雖天度包荒未即罷斥在臣愚分誠不自安臣見家居待罪伏望聖慈解臣言職以厭公議

聖旨論內臣梁永劄子

臣訪聞高品梁永等昨因宣和七年十二月差充伴送金國回謝番編欄官沿路作過挫辱守令毆擊頓司恣橫不法及取受過錢物每名不下一千五六百貫送大理寺根勘各係贓罪流在案該大赦原罪準律諸以贓入罪正物見在者還官其已費用者死及配流勿追餘皆追之今永等所配雖已該赦有追到贓物見在大理寺贓罰庫永既釋放却計會內侍省差權大理寺監門節次將劄子求囑本寺少卿請出元追到贓物臣契勘永既因罪追攝下寺根勘於本寺官已有妨嫌况贓物

在庫未經戶部拘收遂敢一面請領顯屬違法欲望聖
慈令戶部日下將上項已追到贓物重別估定價例除
已納足所犯贓外其其餘恐合給還仍乞罷罷本人見
權監門庶免姦弊甚取進止

乞罷李彥辟官劄子

臣近奉聖旨專委臣看詳京東西路兩路係李彥辟置
西城所害民之官並令放罷臣今契勘兩路州縣官係
御筆內降旨除授之人員數尚多吏部不肯著實供具
若盡行放罷其間却致枉濫臣今欲將監司知通元係
聖旨司錄以下元係吏部注授別無害民顯迹並且存

留外其餘並乞放罷取進止

論鄧雍劄子

臣伏覩近降指揮今之尚書侍郎異日宰執之選也都
省所接詞訴分送六曹與決施行陛下責任之意可謂
重且專矣則居是職者非得天下英偉豪傑之士智識
才畧足以當異時輔弼之選者曷宜此任哉臣謹按吏
部侍郎鄧雍不學無術世濟奸邪其父洵武任樞密使
因緣請託特許赴殿試闕通近俸猥中科目濫廁從列
惟薄荒穢士大夫目為豔班兼雍不曉吏事又欲廢法
任情專受請託選人闕陞改官意所欲與雖郎官執條

例以進輒遭詬詈人材猥下趣操頗僻不足污天官之
選伏望聖慈特賜罷黜施行庶厭公議取進止

論鄧雍第二劄子

臣伏見近年以來屢倖用事奸邪擅權賢否混淆是非
顛倒世家之子布滿要途瀆亂朝綱莫斯為甚臣謹按
前吏部侍郎鄧雍專以便僻側媚躡取要官初無學術
而使之特赴殿試不知古今而使之猥廁經筵帷薄不
修蹤跡醜穢士林傳播以為笑談今雖罷遣尚仍舊職
玷高華之選寔于公議有所未允伏望實在睿斷早賜
褫奪職名投置閒散庶幾聖朝名器不以假人且絕奸

邪覬覦之路寔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乞究追王蕃召姚古劄子

臣等伏見朝廷自聞金國興師即差王蕃姚古充京畿
四面制置使今姚古未聞來期王蕃統領兵避敵遠
遁不知所在京畿諸邑及近京州縣常被劫掠道路不
通都城閉關多日民間百物窘乏人情憂懼欲乞先次
選差將兵分屯城外以禦他寇仍開南城一面門多差
將兵訊察守禦以通往來仍乞差官趣召姚古追究王
蕃所在取進止

論吳鏜劄子

臣聞重刑再覆國之常典唐太宗每決一囚必三令五
覆蓋所以重人命也訪聞元豐庫受納金銀一項百姓
王宜納金五十兩貼司李元亨上歷誤作五兩當日有
提領官吳鏜到庫點檢係胥長劉鐸即時以元數執覆
取鈔呈驗發覺訖元金見在李元亨畏罪逃竄吳鏜不
曾送所司根勘一面申奏取旨便將降官降官劉鐸貸
命杖脊刺一配沙門島雖已蒙改正其吳鏜並無行遣
臣按鏜本市井小人狡獪反覆自來諂事權倖不一二
年致身從橐今來為見大臣收簇金銀急于傳會遂致
廢法任情欺罔聰聽衆論籍咸為枉濫寔累陛下始

初清明之政伏望聖慈矜憐無辜將鏜重行竄斥非獨
為小人之戒亦以仰副陛下欽恤之意取進止

論魯紆等劄子

臣惟國家之興聖聖相授專務愛育元元以固邦本而
四海之內廣所與共治以惠養斯民者尤在于守令監
司之職要以刺舉寔外臺耳目之寄專以按察州縣者
也其任顧不重哉伏自陛下即位以來號召天下豪傑
之士聚之朝廷而貪污不法之吏多在外服或倚勢作
威或倚法虐下誅求陪歛靡有藝極使遠方之民無所
申訴朝廷何賴焉臣伏見江西轉運曾紆福建轉運趙

岸唐績提舉市舶張佑提舉廣東香蓋黃昌衡府界提
舉常平陸棠皆緣交結權倖以獵取名位邪佞凶狡素
無廉聲皆不足以當一道之寄岸績遠任福建漕臣朝
廷近差陳麟等為代遂通賄賂于梁師成以造茶為名
不肯離任佑本泉州大商令市舶解治乃在泉州背公
營私何往不可近聞營造第宅盡令屬邑科買材木賍
汙不法一方之民咸受其弊昌衡棠皆奴事朱勗昌衡
頃知秀州華亭縣抑勒人戶依等第科買白鶴每隻至
有百餘千者自秀州蘇化石珍禽絡繹不絕遂就除本
州通判益肆掇取東南之民莫不憤怨棠知平江府長

洲縣專一勾當朱勗家事民間訟牒悉委佐官平江地
瀕太湖勗因產在長洲縣多被水患民間不肯承佃棠
既為抑勒上戶佃稍種不承認即枷項送獄既承之後
永無脫期至破家蕩產賣妻鬻子猶監錮不已良家妻
女稍有姿色必多方鈎致百姓田園號為膏腴者必竭
力攘取以搜尋奇玩而發人籠篋者有之以訪求古物
而掘人塚墓者有之紆故相布之子因謫事宦官進職
賜帶頃任楚州及鎮江府通判皆以本州娼女自隨替
罷契之而去帷薄荒穢父子聚麀尤為清議之所不容
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盡行竄斥以正刑書仍乞精擇廉

幹修潔素有風力之人以充盈監司之選庶幾朝廷惠澤得以下究細民疾苦得以上聞仰副陛下勤恤民隱之意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奉迎上皇劄子

臣聞唐明皇避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及二年辛李泌會群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若泌者可謂善處人父子之間矣恭維陛下天性仁孝伏自上皇東幸暴露日夜憂思至避殿減膳不遑寧處羣臣士庶莫不知之而軍興之際朝廷多事道路間隔絕臣恐陛下至意未能感通而姦邪之人易成間隙以上

貽宗廟之憂下為羣臣之禍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愚伏望陛下親降詔旨令三省樞密院集兩院省臺諫官合議迎奉上皇典禮使陛下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寔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內臣鄧珙等狀

臣恭惟道君太上皇帝倉卒南征暴露野次陛下憂懼不知所為金國退師之翌日遣使問安又擇見任執政為奉迎使陛下東向臨遣於庭令所至賞犒隨行將士撫諭行宮使以下令扈從以必上皇之歸孝思至矣且命宗室父老迎謁近甸亦既越甸未聞屬車之音羣臣

士庶不能無私憂者以羣小人在側耳臣訪聞隨行內侍其間頗有諛邪之人造飾奸言欲以離間陛下父子以龍德為隘而進西幸之策使陛下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安其親挾此為奸何所不至此誠社稷之深憂也臣願陛下擇其尤甚者行遣一二其往來京城蹤跡詭秘如鄧珙者傳播詔書以惑衆聽如劉奭者妄議朝政不循分守如徐霽者朋附道流凶惡稔著如董舜賢者李琮梁師彥之陰懷反側任鈞馮彥石如岡之素著凶豪凡此數人皆工讒善佞小人之桀黠者也自知過失既多畏陛下之嚴恐一旦有所不容是以日夜闚覘搆間

百端不可不慮臣愚伏望陛下遣使躬稟上皇將此教人重行竄斥別選老成端愿之人以充上皇掃除之役庶幾小人不致牽制行宮既復二聖重歡寔天下慶幸

論宋暎劄子

臣等伏見新除發運副使宋暎儉佞庸狡專事反覆蚤締交於王黼復聯姻于蔡攸叨竊寵榮積有過惡朝廷近者再除暎發運使臣等謂陛下濶畧往愆責以後效未敢論列今乃聞暎包藏禍心覆出為惡撰造不根之語脅持上下欲以離間陛下父子之愛物論恟莫不疑駭伏望陛下斷自淵衷早賜竄逐以厭公論取進止

請康要錄原作攝遠不相之語
今集作撰遠因迎身宜諱而
改

三月三十日奉聖旨宋
煥落職與在外宮祠

論明節皇后不當立忌狀

臣準西^上閣門闕準太常寺關今年奉迎道君太上皇
帝若在四月三日到京緣當日明係明節皇后忌辰合
分定奉迎及行香官者臣當考求典禮明節一皇后不
當立忌昨緣太常少卿林震率意迎合妄援溫成故事
為明節皇后立忌因以為例不復討論遂使聖朝著非
禮之舉貽^說後世不可不草窹詳忌日之制罷樂廢務
修齋行香皆子孫致其追慕之誠五季之亂可謂無禮
法矣周世宗宣懿皇后入廟議者猶以太后在上疑祔

廟之後立忌非便嘉祐中言者以久雨陰沴宗廟之禮
恐有未順且謂南城立溫成廟四時祭享並同太廟之
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商宗遭變飭已思咎祖已訓
以典祀無豐於昵况以嬖寵列於秩祀非所以享天心
奉宗廟之意也熙寧中有司議改溫成廟為祠殿歲時
遣宮臣行事忌日齋祭並合廢罷識者是之今陛下初
嗣歷服宜大正始之時宗廟國之重大事伏望聖慈下
有司討論典禮務合中制所有明節忌辰乞且依溫成
故事罷百官奉慰行香令止令內臣就祠殿行事薦以
常饌庶合典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制國用劄子

臣伏觀祖宗之制天下財穀悉總於三司非條例有定數不敢擅支朝廷知其大數量入為出故能倉廩充溢用度有餘近年以來政出多門法庭浸弛戶部既不得總天下財賦朝廷亦無緣盡知錢穀大數侵支互用不可訊察名為應奉御前其寔般入私室東南財賦盡于朱勔西北財賦困于李彥天下根本之財竭於蔡京王黼自徐鑄蔣彞為常平官何漸為茶馬司官張琬徐惕燕瑛為市舶官應安道朱彥美王子獻王復為轉運司官胡直孺盧宗原為發運使王仲閔胡邃為提點刑獄

宋誨為香鹽官劉寄李垓毛孝立為鹽司屬官天下財賦盡歸權倖之門家小人乘時無復忌憚今所至匱竭公家無半年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加之兵興府庫金帛散用將盡此乃國用危急之時所謂理財經久之術不可不慮伏望遵依祖宗故事使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戶部量一歲出入以制國用仍乞精擇健吏通知財計者置司驅磨諸路應干錢物往來移用過及見在之數其官吏各量添俸給課以功限為之賞罰或專遣使命就所至勾集諸司人吏驅磨庶幾利源歸一而天下財用可得而理矣取進止

臣聞春秋之義待荒服者不一而足顏師古曰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臣伏觀金人恃其強大邀求無藝陛下大度包荒不愛重寶不惜土地又遣親王大臣為質卑辭厚禮惟恐少失其意待之可謂盡矣而徵求無厭詭詐難測近者載遣使人復以親王大臣都尉為請無禮亦甚矣臣職在諫垣連日伺候班次未蒙引對退伏惟念上皇在東南陛下闕晨昏之養未有以慰其意今連遣二子入一不測之敵無乃傷父子之情乎况肅王孱弱置之軍中萬一暴露感疾陛下有殺弟之名又

三鎮者皆天下勁兵處太祖太宗百戰乃得之一旦舉以予人陛下為人子孫嗣守大業使兩路生一靈無故陷沒何以為國乎此又不可之大者也夫路城下之盟諸侯之深恥以國家全盛之勢四海九州之廣勤王之師不絕於道伏望陛下明詔將相大臣別議攻守之策仍乞間道遣使榷河東河北兩路盡發強壯策應首尾掩一擊天地助順必成大功臣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論土豪乞依戰功補授劄子

臣伏見河北河東路宣撫副使李弥大申乞初等不理選遣官誥一百道欲以召募土豪此必弥大窺見朝廷

不肯假借且懼招權之嫌故其所乞不敢過當又能為
陛下吝惜名器志雖可嘉臣竊聽外議以為方今多事
之際正藉捐軀死難之士使真有土豪能糾率勇士捍
禦邊方恐非虛名所能招致指揮一下聞者竊笑伏自
陛下即位之以來罷花石之冗費斥應奉之邪塗濫恩
借賞所省已不貲矣奪彼與此孰得孰失况今太原危
急邊境繹騷此正士拔士卒為將帥之時所有應緣召
募首領合與官人並乞作戰功補授庶幾人人樂從應
募必眾取進止

三
辭免除侍御史劄子

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承學淺陋賦性迂愚比
者伏蒙陛下擢寘諫垣日月未幾曾無古人正色獻替
之效莫副陛下虛懷聽納之勤覩顏尸祿日俟罪譴敢
圖誤獎更踐臺端况今多事之際士論未一民論未孚
非智識議論足以裨益政體剛方諒直足以糾正官邪
曷可仰副陛下責任之意如臣妄庸猥被簡拔恩私過
厚職任難勝退自省循安敢冒處伏望陛下察臣誠悃
追寢新命別除一閑慢差遣庶安愚分臣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再免辭免侍御史劄子

臣近蒙恩除侍御史尋具辭免聖恩深厚未賜矜從非
臣捐軀所能報稱而義有未安不能但已須至頻瀆淵
聽伏念臣出自寒鄉蹤跡孤遠歷官州縣踰二十年風
節無聞志氣凋零落茲者伏遇陛下龍飛首擢諫列詢
事考言曾無涓埃可以上裨聖政之萬一方懷憂畏日
俟譴呵豈敢躡出要路以冒不次之寵况陛下初政嗣
大政當擾攘之時避殿減膳躬自貶損憂勞備至而德
意未孚于國人播告難修而實利未及於天下羣囂誼
闕權柄下移遂使人主之威福朝廷之紀綱幾無以自
立復以畏避相先莫敢任責而臣人微望輕乃於斯時

身任言責橫當風波寔恐無以稱塞上辜陛下委寄之
意伏望聖慈察臣情辭非出矯偽別移一閑慢去處庶
可勉策駑短隨事補報臣不勝哀祈激切之至取進止
論体究姚古劄子

臣準朝旨差往河東路体究姚古已下統制官不進兵
等事係干重密合先次取會因依次第看詳体究詣實
竊慮姚古等却作因糧道不繼別以私說回報雖未明
虛寔理合体究的寔恐臨時有妨施行其前項事若干
涉監司州縣等處即未審合與不合一就体究伏望聖
旨詳酌施行如蒙許一就体究即乞特降處分付臣照

會所有應于令來體究公事合關報臣事節並乞依已

降指揮不得下司所貴慎密不致漏露取進止五月一日三省

樞密院同奉聖旨河東諸統制開內有逗遛不進者其姚古不能節制以軍法從事致久未成功姚古可落檢

校官罷節鉞與承宣使依舊河東制置使其統制官差侍御史李其前休究逗遛尤甚者械送赴關取旨李其

令乘上閤門今月二日引見上殿說疾速發起仍不下司有劄付李侍御靖康元年五月一日押已而不果行

論行宮冒賞劄子

臣聞唐德宗狩奉天自發洋州以來百姓進獻瓜果欲各與散官陸贄以為不可且曰爵祿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德所宜處之夫散官虛名也贄猶力爭至數千百言而不已誠以所係者重也臣伏聞上

皇東巡州縣供饋無關此乃臣子之常分何足為功兼

供饋之物自一毫以上皆行人及坊郭鄉村有物力之

人非出供饋者之家也供饋愈辨則剝民愈深臣訪聞

其間巧于謀身者多是結交近習縱其請求需索無藝

往緣此得其歡心揄揚贊美達之上皇遂致贈秩賜

金行宮如市有再任者有進三官者有召赴都堂審察

者恩賞潛濫非散官之比也陛下修明百度抑絕奔競

如此而士大夫冒犯廉隅倥倖苟得如彼况上皇鑿輿

還闕將士冒行陣突鉞鋒以衛護社稷者或橫尸原野

或暴露邊陲未聞少加恩典而首及州縣猾邪之徒非

所以示天下之公也所有已降遷官進職等指揮伏望
聖慈特賜寢罪以安人情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取進
止五月二日奉聖旨上皇經由道路宣力之人
可依下項寧陵知縣趙子游等各轉官有差

論王氏及元祐之學

臣愚昧朴拙當陛下初政偶承乏權程寘言路每因進對
備聞德音未嘗不以紹復祖宗法度為說忠臣義士莫
不歡欣鼓舞日須德化之成也臣今月十七日入臺伏
覩三省降到黃榜一道臣僚上言以王安石為名世之
學發明要妙著為新經天子學者翕然宗師又言熙寧
元豐間內外安平公私充實法令備具賦役均平其意

專以王氏之說為是公私誕謾無復忌憚以陛下聖明
未可遽欺既以司馬與安石俱為天下之大賢又云優
劣等第自有公論觀言者必不肯以光為優以安石為
劣夫光與安石行事之是非議論之邪正皎然白黑
雖兒童走卒粗有知識者莫不知之當熙寧元豐間
如韓琦富弼歐陽修之屬尚皆無恙安石惡其議已皆
指為因循之人擯斥不用卒以憤死恭惟太祖太宗創
業之艱難真宗仁宗守成之不易規模宏遠矣安石欲
盡廢祖宗法度則為說曰陛下當制法而不當制于法
欲盡逐元老大臣則為說曰陛下當化俗而不當化于

論作謗

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縉紳受福福生靈被害
海內流毒而祖宗法度元老大臣掃蕩禁錮幾無餘蘊
矣幸賴宗廟社稷之靈上皇悔悟以祖宗不拔之基金
付陛下今言者又創為熙豐之說以安石為大賢臣恐
此論一出流聞四方鼓惑民聽人心一失不可復收非
朝廷之福也

請康元年五月三日為侍御史

莊簡集卷八

公孫大內

此卷有舊抄本乙未五月廿二日校

莊簡集卷九

公孫大內

此卷有舊抄本乙未五月廿二日校

奏議
論蔡攸欲潛入都城劄子
臣伏見蔡京父子當國日久竊弄威柄敗壞紀綱使朝
廷失信於鄰國致上皇負謗于天下軍民怨憤士論沸
騰前後臣僚論列非一其它元惡巨姦悉已竄逐獨京
父子尚遲回近甸未正典刑訪聞攸不自引避欲以扈
衛行宮為名僥倖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慮若攸果入

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上皇屬車之塵則臣坐不預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睿旨早賜黜責施行
議太上皇后還宮之儀狀

臣近觀禮部閔報太上皇后先次還宮陛下累降德音戒勅有司繕次擷景園易名宣德宮務極宏麗以稱崇奉之意使命往來不絕于道陛下每於艱危擾攘之時延見羣臣憂形于色未嘗不以暴露為此念于太上皇后可謂無負矣臣聞近日外議籍籍咸謂太上皇后輕信小人之言遣使切責陛下臣在外庭不知何事妄傳欲開宣德門入居大內群臣士庶莫不惶駭以臣料之

萬無此理即設或有之此豈太上皇后保全鄭氏之意哉恭惟道君太上皇帝上畏天戒下順民心以宗廟社稷之重躬行堯舜之事退居潛藩以神器付陛下大內者天子之居神器所在也使無纖介之嫌陛下欲便溫清之養迎奉入內亦當躬稟上皇下有司討論典禮如漢唐故事繕營宮室嬪嬙贄御嚴為限隔以防意外之變縱陛下母子慈孝萬無他嫌其如左右近習之懷姦結怨搖動兩宮則蕭牆之憂不可不慮伏望陛下明詔三省樞密院大臣速議太上皇后還宮之儀以全陛下母子之愛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論在京擅離官守人一等科罪劄子

臣竊惟聖主制世御俗之方莫重于賞罰所以行賞罰者莫先於至公古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恩廢天下之公議也臣復見金人內侵都城危逼士大夫委職而去者五十二員近緣臣僚論列有旨令吏部具職位名姓送大理寺根勘約法斷罪陛下示天下大公之道可謂盡矣命下之日士論紛然或謂罪同罰異致陛下有失刑之訖大臣負黨姦之謗不可不察如衛仲達張勸馮溫舒蔡行兄弟皆從官也林虞劉燾袁植皆致仕也在仲達勸則除名

勒停虞則追五官除名勒停行兄弟及溫舒燾植則置而不問或旋求名目如蔡績蔡續者或妄託假故如許行宋時者種姦欺莫究虛寔其為擅去官守一也今詐冒者反得輕典孤拙多陷深文陛下既已付之有司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原情定罪不容輕一有所輕重况得而私之者伏望聖慈將大理定斷到應干逃避臣僚係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已後不問有無事故盡作擅去官守一等坐罪庶幾公道昭明人言弭息不勝幸甚取進止

論劉延慶等劄子

臣聞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故曰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願望避敵逗撓有刑我藝祖以英武定中原養兵只二十餘萬懲罰訓練一按師律嘗曰唐莊宗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以軍法束此輩縱其無無誠為兒戲朕撫養士卒不吝爵賞犯吾法者惟有劍耳故能南征北伐洒濯氛祲神戈所指無不從志誠御將得其道也臣伏觀近年以來將帥之柄付之宦官兵政不脩賞罰不嚴馴致前日敵騎充斥瀾漫兩河非小變也幸賴宗社之靈陛下神聖得天人之助金人退師宜于此時修軍政以擢威稜明賞罰

以聳羣聽擇其誤國生事罪狀明白將士怨憤久稽天誅如劉延慶父子者重寘典憲以勵三軍平燕之役延慶提數十萬衆當契丹殘破之時師兵鋒未交一夕遁去芻糧器甲委為盜資兵夫枕籍填滿抗谷挫損國威莫此為甚金人緣此遂有輕畧中原之意其子光世光國亦皆凶悖專恣傲晚不恭近者尼雅滿圍守太原事勢危急朝廷遣光世赴援既遷延不進反與折民為仇旋致敗衄擁兵犇逃光國頃為陝西提刑陵轢州縣五路官屬畏其凶燄尋醫侍養託故解職者不可勝數今兩路用兵防秋在近正藉將士用命以守禦邊疆以衛

護王室如延慶父子蒙國厚恩一門之內建籍正任園池田宅歌臺舞女志滿意得不復以朝廷大計為念及种師中姚古王元之流皆陛下親擢元為鎮定總管師中為河北制置司古為河東制置使委任華重亦復偃蹇自肆使之禦敵則望風先奔使之策應則逡巡不進用兵行師如循一軌若此之類朝廷未加少加詰問有罪不坐犯法不誅此皆異時因循姑息之政亦何以感勵將士使之伏節死難者乎前日失守追斬梁方平驕將情卒孰不知懼以陛下英明當今日敵兵紛集之時制軍禦衆若不稍加裁戢但務涵容苟玩歲月遂使忘

身效節率衆先登者獲訊于士卒憤軍威國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勇義士痛心勇夫解體豈不殆哉伏望明詔三省樞密院大臣將自來姦欺罔功罪惡顯著最為敵人所訛笑如延慶等重賜顯戮傳首邊城或携削官職竄流遠方庶幾邊將革心軍聲大振賞罰當而功罪明威令行而軍功政肅矣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用河東土豪援太原劄子

臣近因進對伏見陛下以太原圍閉日久援兵無功深軫宸衷憂形於色臣退與僚屬具言今日之患誠無急於此者臣東南書生豈知用兵因輒詢求博采衆議及

河東士大夫有訪臣者皆言方今時勢危急忻代二州已為敵境澤潞汾晉又遭劉嗣初殘破富家大姓往往奔走四出獨力田之人戀著鄉土多自圍成保甲守護鄉閭朝廷若起而用之可得土兵十餘萬人人自肯為戰蓋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其勢然也今朝廷兵力單弱四方兵未有至者萬一太原不守則河東決非朝廷之有若恤小害則大患不除欲望聖慈逐急就委折彥質盡起晉降慈隰澤潞威勝汾州八處民兵自二十已上五十已下及本路諸侯弓手令見任州知通判縣令佐據所統屬各自部轄其間亦有土豪及士人

願為頭目者甚衆若假以初等官及應副器甲使與官軍協力赴援比之他路起兵無逃竄剽掠之患減飛芻輓粟之勞人自為戰家自為守功必倍之仍乞先遣信使齎詔書諭以禍福人必樂從出夫之家給復三年州縣敢逗撓者并以軍法從事愚計如此倘粗合聖意乞詔三省樞密院大臣詳議施行取進止

再乞河起東民兵狀

臣近嘗具奏乞盡起河東民兵赴援太原乃是臣呼召平陽府進士刁處仁等商議為臣言力田之人頗戀著鄉土各自為團成保甲咸有鬥志若起而為兵比之

他路無逃竄剽劫之患減飛撓芻粟之勞其言似可採用未蒙施行今河東士大夫避地至都下者甚衆其刁處仁等亦各願隨逐使人前去乞下臣章樞密院令出榜召募詢訪謀策庶有裨益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胡直孺劄子

臣伏覩近除胡直孺為工部尚書命下之日士論沸騰莫不疑駭蓋直孺素結朱勛為發運使為待制如平江府為戶部侍郎皆勛力也臣近論朱勛及言東南財用為羣小侵蠹直孺其一也老而無恥素節凋喪不足污八座之選覲顏朝列不自引退伏望陛下斷自宸衷重

行竄黜以為大夫不顧廉隅者之戒取進止

論胡直孺第二劄子

臣近再上章論列工部尚書胡直孺罪惡已蒙陛下開納許以必行亦既累日不見降黜此必大臣以直孺為賢曲加覆護以臣言為妄未肯施行夫大臣以進退人材為職所進忠賢則國家享其利所進儉佞則人主受其欺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得待罪言路若大臣用人失當臣得而論之朝廷行之則陛下威權立矣今臣力言之陛下虛已而聽之大臣沮抑之則是陛下威福之柄反制於大臣而臣區區不能但已者也况直孺佞邪天

下所聞與安道盧宗原相繼為轉運使及發運使欺聞
罔朝廷如循一軌將上供物料及糧綱船盡充花石之
供號為應奉州縣帑藏為之一空起發封樁妄稱均糴
歲計不足猶進義餘緣此進職濫廁從班遂知平江府
縱朱氏請求益肆掬歛不復知有朝廷矣直孺素蓄聲
妓每携就朱氏園亭與娼優裸處啗其子姪胡氏怨憤
目為朱家奴勔入京帥凶燄益熾至與宰執爭權勢竊
弄國柄首引直孺為戶部侍郎縉紳側目莫不駭嘆伏
自陛下即位灼見姦凶以次流放黨類屏息獨直孺反
被褒擢聯八座之選命下之日士論沸騰前後臣寮論

列不一伏望陛下斷自淵衷速賜竄黜以為多士之戒
如臣所奏失寔欺罔聰聽亦望解臣言職重寘典憲臣
與直孺理難兩存不勝激切待命之至取進止

論燕瑛胡直孺劄子

臣伏見燕瑛胡直孺二人以姦佞相濟傳會匪人用事
專權恣為不法盜用官錢如同己物刻剝細民甚于豺
虎前後臣寮疏列罪惡瑛頃任廣南市舶專以貨賄交
結近倖目為香燕及為開封尹專任猾胥政事紕繆輦
轂之下寇盜縱橫褫職居外曾未旬月百計經營由散
官徑為戶部尚書直孺任兩浙漕臣假託應奉耗竭帑

藏醜穢之迹中外所聞知平江府謫事朱勛日三造其門勛所欲為無求不獲家蓄散妓專事媚悅以圖進用名教所棄清議不容陛下灼見姦慝亟議誅竄今三人皆帶龍圖閣直學士名曰罷斥其寔陛下遷自祖宗以來非名德重望為士類所推者未易得此陛下始即大位慎重名器愛惜生靈之時如使此流列顯職當郡寄臣恐四方忠義之士不以聖朝爵祿為榮人人解體羞與比肩恐非朝廷之福臣與瑛直孺寔昧平生所以拳拳不已者誠見陛下慨然思治乃于賞罰功罪輕重失當未能厭服人心實累聖治伏望陛下奮發乾剛大明斥

陟將此二人鑄職投間庶協公論臣不勝憤激之至

再論燕瑛胡直孺劄子

臣竊謂監司郡守號為近民之官勢力氣絀足以制百姓死生之命頃者姦倖當權奢淫無度竭生靈之膏血不足以供谿壑之欲於是分遣親信之人忍為殘賊敢為姦賊者布滿州縣夤緣假借上下相蒙其剝民愈甚則獲賞愈多怒如應安道徐鑄之流死亡畧盡今其在者蹤迹顯露莫可如燕瑛胡直孺二人皆自郡守監司以賍汙致身臣累具彈奏必蒙陛下委曲開納臣亦委曲為陛下言之若以朝廷多事之際以為有材亦當置

在三邊財穀之地不當佚以宮祠優以便郡也今乃反
輔郡地望愈隆沮天下至公之論成儉人怙寵之私成
命既頒物議沸騰此必大臣有陰為之地者二人平昔
止能奇珍貨賄交結權倖飲饌散妓媚悅要人身雖去
國各留子弟見在京師日造大臣之門對衆附耳營求
百端稔惡勿悛無復忌憚伏望陛下奮發威斷直批付
三省褫奪職名重行竄殛以解四方之疑不勝幸甚取
進止

論燕瑛胡直孺第三劄子

臣累論列燕瑛胡直孺不當寵以峻職蒙陛下開納許

以必行至今累月未見褫奪瑛闕通交結皆出宦官直
孺拔擢悉由朱勔此陛下所知也夫人主之於臣下患
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小人放縱無所忌
憚故知善而不能用與知惡而不能去誠人主之深戒
也今此二人非獨臣知之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臣若不
言則負陛下言之則觸大臣柄大臣以直孺等為才當
多事之際欲湔洗而用之則當置在三邊兵刑財賦有
用之地尚為有名不當佚以宮祠與優以便郡也臣誠
愚瞽官小言輕非仰恃陛下優容勢必不敵伏乞檢會
臣先後所上文字降付三省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王子獻等劄子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專委臣取索檢點京東京西兩路西城所創制擾民等一切並罷元係西城所辟置及曾應副害民之官先次放罷其具名聞奏除已一面令吏部供具本路州縣官外臣今所聞兩路最為李彥信任陳獻利便創立租稅忍於害民為國斂怨倖冒賞典轉官除職之人其尤任者京東則有王子獻呂岷毛孝立京西則有劉寄任徽彥李端愿子獻為京東轉運使將梁山灤收入西城所辟置孝立岷為屬官徧諸州縣自濟兗鄆濮興仁廣濟等處為之騷然迫脅官吏抑為勒

鄆舊抄作鄆侯考

細民有不承佃者便枷項送獄人人惴恐莫保性命蒲魚荷芟之利皆日計月歲課織悉無遺遂致灤傍之人無所衣食強者結集為寇盜弱者轉徙乎溝壑岷孝立皆驟被拔擢自文林郎不二三年轉致至朝散朝諸大夫自曹官為通判自通判為監郡守監司又孝立任在濟州日母死其父欲只作所生規免解官未幾父又死遂干求李彥請御筆候葬畢起復孝立家本三衢惓往返迂遠不復挈喪歸鄉只就濟州營葬近緣廉訪奏劾國忌日就司錄廳用妓樂深夜飲燕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敗壞風俗莫此為甚寄徽彥端愿或自白身或由小官

為李彥汲引將唐鄧汝蔡四州九縣取民間稅地為之
公田歛取無藝百姓失業流丐者衆風諭諸邑催索租
逋急於星火確山令劉愿前後杖下決死良民千餘人
徽彥近緣金人內寇添差京西運判遂分屬官四出有
甚寇盜襄城一邑科率至十九萬謂之助國錢更不抄
上赤歷此數人者朝廷雖已放罷而罪惡貫盈公議未
允伏望陛下洞照姦凶久為民害特發睿斷重寘典刑
或竄流嶺表以謝兩路生靈不勝幸甚取進止

再論王子獻等劄子

臣近准詔旨姦貪之吏蠹國害民者尚未竄逐所以好

惡未孚賍吏未懲民未被澤臣職在臺端仰煩聖訓宣
諭使之彈劾在臣愚分誠為失職臣伏自供職首尾半
年前後論列姦貪之吏多矣陛下雖有聽納之明而未
見力行之果臣輒再具已嘗論奏而未蒙施行者如京
東轉運使王子獻前知淄州毛孝立前東平府通判呂
岬前京西轉運使李彥杜徽彥提舉常平李端愿劉寄
此六人者皆奴事李彥竭兩路膏血以奉彥者假借彥
勢力氣燄足以制百姓之生死之命彥非得此六人亦
不能姦凶如此其暴也臣聞此等人其類尚多自陛下
初政灼見姦慝雖已落職送部只是退居鄉里復帶前

銜金章紫綬所在州縣郡皆以嘗任郡守監司徒差
破人從日陪燕遊無復省躬念咎之意亦莫有依元降
指揮赴吏部受差遣者是陛下賞罰號令止行于小臣
不行于吏大吏伏望檢臣前奏重賜竄逐仍乞行下吏
部取青前後送部臣寮如有傲晚偃蹇不肯赴部之人
即與直注遠地或河北河東合入見闕差遣庶幾方命
慢上者知所警懼不勝中外之望幸取進止

七月二日
六日奉聖

旨王子猷等並送
吏部注遠小監當

論王雲等劄子

臣近嘗論列同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給事中王雲

身為士大夫職列侍從勿附童貫贊助開邊使兵連禍
結及敵騎內寢朝廷憂危將命募兵逗撓不進前後臣
僚文章定虛中雲罪與王蕃等蕃已責授散官安置議
者猶為輕典獨此二人赦而不誅已駭物論今乃反寘
近列居密勿獻納之地急則用計而脫禍緩則詭辭而
冒榮專為身謀無復人臣之節兼近來年以來士大夫
交結宦官寢以成俗虛中為翰林學士雲為中書舍人
皆朝廷革選貫皆倚為心腹每用兵行師皆有將帶前
去之語覲顏就道曾無愧恥陛下初即大位拔用人材
宜以禮義廉恥風勵士類若不痛加懲革則後來者更

相倣效廉耻之道愈喪而礼義之俗寢隳矣夫人君養士之廉耻所以**化**重其國士之有廉耻亦所以重朝廷唐李鄠耻為吐突承璀所引卒辭相位史氏書之以為美談今虛中輩姦貪趨利庸近凡鄙交結近習迹狀明白辱國甚矣伏望檢臣前奏付外施行早賜罷黜以厭公論不勝幸甚取進止

論王子久劄子

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初承姦凶用事四方凋弊國用匱乏之後兵政不修將卒驕惰城池樓櫓未經修葺一旦金人奄至城下四方勤王之師未有至者人人惴恐士

大夫至有委職而去者危甚矣獨陛下奮發乾剛宵衣旰食經營備禦慨然策勵二三執政大臣固守宗社將士戮力人心安固都城百萬之家無一**搖動**者伏自金人退師益修守禦之具戒畿甸之兵為保伍之法召諸道之兵為赴援之期東南轉粟舳舻千里選將陳兵常若敵至陛下固守**城都**之志可謂堅矣為臣子者義當相率協力宣布德意使遐迹之情莫不安帖臣訪聞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知東上閤門事王子久世襲膏粱無所知識輒敢對眾宣言違避地之策動搖朝廷規喧眾聽外廷傳播莫不駭愕流聞四方為害非小欲望陛

下特出睿斷將子久重行黜責仍乞速降詔旨布告中外以靖國人不勝大願取進止

乞假借臺諫委任大臣劄子

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懲艾前日姦邪當國杜塞言路之弊于是增置臺諫負雖憲臺六察咸得言事又許臣僚實投函職事不應上殿人亦得奏對開公正之路閉私邪之門海內聞風莫不稱慶今纔數月未聞用一直言得一賢士而言路寢復有壅塞之患近降指揮奏事既罷不能從容留身不合上殿人雖有指揮亦令覆奏臣知陛下有厭言之意矣諫官御史不稍假借一言

忤意旋被斥逐臣陛下有拒諫之實矣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如天地之無不覆燾日月之無不照臨而懷疑偏任惛然惟恐群臣之欺已此得御姦邪之寔而未得任忠賢之道也陛下所謂親除者一舉而得之余應求再舉而得陳公輔此二人者今乃迎合大臣或為游說例當斥逐使誠有之是親除之人豈足信任乎以下之大四海之九州之廣而陛下欲耳目所及擢用一二士大夫所任未必得人而先已失衆心矣衆心一失人懷疑貳不知孰為共守天下者乎不亦所得者小所失者大乎耿南仲為東宮官輔導陛下十有餘年此腹

心之臣也。雖甚愚陋之人，莫不知之。而李綱敢與抗論，詆訐其短。此其疏率無謀可知矣。而謂懷姦以事陛下，則非也。彼懷姦以事陛下者，知南仲不可動搖，則陰交而固結之上，可以保寵榮；下可以行私意，而天下安危社稷存亡，則有時而不暇恤也。夫南仲之於陛下，同休戚利害者，其設心豈有他哉？特其所見，或有偏條不通之處，未能曠然使陛下以大公至正之道照臨百官，撫御寮區也。臣恐姦邪之徒，窺見陛下好惡，更相譖毀，迭相媒孽，無忠信仁厚之風，成猜忌刻薄之政，人人惴恐，莫肯披露情寔，以事伏望陛下伏望稍回淵慮，假借臺

諫則盡聽納而容狂直禮貌大臣則專委任而責成功臣誠狂愚不識忌諱有所聞見懷不能已伏惟陛下留神聽納天下幸甚

乞擇臺省官節錄封事劄子

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懲創前日姦邪當國杜塞言路之弊，于是增置諫員，憲臺六察咸得言事，猶以為未也。又許臣僚寔封投職事官不應上殿人，亦得引對開公正之路，杜私邪之門。海內聞風，莫不稱慶。今纔數月，未聞旌一直言用一正士而言路駸有壅塞之患。近降指揮奏事既罷，不得從容留身，不合上殿人。雖有指

揮亦須覆奏議者謂陛下有厭言之意也祖宗假借言
事官虛懷聽納雖布衣之士必須溫言誘接至有辭氣
狂悖者未嘗加罪今諫官御史一言逆旨旋被斥逐議
者謂陛下有拒諫之寔矣况令姦諛未盡去蠹壞未盡
飭邊方未寧百姓匱竭更張廢置未盡天下之公論慷
慨獻忠者當畧及之或謂陛下已厭封事之不多不暇
省覽或付之三省密院大臣門人弟子得以傳播誠為
非便臣伏見仁祖時嘗委張方平司馬光詳定中外所
上封事盡心料簡合于義理可施行者雖文采不足一
一奏聞光與方平亦嘗奏乞其間識慮稍出于衆開

陳政體時務文理詳明者乞特賜召對面加詢訪果有
可採密籍姓名隨材擢用今太平日久誠為多士之時
所獻封章豈盡無可觀採臣愚伏望聖慈檢會祖宗
故事專委兩省或臺諫官二員擇其公忠端亮者俾之
遴選據所可取者節錄成冊每季進呈以備一覽忠言
嘉謨庶有裨益以輔成陛下中興之治天下幸甚

論貶逐臺諫乞不施行日下出門指揮狀

臣伏觀前諫議大夫唐重等五人與郡日下出門流傳
四方士論驚駭陛下新即大位開懷聽納之初宜優容
直言禮遇下臣今重等備員臺諫不知所論何事既令

卷九
日下出門議者遂致紛然造飾語言稱師驥論十事孫
覲李擢等攻擊^年執緣此被逐蓋朝廷未嘗降出得罪
之^因宜其紛然有以議陛下也重等既各與便郡如同
杖和皆天下膏腴處正使自擇不過此耳何至迫逐使
之倉皇如若此哉臣伏見祖宗朝斥逐言官雖遠在嶺
外未有日下出門者熙寧中王安石為宰相急于行法
惡人之議已始有此行遣後來蔡京王黼用事欲行已
私循用此例緣此言路塞絕豈可施于今日艱難之時
哉伏望陛下特降睿旨將日下出門指揮更不施行庶
令般挈家屬收拾行李以示陛下優納之意
靖康元年三月
上時乃左曰諫

乞戒在位揚職奉法劄子

臣嘗謂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
不可易也先王因制天下使尊尊相高貴貴相承名以
命之器以別之四方仰視朝廷之尊群后翊戴人主之
勢故能消患折衝姦人無窺^一覬之意昔漢高祖以馬
上得天下韓彭輩論功議賞至拔劍擊柱漸不可制叔
孫通制禮儀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於是高帝曰
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尊貴也陛下踐阼之初敵人侵
侮國勢搶攘執政大臣議事喧闐于上士人伏闕詬訾

于下士大夫一旦習為苟簡三省六曹百司庶府官吏
因循不復治事伏望陛下俯從羣臣之請申勅有司擇
日御殿欵謁宗廟然後告戒列位各揚乃職有不奉法
者御史臺閣門覺察以聞庶幾隆主勢而正朝綱寔天
下幸甚取進止

莊簡集卷九

用舊抄本校以四十字餘字五月廿二日

莊簡集卷十

奏議

論是國是劄子

臣聞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
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君臣不合國是無由
定也夫以區區之楚欲立國定制猶知所審况陛下紹
膺大統撫御寰區當中外多事之時羣趨殊方衆志異
慮可不知審所是而定之乎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敵人

內侮國勢搶攘寬大之令累頒求言之詔屢下巨姦元惡斥逐殆盡忠臣義士聘舉無遺凡所以收人心者可謂可矣而廟堂之上所與揚協心圖治者不過六七執政大臣乃復牽于浮議各營己私導沓背憎結怨嫁禍莫肯慨然以天下為己任者方今民營官冗執將驕卒惰外則邊境一繹騷內則財用匱乏此誠國家危急之時陛下憂慄焦勞于上而羣公大夫放談竊議于下學校之士不務宿業而以授廩為課程縉紳之徒不循分義而以捭闔為職任自白身而登儒館由選調而參廟謨祖宗以來所未有也行姑息之政徇苟且之習爵祿

濫冒名器輕浸因一夫流言為之變法易令者數矣人主威權何時而立祖宗法度何時而行朝廷紀綱何時而定此寔社稷之深憂也臣愚伏望聖慈明詔大臣深加訓勅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理道然後斷而行之疑其為姦則如勿任知其可任則不必疑奮乾綱以明黜陟隆委任以責成功庶幾國是定而法制立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引對人乞先經三司劄子

臣伏見陛下踐阼之初下詔求言虛懷聽納雖疎遜小臣間或引對親賜詢考將以開廣言路簡拔雋髦此盛

德之舉也臣愚竊慮陛下驟當幾務臣下忠邪未易洞照其頗有利口辨言乘時僥倖以徼寵祿姦人窺覬名器浸溢輕而實材忠朴之士往往耻于自售甚失陛下所以惻怛訪逮之意欲乞今後臣寮非本職合上殿人委三省大臣博采公議先次審察如委有實行及策畧議論過人即令引對庶幾抑絕奔競以來僥異之士取進止

論李會李擢劄子

臣伏觀際日以李會李擢為左右司諫訓詞褒諭以首論蔡京有功特被召用內廷之議無不駭愕臣之區區

除

亦所未喻夫首論蔡京者陳瓘也其次則有石公弼張克公毛注之流相繼覺彈擊上皇覺悟既罷而復用者數矣京與王黼前後用事權傾天下言路塞絕多士盈庭莫敢開說方是時也忠義奮發不避死亡之誅慷慨言事不過曹輔等三五人爾下逮韋布之士廷對大問進藥石之言則有若范宗尹投匭獻計則箴時政之失則有若朱夢說而會擢在當時迭為臺官身任言責保寵固位被阿諛之訛目覩時事曾無一言逮陛下龍飛灼見姦慝太學諸生伏闕上書首論六賊之害蔡京之惡夫人而能言之矣諫官御史能于此時明目張膽擊

卷十
三
五本堂
姦指佞實恃陛下聖明不啻摧枯拉朽之易何足為功
况會擢當金人圍逼都城力附白時中李邦彥專主避
敵割地之謀方肅王之初渡也不罪金人之渝盟乃敢
奮筆橫議以上皇還宮問肅王所在刳持上下必欲以
祖宗基業委之敵國至有三鎮與王室孰重之語章疏
俱存可以考按今時中邦彥坐是落職議者猶謂輕典
而會擢反被召用復預諫爭之列不知誰為陛下薦此
二人者陛下好惡取舍如此廟堂之論何時而定百官
有司之衆何所適從乎臣愚伏望陛下深察思熟察辨
邪正之歸無為詭辭偏說之所傾奪庶以仰稱陛下艱

難求助之意副四方跂竦之情所有會擢等召命伏乞
特賜寢罷以安衆情取進止

乞出第一劄子

臣自出寒鄉服勤州縣踰二十年學問荒落風節無聞
比者伏遇陛下龍飛偶承人之擢寘言路亦既閱時心
弱膽薄不任彈擊聞見淺陋無所建明夙夜震恐罔知
攸濟大懼仰負陛下任使之意伏念臣頃緣狂率遠貶
嶺外還朝未幾復以妻室喪亡家貧子幼私計逼迫兼
臣與今御史中安陳過庭寔有鄉閭之舊不無朋比之
嫌疑武憲臺義當迴避伏望聖慈特賜矜憫出于迫切

非敢矯偽除臣一合入差遣使得從容歲時陛下不忍
終棄臣或未填溝壑復得收召東西南北惟命所時從
臣不勝哀祈激切之請

奉御筆所乞不允
仍不得再有陳請

乞出第二劄子

臣近具劄子以不任彈擊無所建明乞在外一合入差
遣蒙陛下批答所乞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臣疎遠微
賤仰惟陛下寵遇之厚恩旨之嚴不敢再有陳請塵瀆
夙夜震惕進退徊徨臣伏見陛下以邊方未寧有當食
忘餐之語義當捐軀以報稱願臣實東南書生材力縣
薄內之不能竭愚夫千慮之得外之不能效戎行之旅

之用而陛下虚心訪逮發于懇誠聖心焦勞中外歎仰
豈臣之分尚得宴然况今豪傑志義之士介特隱淪之
賢彈冠結綬願立王朝誠非乏材之時而臣久處要塗
實妨雲路臣雖有喪葬婚嫁之迫當茲急難豈敢僥倖
東南差遣以便私計或蒙陛下哀憐別除臣一間慢去
處或京東西小郡使之推行詔條撫循凋瘵臣亦久在
州縣粗知詔諳民情庶幾勉竭愚短以報萬分伏望睿
明俯憐悃悃特賜愈允取進止

再乞出第一狀

臣近嘗兩具哀懇仰瀆聖聽乞東南小郡犬馬之誠雖

自謂切至終未足以動天聽之崇進退隕越莫知所為
臣切自念猥以庸愚遭值陛下初政首置言路閱時既
久訖無^紅捐埃少報萬分仍積罪悔上煩保全若日復一
日必至顛隳兼臣近年因遭禍患志氣摧傷久得怔忡
之疾^紅此數發動難以冒居繩糾之地伏望赦其狂愚特
賜矜憫除臣小郡或宮^紅祠差遣一次使退處閒散之地
將理衰疾萬一未填溝壑尚當^紅糜捐仰報聖造臣自今
月二十七日更不敢入臺臣見家居俟命無任祈懇激
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出第二狀

臣近嘗具奏牘以不任彈擊等事乞在外一合入差遣
至今累日未見蒙施行臣輒不避斧鉞之誅再瀆冕旒
之聽伏念臣流落之久自去年五月還朝遭罹禍釁妻
室喪亡家貧累眾難以久任京局自春夏以來嘗因進
退^紅倍^紅懇^紅誠累乞解罷言職聖恩深厚未賜矜從兼臣
久在臺端才力^紅絲^紅薄^紅弱無所建明難以冒處言責之地
雖陛下天地父母覆^紅幬^紅涵容未即罷遣在臣愚分寔不
自安伏望檢臣前奏除臣東小郡^南或宮觀差遣一次伏
惟睿明俯矜微賤哀而憐之特賜愈允冒犯天威臣無
任惶懼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彗劄子

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蓋觀乎天文以驗得失者誠聖王之先務也臣伏見近者彗出寅良間躔度甚速此變異之大者或傳朝廷用陰陽家說以分野言之為敵人滅亡之證此恐導諛之人以甘言媚辭媚說陛下輕信其說無復答謝天譴之意則虧損盛德非宗廟生靈之福臣聞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而書災異者蓋欲警戒人君而知恐懼因修省以應天變不聞以災異歸敵人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彗星三見禍亂輒應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此皆人事之所感動也天心仁

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譴告之不聞天心仁愛遐荒欲其修省也陛下萬一惑于邪說凡天地變動各以分野言之則陛下之失自今以往誰復敢言蓋天變之發或發于未然之前或發于已然之後皆所以覺悟人君也所謂應天變之術豈有他哉在于修人事而已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凡所施為仰合天心下當人意者勤儉勞憂勞不聞有過然舉措之間安得皆當亦當窮致究彗之由推至誠行直道政事之不中不平者或未加治萬民之失業窮困者或加卹姦邪之徒熒惑主聽者或未加察言路駸駸復有壅隔之患則陰陽之和何時而

致天地之變何時而息乎臣所以居言責之地而不能
默默也冒犯天威臣無任激切恐惶之至

論治道劄子

臣嘗謂帝王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以身而寄天下之
上所恃者衆心之戴也歷考自古興衰撥亂之君未有
不因乎人心而能為者蓋觀人心之所與則知天命之
所歸故敵國之盛強或不足畏盜賊之猖獗或不足憂
中原之窵據或不足慮關陝之捷奏或不足喜臣願陛
下凡所舉措務合人心而已今移蹕之初扶携之民歸
往如市海內顛、皆託命于陛下士民傾屬以觀聖化

之行則今日之所施為安得不汲、乎昔梁襄王問于
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
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曰天下莫不與也又曰不行
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引領而望之欲以為
君夫豈在乎山河之固兵甲之利土地之廣哉臣願陛
下克己恭勤隆道德于上大臣守法奉公肅紀綱于下
明賞罰辨邪正懲汙偽之黨以砥礪名節去姦賊之吏
以惠養小民容受直言駕馭英傑如是而人心不歸海
內不服未之前聞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乞廢常平主管官罷發運司劄子

臣謂今日之急務莫切于理財而理財之政有避其名
而因失其寔者有無其寔而徒存其名者固未易概舉
今姑論其大者其事有二常平之法本于漢耿壽昌今
州縣錢穀有屬常平令者名色非一悉總于戶部右曹
今乃以王安石之故而廢之既使香益司兼領又別差
主管官一員有司莫之適從錢穀因致失陷豈非避其
名而失其寔乎發運使本以總六路財計以漕輓中都
餽餉為職兵興以來既無轉輸今乃以糴買事委之其
本錢盡從朝廷給降無論五六百萬緡又以淮南摠制
司及諸路失陷回易市易贍軍等錢歲亦不下數千萬

緡此國用所以益窘也臣愚欲望慈特降睿旨廢常平
主管官依舊令香益司兼領罷發運司其糴買總制等
事令戶部侍郎專領庶幾名正而事成官省而職舉不
勝幸甚取進止

乞免放散民兵狀

契勘近緣金師渡江攻破建康府大陷復陷廣德軍明
越秀州幸賴官兵同保甲用命防託把隘得保無虞今
月初三日準德音一項應調州縣鄉村民兵把隘候德
音到限一月放散乞申尚書省緣見今大隊方離臨安
府取蘇秀路前去及建康府并淮南敵騎未退日近又

被殘破太平州相去本州界不及五七十里人情震恐
正藉民兵同官兵把隘守禦日下未敢放散更合取自
朝廷指揮

三月二十五日奉聖旨
候兵馬退日審度放散

乞罷王淵焦師叔狀

臣竊見本路新兵馬鈐轄 武功大夫焦師對前任平
江府鈐轄到任未及數月因敵騎侵畧作緣故離任兼
本官既係掌兵若已失守雖朝廷寬息放罪難以便除
一般差遣下政已差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王淵係內
臣王仍之子纔二十餘歲竊緣本州密迤江岸既係緊
切控扼之地防秋之際全藉官兵戮力捐軀以捍寇盜

其王淵童駭無知焦師叔儉狷二人皆難倚仗伏望聖
慈別選有材武忠寔之士填上件窠闕無庶幾緩急之
際不至闕事

乞進兵狀

昨自建康失守右僕射杜充退守儀徵陳邦光李稅率
吏民降敵金人大隊由境上入浙游騎晝夜紛至及防
江潰兵四散剽掠幸賴朝廷盛德將士協力防守至今
臣探得建康 所留敵騎不過數千人其蕭張二大帥
與陳邦光李稅同治府事時復遣兵及黃旗招尤州縣
如漂水等處縣官皆已投拜本州寔與接境人情反側

不住分遣將士前後殺獲首級給招安到潰兵僉軍班
真契丹渤海等處人兵多方存養訊察外臣近據於潛
知縣通直郎陳近仁昌化縣尉保義郎平協申去年十
二月二十日金經畧使稱四太子郎君及知臨安府李
傳差修武郎樂宏齋文字黃旗前來臨安于潛昌化等
縣招撫官吏本縣官吏各奮忠義遂將樂宏等四人斬
首其臨安餘杭知縣將帶父老入城投拜邀請敵衆就
縣敷買金銀足帛又于今年正月初十日再遣凌秀才
王秀才二人偽補承信郎令齋文字前來本縣亦將此
二人處斬梟首號令及兩縣弓手土豪章開王仙畢康

等州率諸鄉保甲義不從敵委是防託有功緣本州管
下寧國縣與兩邑接境其知臨安府康允之未知去處
吏民無所申訴臣已逐急依乞得聖旨便宜措置將立
功四人先次借補承信郎及專遣使臣齋去年十二月
二十日蠟彈手詔曉諭官吏兵民各仰用命守禦去訖
臣切觀金師雖深入江浙天時地利皆非所宜臣已率
勵將士及將已團結到六縣保甲并招安到杜充防江
統制官馬吉李進并班直京軍等邀其歸路臣已移文
劉光世乞帶領大兵前來同衛王室及申本路轉運使
李尚行朱異前來權建康府安撫大司職事庶幾列郡

有所稟承並未蒙回報今兵馬既屯駐臨安府行在信
息隔難通小人遂無忌憚臣累具奏聞欲乞速降睿旨
差委重臣前來建康或令宣撫使周傳檄四方約日進
討水陸分布可使隻輪不返伏候勅旨

乞與宣州官吏推賞狀

契勘近緣金人渡江建康府廣德軍臨安府一漂水建
平餘杭臨安縣等處失守本州境壤相接事勢危急自
十一月十八日以後敵騎潰兵日夕侵畧動以萬計少
者亦不下千百人所賴官吏協心將士保甲用命防守
至今凡九十餘日卒保無虞所有前後出戰把隘守城

招撫等文武將佐人吏等實有勤勞欲望聖慈令臣開
具保奏推恩庶幾有以激勸

乞令漕臣應副岳飛錢糧等狀

臣契勘本州自軍興以來偶免殘破前後過軍萬數浩
瀚皆臣竭力應副不敢毫髮仰于朝廷今來巨師古劉
晏岳飛大兵屯泊境上應副錢糧需索犒設臣不敢辭
避竊緣官軍與賊賊相持雖已出境緣建平漂水縣廣
德軍諸處並無官吏人民臣不免出界應副臣見差官
三員在廣德界及岳飛軍前專切運糧委是費力其本
路漕臣亦合移檄傍近州縣同共那移應副錢糧及犒

設金銀等况建康府已敗復了畢自合前來管幹職事望慈憫察本州係是小郡前後被害非一速賜行下本

路漕臣應副岳飛一項人兵

六月二十日奉旨岳飛一行軍兵已降指揮聽張俊節

制所有合用錢糧自張俊下隨軍轉運應付仰隨軍轉運副使劉蒙疾速支撥應付不得少有缺誤

乞與土豪鮑瑒補官狀

契勘管下旌德縣保甲土豪鮑瑒等一項僅三千人緣自方賊一作過時已自結集中間保護州境雖未立顯效不曾費耗官中錢糧當州縣擾攘之時起發入城官兵寡弱亦倚以為重盜賊不入郡境前知州呂好問嘗假以承信郎及校尉等名目緣此累經朝廷陳狀希望

恩賞朝廷以許置土俗器仗今防秋之際若因而撫之亦足倚仗今來不敢別于朝廷只乞依已得指揮將前知州劉資政已給降空名劄子先資補授五七品此輩既已得官遂有願籍防託過冬春將已給保甲盡行散遣收其器仗庶不為久遠之害

乞回避曾紆狀

朝奉郎新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兼兩浙兩路兵馬鈐轄臣李某奏蒙恩除前件差遣將欲到任伏見新除本路轉運使曾紆臣項侍任御史日曾論列本官緣此送吏部今來正係統轄兼軍興之際財計用度動相關

決委有妨嫌伏望聖慈憫察別除臣一合入差遣或宮
祠一次伏候勅旨

十月五日奉聖
旨特不理避

乞留吳錫狀

臣伏聞已降指揮楊沂中出戍淮甸及吳錫一軍亦隨
逐前去臣之愚見竊慮敵人知大軍盡屯淮西或遣舟
師由海道擣虛又徐文久在江浙熟于道路今聞往來
沿海登萊諸郡風帆浪舶日行數千里理宜關防臣愚
欲望聖慈且留吳錫一軍以備緩急狂瞽之言誠為過
慮然大駕所在理宜嚴密惟陛下留意省一察幸甚敬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子貼臣之愚見竊慮楊沂中合令候巨卿師古到然後
啟行伏乞聖察

孫賂議者謂春夏風多東南然一時轉西北伏乞聖察

莊簡集卷十

莊簡集卷十一

奏議

辭免吏部侍郎狀

臣十月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吏部侍郎令乘遽馬疾速前來者臣聞命震
恐罔知所為伏念臣稟生拙艱承學固陋幸遭旦暮之
遇得效馳驅比自宮祠更守近郡携策到任曾未浹旬
敢謂誤恩有此除授退循謙薄弥切兢凜况天官劇曹

素號雄選吏姦而莫究其弊官冗而未知所登非得剛
明之才曷振頹靡之習如臣庸懦豈敢冒居伏望聖慈
特賜追寢成命庶安愚分臣已于當日交割職事與以
次官一面起發迤邐至前路聽候指揮外謹具狀奏聞
伏候勅旨

乞車駕親征劄子

臣聞能扶天下之危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則
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則獲天下之福故聖人不
畏多難而畏無難蓋多難之世懷戒懼怵惕之心無難
之世有晏安鴟毒之累自昔有為之君或開創基業或

撥亂中興身遭艱阨而能奮然特起者未易概舉以漢
高之英雄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城破復收兵散復
合彭城之敗至推墮二子而不顧窘亦甚矣卒能滅楚
以有天下者忍小耻以成大功也光武北詢燕異困于
王郎蒙犯霜露面皆破裂惶恐不知所之然卒能破郎
以興漢祚者因危難以恢帝業也恭惟陛下以慈儉之
德當艱阨之運維揚之變起于倉卒人心緣此而震恐
將士因是而驕惰近年以來議論之臣各懷顧避上下
一律莫肯慨然以持危扶顛為己任者今翠華駐蹕會
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咫

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為限隔、然日為乘桴航
海之計謂之萬全臣所未喻也以區、晉元草創建國
于基業既絕根本之際猶能立宗社脩宮闕興學校農
桑保有江浙劉琨祖逖與強敵拒戰于并冀兗豫梁雍
諸州未嘗陷沒也以石季龍之強大兵叩歷陽命王導
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周世宗當五代之末取淮甸
攻隴右下三關皆御軍親行威震鄰國未聞專主避敵
之謀如今日也况陛下英武命世席祖宗艱難之業當
兵甲修整之時勒馬臨江天人助順軍人士庶孰肯甘
心委質望風投拜終身為違背君父之人哉今將非不

武兵不非求陛下倘整兵順動則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者袂相屬也患不在陛下無其志耳臣愚欲望陛下明
詔三省密院大臣分令將士守禦江津力為保境之謀
徐決親征之策庶幾經畧中原漸謀興復以副海內生
靈顛、之望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追罷守臣遷避詔書劄子

臣項守宣城準樞密院劄子建炎三年六月十二日奉
聖旨金國來攻多是因敵就糧深入內地致使吾民重
遭塗炭令逐州府守臣與當職官共議或守或避各得
自便臣仰見陛下憂憫元、開示寬大之意可謂至矣

臣竊謂守土之臣朝廷委以人民社稷之重固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則人心携貳亦無肯固守者矣臣觀百姓安土重遷非謂愚無知也亦其勢不得不然蓋富者少而貧者多所以資生養者不過日求衣食之奉居于山者則有樵採之利居于澤者則有網罟之利都邑之民則盡智于交易田野之民則竭力于墾畝皆相資以為生者今使轉為之它則是數者皆失其本業將坐而資于官乎數萬之衆固不足以給之如此非獨老弱轉乎溝壑雖強且壯者固不免也朝廷設官分職凡以為民若使列郡各得擇地遷避大者不過全其帑

藏小者不過保其妻孥而已此于百姓何所利哉臣之區區誠願陛下申勅諸郡修城池備器械積芻粟聚人民力為固守之計有望風逆降棄城者皆嚴立法禁責以必死大者保境小者守城敵人雖復長驅豈能遽窺行在如前日乎臣愚伏望陛下速降指揮追罷三年六月詔書慨然責以大任義命將帥遣戍役力為保境之謀庶幾列郡聞風有所畏憚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戒約苛歛狀

臣契勘移蹕事務不免科擾臨安府及傍郡近諸郡如竹木等物蓋有不獲已者今來不佳体訪得諸邑及嚴

州等處更有轉運司科派下供應班直木炭藁薦萬數
瀚初不曾被朝廷指揮以此道路傳播頗屬騷擾深為
未便緣臣使事止是總領本府其傍近諸郡難以會問
伏望聖慈作訪聞行下嚴賜約束庶幾少革苛斂之風
仰副陛下仁儉之意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移蹕措置事宜劄子

臣伏覩朝廷已降詔旨移蹕臨安府士大夫皆倒笏相
慶又聞御批令婺州張所屯張俊兵亦移屯臨安府臣
仰見陛下乾剛獨斷不為衆議所奪此誠社稷之福生
靈之幸也然臣切有愚慮大抵舉事務欲萬全若不審

思必有後悔臨安經屠戮焚掠之酷金碧之區化為瓦
礫一旦移蹕復屯大兵則官司廬舍未易遽葺茅茨土
階之陋陛下縱能安之其如當此寒沍若加以雨雪連
綿數萬之衆不免散處市井侵奪民居勢難禁約臣愚
伏望陛下遠詔三省密院大臣就卿監郎官中精選差
有精力幹材者一二人專往本府同徐康國及見任官
多方措置務要不擾而辨候行宮軍壘稍成次第然後
發遣諸軍翠順動其婺州所屯將兵家屬乞且于衢婺
寄留止發壯勇仍令本府量度人數先次搭蓋葺屋方
得移屯庶幾盛寒之際居者安堵免遷避之勞行者如

歸無暴露之患不勝幸甚

乞裁減營繕行宮狀

臣昨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遣臣先至臨安府節制本府人兵及總領移蹕事務臣到本府踰旬與漕臣宋輝徐康國及知臨安府席益以次僚屬協力幹辦稍見次第臣契勘行宮殿宇元奉指揮合依徐康國所上圖策以一百間為率士大夫傳誦皆仰服陛下深自貶損愛惜民之意臣今體訪不住承準內降御寶營造去處非元圖所載切慮兩漕大臣及臨安應辦過當輦致木植追呼大匠無有已時前日所降敕榜戒約殆為虛文臣

今欲望陛下應合增修起造去處令臣預知或有過當許臣執奏庶幾上体陛下恭儉之意德下寬九邑凋瘵之實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免住罷行宮營繕狀

臣近准省劄子奉聖旨今防秋戒期建康府修內可罷封樁所降錢別聽指揮臣除已恭依即日除罷外竊緣臣所造正殿寢殿兩廊殿門等處各已畢工獨別殿壘舍雙門既已立木惟給瓦未了工役已多若便住罷竊慮暴露風雨枉壞材植他日之費必倍未審合與不合遂旋搭蓋結瓦更合取自聖裁况今農事將隙自有添

差通判吳師直專領營繕與臣防秋職任自不相妨伏
候勅旨

九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日下住
罷其已立木并見在材植並如法遮蓋不得損壞

乞罷營繕添支狀

準尚書省劄子發運副使宋輝等劄子承降下添修擬
截行宮所畫一除修內司兵近已奉十一月二十一日
聖旨許每日支破食錢一百文外所有壕寨監修部役
催促物料點檢醫藥飯食監門等官每日往來監轄工
作分部頭部役委是勤勞即未有許支食錢指揮已奉
聖旨自都壕寨官日支一貫至白身尅擇官日支三百
文凡三十一員以月計之共支錢五百餘貫須至奏聞

者若臣契勘今來營造已見次第不出歲前可以畢工
今上項監修官已有本身請給又有券錢今又添支逐
日食錢委是太優竊慮緣此妄作名目多方遷延未
見了日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除軍營葺屋外其行
宮百司並銀紹興二年正月初五日已前結局更不添
支食錢如此非獨大駕移蹕有期亦足少草妄濫之弊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蠲二浙積欠劄子

臣伏見近年以來敵騎縱橫中原板蕩陛下駐蹕東南
乘輿服御悉務減省而百司兵衆皆仰給于江浙加以

今日營繕所須一毫以上皆出民力師旅飢饉之後斗米千錢民雖凋弊罔有怨詞深為憐憫臣愚伏望聖慈因今移蹕之後稍留寬大之澤以慰人心應二浙積負一切蠲除臣契勘臨安府九邑科配比它郡最為煩併其折變小麥為害尤甚及去年殘零稅賦見今轉運司責限催納其數至微欲望特與釋放昨緣前知府孫觀將義倉米于正稅外更有折糴米二斗五升倉場受納復增至一石又有鈔旁公吏乞覓不下一二千及每歲和買州縣既不曾支與價錢今聞本府每匹更令納見錢四百文足謂之糜費錢竊慮行之既久遂為永例

諸縣軍馬經由支過係省錢斛多不肯豁除坊場虧欠課利悉非侵欺無緣補發而官吏欲假此騷擾一舉行追呼捕逮謂之干照錢縣官無所從出止是剝民如斯苛細望悉蠲除庶幾小民蒙被寔惠仰副陛下勤恤民隱之意取進止

進裴度平蔡州故事論主斷

唐書李愬傳曰初吳秀琳降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臣聞古之善用兵者有正有奇是也唐太宗問李靖曰曹公云奇正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愚謂大眾所合為合正將所出自為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臣觀李

愬之入蔡蹈不測之險以邀非常之功可謂用奇矣當是時吳元濟勁兵屯卒多屯洄曲宰相裴度為宣慰招討使馬絕副之韓弘為都統李光顏烏重胤為大將軍賊兵雖衆勢足以抗之愬之勝敗不係朝廷之安危也愬自文城柵襲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其摧大敵不致反覆手之易一何神哉今議者不盡歸功于愬曰平淮蔡者裴度也不盡歸功于度曰成蔡功者憲宗也蓋愬雖出奇其實功狗耳而排衆論以主伐蔡之謀者度也度雖主謀議而獨斷不疑者憲宗也故韓愈頌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嗚呼社稷之計安危之機

有間不容髮者與衆智慮之一庸人足以擾之故謀之欲廣斷之在獨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非人主灼見禍福利害之源孰能成其功哉

進德宗稅間架故事論聚斂

唐建中四年初行稅間架法

臣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然則善為國者安可不務理財以足用度乎故周室之興厚生民之本則有如公劉齊一威之霸富國強兵之術則有如管仲李悝之平糴耿壽之昌常平劉晏之平準皆能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其經理財用必有術矣至于後世聚斂之臣蓋非有生財之道不

過括克生靈割剥百姓以欺惑人主冒一旦之寵祿而已豈真能為人主興利除害使上下給足乎今軍興之際固宜講究利源以佐國用而自冬春及今朝廷用議者之說巧為名目以斂民財戶帖鬻爵交引領換等法中外騷然遠近疑惑上下愁怨臣恐邦本一搖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伏望聖慈深詔大臣訪求通知財用之士別議生財之術量入為出以制國用如前世教人遺法尚有可施行者古人有言與其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自古離亂社稷憂危未有甚于今日者皇天后土眷顧陛下故十年之間強敵偽廷稍沮却東南年穀屢

登兵力漸振中原赤子矯首望幸庶幾復覩漢衣冠者恃陛下德澤有以得人心也昔范祖禹論奉天之難其畧曰德宗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况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孰能敵之哉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臣每戒陛下以不可行苛刻之政無名之賦務在省約深慮此聲一出遠近傳播人心動搖也惟陛下察之

論招降盜賊劄子

臣聞之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俗太祖皇帝創業之初盖用此道故能混一區宇平定天下其本在乎得民心而已國家自靖康以來因金師來攻百姓失業無所得食弱者轉徙乎溝壑強者結集為寇盜固非有讐主嫉上之心特出不得已耳若撫循有道駕馭得術因其謳吟思歎之心廣開招懷撫納之路民皆吾民土皆吾土則陛下建立中興之功不啻若反掌之易今曾成張用李宏馬友劉忠孔彥舟之徒各擁衆數萬跨州連邑荆土騷

然比之金人尚可以游說動也况祖宗德澤在人陛下寬仁得衆倘能降咫尺之詔書遣一介之使布宣王靈開示德意又以實利及之彼不為我用尚何為乎臣觀自古創業中興之君未有不藉此屬而能得天下者漢與楚大戰彭城不利隨何說黥布發兵背楚卒用滅項王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正以受降羣賊耳魏武得黃巾三十萬衆遂定中原今朝廷力兵寡弱議者乃謂盜賊不可保持持必殺之說臣所未喻也自李成破敗北走劉豫羣盜稍稍草心倘因斯時顯用一二首豪以風厲心遞相歆艷以次歸降伏望陛下斷自聖心因孟庚

韓世忠出使諭以此意勿多殺為功而以招納為本仍乞別選漕臣一二員下荆湖之粟專切應副糧食汰其老弱以散處淮甸收其精勇以防守江津蔽遮金國興復中土是謂一舉而兩得也

乞降空名官告狀

臣契勘今來防秋選差材武兵將分江守險及措置淮西軍政事務所繫非輕比來不住有北來効順歸國及投敵机密之人未有重賞誘慰其心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給降空名迪功郎承信郎等官告付臣收管候節納到効順及有奇功顯著之人量其功績書填給付訖具

名申知朝廷庶幾招懷撫納不煩干戈有以激勸

乞廢東南湖田劄子

臣契勘東南地瀕江海水易洩而多旱歷代以來皆有陂湖蓄水以備旱歲蓋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則洩田中水多則放入海故無水旱之歲荒蕪之田也祥符慶曆間民始有盜陂湖為田者三司轉運使下書切責州縣復田為湖當時條約甚嚴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禁民之侵耕則有賞罰之法近年以來所至盡為田滂則水增益不已旱則無灌溉之利而湖之田亦旱矣民既已承佃無復脫期所收租稅悉充御前而

漕司暗虧常賦數至百萬而民之失業者不可勝計可謂兩失伏望聖慈速賜指揮盡罷東南廢湖為田者復以為湖庶幾凋瘵之民稍復故業不勝幸甚取進止月

一日奉聖旨令逐路轉運司常平司同共相度奏聞

論孫覲劄子

臣伏覲紹興元年十二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備坐祖宗舊制賑吏決杖配諸州牢城蓋謂軍興之際不免時有科率若更容縱賑吏並緣為姦則民力愈弊此有以見陛下意在生靈深疾貪汙命下之日就不相慶今已累月而諸司按察官循習既久恬不為怪遂使朝廷

美意委為空文臣竊痛憤伏自艱難以來朝廷一切姑務涵貸凶貪之徒割剝生靈無所忌憚况朝廷行法當自貴近始臣伏見前知臨安府孫覲在任賑汙不法遠近播傳諸司懼其一旦復用則為己害不敢按發覲之為人朝廷所知前後臣僚論列罪大惡深至辱詈君父甚于仇讐有臣子所不忍聞者陛下貸而不誅又使復典郡寄于覲恩德高厚矣乃不悛革益肆無賴到任之初以軍期為名拘九邑縣令在府勒令出錢共四萬五千餘緡名曰助軍不附文歷又將親信使臣毛汝能辟為都監文林郎毛珪權錢塘縣令二人提領本府應于

倉場庫務偷盜轉易不可稽考郡中官僚相顧側目至
有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之語臨安府捉獲酷賣
私酒百姓其家富厚覲令珪受錢一千貫更不解送所
司至帖下本縣直行放免又遣所親信董人乞覓過新
城縣百姓唐邦臣等錢一千五百貫皆有迹狀除代之
後將犒賞金銀錢物與鄰吏專治官等分受比至得替
其公庫供物帳之物正不發還及將空名度牒官告等
移易妄用收附不明監司往來厚加結納每到發送饋
之合食日事燕遊每會不下百餘千以此上下相蒙無
緣顯露伏望聖慈奮發乾剛出自睿斷送大理寺或差

臺官一員就府置司体究候城證分明捕還送獄依法
斷遣以警具僚其屬邑縣令及人吏等迫于威勢者賍
非入已或許其自首庶幾遠近聞風咸知畏戢寔天下
幸甚取進止

畫一申請狀

某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壽
春縣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宣撫大使合行事件並依
葉夢得已得指揮施行合有申請下項

一契勘近葉夢得申請沿江一帶分屯人馬約五萬人
月支錢一千五百萬貫米三萬七千五百石承建炎四

年九月二日朝旨許于本路取撥應干諸色上供經制等錢四十萬貫米二十萬石應副緣所降錢米經今年餘愈見闕少無可取撥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依例下戶部印造臨安府權貨務見錢關子四十五萬貫變轉軍糧支用等

一契勘本司激賞銀絹近葉夢得申乞行給降銀絹各五千疋兩雖承朝旨令本路漕司依數支給其本路除合起上供外別無合取窠名若依例乞下戶部應副亦系朝廷所管之數某近緣差赴宣州分揀韓世忠軍馬有拘收到本寧絹六千七百五十疋見在宣州樁管續

承朝旨起赴行在并前知本州李學士計置到銀一萬八千餘兩金一百五十六兩亦在軍資庫樁管伏乞就行取撥專充取撫激賞候支使絕別具申請支降上項畫一伏乞詳酌速賜施行

申三省樞密院乞支錢立寨屋置軍臨狀

契勘今來防秋自建康府沿江一帶險隘去處並合劄立寨柵砲座備禦見已措置建府東江接鎮江府界南接太平州地分相視到合立寨共二十四處合要寨屋并安立砲座所用竹籬木植數目浩繁漸建康府未經殘破以前舊是諸縣團集土豪各自建置本府昨遭兵

火殘破至甚民力凋弊倉庫匱乏無所從出目下已自秋深事不可緩欲望朝廷詳酌速賜指揮支見錢五萬貫付本府起置其錢乞就便于見在本府權貨物內支撥所貴便得使用伏候指揮

乞差文臣屯兵廬州狀

臣契勘淮西路廬濠二州及六安軍最于偽地接境近聞王彥充復于壽春府鳩州兵聚糧有窺伺之意劫虜王亨寇容謝通輩兵力寡弱透漏過淮南則大江之外盡入寇境深為未便臣自到任累具申奏後來又乞五六千人并乞差近上文臣一員前去廬州屯駐雖蒙聖

乾寧軍錄五十八

慈憫察降付都督府至今未蒙施行今呂頤浩已到行朝伏乞速降指揮庶幾防秋之際不敢誤事伏候勅旨

貼黃臣契勘長江千里守禦為難若止于兩淮防託則力省功倍臣所乞文臣一員如傅崧卿難行則本司

參議官宗穎乃宗澤之子似其父故為諸將所愛又其人亦慨然有忠憤之氣或蒙聖慈假以制置或招

撫使副之名臣一面措置乞賜速降指揮

八月八日奉聖旨令

李某別選文臣一員充淮西巡撫使仍差兵二千人付所差官將帶前去廬州屯駐

乞差胡舜陟往淮西狀

臣近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別選文臣一員充淮

西巡撫使仍差兵二十人付所差官將帶領前去廬州屯駐臣今再踏逐到知江州胡舜陟敝歷內外差遣頃知廬州無為一軍方軍民所愛兼其人忠義奮發諳曉軍政堪充任伏使望聖慈特與復元職名降指揮施行

其論火災狀

臣近權刑部職事今月二日準尚書省劄子脩坐臣僚章疏論臨安府回祿之警一月之內火凡數作焚熟之家通及千餘乞申嚴昨降指揮以凌遲處死治放火者仍乞下審院劄付沿江州軍並密行捕捉等事三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奉臣之區區竊有可疑者臣聞堯

以水為儆予湯以大旱而罪己未聞盡歸之于他人者自火災之變上應天道蓋熒惑徘徊于牛斗之間久矣牛斗吳分也又南方之性察陛下宜思所以致火之變朝廷政之闕失臣下之姦邪賦役之重民不聊生流荒者多百姓失業州縣之吏或倚法而恣贓貪囹圄之間或受贓而多枉濫有一于此皆足致災今議者曾不卹此方峻刑以治失火之家緣及官司舍屋皆付之極典夫姦細固所當治也而失火之家盖有不幸者臣恐淫刑濫罰橫及無辜非陛下遇災恐懼修省之意兼沿流州軍訛察姦細自有約束今乃使之各察放火之家則

是硫黃發燭千里而隨身矣臣愚伏望聖慈止行下臨
安府令督責在城兵官各認地方知有違犯重寘典憲
所有今來已得聖旨指揮臣未行出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

御筆前降指
揮更不施行

乞委官節錄封事劄子

臣恭聞陛下因城內火災惕然恐懼延問近臣憂形于
色乃發德音下明詔以求直言此甚盛之舉也陛下自
即位以來數遭故變倉卒之際即下求言之詔勤懇
懇發于至誠然玩歲閱月國勢日削鄰敵日強盜賊益
熾百姓益窮天地之變水旱為灾星辰失度寒暑反時

此豈盛德之報也臣意陛下有求言之名而無聽言之
寔故也今艱難之際時憤激獻忠者當累及之臣切愚
封事之多未易省覽不免壅積是徒為文具而已臣伏
見仁祖時嘗委張方平司馬光詳定中外所上封事盡
心科簡合于義理可施行者雖文采不足一一奏聞光
與方平亦嘗奏乞賜召對其間議慮出于衆開陳政体
文理詳明者乞賜召對面加詢訪果有可採籍其姓名
隨才擢用今中原士大夫輻輳東南所獻封事豈無公
論臣愚伏望聖慈檢會祖宗故事專委侍從官二員擇
其公忠端亮者俾之遴選據所可取者節錄成冊每

季或逐月進呈以備乙覽夜之覽忠言嘉謨庶有裨益
以仰副陛下恐懼修省艱難求助之意

莊簡集卷十一

莊簡集卷十二

奏議

辭免知湖州狀

降受左奉議郎新除寶文閣待制知湖州臣李某奏准
尚書省劄子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某復寶文閣待制
知湖州不候受告不許辭免限指揮到日下起發前去
之任者臣聞命震驚同知所措伏念臣本以庸愚久叨
任使夤緣獎拔浸至超踰罪釁橫生謗讟薦至銜冤嚼

舌不敢自明伏自投閒以來已踰兩稔方敵騎憑陵陛下親禦戎衣之際而臣名在丹書屏伏田里既不能吐一竒策仰裨廟筭又不獲身當矢石以脩戎行無路請纓徒深憂憤今敵既退遁朝廷清明固宜搜訪草萊延登英傑如臣志氣凋落已試罔功華閣清資既難輕受名邦輔郡豈敢冒居伏望聖慈俯察忱辭特收渙汗再除臣宮觀一次以養衰殘之庶恩多言少安愚分伏候勅旨

乞薦舉武臣狀

臣伏准紹興五年三月六日敕中書門下省依臣僚奏

請詮量郡守監司遴選縣令及檢會紹興元年十一月十九日手令詔內外侍從官以上監司帥臣各舉所知限半月具奏有以見陛下虛心求助之意可謂切矣然臣頃任行朝職事官已嘗應詔今陛下所求益廣中外薦者紛：而文學之士我冠博帶百列中外者固已足用初無乏材之患昔叔孫通之歸漢從弟子百餘人乃專言諸壯士進之或以為言通曰漢王方蒙矢口爭天下諸生寧能闔乎故先言斬將搴旂之士若通知時務矣今強敵憑陵中原板蕩此誠陛下馭雄材虎將以制天下之時臣之所薦不敢復言文士臣累任守臣竊見諸

路武士多流落失所其間人材少壯弓馬趨捷武藝絕倫者甚衆朝廷既未嘗錄用往在諸軍無以自拔或委盜賊不能自新甚可惜也臣愚不敢指名論薦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諸路州軍廣行招收其間雖無武藝而通曉兵械能料敵制勝或造作攻守之具各為一科令監司帥守按試保明發赴樞密院量材擢用庶幾韓彭之徒或為時而出不勝幸甚伏候勅旨

七月六日奉聖旨依奏令

諸路監司帥守按試保明其職位姓名申樞密院

應詔薦舉武臣狀

顯謨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平江府李某申準刑部符

准紹興五年七月十一日樞密院劄子尚書省關臣僚上言節文竊見諸路武士多流落失職所其間人才少壯弓馬趨捷武藝絕倫者甚衆乞令監司帥守按試保明發赴樞密院量材擢用七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奏令諸路監司帥守按試保明具職位姓名申樞密院今依應上項指揮其間有已嘗按試曾經使喚委有材武通曉兵械及能造作攻守之具之人具列職位姓名如後保義郎李翼見在建康府兵馬監押今年十月當滿忠翊郎方良見在平江府未有差遣承節郎賀申見在建康府奉有差遣成忠郎翼慶見在江州

未有差遣成忠郎孫楸見在建康府未有差遣保義郎韓益效用已補人朱弁閩肇二人並在湖州未有差遣已上并並係守宣城并建府日已經按試使喚非徒武藝出倫兼忠寔可任成忠郎韓恭保義郎李文保義郎李興效用于青盧堯弼已上并係知婺州在將領李進下使喚武藝人材超絕倫輩未知所在伏乞照會施行

乞補外狀

臣孤蹇之蹤才無寸長伏蒙陛下起之罪廢之中徊翔兩郡還寘近列方國家多事陛下宵衣旰食力畜中興之秋而臣久尸榮祿日負素餐之訖今荆襄兩淮列戍

相望江湖之間各有重臣所以圖中原禦大敵者可謂有其人矣臣愚素蒙獎憐貪戀恩紀不敢便乞宮祠以遂閒逸欲望聖慈除臣福建一小郡以自效庶幾拊循凋瘵消弭寇攘隨事補報仰寬陛下南顧之憂不勝幸甚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宮觀狀

臣近以久冒適列坐食無功乞閩南一小郡以效伏蒙聖慈矜憐舊物特降詔旨未賜矜從黽勉供職又復累月在臣愚分義當捐軀盡命以圖報稱而臣年齡衰晚福過灾生自入夏以來冲冒暑毒素有痰眩之疾近輒

增劇每一發作狀如中風士友其知不敢矯妄若不早
自引退至于職事曠廢支離覩顏煩言既興何所逃罪
伏望聖慈憫察孤蹤保全危跡除臣一官祠差遣使得
訪尋醫藥休養衰殘非保其餘齡亦以全其晚節臣無
任哀祈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宮觀狀

臣以痼疾發作遂瀝危懇仰干天聽乞除在外官祠以
醫藥伏蒙聖慈哀憐舊物特降詔旨未賜矜允願惟螻
蟻之微終冀日月之照伏念臣愚蠢難移多仇寡與頃
自流落放廢中蒙陛下特達知遇出入試用十稔於茲

訖無涓塵仰裨海嶽貪冒寵祿浸踰分量可去之義自
知甚明臣之愚見陋豈敢妄論古人出處大節直緣福
過灾生入夏以來舊疾發作自度衰殘骸終恐難久若
不早自引退稍遂閒逸則出入朝班必致顛仆辜負夙
志愧辱朝廷伏望陛下施天地之澤德軫父母之慈待
物以誠察其非妄退人以禮必務曲全特賜檢會臣前
奏外除臣一在外官祠臣未即填溝壑異時犬馬之力
尚堪策勵陛下復欲收用雖赴水蹈火豈敢辭難具狀
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知台州狀

臣聞命震恐罔知所措伏念臣愚蠢無知久塵從列出
入內外累試罔功揣分自量合置閑散故謂聖恩寬大
未即棄捐優禮臣鄰不忠管蒯知其老鈍倘使牧民豈
臣殞首碎骨所能報稱緣臣初以衰疾力祈宮祠峻職
便邦豈敢輕受况端殿秘嚴臣雖嘗冒處本非侍從可
得伏望聖慈哀憫孤蹤保全危跡特回渙號庶免煩言
所有職名并知台州指揮伏望特賜寢罷仍乞檢會臣
前奏除一在外宮祠差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守禦大計狀

臣以孤蹇無能之身蒙陛下起之流落放棄之中更歷

內外浸冒器使十稔于茲布衣衡茅之士遭遇如臣者
果幾人哉顧惟天地父母之恩雖碎首屠肝豈能稱塞
臣到任未幾恭惟大駕移蹕平江府將親禦戎輅誓師
兩淮此臣捐軀效命之秋方拘縻郡綬留滯海濱上之
不能吐奇策以佐軍謀下之不能執干戈以衛宗社乞
扈從則貽干進之訛敵謀議則興空言之誚夙夜憂憤
若莫知計之所出臣聞忠臣不以出處二其心正士不
以險夷易所守臣豈敢預憂小人不根之言遽所有畏
避哉况臣陞辭之日陛下當許臣以言儻有所見其忍
緘默臣伏覩闕報劉光世張俊捍禦大敵三捷繼聞海

寓流傳孰不慶幸然臣聞強敵擁兵淮楊宿亳之間坐
觀勝敗此其志不淺趙充國之擊敵以殘滅為期孫權
每戒江上諸將不貪小利臣是以未敢以諸將奏捷喜
而方以金國大隊深入為憂昔楊珉問朱伺曰將軍前
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
我能忍以是勝耳漢祖與項王羽對壘晉宣與諸葛亮
相持方形勢未使使孤軍遠來未嘗與之爭鋒周亞夫
深壁以却吳軍光武壁營以降銅馬此皆已事之驗臣
觀今日敵人布置必有主謀願輕此戰陛下勿輕此戰
今朝廷恃獨一韓世忠彼必以精銳當之而劉鱗輩出

沒光黃廬壽間以牽制諸將而分吾力金兵必自淮揚
以入楚泗若社稷之靈世忠足以禦之則無復事矣萬
一衆寡不敵便有瓦解之勢昔楚屈桓完謂齊桓公曰
楚國以方城為城漢水為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魏文
帝至廣陵見波濤洶湧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兵法
謂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陛下已據東南形勝之勢敵
人萬里遠來投兵死地利于速戰而不利於遲久今不
務持重而誇一時之功決一旦之命臣恐正墮敵計非
策之得也臣狂瞽之言曩備從列方燕間進退造膝之
語所謂萬全之策嘗為陛下陳之矣金國往年来狩無

而誇時之功決一旦之命臣恐正墮
敵計非策之得也臣狂瞽之言

所去冬又無所得而去士馬折傷固已大半異時雖欲復驅衆攻我孰肯為用者此乃坐制強敵之術臣愚伏望陛下戒勅諸將各務持重不過隱忍三兩月間彼師老食盡然後廣談方畧出兵遣擊或邀其歸路途我得勝算矣偽齊恃金為強金師既退則劉豫父子豈能立國乎復祖宗之故疆還二聖于沙漠當在此舉惟陛下特加聖慮臣狂愚冒昧無任惶懼激切待罪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宮觀狀

臣昨蒙收召復置近列寔緣疾疢力祈宮祠伏蒙聖慈

冗

未忍置之閒散盡還舊職改蒞名邦願茲恩榮悉出睿斷臣自去年中秋到任黽勉職守亦既累月本過防秋即申前請茲者伏聞太上皇帝寧德皇后凶問併至號呼冤憤海宇所聞臣子之心所未忍言重念臣出任逾三十年遭逢陛下特達之知敷歷中外十稔于茲頻年作郡不敢減裂智慮耗于應酬之勞精力竭于簿書之定年齡遲暮齒髮頓衰方陛下枕戈嘗膽櫛風沐雨親總戎律之時而臣衰疾遠守海邦不得效戎行一旅之用中夜起坐如伏櫪之馬雖望風長鳴忍自奮勵自度已不勝鞭策矣兼臣自去冬偶得腰疾艱于拜跪緣

本郡祖宗神御所在節朔朝謁尤宜恭慎深恐一旦顛
踣貽訛播紳况已過防秋別無規避欲望聖慈察臣誠
懇降睿旨差臣宮祠一次庶幾尚霑薄祿保養衰殘謹
具奏聞伏候勅旨

乞增選臺諫狀

臣伏奉二月九日手詔節文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俾
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言之士一人臣
猥以庸虛冒居從列天變如此既不能仰承聖意有所
建明又不薦舉一人以應明詔雖陛下不以為罪臣實
愧懼臣伏見朝廷自罷制科踰六十年矣士子唯習經

義為有司應用之文一旦責以賢良之舉當具詞業繳
進悉如嘉祐間故事臣竊謂寔難其人又近年以來風
俗駸衰壞士大夫惟務依阿捧求濟之說畏沽激之
名不以堯舜之道事陛下當令號開言路而嬰鱗犯顏
者臣固未之見况疏求遠草萊之士如富弼蘇軾之流
豈易得哉宜其寂寥而無聞也今朝廷艱難至此極矣
陛下親馭戎輅以捍大敵因災異以求直言雖極拯焚
救溺未足踰其急也若依常格薦士倘或有之俟其進
卷稍中程度方許召試又有過閣六論行遣紆緩此至
大廷非假以歲月未易集也此豈陛下今日因變求言

之本意哉臣恐或者妄議陛下徒有求言之名而無求言之實雖臣亦竊疑之臣在宣和間初除尚書郎例合進退方是時也權倖當路姦邪充斥臣懷不能已力陳一二弊事首以開言路為說大臣惡之謫臣知桂州陽朔縣事况臣今日蒙陛下獎遇致位通顯當國家禍亂之後強鄰偽齊日以窺覲加以天變如此陛下梵然在疚下詔丁寧旁求直言諒之士異聞藥石之言可謂切矣而臣久稽明詔罪無可逃臣竊維方今小大之臣百司庶府無言責者既不復論事但時因轉對誦陳言以塞責而已陛下所賴以周知四方利病朝政關失繩人

主之愆違辨臣鄰之邪正者不過三五臺諫官耳自古天子有爭臣七人唐制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各四人左右拾遺補闕各四人共有十六人國朝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正言各二人常不下六七人專論人主過失夫人非堯舜孰能無過賴諫臣以正救之耳御史者邦之司直專以排擊姦邪為職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本朝因之雖其數或有增損未嘗闕也故自三公宰執侍侍從百司力敵勢均非其人咸得論奏故能排權倖于進用之始折禍亂于未萌之前其任豈不重哉陛下即

位以來臺臣諫官預言事之列不過二三人而中丞諫議久虛其位豈大夫懷姦朋比能以忠寔事陛下者未易得邪何久而不除也如其不然士大夫嘗負陛下而陛下疑之是陛下自塗其耳目也大抵人主意向雖一嘖一笑之間衆得而窺伺之其應如響在陛下所行何如耳陛下用一骨鯁之士則在位節儉正直而萬物吐氣矣陛下用一諛佞之人則在位皆得持祿保寵小人無忌憚矣其利害豈不萬々哉臣久去闕廷身紆郡綬寵祿既優無所裨益重念忠臣雖在畎畝義不忘君倘因明問輒妄發狂瞽之言仰瀆冕旒之聽死有餘罪惟

陛下赦其愚而採聽焉謹具狀奏伏候勅旨

再乞宮觀狀

臣近嘗罄瀝誠悃仰干天造以衰疾丐間伏蒙睿慈特降詔旨未賜矜允銜恩跼蹐不敢復有奏陳伏念臣到郡踰年龜勉職守幸朝廷奠安海道寧謐今歲雨暘應期民間豐稔別無掣肘避事之嫌寔緣臣素有疾眩之疾入冬以來發作無時職事委有妨廢兼近承吏部閔報已除樓炤為代以親老家貧力請補外盛壯之年諳曉民事必能仰副陛下收養之意若使守待遠闕寔非人情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除臣在外宮祠差遣一次

以養衰殘庶幾兩便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諸路月椿之弊劄子

臣契勘諸路月椿最為民間重害而江東西為甚元降
指揮取撥應干上供封椿諸司并州縣等不以有無拘
礙上供經制酒稅課利及漕司移用等錢椿辦如此州
縣尚自應辦不足今江南路漕司往來將移用等錢于
逐州主管司專委通判拘收不許取撥遂致民不堪命
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諸路應有月椿錢並許將諸
色錢椿辦如有餘方許漕司拘收庶幾墮畝之民不至
失業取進止

小貼契勘諸路月椿錢當時守臣不量民力有承認
偏重去處重為民害如撫信二州是也欲望聖慈行
下諸路漕司將逐州每歲所敷不得輒有輕重以傷
民力

辭免江西安撫大使狀

臣聞命震驚周知所措竊以朝廷設諸路大帥內則欲
其衛王室外則欲其禦大寇有推轂分閫之專膺一道
兵民之寄責任既重事權非輕自非一時元老大臣不
以妄授伏念臣才力不足強智慮識淺暗徒緣遭遇躡
寘近班雖中外之備更無事功之可紀海邦出守亦既

踰年最績無聞日虞罪釁臣已兩貢忱辭力祈閒退聖
恩寬大未即矜從念方朝廷艱危陛下親御戎輅之時
忠義之士孰不思自奮勵勉效涓埃如臣素受異恩安
敢擇地實緣年齡遲莫齒髮頓衰兼素有風眩之疾發
作無時故雖東平樂易之鄉心知難強而當西道連率
之職力豈勝任深懼仰負陛下艱難謀帥之意臣若貪
冒寵祿不自引避則臣前考丐閒之章實為矯妄舍小
圖大人言謂何伏望聖憫臣誠懇檢會前奏除臣在外
宮祠差遣一次庶安愚分臣已將郡事交割與以次官
迺遷至婺州以來聽候指揮外謹錄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令漕司撥還本司錢物狀

臣昨蒙恩除前件差遣雖駑怯難勝職任誠以迫于威
命不敢固辭重惟臣之孤迹久去闕廷伏自陛下遭罹
變故兼臣職守合有奏陳等事臣之區區不敢請覲者
非徒本司見闕正官不敢逗遛而干進之言人言可畏
曾不得一望清光少申犬馬之戀俯偃受命俛默就塗
已于今月十七日到洪州交割職事訖本司合行事件
已有前後畫一臣已遵依施行外惟是財計一事臣頃
為江東安撫大使蒙朝廷差到漕臣陳敏識專一應副
又蒙支賜給賞銀絹數十疋兩今存本司兵馬雖不多

而一路盜賊縱橫虔吉等處出沒猖獗寔未殘滅及近據虔州申凌箠等結集動以萬計本司遣發將兵收捕出入無時令前安撫制置大使李綱却盡將本司所有金銀錢物繳獻其間官告敕牒錢等散在諸部寔未出賣朝廷為見數目稍多既行下漕司盡將應在取撥前去江州樁管府庫為之一空臣到任之初寔難措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漕司却行撥送假臣歲月若用度實有餘臣亦豈敢妄廢庶幾凋弊之後不至科斂以仰寬陛下憂顧之意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劾武登狀

臣伏見武功大夫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武登老謬不才貪猥無恥到官日全無職任乃與本司人吏保義郎檢點文字雷德成交通以親外甥成忠郎姓符人娶其女日夕往來宴飲其雷德成元係白身因先来充常平司人吏驅磨出虔吉州失收義倉米合得賞錢其米既未見收致寔數便妄冒于提舉司請領賞錢於紹興六年九月內將本司給降空名保義郎官告書填顯屬違法臣已將雷德成先次勒罷外其武登難以存留在任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本官特降睿旨放罷以為貪汙之戒謹錄狀奏聞伏候勅旨

應詔論盜賊事宜狀

本司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三月二十三日劄子
樞密院奏契勘虔吉州管下鄉民間有嘯聚作過去處
朝廷屢遣官兵討捕并累降指揮立限招撫放免以前
罪犯令安田業至今累年未見衰息理宜措置右奉直
旨令本司專委近上謀議前去一員逐州体訪盜賊起
之因與守臣同共講究討捕招撫之策合如何措置可
以久遠寧息仔細條具利害申帥司詳度申樞密院劄
本司疾速施行須至奏聞者右臣依應聖旨指揮差權
參議官呂南夫徧詣虔吉諸郡與守臣條其利害其說

紛然難以盡浼聖聽臣今擇其可採及臣耳目所見聞
者其致盜之因弭盜之策不過擇守令見淫後而已守
令民之父母所與陛下共治天下者也守令得人則刑
政必清差科必平冤枉有所申訴姦贓有所畏戢朝廷
之德音必達百姓之疾苦必聞如此雖驅之使為盜不
從也今以江西一言之疲癯老病者居其半謬懦者次
之以循良稱者不過一二年縣令亦然盖有不可勝治
者矣若陛下謹擇守令臣責之宰相不問親故使得盡
其公忠擇縣令付之銓曹無徇文法使權歸于長貳有
以不職及姦賄聞者使各任其責而黜陟行焉如此守

令庶乎得人守令得人而民不安業盜賊不息者未之聞也本路自經金人蹂踐繼以李成曹成劉忠輩驅虜劫畧掠十室九空其被害比他路尤甚頻年以來荆襄屯駐大兵州縣有月棹之數不免科煩百姓避稅後之重不敢復業以舟楫為生者或奪充綱運以網罟為業者則籍為水手差徭例及于貧民營田抑配于上戶民不為盜則將坐以待死耳此其致寇之大者不敢不實聞若其他瑣細措畫如選將材添武尉募土豪等亦皆可行臣別具條陳申樞密院取旨施行外臣狂瞽之言冒瀆冕旒之聽死有餘罪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除吏部尚書狀

臣今月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旨除臣吏部尚書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頃以衰殘力所補外往來江浙首尾二年既罔著于事功久合從于罷斥兼臣年齡遲暮痰疾交攻筋骸疲于將迎之際勞智慮耗于簿書之冗念方防秋之際未敢丐間豈謂陛下廊臨照之明開公正之路矜憐舊物收拾陳人不遺管蒯之微復寘鵷鴻之列况天官高選銓部劇曹豈臣蠢愚所敢冒處伏望聖慈察臣誠悃特賜除臣官祠差遣庶安愚分以息煩言臣已交割職事見起發至衢信間聽候指

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臣驟聞寵命驚懼交集伏念臣學術孤陋智識淺短汨沒出縣簿領之間消鑠風波危辱之地年齡衰晚志氣凋落比蒙召自遐方運寘近列曾無古人正色獻替之效莫副陛下虛懷延佇之勤晝夜以思未知稱塞况今朝廷艱難之際敵使在疆國論恟恟上欲慰陛下懷念父母罔極之恩下欲不沮海內忠臣義士之氣則夫今日處廟堂之上從容求濟頽不難哉豈臣蠢愚所能克堪今舊德老成之後又之士布列內外其聞望寔出

臣之右者甚衆捨而不求乃此虛授倘或冒處必致顛危伏望聖慈憫憐孤蹤特賜追寢成命庶安愚分取進止乞令諸路提刑司大暑慮囚狀

臣脩數從臣職在論思獻納之地退食之暇閉閣靜思念無以仰裨聖政之萬一方茲大暑清宮涼榭不免喘喝而囹圄之間囚人求死不獲其間疾患不肯責出獄吏守視不謹有非重病而致死亡者何所申訴臣愚伏望聖慈慨然興哀特降詔旨令路諸提刑司限指揮到日遍行屬郡躬詣獄司取索見禁罪人姓名其間有大情已具而小節未完者量情結絕不得滋蔓淹延其見

在獄罪人並令檢會條法掃洒牢房刷盪獄具內有荒僻縣分許令選差諸郡清強官按視庶幾灾酷之際不至橫暴以仰副陛下惻怛欽恤之誠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宮觀劄子

一亢旱求罷

臣以非才誤膺擢任叨祿既久績效蔑然上之不能彌諧獻替以增主之明下之不能弥縫裨贊以救時之失是至天灾流行亢陽為沴仰觀天道俯察人事罪寔在臣雖陛下進退大臣固有禮貌臣若妨賢路不自引避出入朝列臣實無顏兼臣自入夏以來疾疹交作年踰

六十去死無幾伏望聖慈察臣誠悃非出矯偽特降睿旨除臣一宮祠差遣以養衰殘臣自今月二十三日更不入都堂治事臣無任惶懼迫切之至

乞罷政劄子

與秦檜不合求罷

臣早來獲坐對便坐輒陳懇款乞解政事之任實緣臣才質駑下無所建明叨冒逾年已妨賢路兼臣年逾六十齒髮寢衰兩目昏花視物茫昧右膝一緩弱步履艱難臣非不欲勉職守圖報大恩而默自揣量實難冒處若日復一日讒間日漸開負陛下責任之誠傷同例久要之好伏望聖慈憫憐孤迹曲賜保全除臣官觀差遣

使得退就畎畝保養衰殘以全晚節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罷政第二劄子
臣昨者輒露懇誠乞罷機政伏蒙聖慈特遣中使押赴
隨班奏事進退跼蹐心神靡寧臣竊謂大臣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所謂大臣必能振舉朝綱肅清中外生殺利
害賞慶刑威之權歸之人主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然
後為稱其職也今臣猥以凡庸久竊重任拱手循默一
無所為可謂失其職甚矣臣子此時若不自引去是知
其不可而不止也重念頃遭陛下更歷中外十稔于茲
怨仇滿路孤踪易搖患難風波何所不有獨蒙陛下保

全以至今日擢參大政日享厚祿恩榮上及于父祖飽
煖下逮于妻孥臣殞首碎骨何以論報若復蔽黨蔽雷
同不為陛下振舉職守陛下一旦覺察悟則欺君罔上
之罪尚何所逃故臣欲及陛下未至厭薄同列未致傾
擠乞臣殘骸退伏田里伏望陛下哀憫孤蹤誠出迫切
特許臣解罷職守除臣宮祠差遣臣倘未死亡尚期圖
報冒瀆天威臣無任

乞罷政第三劄子

臣已兩上封章乞解政事伏蒙睿慈未賜矜允再遣中
使押赴都堂治事聞命以還震懼隕越懇誠所迫欲止

不能臣猥以非才誤膺擢用義當同心輔政協濟事功
庶幾仰副陛下責任之意今纔小有同異已不為同列
所容若復俛默就職但日享陛下厚俸而已則臣生平
所守一旦掃地若陛下矜憐保全孤蹤使之善退則陛
下天地父母之恩非臣捐軀所能圖報臣無任

乞罷政第四劄子

臣比以老疾請間已三上封章早來復蒙宣押隨班起
居事再瀝血誠期于得請伏蒙聖慈察臣懇款特許臣
解罷機政至今未奉指揮伏念臣自陛下東巡即蒙擢
任更歷內外已踰十年筋力既疲思自放于田里年衰

多病豈復久於人間伏望聖慈哀憫孤蹤特降睿旨除
臣一宮祠差遣倘蒙遂微志沒齒何言臣無任

乞罷政第五劄子

臣比上封章以老疾乞宮祠差遣伏蒙聖慈特賜詔旨
所請宜不允者載念臣愚陋無知自蒙陛下拔擢
俾預大政雖黽勉職守粗知竭盡而日復一日績效蔑
聞况今艱難之際陛下慨然思欲興起治功以紹復祖
宗之舊宜得英賢共濟遠業而臣學殖荒智識淺暗自
知不能難以冒處已蒙矜憫許臣解罷機政伏望檢會
累奏速賜施行冒瀆威尊臣無任

辭免除職與郡劄子

臣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以臣上章乞解机政除臣資政殿學士與郡者臣本以衰疾難任機政非敢有欺于陛下實緣臣素有風疾自入冬以來常覺昏眩醫者李安仁診臣脉一息六七至洪數異常安仁語臣恐開春不作瘡瘍則是中風之診外間但見臣步履康強髭髮未至全白便謂臣引疾求去韓愈謂善醫者不視人之瘡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安仁今為內醫官伏望陛下清閒之燕曲垂訪問知臣不妄兼臣元係端明殿學士今輔政踰年畧無績效所除職

太優難以冒處恐致人言所有除職與郡指揮伏乞并賜罷寢檢會臣累奏除臣官祠差遣使之從容里田尋訪醫藥若一二年間補獲平復陛下緩急任使不敢辭難臣無任

子貼臣所乞官祠若蒙愈允仍乞特免謝辭臣祈聞之請已蒙陛下洞照今來若復除郡臣決不能往徒至紛、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賜矜從

子貼臣昨具辭免及今乞特免謝辭至今未奉處分緣臣既以已蒙恩解罷机政難以久留行闕今欲迤邐起發前去紹興府聽候指揮伏望睿慈速賜施行

取止

蘇前夫論與和蘇到許許外望香歌起顯此許

蘇到明必因業思稱許許外望香歌起顯此許

蘇到明必因業思稱許許外望香歌起顯此許

蘇到明必因業思稱許許外望香歌起顯此許

蘇到明必因業思稱許許外望香歌起顯此許

蘇到明必因業思稱許許外望香歌起顯此許

蘇到明必因業思稱許許外望香歌起顯此許

蘇到明必因業思稱許許外望香歌起顯此許

莊簡集卷十二

莊
必簡集

卷十三至卷十六

莊
簡
集

十三至十六

莊簡集卷十三

表
車駕親征進起居表

俯頌一札親總六師將巡視于江淮遂廓清于河洛神
靈拱護海寓駿奔謝伏惟皇帝陛下密運乾剛獨持夫
決思雪父兄之耻是興貔虎之師舉必萬全衆猶一旅
至躬忘于暴露斯期力濟于艱難發軔東吳猶扶桑之
升曉日來蘇中土若大旱之望雲霓遠近懷徠華夷震



疊臣欣聞盛舉遠隔清光身繫漢符莫展馳驅之效心存魏闕徒勤警戒衛之誠臣無任

謝除徽猷閣待制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徽猷閣待制一知臨安軍府事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臣已望闕祇受訖南國分符已竊江鄉之守西清庀職更參禁掖之聯自慚疎賤之蹤有此遭逢之幸寵繇上出感自中深謝竊惟內閣之深嚴實寶先朝之謨訓凡預論思之列必求文學之良宜得英材當茲妙選簡如臣者起從寒苦備歷險艱釋壘畝鋤耨之勤守編鉛槧之業影纓入仕但知移孝以為

忠捧檄當官已分忘家而徇國惟堅死節豈暇全身頃力守于孤城乃橫當于巨寇外之虬螭之援旁嬰豺虎之羣集衆苦于一身脫餘生于九死豈期末路更踐清塗既陞次對之班復玷藩宣之寄靡容遜避第切兢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度兼容英謀獨斷得駕馭羣材之術有鞭笞四夷之心遂使衰遲有此僥倖臣敢不益圖後效期稱深恩職列從官猷替敢拘于內外身為屏蔽縻捐誓死矢于死生臣無任

謝知臨安府到任表

臣某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徽猷閣待制知臨

安軍府事臣已具辭免職名外先于九月二十二日到任交割職事訖分符究水曾無善最之称易守武林疊冒藩宣之寄思欲上寬于憂願惟知自竭于糜捐祇拜恩榮弥深惕厲誦伏念臣受才剛拙涉世迂愚寡與多仇久處衆嫌之地孤立一意獨持自信之誠頃守孤城數遭巨寇賴朝廷之威令遣兵將以掃除一境再生全家免禍盡出乾坤之造曾何絲髮之勞方自愧于罔功乃併叨于異數進陪從列移守名邦惟吳會之要衝望鑿輿于咫尺甲兵利刃弊城邑荒墟當凋落殘煨燼之餘繼鹵莽滅裂之後有民人社稷既常為退遁之謀無

甲冑蓋藏何以稱拊綏之意倘非健吏曷整頓綱夫豈懦庸可勝委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幹旋鴻化總攬乾綱舉法度而賞罰明判忠邪而真偽核遂使至愚之品每膺過分之勞臣敢不肅整營屯撫循流寓使屏翰之防稍備庶警蹕之衛加嚴少期歲月之淹留獲展涓埃之效臣無任

除宮祠謝表

紹興元年正月八日被旨移守豫章以疾乞宮祠蒙恩差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

抱疾呼天敢避再三之瀆施仁及物迄蒙寬大之恩釋藩方捍禦之勞遂祠館便安之適退循僥倖深切凌兢

謝伏念臣涉世迂愚稟生艱苦勇忘量力智昧周身蚤
日涖官粗勵羔羊之節頻年出守橫當豺虎之羣積是
驚憂幾成委頓念平時徇難雖肝腦之可捐今茲祈聞
寔筋骸之難強力陳愚悃仰叩至慈幸洪造之矜從撫
危衷而感慨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博施日月照臨
於人何所不容無物不得其所遂得衷愆稍獲安全小
智易殫况有負薪之疾大恩莫報徒存結草之思臣無
任

除吏部尚書謝表

職列二卿方懼黜幽之典位列八座亟蒙圖舊之恩趣

就列以惟恭媿循墻而莫避寵由上錫感自中深謝伏
念臣賦性迂愚受才疎拙孤立一意獨持自信之誠寡
偶少徒久處衆嫌之地雖殫千慮無補萬分僅遵唱注
之規蔑著品題之目乏山濤之識量詎能激濁以揚清
匪毛介之公方何以正身而勵俗仰荷非常之遇終懷
不稱之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躋至仁天覆終
知人有堯之哲不求脩得湯之寬知臣有忠于所事之
誠察臣無善自為謀之計老更世故粗飭官箴未忍棄
捐俾膺獎擢臣敢不益砥礪謹守綱條方聖君嘗膽之
時敢懷持祿惟臣子致身之義期在捐軀臣無任

賜對衣金帶鞍馬謝表

臣某言伏奉詔命除臣端明殿學士仍賜對衣金帶鞍馬者查書秘殿既假借于隆名車服徽章復叨塵于異教抗辭莫避撫已難勝謝伏念臣患難餘生離奇朽質華門圭竇敢希清切之游布褐柴車豈有輕肥之念敢謂神聖之眷不忘孤蹤遠之蹤賚與所加官師知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智先成務之幾仁得親賢之急過形褒詔深察厚誣既隸職于禁廷復宣威于巨屏舉茲寵渥併及罔功臣敢不仰体眷私益思策勵攷惟德其物之儀弥謹臨深尊循名責實之方

少圖報稱臣無任

謝知建康府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詔命除臣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充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宣撫使尋具辭免伏蒙降詔不允臣已于閏月十一日到江南東路界首交割安撫使牌印二十一日到建康府交割本府職事訖總華省之三銓久慙尸素抗戒旃于兩路更冒寵榮撫已無堪循渥有愧謝伏念臣稟生窮苦涉世迂疏剽聞前哲之緒言粗識人臣之大節脩論思之職幾聞獻替之能搃啟擬之權罔著公方之

譽叢謗讒而銷骨積憂患以薰心雖上無投杼之疑而
已有履水之懼忱辭屢責敦諭益勤拜君命于大庭欽
承德意窺王言于詔綍祇服恩私用勉策其疲駑庶仰
分于憂顧任隆力小感激涕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
度無私海涵莫測務廣詔賢之路協成恢復之功謂臣
樸忠稍知矜勤察臣孤立曲被于使令兼撫江淮之封
盡付兵民之寄金陵會府江左輿區承頻年兵火之餘
適千里流亡之後招携懷遠撫循必以寬恩折衝銷萌
經畫乃其餘事臣敢不仰遵睿訓益懋遠圖說禮敦詩
蓋賞聞于卻縠附衆威敵當勉效于穰苴庶殫犬馬之

勞少答乾坤之造臣無任

復兩官謝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准部進奏院遞到告一道以臣前
任江東安撫大使日不合擅支上供內藏庫物帛充諸
軍衣賜特降兩官伏蒙聖恩復臣左朝奉郎依前寶文
閣待制差遣封賜如故臣已即時望行闕祇受訖者投
閒三載深思既往之愆復秩二階仰荷非常之澤恩隆
莫報涕極無從謝伏念臣奮迹孤鄉起家白屋志存忠
孝每先憂國而愛君力赴事功豈暇保身而防患夤緣
遭遇浸至超躰聯八座之請班膺十城之重寄徒竊無

功之祿遂為獲戾之臣賴聖主之達聰無幽不燭故愚
臣之小過不辨自明方釐事之告成荷寵光之均被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深仁善政盛德兼容既大賚于四方
遂蕩宥于多辟致此孤危之迹例叨甄叙之恩臣敢不
食蘖誓心飲水承命奉公守法敢違三尺之文載史愛
民仰体一人之意勉策駑駘之力少酬天地之恩臣無
任

除顯謨閣直學士謝表

錫寵芝函猥竊幹方之任陞華延閣叨陪扈從之聯雖
瀝懇以固辭終冒恩而虛受謝伏念才疎寡與學淺無

聞周旋節義之大閑唯知許國佩服詩書之明訓資以
事君出際休明浸膺撫任自獲塵于器使嘗備歷于險
夷外執銓衡一罔著公方之譽入陪經幄幾聞獻替之
規頃叨秘殿之崇資俾冒名都之重寄懷印未幾謗書
已聞悵狐根之易搖如拉朽爾嗟諸言之已甚更下石
焉賴聖度之灼知排羣言而復用起從田野付以麾符
僅閱兩時稍還舊列特下十行之札使兼三組之榮曾
是罔功寔為非劇眷私若此圖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道大兼容智明旁燭憐臣久侍于從橐弗忍遐棄
知臣粗謹于吏方特加獎用臣敢不益堅勉勵素履勉

繼前修雨露之澤自天何酬造化葵藿之心向日本自
精誠臣無任

謝知平江府到任表

臣某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顯謨閣直學士知
平江府臣已具辭免職名外先于七月十四日到任交
割職事訖者分符霽水曾無善最之可書易地吳門復
玷藩宣之重寄瞻宸居而甚迹紆郡綬以知榮謝伏念
臣守道不通師心自信誤蒙簡記浸冒使令謂忠義可
以立身而專于事上謂廉勤可以為吏而果于奉公叢
衆毀之所歸堅一心而獨往久困江湖之流落頻更牧

之往來粵自小邦遽移名郡雖禽魚之本性樂自此安
顧犬馬之微誠終于戀主使筋骸而可強豈煩劇之敢
辭况此全吳今為會府頃嘗游宦脩悉土風游羅兵
火之餘無復豪強之習朱轡入境覺豺虎之俱空竹馬
相迎悵兒童之非昔夫何羈蹇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如日燭幽体乾行健御羣材而並用無一物之
或遺憐臣志在當官樂于循理察臣老不生事或可庇
民遂使賤微數叨獎用臣敢不勉圖報效益勵操修職
在近嚴敢怠嘉謨之告身為屏蔽力求控禦之方臣無任

孟博賜進士及第謝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五日皇帝御殿放榜臣男孟博蒙恩
賜進士及第者聖君圖治方搜四海之英才童子何知
猥被九天之渥澤恩覃魏闕慶集蓬門謝竊以下詔求
賢本以待寒畯之士臨軒發策實欲聞謹直之言教化
以是為本原國家由之而治亂况及當今之急務豈容
泥古之常談自非夙昔實學之稱曷以仰副虛懷之問
臣男孟博才非茂異識愧淹該束帶效官未歷簿書之
任趨庭稟訓粗知詩禮之傳僅踰既冠之年偶齒命鄉
薦充庭上對方懷譴累之憂趨陛唱名遽有超升之異
既塵一覽遂寘甲科遜避靡遑兢凌失措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乾坤至大雨露無私念其犬馬之勞獲紹箕裘
之素業遭時不世被寵非常臣敢不策勵初心激昂晚
節仰服詩書之明訓益循忠義之大閑勉移孝以作忠
事君庶忘家而徇國守經傳後愧非韋氏之賢能仕教
忠圖效晉臣之志臣無任

辭免參知政事表

臣某言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參知政事尋具辭
免伏蒙聖恩特降詔書不允者需章瀝懇冀安分義之
私詔旨屢頒仍示延登之寵愚衷既竭淵聽未回重午
咫尺之威敢避再三之瀆謝伏念臣以凡庸之品遭特

達之知雖久冒于使令無可稱之績效周旋八郡荏苒十年帥閩總戎已叨重寄天官率屬復拜異恩閱歲月之浸深乏涓塵之可補願茲忝竊方懼譴呵不啻驟玷于聖知更使參陪于政路負且乘足以致寇名與器豈以假人敢自愛于捐軀寔深虞于誤國伏望皇帝陛下思用人之賢否寔為國之重輕特寢誤恩追還成命誓堅犬馬之志仰酬天地之心臣無任

除參知政事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授臣左中大夫參知政事封錫如故尋具辭免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不允批荅仍斷來

章者天聽甚高雖牢辭而莫獲令行弗反趣就列以惟恭祇服寵靈不勝感懼黜伏念臣性資愚蠢學問空疎立朝惟信于朴忠涉世幾成于強賂更州縣簿書之職徧臺省清切之司譽不足償謗讟之言功豈能掩罪累之迹方俟瘝官之譴敢期共政之圖幸出非常分誠匪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參化育明極照臨人無同異而并色材有短長而並用察臣粗知于体國念臣素拙于謀身忘其凡庸起致嚴近臣敢不義之與比知無不為感千載之遭逢戒一時之僥倖居其位食其祿固當盡大臣事君之誼視所以觀所由庶無負明主知人之

鑒臣無任

瓊州安置謝表

臣某言今年二月十六日準藤州公文送到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移臣瓊州安置臣尋于當月二十日起離藤州至三月十五日已至瓊州貶所訖者投置嶠南採公言而未厭竄流海外據罪戾以猶輕悵來日之無多豈生還之敢望徒懷結戀莫報恩私謝伏念臣寒苦立身閒關出仕躬受神聖之眷屢更要劇之除越自從班超預机政而臣剛褊自任戇愚不移器小疾顛亟投閒而置散根孤易拔卒負釁以招尤願九死以猶甘

雖三黜而無憾捫心自訟沒齒何言空貽歲月之多難
這簡書之畏尚全視息未即誅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舜孝格天堯仁覆物干戈載戢故得百姓之歡心溫清
不違以盡一人之榮養有如草芥感被矜容而臣年七
旬久拘囚于瘴地行踰萬里更冒涉于鯨波伏望憐臣
奉事之有年憫臣廢斥之已久稍回眷遇曲賜保全大
明中天庶容光之必照時雨及物幸枯枿之再生永依
樵牧之羣以畢桑榆之境臣無任

移昌化軍安置謝表

十年遠徙猶真生還三黜愈嚴未知死所驚魂失據危

涕自零。謝伏念臣性實慙愚老益頑鄙。遭時過主。妄有意于功名。抱慙懷鉛。本無称于翰墨。年齡歲晚。志氣凋零。久雜處于黎蠻。唯歸依于佛祖。每師蘧瑗。深悟已非。敢效鄭人。妄議朝政。而臣子孟堅。生居里巷。不擇交游。怨咎橫生。語言妄發。納官贖罪。罕逢國士之知。下石反擠。近出鄉人之手。仰恃神聖之眷。未加斧鉞之誅。恩重命輕。咎深責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体天地之大德。擴日月之盛明。憐臣嘗冒近班。念臣頻更煩使。年同絳老。宜久辱于泥塗。罪比虞翻。曷永拘于海島。捐軀無沒齒。何言臣無任。

量移郴州安置謝表

久拘海島。已為終老之期。亟徙近藩。復有再生之望。深難報感。極涕零。謝伏念臣賦性顛蒙。天資狷淺。孤忠自期。獨立無朋。迹列冒居。本求協濟。榻前論事。豈敢雷同。仰憑聖主之當陽。不顧權臣之在側。果遭奇中。卒蹈危机。飄泊一身。遷流萬里。黎蠻雜處。魑魅為羣。二子喪亡。全家隔絕。寄隻身而無託。撫孤影以自憐。敢謂聖慈俯矜。愚昧察其老死之無日。示以歸途之有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獨運乾剛。躬持慈寶。聰明不作。而百度自正。神武不殺。而萬國咸寧。遂令管蒯之微。均被雨露之

潤臣敢不益堅晚節警竭愚忠行步龍鍾莫展驅馳之力壯心消隕難陪帷幄之謀欲酬隆天厚地之恩但有銜環結草之報臣無任

狀

申都督府乞令耿進屯池州狀

勘會池州正臨大江與江北舒蘄等州相對最為控扼昨來李彥卿屯泊韓世忠^清三軍劉洪道屯駐崔邦弼等諸^項領軍馬防守劉洪道將帶崔邦弼等前去建昌軍捉殺蒙差下王進將帶所統人馬池州防隘今來王進一軍已蒙朝廷差都督府統制官其池州即今並無軍

頭
不誤

馬守禦緣防秋在近及據池州申舒州界見有盜賊出沒作過不可闕兵備禦今照本司所管軍馬內王冠一軍已依朝廷旨發往廣德軍防隘及張崇係樞密院水軍并李貴小張俊係要于建康府邊江把截應援使喚外有水軍耿進一項人船今相度欲遣發前去池州防^託江岸檢準都督府四月四日劄脩奉聖旨逐路見今應統兵大小將帥並許聽節制緣本司軍馬係聽都督府節制未敢擅便起發伏候指揮

申樞密院乞令王進依舊屯池州狀

契勘池州最係緊切控扼之地請諸處潰兵不時侵犯

本處不可不屯重兵以備守禦今來王進已勾赴都督
僕射相公府充制官本州守臣葉煥雖已到任本官別
無兵馬竊慮緩急不可責以必守今來王進已到任本
射相公伏乞指揮且令王進依舊統制軍馬就池州防
託委得兩便伏乞指揮施行

孫貼契勘江池二州新差文臣其劉紹先王進却令
都督府某竊詳朝廷之意本慮紹先等已為守臣
恐勢不相下今則不然二州皆財用窘乏之處若使
文臣為守以撫養百姓武臣為將以捍禦盜賊各自
兩便伏乞照會

兩便伏乞照會

啟

上館職啟

伏審給札禁林校文天祿來副朝廷之妙選是為儒者
之至榮蓋圖籍秘藏上帝名之冊府而賢能萃聚前古
謂之道山豈徒搜羅文章翰墨之流實欲涵養輔弼公
卿之器真材獲用公論攸歸伏惟某官文挾國華識超
物表著左思之三賦少作已工讀黃香之異書晚觀益
博果膺睿獎入踐要塗允為鴻漸之階佇見鵬搏之運
某方縻簿領猥辱緘題斷木在溝知朽株之難斷明珠

照夜覺部屋之生輝佩服之敷宣罔既

答婺州交代傅龍圖啟

崑

期年報政方興襦袴之謠一節趨朝亟奉絲綸之寵顧
慙朽質獲踵後塵恭惟某官識洞幾先學窮象表早年
馳譽即有志于事功壯歲立朝益奮身于忠義一昨提
兵靖寇承詔禦戎一免胄以入賊營開門而納降將士
民蒙賴異翁子之還吳父老歸心陋相如之喻蜀笑談
定亂指頌功成比自鄉邦擢臨近輔欲壯藩籬維之勢
暫煩經濟之謀唯聖主之深知方須獻替雖斯民之切
戀寧許挽留佇聞麻制之行即秉鈞樞之任

知建康府謝宰相啟

入陪從列謬參八座之聯出領蕃條連委十城之寄頌
慙疎拙積冒寵榮竊以泣左名區金陵會府兼河山表
裏之勢號股肱藩輔之雄虎踞龍蟠徒仰帝王之宅獸
蹄鳥跡既為蛇豕之區羣偷屯結而未聞蕩定之方百
姓流離而曾乏招懷之策非得邁倫之士曷收經世之
勲如某者質本駘騫學惟糴粕奮身一介受任三朝第
知直道以事君所愧矯情而鎮物夤緣遭遇寢冒使令
此蓋伏遇僕射相公功業冠乎古今忠信行乎蠻貊既
隆寬而博愛亦公聽而並觀舟楫濟川坐弭風波之險

鹽梅調鼎曲成品物之和致是迂愚有茲僥倖某敢不
仰尊廟美俯究民情外圖疆場之事幾內訪閭閻之疾
苦上酬洪造次答已知

與越守綦內翰啟

禮崇

伏審顯奉宸恩榮開帥閫玉堂金馬輟從內相之聯皂
蓋朱轡聊假大邦之重恭惟知府內翰寶文身兼數器
學洞九流道德安強折衝千里之外文章爾雅追還兩
漢之餘欲分東道之憂暫出北扉之直弼諧之任雖舉
朝以共期康濟之懷顧予內外而一奚擇第方切淵衷
之眷或不容煖席之淹行有峻除送登揆路某頃塵從

從列獲廁英游姓名尚隸於刑書竿牘敢通于記室茲
緣天幸適此里居因得自陳懇欵之誠庶幾少作依歸
之素

回葛待制啟

投閑三載分老於田間假守一麾遽分于符竹方涖簡
書之始未遑竿牘之修敢謂撝謙過形褒借撫存甚厚
銘佩可量恭惟宮使待制學際道真才推王佐以儒術
緣飾吏事早著能聲以文章粉飾皇猷夙推雅望屬此
艱難之運方深俊傑之求閒館珍臺久徜徉于物表黃
麻紫闥行密勿于政途某猥以庸虛謬當委寄流風未

遠有善政之可師積弊難除豈惡聲之能掩庶加策勵
仰副獎知

回漕使張郎中啟

三年去國徒勤仰斗之誠千里分符未遂趨風之便箋
題猥及銘佩可量某官敏識造微通才周物任兼中外
允資經濟之謀職總輸將兼舉澄清之志蓋將整齊將
士之紀律豈特周知金穀之盈虛方著休聲佇膺顯擢
某屏居陋巷起奠大邦雅素不忘先累繭重滕之間褒
詞過厚發殘荻枯楫之榮

回湖州交代陳侍郎啟

三歲投閒分老江湖之上一麾假手職還侍從之班願
惟疎拙之蹤猥繼仁賢之躅退循忝冒尤劇兢慙伏惟
某官學貫百家身兼數器文章爾雅追還兩漢之風道
德淵源根極中庸之學早踐揚于華貫浸騰蹕于英躔
當哲馳騫之時實雋乂功名之會輟自承宣之地暫司
封駁之聯金馬玉堂即還舊物黃扉紫闥遂聽新除某
猥以庸虛獲相先後長牋加厚有踰褒袞之榮短技易
窮終負續貂之愧

回常州鄭右司啟

屏迹窮閭稍逃誘議分符使郡獲借餘光未遑竿牘之

修遽辱音塵之及故情弗替朽質增華伏惟知府右司
器業宏深性資夷粹清名雅望衆推猷替之材紫閣中
臺常贊彌綸之務念斯人方急于惠養故名流暫假于
蕃宣行被峻除即要還路集衰顏已甚智術無堪但思
平易以近民或政循良而比迹

知平江府謝宰執啟

霽水分符方安諫拙吳門易守遽陞遷釋湖山清曠之
邦當舟車湊集之會雖恩榮之過分顧譎薄以難勝伏
念某志不足以趨時用非長于涉世徒緣遭遇浸冒使
令每懷報主之心敢作容身之計羣囂橫議衆毀交攻

一去修門再歷歲時之久三紂郡紱不離江浙之間訖
無善狀之可稱第慙救過之不暇敢異曲加獎與力借
吹噓寵驟至以若驚命已行而莫避諸惟僥冒實有辜
緣茲蓋伏僕射相公盛德格天元勲蓋世內隆寬而博
愛外公聽而並觀舟楫濟川坐弭風波之險益梅調鼎
曲成品物之和致此孤蹤屢叨殊獎某敢不虔修職業
勉策疲駑倘蒲柳之餘年未填溝壑庶涓塵之薄效粗
報生成

回張虔州柔直啟

海國承流方上投閒之請江鄉命帥乃叨分閫之榮知

餘論之見私撫微衷而增愧恭惟某官議論風生智畧
輻湊竭誠心而為國秉直道以事君息盜安民已傳渤
海之政運籌決勝方施圯上之書行令流殍之餘盡復
耕桑之舊頌如哀朽寔賴庇存悵郡級之見縻望鈴齋
而徒切

知温州謝丞相啟

三載投閒自放江湖之上一麾假守遽膺符水之榮祇
服恩私徒增感愧伏念某超搢不足以合乎流俗學問
不足以望乎古人徒以一介無能之身遭逢千載欲治
之主頻更事任屢致顛隳補劓息鯨久冥心于禍福彈

冠結綬敢妄意于功名不圖務憐猥見推擇駿明之于
叔向或假片言越石之遇晏嬰蓋緣一見夫何疎賤初
未參承輒肩古人驟辱知己幸流言之昭洗知公道
之顯行既還侍從之聯復玷承宣之寄過都請覲獲瞻
天子之光叩閣承顏始識汾陽之面謂拔茅而引類在
推轂以薦賢遂令蠢愚有此僥倖此蓋伏遇僕射都督
相公以虛心而收天下之助以直道而荅朋主之知斤
斧眾才如良工之所無棄妍媸庶物若定鑒之不可期
眷此微生獲此歸釣播某敢不勤求瘼民思報國恩詔
令是遵首務農桑之勸教條不擾庶期獄市之虛

回餘姚知縣啟

伏審夙擁華軒將臨治境奉九重之綸綍分百里之江山視事云初依仁窈幸恭惟某官行實著于閭里風采聳于播紳載吏愛民固已兆四時之和氣樂善忘勢又將障一世之頽波賜以長綫之假餘論詞源甚博獲窺雅健之文褒借過優用作哀羸之寵

回宮使姜察院賀正旦啟

寅統發春孟陬紀朔順協履端之吉宜膺出滯之祥恭惟某官經德不回誠身有道浮沉里巷有渾俗之真涵詠懷詩書自得之學論大事不卑小官天道好還佇奉

惟新之命帝心簡在行聞求舊之除

回邑宰賀正旦啟

一氣回春太簇贊陽而出滯三陽交泰君子体仁以長人惟與時以偕行斯考祥而視履伏惟某官誠身有道經德不回莅事惟能信忠嘉之有相履端於始宜福祿之鼎來某方不久隔于鄉閭阻前趨于賓謁永言傾頌第極鄙悰

答陸氏求婚啟

人倫之重礼尤謹于婚姻家道之成義莫先于夫婦恭惟令嗣第四承務江南望族業詩礼以傳家而某第三

女子林下素風愧功容之無取辱叙鄉閭之舊特勤媒
妁之言篚幣載臨葭莩有託幼能遵教已聞孟母之賢
長必大成庶遂甘公之志

荅潘舍人求婚啟

三十年之莫逆豈云勢利之交四千里為流人敢有婚
姻之請願哀宗之藐爾仰風之凜然伏承令姪承務詩
禮傳家雅服過庭之譽而某第五女子功容無取粗安
姆訓之嚴豈謂未替故情曲敦夙契通家之久尚煩媒
灼之言投分益深永有子孫之託

謝孔倅啟

竊身二紀已甘終老之間恩詔四傳遂有生還之望伏
惟某官俯憐老朽曲軫窮塗賜以好音錫之品物坐賓
常滿不空文舉之尊壘家學有傳肯墜伯魚之詩禮退
量翔薄曷副褒揚感愧之私敷宣莫既

莊簡集卷十三

書

與楊龜山書

某惶恐頓首上啟冬候凝凜伏惟晏居多暇台候起居
萬福某還里擾擾度日旦夕南去逾遠誨語伏望為國
倍萬保輔前膺褒擢奉狀不宣

又

某惶恐頓首上啟宮使待制老丈台座某再拜某八月

莊簡集卷十四

書

與楊龜山書

書

與楊龜山書

某惶恐頓首上啟冬候凝凜伏惟晏居多暇台候起居
萬福某還里擾擾度日旦夕南去逾遠誨語伏望為國
倍萬保輔前膺褒擢奉狀不宣

又

某惶恐頓首上啟宮使待制老丈台座某再拜某八月

半離水門一路幸無留滯偶到錢塘阻風潮到越已十
月矣治行間以曹氏來迫女子親期既不可挈行又難
委之而去不免且草草發遣已定此月二十日成礼三
五日大歸不肖取二十八日登塗雖隆冬南去料須稍
暖似浙間三男子皆令就學委之兄嫂此行正如行纏
衲子平生故人多在南方老丈果遂省墳亦有瞻見之
幸喜可知也

又

某再拜老丈還里生計料只如昔毗陵供須能如昔否
某亦苦貧近又有女子之役幸其壻知義不相望亦不

曾舉責謾之恐知之李樞必見之其昆季誰同行南便

一一示報

又

某惶恐再拜某不孝罪逆幼失父母稍省事即游走四
方今幸通籍朝端而墓隧之銘未立人子之心誠不自
安中前已累託二令嗣以孫大臨所撰行狀拜呈欲干
老丈一言以信于後世想今亦少間願幸冥念來使迫
行復以姻事逼迫未盡所懷伏冀矜察

與翟公巽書

某啟目頓首再拜知府安撫內翰台座即日伏惟台候

萬福某自越寇召至杭八月一夜值軍變逃避民居凡五日稍與人接乃聞衆軍獨不剽薛昂家意欲請昂領府事以來招安昂畏避不出賊勢日熾至硬刺平民擄劫婦女衣冠之族尤被其害辱某兩貽書昂乞援福州金陵例權領府事昂第皆賊兵不環守不能達至十九日昂又猶遲疑又得寄居官列狀同諸方肯就職已而憲漕兩司遣承義郎趙子璘入招安賊須黃榜乃受命又得左右提兵叩城親與士卒同甘苦賊既素聞左右恩威始大恟懼直至月末始受高士曠補官文字昂謀遣某與方秘監等四員押第四頭領陳青詣秀請士曠

入城撫定之九月三日見士曠秀士曠雖善遇青而遲疑不進某嘗以大義責之且言左右涉大江入不測而閣下號節制乃遠在數百里外適得黃榜赦令到士曠乃行未至杭三十里間羣賊遣迎狀相屬城門已閉某等先士曠之間里人情已怙然賊衆皆免胄解甲賊有陳通其三沈安其六葉軒以素隊郊迎士曠于新橋士曠不能約束從者稍捽辱之以刀拍其背搜解其刀環仍奪其繁巾金環羣賊忿怒疑陳青賣已盡掠其家貲殺其妻而囚之新憲周格至猶望其徑入城初八初九連遣父老僧道往城外妓樂城內俟其入已而聞格暴

戾怒罵其弟杞羣賊大憤城內人情惴恐賊首來昂第
凶悖殊甚使羣力手擁某及趙子璘及齋黃榜使臣于
庭下欲殺久之乃免但使某與子璘及方元若皆處薛
昂第晝夜賊兵七十餘人白旗子十七人防守巡邏仍
釘其後門事勢危甚十日大耀兵十一日賊出兵劫鮑
貽遜為鎗仗手所敗幾擒其二楊貴者殺傷甚衆是日
聞外兵攻湧金門賊衆併力往救使人叫呼百姓詐言
外兵屠城劫使挈水救火續傳火息兵退又傳湖上小
舟載兵不可勝數倉皇盡召諸賊往救至未時又傳兵
退然賊衆大懼達旦奔救叫呼巡警不敢息而其徒紛

紛出怨言百姓強制者亦望官軍破城立降旗下某等
不勝欣躍意謂翌日外兵必大集連日繼攻則賊破必
矣已而寂然無聞十四早闖賊出餘杭門欲乞兩憲等
意謂兩憲既不肯入城且已交鋒必引中軍據要害且
檄鮑所統鎗仗手為聲援而士矐皆不然至午間忽傳
擒士矐格殺城中士大夫驚駭之極其日賊衆凶甚燄
尤熾閭城生靈不保性命至十七日聞羣賊出臨平昏
夜不回次日乃知臨平大掠罷飲于酒坊炊未及熟聞
鮑兵在長河欲來討擊遽引歸是日微雨道滑自相驚
駭恐棄甲而遁三鼓乃入城次日大恐却有就招安之

意適會秀守趙叔近遣使臣已檄書來招遂欣然從之
數以文書來至十月二十日昂復召某等往秀請叔近
速入撫定四日至秀五日叔近行事必可濟某等不復
往矣自去月初士腫懦怯格暴戾無術遂致平民二萬
人為賊所刺南廳十九萬緡為賊所費妄散倉米十數
萬石拆燒民居數千間塗炭一月不可形狀招安遂成
于叔近所以就招安者初畏越兵終畏鮑卒十七追襲
之威也竊惟執事以名臣守都控制東南威名遠著二
浙倚為長城羣賊情狀所宜盡知是用粗述已事布于
左右某崎嶇避難凡六十人僅存單孑一身自告勅料
冬候頓寒伏惟保重不宣

宣城與屬縣官書

本州近緣戚方賊馬已破寧國人情恟々日夜望公提
兵來同守禦久之不至何耶今再遣節級前去若不請
頭項今不体察亦當重有行遣不得已也胡宗符亦能
捐軀深可憫惜其子不來何耶鮑琢子先與被授發回
庶慰往者之意聞其家貧前日稍輟已俸不知衆官有
應和者否不欲強率之也此間止是牢立寨柵併力守

禦更不出戰二公可那一人星夜部領前來近報車駕
旦夕欲來此幸甚幸甚餘非面莫究不宣

又

某頓首彥恢教授權縣達之權縣今日石大博來議車
駕移蹕宣城來早復行但戚方人馬迫境失旌德保甲
之助殊覺廢力累往起發事勢乃如此可笑也昨日御
營司已有勅牒使臣親往馬寨必不敢猖獗若能便諭
首先星夜發一半前來則不肖恩臨許久亦足以少償
其心也但城中士卒雖寡人人用命氣亦粗勝更得二
公部轄外應如解倒垂也早來道任行令面說其詳是

時職方叩城其勢可畏今日自早及暮數處攻城其實
不過千四五百人餘皆婦人中裏持鎗仗技止此耳賊
勢累挫射死中砲不及以門扇棺木來攻城皆用人礮
一放輒殺數人此乃天神所佑早便燒斷橋并木墻等
處夜來攻城外一火而盡今日更燒天寧此賊無糧并
人衆無著身處此時若得公糾率精勇三四十人晝夜
掩至彼必謂從天而下况大駕欲移蹕得全一城其功
甚大此非不肖虛語也馬吉已受君命書來甚順同此
封呈切、勿疑亦欲作咨目于馬未援正恐與馬相妨
千萬以君父為念州縣府為邱遠與同來真解倒垂也

達之意殊不此今日道任自行在來議移蹕事旦夕必
有大兵來可喜可喜馬賊亦不侵犯公能星夜前來應
目倒垂之急如何如何

與程伯寓書

某疎賤偶當郡寄適四郊多壘之時流亡嘯聚無處無
之到任即值防秋修城壁治軍旅皆非平時所學者然
今已兩時粗有次序若內地少寇可保無虞所患者敵
人耳今大駕遷幸平江州公擁兵駐建業此固未為甚
失但未聞諸公經營兩淮防遏大敵山郡雖有區區入
衛之意莫有繼者此間料揀保甲得精勇堪被帶可及

萬人呂公祖相應副得空名三十道且盡智竭力保護
之中春乃力求去依舊宮祠徜徉山水豈非素志耶未
由一見握手道舊臨紙慨然餘真自愛不宣

又

某頓首伯寓司業賢友某再啓中春丐間及八月中秋
蒙恩出守方幸承際即日就道庶幾一見故人銜觴道
舊夫何旬時既改東陽旋有六官之除凡兩月間奔
走千里十月盡方抵行在擾不可言旦夕復移蹕臨
安孤拙無補深愧遊舊何以教之近下詔求賢羣公安
薦長者想不能久外臺也更望為蒼生一起幸甚子駿

子賤時、相從從膝把盞未嘗不奉思也公他時不免
一來種、望見諭若來武林不肖亦單騎可同寓也樓
仲輝近亦至但日來傳寇頗熾恐不若上游依大駕為
少安也葉李二大帥物論恐不足信如何子駿獨留親
覲不允其意似可見念非老友孰能贊一請乎伯紀亦
常得書天下果無事使伯紀英傑老死可也若聖主真
欲經畧中原使海內有忌才蔽賢之嘆亦可惜子賤雖
不遠一夏懶惰不書通書旦夕遣人也

又

某二十一日得省劄不許再辭固難久稽朝命又迫于

諸友鑄諭豈敢不行但職任終恐難勝然已分一死久
矣本且單身騎之官適此間又以徐文故連日不靜至
殺人于通衢雖是夤緣假託且實緣烏合之衆遂不可
蹤跡韓世清揀退者又盡帶行某已決意與骨肉偕行
建康事勢其大者不過兵與食耳若未到任便劄脚與
朝廷理會錢穀糧則是建康又產一光世也以此且欲
徑赴任死生禍福與一門同之小舟暫駐北關稅務前
公能與子駿畧至相見庶幾展盡餘非紙墨可既

又

某行役已次于潛儒生以單身統眾日夕危恐得兵卒

一路不擾流言不至于朝廷幸已大矣前途未知能勝
任否乎胡正字傳示戒勅之語公之愛我厚矣此行亦
無與晤語胡亦止留于潛若帶行非獨累他亦累我也
程致道遽出亦可怪言者似非宣諫文字因風望示諭
制誥遂致虛席可乎子賤必膺妙選仲暉必有成命須
保護勿使小人讒間其間某本二十八日行適家人今
早到連日又徐文軍變蓋世清兵欲殺文以叛幸而覺
早遂擒五十餘人斬訖踰城散走者數百輩蓋當時就
糧之謀深可笑大藩積二三萬斛便恐陳腐何耶不肖
定初二日行蓋老幼無託人情恟恟若往建康便作過

冬計不若便以自隨耳呂公淮甸之行氣象方盛蓋沿
江三帥保守家計渡淮入洛經營中原此兩段商量庶
幾萬全若不守江專欲深入非萬全之計此不肖區區
所見始終守此不可移奪也道任得先與指揮乃佳蓋
坐守差遣寸進退非是爾如何

又

某連日以都督來一番擾不可言趙不忙前鋒殘三縣
僅得六十餘此數百人者皆入賊投偽夜來報崔增作
前鋒先來建康矣呂公疾勢已少損但飲食久不進非
老人所便此責任匪輕所將止萬人以巨師古為心腹

虛聲既不足以威敵寔備又無以禦寇傅子駿諸人甚
來悉有願削職投閒之語此間依都督府如泰山事乃
可憂如此劉光世又偃蹇恐自此益難御駕耳不肖在
此備員寔愧初心諸郡悉應辦呂相不暇兩漕司自到
此並不見面今皆徑趨督府屯兵萬衆嗷々待哺誠無
以為計旦夕亦哀祈于朝乞一間慢處以自效耳淮西
獨王抃角者往來亳壽間出沒作過乃葉少蘊無事啓
之其寔不足畏呂相來必遣人擒捕所患獨今冬敵人
深入前日見朝廷紛々謂劉豫嚴守備此何足道臨安
連火此非小異星家謂熒惑今正在東南固為我宋之

福言熒惑所在兵不能化此亦干戈不入之證也然此
宿性察朝廷少有過失必示灾祥若緣此得人主恐懼
修省退小人抑姦倖專意用任豪傑庶幾轉禍為福耳
大駕久在吳會或謂衆賢皆南人無復經理之意但使
家鄉耳建康形勢如此不早圖興復日復一日尚何待
耶若大駕到此則淮南自然屯重兵馬境自然窮促豈
當惜此三二十萬耶此豈前日崇飾臺榭之比耶公前
所繳誠當亦各行其志使漢王長王藻中項氏豈遽亡
耶望公更熟議之使大駕來不肖當過廬壽間耳潘子
須以南榻處之庶幾無得而辭耳若泛召恐以親為解

也江端友以所知累見丞相欲以為郎何遲遲耶近見乞出章難進易退理所當然今日可憂之事不在敵國特在朝堂耳聞政局首及吏員及宦官皆有所裁抑此固在所先然外間所傳已闕然至于堂吏及六部取會知幾之士必知正黨自此傾矣彼方呼吸羣凶傍挾悍將雖不為清議所容至于宣路謠兩路流播偽境有崇寧宣和所不欲為者蓋韓姚諸妻皆娶于毗陵卒伍能竊笑之如此而使在廟堂總百寮何以示天下此修正所當議也公所排擊之人偃然坐政事堂棄老父而提挈少妾以出如此而欲望治不亦難乎仲暉未及奉書

修政一事不可不加察天下大勢如此乃欲一一裁抑首及權倖天下清議孰曰不然亦當斟酌輕重先後之序量而後入毋使小人得以為資也呂丞相離行在朝六十日一病不能到建康而反防秋如此非徒無益其為害甚大淮西宴然又合肥邑屋如故中原人心苦于番偽率斂其望接應甚于倒垂之求解近見呂丞相送到奏草乃止欲以千人屯壽春僅同兒戲中前葉少蘊遣土寇幾二千已上人宿州城內見之解體云我本欲歸據南兵寡弱如此定不恃胡武回文甚有理大畧恐汝不能接應徒重羅殺戮耳今呂老欲以千人往不若

不遣之愈不肖此論大不同今若又立異同則又取怒姑任之耳事勢有可為有不可憂若不容我屬展力但夕亦且病發狂蹂朝廷不放歸田里則死耳終不能坐見困辱也車駕欲來又不預于淮西作屏翰如傅子駿欲往又不遣止以無糧為解不知兵卒過淮已復手忙手亂雖有錢糧將誰守乎淮西營田粗有倫理今年大稔若不遣人守宿亳間則是前日借貸種之皆委為盜資曾不若不經營之為愈也呂老本無定議又不肯用人之言止是我能我會誤朝廷者必此人不肖身號大帥今既有都督一事不可為漕臣直相憑陵如陳敏識

輩吏文中一語稍迫便敢移文請問到任五十日方識其面甚至諸軍半月無糧而尋漕臣不見面不欲喋于朝廷者蓋欲勉強了一職若盡以上聞是生一奈耳萬事不可盡言不肖亦欲且乞宮祠蓋如前所陳寔有不可為之勢也所喜獨樓子稍遷江子忽還爾潘真勇次蓋近年學佛之功也久不通右相書因見為言曲折前者因二公書別紙論今日事勢若大駕止在臨安終非有為之地得捐一二十萬稍葺行宮畧示經營理之意兩淮生靈必漸復業所在小盜知畏戢耳不謂便作申聞行下若乘此機會得翠華順動豈非協中外之望

非如前日營繕池臺崇飾苑囿為觀游之美然吾友所見亦是一說豈為不美但慮未能明吾區區之心耳知已得外補既繳駁不行理自當出况今日事勢得脫身刀劍林中豈非全身之大耶但恨公前此相挽為建業之行今乃先我而去不無悵惘耳得子駿書亦憂深况呂老多病前日前鋒潰去今已擒獲臨安蹕氣象終不勝漢中願公審思自古未有如此而可興王者漢高祖豈肯長王漢中今中原謳吟思宋此今日機會不可失得一二十萬可以一毫不及民建康旦夕便可興復若公回鄱陽自專人奉書茲不詳悉

又

某頓首伯寓侍郎老友某師還已次近境一行幾四千餘人所過雞犬不驚庶幾仰副九重保獲生靈之意度初十日午間可抵城外單騎同親事官數人徑入直舍曲折併頭面稟承諭具悉張今才士也但選人未用陞陟沈肇雖遲鈍學問性質甚美雖處以館職或盡局可也公何以知之頃不曾見之亦不通書江子我不肯薦之右相年々矣恐是左相疑其迂濶然此人寔奇士但前詔使所放苗稅寔過當嘗歷州縣又在潮日淺未能盡曉然亦安可以此遂棄之也茲見除一紙郎不官乃

見姓名使人悵然也潘子賤出守桐江奉親之計于潘
得之矣然惜此人物使朝廷不知今朋友間屈指可數
如潘者幾人不肖輩正可奔走州縣一二勝友異時遠
出闕廷庭謗書滿篋孰與辨明于此乃區區私情至于
拾遺補過見事風生今朝路豈復有此人乎可嘆可嘆
知公累有繳駁流俗尚同久矣孤立一意惟公一人耳
進退去就之間想已素定但正士稍去非朝廷之福耳
某孤跡前已決意丐閒幸得之獨蒙開諭鑄戒至五六
而不止遂無可脫去計矣與老少日夕在顛危申但業
已至此譬如乘舟遇風已到大洋姑任其所至耳潘子

亦未去甚力親老不為無詞末由歛見臨風悵然塵外
佳意殊為奇特陋室增輝矣承示壽星贊詞藹然祥慈
孝友之風三復嘆仰又蒙見索鄙句豈敢續貂輒不揆
作數語資一笑耳近詩不暇盡錄輒令小兒寫呈此非
老友不敢出也某去夏兩被召命繼還舊物方其辭免
間俄有與郡指揮方江左紛擾時假守宣城知不免矣
車駕金益東金師入境進既無生退亦必死遂與血屬
同守孤壘偶幸獲全朝廷不察又付以大邦此乃長老
喋鱉之義然君命嚴峻莫得而辭但職名非敢當耳武
林被害甚酷金人退脚踰半年為政者專為退遁之謀

城池荒蕪市井蕭然蓋瓦礫場中欲建立官府又劉開
府為大使曾紆為漕臣欲以空拳加之掣肘蹈禍必矣
相望千里何時握手道舊區、所蘊非此能悉

又

日來時、得浙西諸友書諸公極有意向進若乘此時
便移躡建業亦是機會近見詔書乃用孟庾申請回臨
安地恐小人探伺而為之也廬與江陽桂廣皆已除跡
但惜似矩遠去耳魏紅馬承家皆以章罷必知之張柔
直林少尹皆引赦敘此似封雍齒顧如老友負天下公
望能久聞耶傳潘書問往來不絕江元壽已除司農廖

用中雷正赴行在今日為腹心之患獨一王居正蓋起
初受知于宗尹宗尹黨稍、在當路耳右揆經理疆場
事往來淮浙四大將並在鎮江岳侯至矣來日至矣李紀伯
請入覲已久旦夕亦至此公進退前無古人然其區、
為國之心則可恕矣江西湖南大飢朝廷餽餉且不繼
何能賑給窮乏事、可憂雖促膝握手未易言之子賤
已丁憂然上極喜其為人以告就賜且賻以五百緡宜
何以報之仲暉率一二日相見故人可以語心者惟此
郎再民俗有大利病願時以見告崔發見寄尋窠關子
駁數言之上意未解今子賤去僕獨任其責昨日又言

之左相矣某承之又已七八月衰顏倦遊非復往日思
自放于田里如痿人之不忘起也但國勢方艱時事如
許未思求去然行藏出處大節所係月末且伸前請或
幸全璧而歸庶保晚節耳

與時宰書

某再覆敵某久在兵間其謀精密必出萬全去冬全璧
而歸我師暴露國用匱竭坊場秋租盡用預借技盡
于此民力已疲今冬敵若再入其勢必張所謂萬全之
策莫如儲蓄財用廣收募兵將守兩淮之衝據長江之
險今已是春季悅仰之間便迫防秋安得不汲汲冒瀆

威嚴不勝惶恐某再復

與張德遠書

某再拜上覆某不能多作楷字前幅輒令兒子代書不
勝惶恐某孤蹤歷落可笑想曲折不候繁言自夏初即
丐去以得鈞諭謂五月當暫還因遷延以俟一見既未
可期而某日有職守懷不能已時妄言投隙抵巇者
肆無根雖一時晏譚嬉笑之語無不聞者自度禍至無
日矣因遂次去就不復計較利害不知相公能察其區
區否乎恭惟相公慷慨大節勤勞王室家恢復之志有
古名臣之風孔明周魯輩不足進也某陛辭之日自謂

遠闕庭卒未有見上之期因復論說今日大臣有屬任
大事者無踰相公上亦宣諭天生此人為勝中興輔佐
之語公為上所倚重如此欲守疆場而掃撓槍莫先搽
火公至正之道上合天心下協人望然後謀無不成事
無不就萬一胸中尚容一毫之私引用親黨之要路陰
為不拔之計任用朋邪倚為腹心之寄助自古及今亦
鮮不顛覆者某自還朝既荷諸公收召本意深欲以公
心直道替助一二每因進見有聞必言有言必盡而或
者反用小人之說妄意測量至疑為踈言指為立異是
豈真知某心哉伏自相公還朝海內歡慶日來過當事

平時指為行府今多寬除百姓知休息有期矣江浙今
歲大稔國事濟矣豈非和氣感召天意昭格乎大駕進
發定何時茲事体大尤宜謹重伏計家廟謨已定非外
間所得盡聞也

與沈元用書

子韶書已領近附家問去矣別紙所喻尤荷軫念有骨
月之情銜荷何言柳州纔一通書然亦何足與深言近
郡探劄敵使兩番踵至已闕報姓名似非妄傳某到此
已七八月與兒子粗安家萬里雖鐵人石心豈能忘
懷自收三月一日書至今未得音問北望心折也平生

鑽故紙不透習氣難忘姑以度日若能晏坐超然何以加之今夏江漲平地五六丈踰伏小舟七月一日復還故廬頽垣敗壁幾無人理今亦少安矣偶得建茗數器全見絕勝念蠻鄉無與享此輒以奉寄治下多名賢巨公燕譚之餘可資清啜勿以塵瀆為罪幸甚張丞相寓治下度公必能極意周旋之某以竄伏遐荒微名在丹書不欲以書問累之公因相見煩致謝忱

與張德遠

某自庚申在會稽通問記室南遷以來動靜累人與一世人俱相忘矣然于門下未嘗一日忘也連于二廣為

最善地氣候與湖南北不殊想侍奉國太君知甚適國太平生學道已悟大乘則與世間種種夢幻皆遊戲事耳况今致遠微猷左右親側骨肉團圓海內重望惟公一人願益加保護終見天日某老矣自度不復見公矣偶陳令歸臨賀云因事到連州此人真寔決不至失墜因託致此幅紙

與趙元鎮書

頓首再拜上覆專使伏領誨翰備詳曲折欣承即日鈞候動止萬福某郊居一向癡頑度日瓊士間有可語者叩門即與終日但不可使念起耳釋氏謂念起即覺乃

知佛亦不能忘念也聞自重陽後開葷甚善以血肉補
血肉與金石之功懸絕道引吐納量力為之勿使至倦
此間靜中工夫勝與俗子往來前此風雨淒冷兩日
又煩熱可修飾締絡惟祝以道消息佇俟旋復之命不宣

又

某再復烏藥適有天台附來者輒納數兩又容南烏藥
本草以為最勝但得色微赤而磨之香味殊佳併納少
許可擇用之然醫家莫如猫矢者為上亦在八陳之數
久留善也近日郡中就桂府置到生藥名色亦多公要
用功切須盡批數字來闕者亦可府中買也章某入嶽

二十許日遂卒蓋不堪其入也乃趙漕案發得藤人書
謹繕呈可知其詳也瓊守康寧未聞起發度冬至後可
至謫居與州郡了不相干沒興中何有所不有除自然
念道已是可人豈有強狠暴戾過此者乎皇恐頓首上覆

又

近因吉陽兵還上狀必以呈達自至節前到今凡拜六
書并附生藥皆未知浮沈相去若不甚遠但再隔重溟
音問便艱阻如此况去鄉萬里乎良自憫嘆春莫炎酷
如三伏惟願神養性康濟有道即日鈞候動止萬福某
屏處郊垌與兒子苟活朝夕海外雖若海炎熱既無關

山之限風氣曠蕩却免瘴烟若能放懷憂患之外不起
歸歟之心庶可度日但此心未能頓忘耳竊聞鈞体自
去冬以乘小有不快今喜勿藥良用欣抃憂患中惟此
心清涼可以敵彼熱惱諸人並未聞有檢舉者要自有
時節惟天道好還疎而不失但乞寬勉即膺新渥不宣

又

要生藥可託朱令專人來此買

雷州轉海無期若自累
萬里陸行却有定程

月不得北耗靜江書問亦久不通十二月十三日見一
兵過去從福唐來附宅上信物客人所販物郡中一切
放免今得公二月十九日書猶未到何耶恐海上亦有

假託者不可不察也

又

皇恐頓首上覆奉後數拜狀近復託吉陽專人度無不
達但去數書附生藥者竟不知浮沈即日大暑伏惟燕
坐清虛衛生有道鈞候動止萬福某與孟博寓此苟度
朝夕萬事皆非偶然先生禍福固已前定一切任之孔
子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素蠻貊行
乎蠻貊觀此教語雖釋氏千經萬論豈能越此亦願相
公常作此觀勿起一念異時方知得力耳閒居欲致一
物不可得今年萬年子雖盛而郡中收買烏衣家至自

五月半後已不可得前此相知所餽皆佳者偶得此烈日
日曬得十顆輒以奉寄已七八分既香殊不甚減更
令見日色或剝肉雜以乾糖罐盛之可少留也真千里
鵝毛恃眷愛敢此率爾李軍判忽告行作此紙未能盡
曲折幸望深察不宣

又

頓首上啓近領重午所惠真翰知前書皆違矣不勝欣
悅李軍判行奉狀度已呈視覽日來連得雨少解煩蘊
伏惟燕處超然神明所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年來衰頹
今歲經此大暑殊覺疲茶蠻鄉無與晤語但時蒙惠好

音孤寂耳何李二子竟逐矣一紙輒浼豈可見大畧惟
異若時珍重不宣

又

某再覆今歲暑氣甚異自入六月時得急雨清風夜徹
颯然有秋意想鈞体自此一成輕快有病固當攻以藥
石然不若調飲食使日中三餐如意乃康濟一策也白
樂天所謂食罷一杯茶茶罷一覺睡此是要法日長無
事未能如方外達生之士宴坐納息若于一經一史隨
力探閱亦是消磨日月之術比之聲色不有間乎張全
真輩晚年皆玩意聲色五七年間死者繼踵不下十餘

况紛紛之徒如半刺君又不足掛牙齒也靜觀眾愚如蛾赴火良可哀憫未易具言吾徒當直忍耐如丹田灼艾過後亦得力耳蒙別紙垂諭解易不勝皇恐僕平生不以文字取知于人雖公久在相府未嘗致片言求知左右况三畫之妙前有胡程諸大儒解釋一掃漢魏以來諸儒拘礙象數之學能通此者已是佳士况敢落筆著書取笑天下乎自度嶺海無所用心寔當留意于此晝度夜思時有所見到瓊偶已終篇正以無朋友琢磨之益未嘗敢以示人乾坤二卦易之領袖嘗見前人解釋不以類求多斷章取義如小象文言所釋不附之爻

則一篇之義都不貫穿既稍出已見未敢輕出須俟異日面呈以求筆削餘卦恐有補于今日處患難之道如困蹇等當俟後便寫呈連州不相聞久矣渠以老母畏禍甚不欲累之不若相忘之愈也何鑄計議不知何事去日行至今未回并乞知察

莊簡集卷十四

...

莊簡集卷十五

...

書

與潘子賤書

某頓首孟堅行日附狀必已晚達元霄後有專介自婺
女過乃不令往請書踰年不得公書殊跂仰也即日溽
暑伏惟台候起居佳勝某自己丑春渡海今踰二年矣
幸且頑健但老無超然之見日復一日年已從心如船
船已離港汊入大洋兩軍已交鋒生死劈面來如何避

得潘居士雖在酒色林中十二時中亦要著便宜其次
夜半或五更睡覺來燕坐定息吐故納新舒眉引手令
稍倦再睡此活計大不負人得正月十五日一報聖主
有寬大之意囚錮之人皆起生還之望此亦妄想耳

與胡邦衡書

某頓首度日來起居佳勝三經新解未能徧閱然嘗鼎
一臠窺豹一斑亦足見其大畧矣如行李匆匆且納還
此書異時不患不流傳也四卦二書俟食罷探伺無雜
賓面納所懷非此能悉不宣某再拜

又

某頓首早辱報教過情之言伏讀愧赧欣承起居住勝
聞雇夫殊未集非三四日不辦如此少駐固有名矣來
日度必未行有嚴氏小亭欲具早膳烹茶少款庶盡叩
所疑匆語離便有千里之隔切幸不外荔子兩等贈
諸郎娘不宣某再拜

又

鄙句寫呈一笑昨晚一士人來傳公黎姨夢事枕上偶
成揮作奉簡幸賜草畧此詩切不可示人宅年乘槎北
還可以出矣今日必未成行有所闕勿外幸甚某再拜

又

某再拜午暑伏惟起居住佳勝早來拙句嘗聞唐人有諸
邪赤子之對因黎姥夢事偶爾成詠方以為愧乃蒙屬
和既捷且工如差邪二韻古之作者不過此耳不勝歎
服令嗣寒熱必不作行尚從容庶圖邂逅不宣某再拜

又

某頓首今日果成行否想一番勞動過此亦遂多事矣
早作起居住佳勝昨暮聞有盛集殊悵然四卦不知嘗經
覽否區區欲再見之意誠有所未盡也僕于左右亦嘗
效其狂言矣公有所疑亦望指摘豈如世俗以諛言相
媚悅哉此書本不以示人以公致力于斯文之久必能

洞見此僕相求之意也度今早必未有它客聊敘區區
因以詞候動止不宣

又

中前湯字鄙句何以流傳至彼和章又得千里一嘔海
外士不肯讀書又取于下問有見過者默坐而已然淨
名一默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自愧癡頑不能頓悟耳
陳逢時緣了褻事因得從容符子繼往想今冬不落莫
矣別紙所諭荷意愛之厚但各在一涯會合未有期平
生不敢失信于朋友豈敢預計邪得家人去冬書云孟
博女子已一面出適第四兒子已一面娶婦今諸孫女

雖多惟孟堅女子僕去家時纔周晬今十四歲矣聞極
端慧與令郎年正相當但人事有不可預定者言之但
快悵耳某再啟

與蕭德起書

人生享全樂孰如德超者六十之年有此具美無愧老
萊不知前世作何大因緣有此無量善報耶某度嶺海
首尾六年惟書史可以自娛此心不敢它用也紹伊居
相近必時會合城中見諸友望一一致意許厚之夫婦
併亡橫喪之後愈覺寥寥天之報施果何如哉厚之嗜
酒色乃有取死之道古宿云出世間法乃大丈夫事非

將相所能惟公某勉之某中間緣喪第三子遠鄉無與
開釋悲惱過當遂至大病幾入鬼錄踰年得安始翻然
感悟今幸頑健如舊某自離鄉朋一游喪亡如胡已茂
張全真無慮數十人多緣不能省節世緣全真在會稽
搜求妙麗丹砂葺附如啖魚肉徒嗜資慾耳自謂享榮
貴得便宜今為一藜枯骨有甚便宜到這裏便世尊諸
大菩薩出來也救不得豈不哀哉

與胡邦衡書

某頓首願戎來辱問訊意愛甚篤三復感歎三月二十
一日忽有昌化之命乃因次子孟堅為鄉人所中云僕

嘗作私史詆謗事兒子亦就逮詔獄至今得家書十年
嶺海未快仇人之意時、撰造此身已在生死之外但
付之一笑耳只今惟一僕自隨隻影萬里祇自憐悼近
方入公館洒掃苟完明窗淨几復理琴書聊以度日承
索序引中間亦草得前日因私史事凡平生具草盡付
丙丁尋亦自悔更俟神思稍定紬繹續奉寄也公之訓
釋自足名世何假區々之言願君忽過此云即行草、
作此不宣某頓首

又

某咨自上啟秋暑異常伏惟衛生有道台候起居佳勝

某旋得省劄大理獄具兒子竄峽州永不檢舉父子蹈
此大禍固無可言而畧及平生知友如張燾程瑀二尚

書潘良貴舍人各降三官

坐嘗通書

胡寅侍郎鑄職

坐通書扇搖經

畧餘人賀許二郎官凡五六人各降雨官使人不能不

悵然也諸友自知無益各已相忘久矣架空造此不知

其因蓋此數人一向投間此其罪也置之勿復道連日

憂憤無與晤語領來書啟緘快讀信如執熱之濯清風

佳篇乃未嘗得見蘇李句句法則工而擬非其倫則不

敢當三序須俟神間志定今未暇也然翫敲之文豈足

發揚妙趣以傳示後來聞命愧惕令郎氣象未易量僕

孫女多俟公還朝未晚當擇一端謹以配君子長兒女
子乙卯生已非偶矣亭午汗方浹背勉作此詩紙闋畢
則付丙丁不宣某咨目上啟

與海南時官書

日來呂愿中帥桂林未必便有相害之意小人觀望由
田憲復差一武大夫李望者來守昌化望本張浚軍太
傅軍中壕寨官麓暴無禮觀望上司百端凌辱郡中官
僚士人不許往還行戶不許供應飲食囚之空解死在
旦算八十老翁豈堪摧辱如此耶

與羊荆華書

某前承示諭令嗣新年當命名觀其氣象靜重秀爽必
為令器輒欲以堯名民為名而字之曰元壽可乎恐宗
族黨有同者却煩垂示某啟上荆華解元

又

小亭以檳榔叢竹為勝二物皆有香杜子美詩云雨洗
涓涓淨風吹細細香以細香名之可乎早涼乘興寫得
納上某上荆華

又

某啟早辱訪別不無悵然移時起居增勝筆一枝聊為
文場決勝之具來早定行無緣詣別塗中萬々加愛不

宣某啟上荆華學錄

又

羊四蹄酒二尊輒納上助諸公行春大瓶甚佳云是臘中造煩二公為東道僕以過客例不出亦覺老倦羊切不可分惠僕一口不乏也餘客須君謨希用其宅二公擇之某悚息上學錄荆華

又

鄙句本不欲廣昨蒙垂諭再寫呈或得諸公和章可聯粘以示郡侯亦一美事也切不可更粉飾以彰拙惡幸甚某啟上學錄荆華

又

夜來獨坐因改細香亭詩落一聯似覺一片之意有所歸宿挑燈乘興寫得奉呈但換一長字似以易押只今能過早飲否某痢藥自期下手方合了焙乾百五十圓可即令服某上荆華晚具家餐未時可過某白

答符秀才書

某昨辱過願長牋見貽議論粲然三復增嘆度日夕起居佳勝所論左氏能發明春秋之旨孔子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則是其好惡取舍未嘗不與聖人同也後來諸紛々之論蓋未易以臆決其是非至如馬遷班固

范曄之徒各成一代之史亦不免互相訛評是豈可以
所短而廢所長乎況丘明親受經于仲尼故傳或先經
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借經以合異
杜元凱蓋終身好之自謂有左傳癖其言豈苟然者若
因元凱以求左氏因左氏以求春秋庶乎聖人之微旨
得矣吾子有志于問學况已得良師異時當^韓車然有立
于世願言勉之哀老荒唐又何以進焉目昏手顫不罄
所懷某啟上

與姜山嗣老書

某啟王勝至辱示書三復歎詠伏承日來法体安勝慰

喜無量姜山風景清幽而吾師行業孤峻鐵磬家風千
古不泯矣僕違離鄉土十有三年過去事不復追念未
來事豈敢希求芙蓉有云從來不了只為今時若了今
時更有何時平生學道今粗得力故能於煩惱泥中一
塵不染瘴鄉炎海本自清涼固難與俗子道也然生死
去來本是常事若罪垢未除冥心宴坐無常到來撒手
便行別紙所喻有退居之意不勝欽歎大雲墳庵本如
師肯來諸事成辦無柴米之虞若師真有退閒之處志
便令小兒打疊方丈迎請歸庵蘇公有云悵西湖之久
別本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來歲家中必遣

人來切望垂報適連日天寒雲色凄黯書問委意思荒
忽勉作此紙惟祝加愛不宣壬申十二月望某啓上

又

黃精遠寄極荷某已造直掇寄近村三十里然古人既
死漾在尸陀林中劉伯倫常以錘自隨曰死使埋我楊
王孫以布袋裹尸入穴則去袋此皆達人大觀能辨真
假不留滯于三塗一點冥靈自有去處如此殊覓今日
多事不免見笑于大方之家也但吾儒以孔孟為宗師
棺槨衣衾不敢廢也

又

某啟老兵至辱惠問勤、詞語超勝三復歎仰就審法
体安穩某衰年久處遐方粥飯之外有以自樂海外風
濤渺然人情物態久亦安之乃知華嚴重、世界十世
古今不離于當念而摩詰老人掇移妙喜世界不為神
通坐想姜山長松蔽道流水涓、如在目前耳吾師一
向安閒經禪之外必有妙句幸時見寄惠笋乾時、阻
嚼未忘鄉味餘人并無能及黎人香僅有四兩供佛之外
或同志相過時熟一辦使如坐寶陀山與白衣對談也

與胡邦衡書

某頓首儋崖雖不乏便小海之隔風波亦可畏惟是跋

仰未嘗少忘也郡中附至四月中所惠書併玉友魚醢
深用感戴玉友履此風濤烈日而色味殊不少變信乎
其能耐久也仍審即日起居增勝吉陽天下至陋窮處
今學者彬々知所尊仰何陋之有劉賓客作謫九年賦
意謂陽數之終當變况吾二人已踰一紀天道好還但
力行一忍字需之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若能日飲醇
耐不辜此風月則無入而不自得也相與勉之而已不
宣某啟上

又

某啟近因許秀才便舟附手書并各物昨日有自昌化

來者云尚未行甚悔輕付也春暉伏惟起居佳勝春後
殊無好懷此間雜花如桃李亦罕見之意天地中和之
氣至此盡矣言至于此亦似可笑前所寄六詠欲易三
兩聯今再寫去幸因的便却付前本也北耗杳然家間
所遣人至今未到一身寓此日有意外之虞然劉伯倫
以鋪自隨死便埋我則又釋然耳出無友之說誠如東
坡所云近黃楊舜秀才已到書館相近得此一士少慰
孤宗會下士人如向携公書來及小裴氣象已超勝乃
知詩禮醞釀之功亦大矣仲尼嘆道之不行欲乘桴浮
海又欲居九夷豈虛言哉武王克商封箕子于三韓至

今為禮義之國吉陽之居公之不幸而一時士類之幸也三月三日某啟上

又

某頓首盛介至辱真翰三復感歎不容於懷欣承履茲庚伏起居增勝昨蒙賜丹璀璨精華非止扶衰而已然亦未敢遽服者不知何國為何人六月二十六夜忽脾疼異常天明方止而鏡中形容陡覺瘦瘠異常心甚疑之是夕忽夢三黃冠道來予若將起程北歸者道士邀僕于去城六七里間授與道書兩卷云是司馬子微養生說僕不暇閱納之懷中臨別最長道士言我有丹四粒

藏之松中將取以授子僕以擔仗已行不及翌日問趙主簿長沙人和國為誰趙云張丞相討和國公始大覺感悟藏之松中者松為十八公神固告之矣晨起焚香作禮先服白丹一粒其知餘不知可繼進否兩日氣象已如舊豈殘生未即埃溘有同塗之幸歟不宣某頓首

又

某頓首前月末黎下班轉致中秋所惠書欣承善達吉陽粗已安居不勝慰喜歲律道盡元正俯臨賢君子道泰之時伏惟味道之腴知德之奧起居佳勝某衰恭如故自九月初鄉民不靖郡縣擾、至今想已流聞郊赦

雖有檢舉之人文仇人在朝固已絕望死生禍福定非
偶然中間得李守書云吉陽羊米特勝諸郡魚鱉亦不
論錢有此數物人生更復何求况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想琴書自娛不知身在萬里外也承諭易說敘引固當
如命然擬非其倫則不敢當已勉作數語俟左右北轅
面納餘異自重不宣某頓首上

又

某少懇近逢時託撰軍學記雖已勉強撰得已下手刻
石矣但昌化軍學記五字欲得邦衡作漢隸比已令停
刀筆以俟幸速得之恃愛忘率尔悚息之至元衡未中

第才業人望如此後必中耳令嗣想不廢學異時必能
繼公清風也令郎氣象可喜為胡邦衡子而命又與僕
似它時蓋為凶人必不為佞人也呵、似聞廬陵書來
尊少俱康佳僕家書不出此月必至隻影萬里頗有意
外之慮去秋人回令律津遣三兩奴婢來孟堅不在家
不知小兒能辨此否得孟堅書頗能不廢學抗論甚偉
某已寫書一幅忽蜀僧行密至袖出宋照庵三字如獲
至寶餘俟後便某再拜

湧月閣三字森然如入武庫見古劍戟凜然如覩正人
端士之容即已付郡侯而前榜及僕惡札彼以人情不

肯亟換須俟從容耳某再啟

又

令郎氣象不凡又朝夕侍側日聞妙言異時未易量也
某猥懇中間在瓊管作雙泉記君前携去副意欲得左
右作漢隸文雖不工然古之碑碣賴字畫以傳遠者多
矣漫裝界卷子一軸風和日暖或不憚煩承興一揮洒
之幸甚某再啟

又

某手啟昨願巡檢行奉記伏承老人以壽終想人子之
痛豈易堪忍况吾友至性過人幸勿至傷生尼父每以

中道立教載在禮經過此失禮意况五十歲以上血氣
不比少年時吾徒處憂患之際又瘴癘侵其外惟痛自
裁抑乃免病苦至懇至祝近緣議者傳僕擅離貶所見
在清湘出入王安撫家諸處雖已申奏見在本軍城裏
居住而諸司尚以為疑陰遣使人直至昌化緝探節前
至此今已回矣度此報至朝廷必已釋然曲折符慰知
之此不詳具八十老人死自其分耳年來亦覺頓衰步
趨無力心志健忘聰明不及前時矣又緣為文字纏擾
晨起嘗晏坐而喜抄書以此不得全功於鍊養但絕欲
十四五年色身尚強耳十一月九日至節是日戊午乃

僕本命作小醮青詞末云滌除玄覽悟色境之皆空專
氣致柔異形神之俱妙大畧如此覽封州書感歎不可
言或以僕近日動靜一寬朋友之念也丹砂甚妙為更
求數粒古人云內丹既就外丹自來豈其然乎偶此便
甚因致此幅紙不宣某啟上

又

某再啟某老病日益衰瘁加以羣鷲未靖杜門待盡以
此久不通不書惟是懷企道義未嘗一日忘也吾徒憂
患至此古今罕有如僕老病死自其分公今遭此家禍
更宜以遠業自重勿過悲傷居瘴烟之地血氣已耗七
七之後宜茹葷鮮以助真氣凡居喪有疾飲酒食肉聖
人所許儋崖瘴毒之地獨不比有疾乎

又

某啟相望不遠而風濤洶然久不承問動止此心傾仰
何可勝言仲夏酷暑起居佳勝某老病如故日夕汎掃
此心時至即行非如吾友盛壯之前程萬里惟祝乘
此閒放盡為己之學至處憂患之際則當安之若命胸
中浩然之氣未嘗不自若也邦衡豈待鄙言仲尼作易
亦專論此事困剛揜也險而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
惟君子乎剥必有復否終則傾邦衡素明此道需之時

當以飲食燕樂僕之頑鄙又垂盡之年惟知生死事大
無常迅速故汲、耳此間為况甘君必能言之僕自去
年四月家僮至復杳不知消息船舶今歲無往浙者亦
且任之古人以離火宅棄妻子為勝尚子平之徒是也
吉陽氣候與昌化不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千萬勉之
不宣五月朔某啟上

湧月二詩極超勝本不欲出而光芒萬丈孰能遏之宅
時錄本付陳氏永為海外之傳不但藏秘篋笥間也

又

某啟相望隔小海風波洶然宜相忘于無相忘也杪秋

氣爽伏惟道体超勝患難至此正是著力處想燕居有
以自娛動則觀書以廣智靜則息念以存誠賦詩一首
彈琴一曲古人因而能通用此道也江西必續得近况
封人消息何自而來周机宜何人哉人情物態近益可
畏不宣某啟上邦衡學士老友

又

某啟甘子行嘗奉子函諒已塵視日來煩暑伏惟起居
佳勝某老病如常僭崖天下至惡溺之地吾二人居之
能不以為陋內有黃卷聖賢外有青衿士子或一枰之
上三酌之餘陶然自樂是非榮辱了不相干故十五年

之間雖老而未死盖有出乎死生之外者符子海外有
職之士廉而有才相從踰歲如一日想能道僕起居之
詳舍人相見為僕致意三蒙惠醞此意厚矣念正牢落
未能致于一物修城立寨一永勞逸尚何罪乎聞太夫
人襄事須俟公歸甚善甚善不宣某啟上邦衡終編修
老友

某頓首使至辱惠真翰深佩雅意相望雖若不遠而山
海之隔不啻弱水人情險巖過于蜀道去冬嘗作書不
敢輕付即日恭審台候佳勝某老繆樵魯不文過辱

寵示太夫人行狀俾之著撰伏讀赧然此非老于文學
者其誰敢為然邦衡名節凜然老朽得附名其間豈非
幸願但此文須少從容若止述婦人閨門之行其它畏
避而不敢言則非僕之志豈足以慰士友之望邦衡之
心哉無由面談切冀保重不宣某頓首

又

劉夢得謫播州柳子厚以禹錫母老願以柳易播是時
裴晉公在朝言陛下方以孝治天下願俛從其請禹錫
遂移連州今聞邦衡有奔喪之請不知大臣中亦有慨
然如晉公為開陳者乎今冬郊恩邦衡歸有期矣願益

自愛某又上

又

覽机宜公書超然如見其人亨仲亦蹈奇禍盖非偶然
深于術數者能言之一切順受更有何事僕年垂八十
喜進者尚下石不已所論無根却非廟堂之意既言僕
擅離貶所見在清湘言者亦得之傳聞使有意見害欲
加之罪豈無名乎然一犬吠雪百犬皆應連月人情大
有可笑置之勿復道也年來衰頽步趨瞻視皆不及前
時但心志尚強耳清河時聞動靜然謹不欲以無益書
問累之茂遠奇士僕初南遷過臨川預以書戒其勿出

渠回書慨然反出十餘里外相近清談終夕傾倒然中
間消息甚惡心不以為然今聞機宜公所報悲愴不已
如此人者世豈多有造物不仁何奪之遽耶如聞秦國
却能稍寬老人平時參禪于夢幻死生是第一義但子
母之情豈能割耶但漸遠漸忘耳機宜教詩皆妙作憂
患中陶寫性靈寔賴詩酒張第劉昉楊扈皆惡病而殂
就謂造物果無心耶老嬾加之畏禍又善畏人皆不敢
作書近又緣虛驚取平生朋友書問悉付丙丁已而又
悵然如邦衡書往來書亦不免為煨燼矣如詩文他日
尚可求也某再拜

與陳伯厚書

某啟自辛酉度嶺今十四年矣前此郡縣到任皆遇善友不復有流落之嘆近緣呂帥到任小人歌艷意望超擢皆有陵籍之意平生守道遇所當為雖鼎鑊刀鋸在前不避賴上天眷佑背我者殃害我者亡而祐我者昌以此處之淡然至如老兵不過抽去數卒無所損益但小人觀望鬼怪百出未易筆舌陳也政使趙瀉之言得徹廟堂諸司之言自可一笑前此固知足下必來愚意老卒之言先入于諸司以公與僕厚不能無過慮蓋為吾友慮耳今因憲既深知公似可無疑矣

與王彥恭書

某啟去冬忽郡中脩坐省劄勘會在與不在本軍兼行下一宗行遣事無根而諸司絡繹郡縣遣使臣微服往察探人情洵、觀望百端至今遠近不敢通知友無一人敢通問者今月初方有人北來者士友亦稍、通書言事已明白還公元官復知雷州聞之而喜可知也過去事不復具述因禍得福事豈偶然想今已到家種、如故矣即日伏惟台候起居萬福某老病如故年幾八十直旦暮人耳未知何時握手相從一笑耳想廟堂深察旦夕必有帥漕之除豈小郡所能淹留邪僕年來哀

病傍無一人不免取最小兒孟博若來不出今冬未知
人事又何如峽州亦不知音耗自公行役後所傳多端
不可具述大抵幸灾樂禍者多不足怪也公氣候却一
向安樂吾徒但能寡欲自可無病彭祖云上士別牀中
士異被服葯千裹不如獨卧此最要言海外近頗擾
瓊州黎人反叛見起兵誅討未聞蕩平吉陽累政不得
人百姓無告澄邁令黃璋權郡諸司按發現在海康取
勘諸司差到武德郎王庚近又為士民所訟渠又不勝
忿又申奏朝廷及諸司言結連陳適兄弟謀反茲事体
大聞瓊司已收留二陳矣皆異事也向熱千萬自重不

宣某啟上彥恭安撫老友乙亥三月二十一日

答樓仲暉書

承寄士示宣城父老王霖等申狀讀之恍然既感且嘆
僕頓守宣城無惠愛及民今已二十八載矣年垂八十
死在旦暮自度此生不能再當郡寄以撫循斯民又道
路隔遠不能效朱仲卿死葬桐鄉東望雙溪疊嶂之勝
感嘆而已因見諸父老為致此意惟祝率勵子孫仰事
俯育為士為農勉為忠孝戮力以事田疇先期而畢租
稅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是所望也

與胡邦衡書

人情恟恟想杜門飲醇與僕况味同也自去冬緣王彥
恭驚憂不小數日所傳朝廷已察知其誤王盡復官復
知雷州矣城壁人情斗變凡知友半歲不通問者連日
踵至可付一笑耳邦衡憂患重宜有以自寬清心寡
坐絕欲忘緣莊老吾師也其餘經史且可撥置僕今年
七十有八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耳年來諸况如故
但腰膝無力然率生故人死已畧盡通封州書為轉求
丹砂實濟扶衰之用某再批孫女乃孟堅次女年未及
笄親朋能稍緩為幸蓋不可越次故也

又

某啟久不通問實以小人窺伺者眾不欲以無益之寒
溫奉累也日來起居佳勝今早林令自瓊州來專人報
秦公十一月十八日沒故前日赦文不見此公階位心
知如此今果然也僕以為太夫人撰得埋文其間有難
迫避者前已為上淨本湏面納也前日赦文固知非渠
意想定自有專人至矣某老病遂復有見松楸之望度
不出二三月間必出朝命可即促裝也惟保愛是禱不
宣十二月二十六日某啟上

又

十二月一日蒙恩檢舉移柳尚未被受省劄至即首塗

矣邦衡旦夕必以指揮幸加鞭相遇於雷化間幸甚切
便促裝勿以細故滯留也昨日一報尤快意謹納上埋
文謾草就不能盡褒贊之意望不外垂諭餘非面見莫
罄所懷某啟上三月二日某頓首

又

前奉書并銘文久矣中間人情尚未堅決故不能無過
慮今似稍定檜黨畧盡先太夫人銘誌輒以奉寄然猶
未可示不相知者僕已有郴江居住之命然未得省劄
姑息待之不知邦衡已得移命否此無可疑但此促裝
旦夕必至或傳已得家書須令人計會省劄昨得小兒

書云正月十八日已遣兩兵今猶未到不知帶得公文
來否處中恐浮沉耳某少懇近以邦人欲得僭耳廟記
漫撰成念非邦人書妙翰無以增潤翫馘之文幸輟少
刻一揮洒之僕得公文即行前途定期少欸四月十日
某頓首上

台春均勝過僭或僕已行即便可入行衙少駐也天氣
正熱得早行日中少駐也某再啟

又

某平生故人蕭振賀允中皆已擢用前日不合通書十
二三人各皆被召如陸升之乃傾陷僕與直堅者今已

勒編管雷天之報施何如哉孟堅已復官歸矣

與呂仁甫書

某頓首一別甚久遭罹禍患不復異言近聞還朝尋復
舊物方深慰喜俄聞復有投間之請殊不可料中間承
書曾未及報之便因循殊愧惕也即日伏惟台候增勝
某蒙恩近徙脫烟瘴癘之鄉固已厚幸不可數亦宜
安之死生禍福固已素定如吾仁甫才識學問豈能終
阮之乎處憂患之際政須勉力想曠懷達識不俟老朽
區區之言也宣城僕舊所臨仲華又僕故人也銜觴道
舊想有足樂至于覽觀溪山之勝追繼隱侯之妙作時

或見寄一洗胃中萬斛之塵誠所望者連發鄉書目昏
手顫不盡所懷不宣某頓首上仁甫郎中老友

莊簡集卷十五

莊簡集卷十六

序

間樂先生奏議序

議官御史專以犯顏嬰鱗排擊奸邪為職若論而不切則不能起人主之意辨之不早則不能折禍亂之萌建中靖國初太上皇新即大位號召天下名賢聚之朝廷自執政大臣下逮臺閣之士皆極一時之選故御殿中侍御史陳公伯修其一也是時蔡京方用事為翰林學

士承旨雖明智之士未能知其必亂天下也公獨慨然
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而不已且曰若果用京則
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自此隳臣非自愛而憂之蓋為
陛下憂為社稷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未幾京遂為執
政盡逐異已者固寵市權熒惑人主聽握國柄者幾三
十年諫諍之路自此塞絕卒之強敵憑陵生民塗炭公
之言始效於此可不謂先見之明乎司馬溫公誌呂獻
可墓稱其論列王安石于海內鼎重之時人主信任之
際謂以明達先識已所不及若伯修可謂無愧于斯人
矣某嘗恨今世士大夫徒知稱頌陳瑩中而知公者尚

鮮豈非造膝之言祕不敢傳乎古人之稱死而不朽者
如臧文仲既沒其言立是也韓退之作諫臣論曰人則
諫其君出不使人知之者大臣宰相之事若官以諫其
名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
臣願不美與公既沒其子某乃集錄平生遺藁得奏議
十有五篇以書抵武林張子韶求予序刻其首子韶曰
伯修立志如此一陷黨籍至老且死終不用凡有志于
斯道者孰不惻然某雖生晚幸及識公于三衢引接誨
誘待以國士今二十一年矣追維平昔因泣然而書之
嗚呼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謫得君則正士危理勢自然

無足深慨公雖流離竄斥終身抱不遇之嘆于今望之
凜、尚有生氣而彼紛、者果安在哉覽是書者亦可
為持紅綠養交擇利畏福者之戒云紹興三年八月二十
日上虞李某序

記

養生堂記

予兄德充寓居越之餘姚寔在龍泉之北江山映帶最
為勝壤嘗于南偏作堂爽塏而深隱外不假臺池苑圃
之玩內不列琴書圖畫之觀蕭然一榻而日游息其中
吐納導引以求長年因之榜之曰養生客有過而問曰子

于始生則信有術矣何自而知養生乎德充曰嘻子烏
知治生使子而知治生則可論養生之妙矣予今燕坐
一室心超三際方以形為舍宅神為主人灌漱乎玉池
之清泉以溉丹田呼吸乎玄牝之冲氣以營天宅鋤胃
中之荆棘而梨棗生疇害稼之稂莠而嘉穀植子視予
之養生異于治生乎客無以應某方謫處南荒書來告
曰予闢養生堂世俗之人或以為疑予雖告以大畧意
有未盡汝其為我記之某自少年喜閱道書游走四方
延見方士多矣神仙之說雖傳記備載然皆虛荒幻怪
不足考信自陶隱居以正一之道授王知遠潘師正司

馬子微皆蟬脫而去然其法後世罕傳惟抱朴子所論最簡而易行者其說以任息為妙蓋息之中神氣相合如嬰兒之處乎胞胎及其至也如釋氏之入定六根皆廢心想都滅胎從復氣中結氣自有胎中息然非真積力久功行俱圓者未易到也世人不能捐棄外事澄心觀照而日奔趨乎是非利害之境遂使氣自出入乎內神自馳乎外神氣各行子母不相守至于天死者非不幸也古之善養生者莫如廣成子莊周子書載黃帝問答之語最詳摘其要言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老氏五千言雖泛論

道德之旨其要言則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存勤此二者皆胎息之門戶也德充學道垂三十年平生寡慾無所嗜好悟厚祿高位之傷德故每安于卑官珍脆肥濃之害性故自甘于藜藿以慈儉為可寶故無侈汰之過以朴素為可尚故絕声色之娛今以從心為之年白髮鬚紅頰浮沉里巷無一不如志者雖使不知吐納嚙嗽之理固可與數子爭年而比壽矣尚何慕乎彼哉雖然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老氏則誇歷商周至秦莫一知所終又有深于此者西域之聖人已成正覺視身猶浮

雲斯須變滅惟圓明一點歷劫而常存今大乘諸經條
載斯事德充倘兼修此道暇時訪尋禪宿參透西來的
的意則飛行自在出沒去來真遊戲事古所謂神形俱
妙殆謂是也某去鄉四年憂傷困瘁有他人不能堪者
德充萬里致書必以此道過相勉策且有白首相從之
語覽之悽然因書其末以見區區之志異時倘遂生還
將築室泥灣之上風雨對牀其必有日矣紹興甲子孟
夏幾望藤州寓亭北窗某謹記

瓊州雙泉記

洪範論五行曰水曰潤下作鹹山者水所出海者水

所鍾莫崇於山莫卑於海故海中之水無不鹹者自雷
度。海而南曰瓊。本海中山耳而雙泉之井獨冠于
二廣豈其淵源所稟得天地粹靈之氣而不資于海耶
陸羽茶經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
泉漫流者上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雙泉在郡
之東北偶岡巒回抱泉豁竇間其發源甚微初為小池
泓澄清澈瑩若冰鑑不見其流動之形蓋所謂乳泉漫
流者也郡人初不知貴蘇公端明南遷過瓊酌水而異
之往告其人而郡守求亭名與詩遂名其亭曰洞酌且
留詩其上紹興乙丑余自藤江再貶海外以三月望至

瓊泉指雙泉之勝乃葺居一日盡出積水因得詳究二泉所從來蓋一井而有兩脈其一自西南其一自正北皆瀆湧而出水既渴泉益湍肆駛因各盛以器四色味初若不可辨久之衆皆謂西南來者尤清甘然後知咫尺而異味者非虛語也泉自小溝南走十餘步溢為方池又自兩龍口入下池則泉之感發者益衆水益深廣每暴雨漲溢衆流散漫灌注于外四方之民無男女少長挈甕就浣濯者無晝夜常滿雙泉之名聞于遠近實自蘇公發之舊傳有白龍嘗露脊尾浮水面詢之故老以為信然蘇公既不載然亦有莫見者獨惠洪記注

聞一詩其畧云異哉寸波中露此橫海眷舉首玉箸插忽去銀丁擲大身何時見天嶠翔霹靂誰言鵬背大更覺宇宙窄語雖不凡然決勝蘇公詩龍之有無固不係水之美惡今所在潭洞池井以龍得名者其神靈或能興雲雨而未必皆甘泉也蓋水之有源其畜必深畜之深則其發必遠其為龍神所宅焉無有疑者易言山下出泉蒙禹貢獻治水之跡亦詳其所蓋水之發源不過杯勺間其及為江沱潛漢為渭為洛則貫穿中華橫絕吳楚非有本者能如是乎世所稱甘泉多出于深山亂石中好奇之士至窮探討不憚岩壑之險攀援上下然

後得之今乃不出戶庭几席之上清流澗漾影搖窗扉
潺湲之聲夜到枕上風月之下每與客把酒徘徊酌泉
而歌之曰泉之冷兮以濯予纓泉之湛兮沈兮以洗
予心朝資予之食飲兮暮伴予之孤吟或泛流杯或橫
素琴予既寓居之久兮日涉淺而汲深嚙嗽元和條除
煩襟玉池生脫兮沙礫變金凜冰雪之遶齒兮何瘴烟
霧毒之能侵邪歌罷輒欣然自得忘其身之在萬里外
也獨恨海外險遠不得與惠山虎邱南陵諸水同列于
圖經非蘇公一顧之重則斯泉也委于荒榛蔓草間飲
牛羊而產鼃鮒矣流俗所傳既多怪妄因志其本末便

後來者有考焉四月七日上虞李某記

昌化軍學記

學校王政之本也三代至治之世未嘗無學皆所以明
人倫崇教本長育人材而化成天下也周衰至春秋之
際學校廢缺雖齊晉之大國晏嬰叔向之賢未嘗一及
于此獨魯僖公能修泮宮而詩人歌詠其德鄭惟子產
不毀鄉校而仲尼追稱其仁蓋古之學者以聖王為師
而專師孔子則自鄒魯始當時諸侯雖不能盡用而四
方學者如孟僖子之徒皆翕然從之升堂入室至于三
千難疑者答問其畧見于論語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而三綱五常之道賴以不墜絕無他學
故也故孟軻以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又曰以予
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矣豈過論哉自漢以來其道益
隆雖天子之尊躬執薦裸非道師萬世言法天下疇克
當之我宋之興崇儒重道聖、相承至仁宗皇帝始詔
大臣問以治天下之道當時條對咸以學校為請熙寧
元豐以來繼志述事勿替益隆乃闢成乃建辟雖黨庠
遂序達于海隅可謂盛矣逮主上中興和戎偃兵天下
寢以無事乃詔中外謹庠序之教復太學之制旁達郡
國靡然嚮風唯海南地處遐裔雖屢倣擾而是邦獨不

見兵革里閭之間晏如承平人知教子家習儒事青衿
之秀日以增盛每詔下羣試于有司者至三百餘人然
舊學庠陋傍迫民居人士每病之也先是城之東南鴈
郊原迤遞氣象軒豁黎阜拱揖昌江映帶實占一郡之
勝至是人謀龜筮寔協實從諸生獻謀上徒輸力富者
效其貲貧者尸其勞郡守陳侯適以樂從之期年而斷
學落成且于民家得古肖像華冠象佩遠合鄒魯賢從
祀取法上庠御書有閣講說有堂齋祭有室誦讀有舍
賓客之位附于三門繚以周垣崇以列戟下至庖湍莫
不畢具固足以激奮士心作新後學士之周旋其間者

且將磨抹遷草日趨于善變島衣卉服之陋為絃誦禮樂之鄉喪祭冠昏無悖禮之失職祥巫覡祛習俗之蔽使一變而至魯再變而至道將名由是啟之昔蘇公端明謫居此邦有遊學舍詩云攝衣造兩塾窺戶無一人邦風方圯夷廟貌猶殷因先王饌已闕弟子散莫臻蓋嘆之也今相去五六十年間文學彬彬不異閩浙余以放逐至此時得與士子游相從文字間而王霄諸生又多及見前輩喜與遷客遊一日搢衣踵門以學記為請念方衰病久廢筆硯屢辭不獲因書其經始大畧如此異時長材秀民業精行成登巍科膺撫仕者繼踵而出

則予雖老矣尚庶幾及見之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十月李某記

碑

儋耳廟碑

昌化軍古儋州也後漢夷狄傳載儋耳國最恭順其俗皆鏤其頰皮如雞腸垂之連耳因以為號非自然也夫人馮氏生隋氏末累世策勳有平寇之功建國開府比古諸侯夫人諱洗五代偽劉之世封清福夫人紹興乙亥誥封廟額用太守陳適請邦人敬事之過于南海城隍二神舊城去今廟三十餘里日南灘常有水患一夕

人見夫人具畚插躬率人夫遷之工畢而人不知今凡
二百餘年地形爽塏東望黎阜下臨江長百川灌注瀕
海而水易洩故無旱澇之患雖地狹民貧而酒茗皆資
之船舶土宜諸芋民資之以為糧歉歲惟食諸、有二
種大者徑天豐歲幾不論錢故凶年不見丐者雖無富
民而風俗儉約婦人不曳羅綺不粉施黛女子自少小
惟緝吉貝為生故多跣足富者穿履襪而已蘇子瞻嘗
有詩云馮洗古烈婦至歌此送迎詩近年風俗稍變蓋
中原士人謫居者相踵故家知教子士風浸盛應舉終
場者幾三百人比往年幾十倍三郡併試時得人最多

夫人生有功于國沒能庇其民天有水旱民有疾苦求
無不應每歲節序群巫踏舞士女軒輳簫鼓之聲不絕
者累日自郡守以下旦望朝靄甚恭必有神靈以鎮一
方而為之主宰舊說二廣蓋陰中之陽故

男

子弱而女人強男子多坐食于內而婦人經營于外豈
其然乎紹興辛酉十一月建寧軍節度副使李某得罪
于朝三貶而至乎儋丙子某月天子推曠蕩之恩北歸
有日矣邦人父老丐子文以記其畧因念謫居之久蒙
冒烟嵐脫于萬死天地神靈寔佑之謹躬詣廟廷再三
稽首碑而銘之曰國名儋耳古所傳鏤如雞腸耳垂肩

夫人馮氏忠且賢錦繡平亂功煜然爰擇休壤美水泉
居人安堵城池遷黎山擁抱完且堅邦人敬事久益虔
年豐米賤佳吉蠲歌詩送迎巫踰躑

辭

感春辭一篇為自然使君作

有美人兮天一方秀外而慧中兮體便娟而生香腰支
婀娜兮曳六銖之仙裳表傾城之巨麗兮施粉太白增
之則長瞬明眸而流盼兮瑩秋水之清揚良辰勝日賓
客滿堂忽歌喉之宛轉兮聲遏雲而遶梁異巫山之朝
雲兮徒見夢于楚襄悵尤物之不可久兮撫衾枕之空

沐耿青燈之閃々兮怨秋夕之未央記音容于彷彿兮
掩涕淚之浪々于時煩暑既退微露宵零風蕭々而入
牖蟲唧々而悲鳴徂清夜于蘭房收亂志短檠雖冥々
而罔覿猶依々而奉承嗟予生之耿介兮視死生于虛
誑慕壯夫之猛烈兮悟釋氏之真妄浩歌徑醉飲醇啜
醅我兮為客彼得所歸焚香清坐神氣相隨有來唁者
一笑而揮之

銘

吳伯堂成推官晦堂銘

至陰之原日行於冥升於九天物無遁形聖賢體之用

晦而明谷虛能應水靜則清政惡察、善無近名如處
重闈以觀戶庭惟伯成父皎、夙老成氏和光舜曰勿
矜以此事上貌肅意誠以此臨下氣和而平我作此詩
為座右銘

姜山靜凝院鐘銘

上虞餘姚之間青山盤紆寒溪漫流中有招提白靜凝
院僧仲珣寔嗣南山下惠通律師講席有衆千指香火
淨供人天所依爰作大鐘以聲旦暮羣衆六時有所歸
仰旁震萬壑聲聞九天幽途苦海無不解脫于是珣以
書抵里人平江守李某求銘一識其上乃為銘曰

觀世人逐物喪真莫覺莫悟三界沈淪爰有大雄獨
振宗風雷霆擊警世昏聩天鼓既動罪垢俱空平湖
之傍姜嶺之顛其山峩峩其流涓涓我銘斯鐘可千萬年

寄慈寺鐘銘

等慈寺于上虞為大伽藍慶歷中咸潤師所創建經方
臘之變金碧之區鞠為茂草莽越二十一載有僧首妙
智大師志遠始出具衣囊與其徒法常兼募衆緣經營
而一新之師既以大厦安四衆又欲以鴻鐘警六時
悲願既深衆應如響于是涓擇吉人精求良工得富陽
人陳誠稽合律度範模陰陽凡用銅三千六百斤高廣

之數厚薄之齊咸適厥中將以覺昏龍藏罪垢迷法性者尋聲而頓悟沈幽途者聞響而解脫其功甚大寶紹興辛酉九月某日也邑人李某覩茲盛事隨喜結緣乃銘曰 諸佛出世開方便門引導衆生莫捷聲聞爰作鴻鐘以警朝昏滅除罪垢誘掖善根衆生愚痴淪墮幽靡曠劫長夜永無出期天鼓一動若輪息机如雷如霆淵遠幽明聲來耳邊不于空生若夢而覺若醉而醒衆真羣魔稽首聳聽

轉物菴銘

世尊語阿難曰一切衆生從無始來迷已為物失其本

心為物所轉故于是中觀大觀小若能轉物則同如來嗟夫學道之士以成物為難則一切衆生無復有得者以為知易則世尊大慈大悲經歷塵劫受諸苦惱至于歌利王割截支体不生瞋恚猶不了悟其餘大弟子及諸菩薩方修行之初或投崖餉虎斷臂燃眉立雪齊腰如是勤勞然後乃得未有自凡夫徑超物果者譬如瓦礫欲成黃金雖經百鍊終不能成若銷金鑛則鑛盡金現是金在鑛中必資鍛鍊當知一切衆生各有物性無欠無賒非專苦行非離苦行若契本心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不明本心則如黑月履于險道當觀人與非人

性相平等妄情不起偽真心偏知特在一轉之項耳昧者不知乃欲除煩惱而求菩提捨無明而求佛性不知煩惱即是菩提無明即是佛性失其本心去道愈遠我今自念身此身流浪濁穢涉世不止卒蹈大難昧其根塵為物所轉無有了期于是晏坐一室反觀自性六用不雖有去來隨有不昧因傍所居室曰轉物而為銘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咄哉瞿曇誑諍痴豷物無自性我亦非有轉者為誰徒勞心乎知無自性復是何物瞥起情塵捫空揣骨此菴其所住者何人具頂門眼試辨疎親

端硯銘贈六十五姪孟容

紫淵之精膏潤不枯以昇猶子旌其勤杜門渠著述如漢仲舒期汝哀然飛声天衢

孟堅硯銘

端巖之珍玉德斯具祕藏深淵如士未遇出為世用匠石一顧溫潤中涵文彩不露伏膺寒窗守此真素研窮經史講磨世務伸紙落筆三峽倒注丹墀縱言青瑣緩步收功翰墨繫汝之助

孟珍房相樣硯銘

端溪之英非黑非頰方其未用也匣而藏之以瑞其家

庭及其為用也波濤洶々一揮而成文字之祥皎如日
星入皆誦詠眾所推稱老人志願如此汝其勉承當務
實學毋事虛聲

孟珍端溪方硯銘

端溪之石非鑿非赤斷為汝硯斯文是力唯古聖賢是
鑽是研飛聲丹陛落筆千言

孟傳硯銘

席上之珍鑽之彌堅曰吾衣鉢尼父所傳孰為汝師南
極老仙匣而藏之以昇曾元秉德之搯如石之堅種學
績文以磨以研治吾墨莊若農服田鹵莽滅裂其報亦

然我銘斯硯以貽孟傳方寸之地破暗發蒙涓滴之水
膏潤無窮溢為江河升為雲龍匣之藏之不敢妄用以
全其功

贊

老人星贊

晉書天文志云老人星嘗以秋分見于南方或曰南極
見則壽昌世人多圖其形像配以靈龜松鶴三物程公
給事伯寓頃于維揚得是畫歸為致政中大夫生朝之
壽且命友人李某為之贊云

我聞古之真人服氣餐霞騎箕登天惟世耆耄上應星

躔清秋既分雲月媚、晨見南極其光畢然瑞公家庭
非雲非煙惟此老人矍鑠踔躑積德行仁克生忠賢綵
衣俯側玉潤金堅如雀在林松如龜在蓮或金章紫綬
出入乎黃扉紫闥芒鞋幅巾倘徉乎水涯山顛閱世三
百與此三物而周旋者乎

正獻祁國杜公畫贊

正獻杜公正色立朝以不欺為忠尤抑僥倖凡內降與
恩澤者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以是為昭陵所
敬一時正人羣邪所忌公獨左右之縉紳之士聞其風
聲雖千載之下之人猶足興起焉其功利及天下後世

豈不大哉小人欲容身保寵者往々反舉以相戒曰是
特治激取名耳嗚呼悲夫公之六世孫師文寄示遺像
予適有所感因再拜稽顙而為之贊曰

於穆正獻大節孤忠天骨秀拔秦華倚空致君唐虞稷
契夔龍嬰麟犯顏蹇々匪躬壽考康寧昭明有融咄哉
鄙夫朋淫雷同謂天可欺謂世皆聾曰位可竊曰身可
容敬觀遺像遐想英風揆路百日萬世之功嗚呼祁公

牧牛圖贊

博白蘇令汝文出此圖相示二童子各牧一牛其一牛
背上吹笛其一坡上箕踞而坐云是唐韓晉公筆晉公

書與族人幹本相上下及位將相取以自名當時固已
不傳矣然此本事筆迹蕭散自是名筆何必託之斯人
哉因以書其後云

平原曠野孰視牛跡豐草長林隨意所適彼二牧童逍
遙自得陽坡箕踞牛背橫笛咄哉慧藏狂念未息孔鼻
拽來費許多力

戲作金粟湯贊

我有一湯香味勝粥朝飲一杯和氣滿腹處處現身是
名金粟

子賤舍人寄入定觀音像因贊其上

惟觀世音有感斯應蒙頭晏坐如金在井法無起滅動
不離靜能作是觀是真入定

不出贊

顏回阨窮簞瓢自足揚雄草玄寂寞天祿嗟古聖賢遭
此困辱我獨何人敢怨顛覆杜門却掃轉禍為福德雖
有鄰道貴靜獨學當求己言豈媚俗明窗淨几助我幽
讀悠哉游哉以俟其覆

柳守江君畫像贊

望之儼然如臨其民即之溫然如見大賓曰守與令而
廉其聲曰清與白而避其名吾言豈欺既久必開後有

良史秉筆而傳循吏庶比夫上逸事而補闕文者也

病中自贊

今年八十百病相攻今夕明月炯然當空似我方寸不欺為忠得死牖下是惟善終雖四山相遙五蘊皆空唯靈光一點穿透地獄天宮咄甚喚作地獄天宮

郴州寫真贊

此予八十歲郴州所傳象曰似之然乎不然若其氣貌之軒然議論之凜然雖老而不衰者顧丹青之筆所豈能得其全

莊簡集卷十六

光緒辛卯重九校畢
壬辰八月初九日燈下覆校

補遺

商孫宗蓮錄

請引對即官奏

季心傳繫年
要錄九十一

方艱難之時朝廷廣收人材兼收議論即官最號高選其間豈無豪傑之士可惜備大用乃不令一覲清光廉退之士固難於自進故有是伯

如有詔見任即官自
啟者並引對

請親赴前敵奏

又五十五

近緣朝廷除呂頤浩都督八路諸軍偽地震恐遂聲言八月金人分道入寇此固不可不慮望專任大臣密加措畫凡諸處探報乞送頤浩與臣覈實聞奏今王考先盜據壽春滋長不便臣使頤浩至建康首議

過淮若頭浩病勢未減臣當遴選五六千人召募敢
死之士身自請行若止遣兵將萬一失利遂使敵人
得以窺伺愈無忌憚

時為安撫大使有詔申督
府措置不煩躬親前去

乞借留上供米奏

又八十八

本州上供歲額不過五萬餘石比諸郡最為窮窘前
政汪藻將本州軍糧每月四千四百餘石盡拋在民
間糴買人戶無得脫者官給價錢每斗不過三百文
而攬戶又於民間每斗取錢三百文方能輸納近來
兩浙米價倒長街市每斗已七百文民情皇皇委是
無處糴買乞於上供米內借留萬斛以紓目前之急

以下乃小注

時以願謨閣學士知湖州有

詔借支五千石候秋成撥還仍令守臣措置約度歲
用收簇錢物趁新兌糴自今毋得科擾

莊簡集附錄稿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云先在簡公事當錄別出之以近謀
刻公集故備寫諸條將并宋史本傳及嘉太志寶慶續志
兩傳為集後附錄自此以下皆祇錄公事迹

繫年要錄十五條

李心傳

揮塵三錄一條

王明清

寶真齋法書贊一條

岳珂

玫瑰集跋二條

樓

鑰

附錄

從李德銘越縵堂日記所摘錄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甲戌吏部尚書李光為淮西招撫使神武前軍統制王
瓊副之呂頤浩欲討韓世清乃託言路進等諸盜未平
命瓊將前軍往捕而以樞密院準備將徐文所部為光
親兵仍命世清及江東統制官張俊案此當日所崔邦
謂以張俊也弼王進王冠李貴等權聽光白抽使喚事干軍政待報
不及者許便宜行訖以聞

癸未淮西招撫使李光發行在戶部尚書李彌大兼權

侍讀

三月壬辰朔淮西招撫使李光執江東安撫使司都統制韓世清於宣州初光與副使王玠將忠銳神武軍合萬餘以辛卯晦抵城下時日已暮隔溪而營世清將迎謁其濠寨將曰不可李尚書往淮西而下寨甚嚴非過軍也必有謀耳世清曰我何罪遂將親兵千餘人來謁是夜光與玠共議翌日世清率諸將來賀月旦守臣具食玠先以甲士守其從者光謂世清曰得旨揀軍往淮西可批報諸軍令素隊出城世清欲上馬馬已持去光命持黃榜入城統領官楊明吉禁聞之諭其徒探甲毋

出世清不得已批報諸軍眾乃聽命擇其壯者五千餘

人隸神武軍餘許自便光又得世清所用舟九百艘帛

七千匹遂執世清以歸其中軍統領官趙琦先以精銳

二千討賊於達昌亦命琦赴行在案李以自注引熊克

彈壓有勞氏間惟恐其去至畫像祀之呂頤浩方招安

張琪而世清襲擊破之頤浩以世清懷其事故不樂後

頤浩人翟汝得在言路嘗欲為世清辨白而未果案日曆

不持頤浩也慈銀案宋史及兩志俱言世清擅據倉庫

相發不預詳怒之故未行在即除江東安撫大使是

莊簡此舉出高宗之意時宰相頤浩與秦檜也未幾頤

浩與朱勝非當國注
戊戌資政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吏部尚書李光充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
知建康府兼壽春府滁濠廬州無為軍宣撫使仍命以
親兵千人之任光奏直祕閣宗穎為叅議官迪功郎胡
理主管機宜文字從之

癸丑詔揀樞密院水軍統制官張崇精銳三千五百人
隸李光即建康屯駐崇李允文部曲也有眾僅五萬
夏四月乙酉夜太平州軍士陸德作亂因守臣左朝奉
大夫張錡殺當塗縣令鍾大猷閉城自守江東安撫大
使李光聞變遣統制官耿進石奉議郎通判建康府錢
需率兵水陸捕之

此條前有國四月辛卯朔

匪內侍衛茂實往紹興

附洋送所留客人赴行在

條慈注此條當入南宋行

在錄今以不國公事不錄

當查直數年要錄此語

是否同日姑空此字係補

詔知太平州張錡令安撫大使司追攝取勦陸德
等特與放罪既而聞德不服乃命知池州王進合兵進
討又詔李光親往視師未行而城破

丁酉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孫觀除名象州羈管
先是李光為吏部侍郎上疏論觀知臨安府盜用助軍
錢四萬餘緡下其章付大理落觀龍圖閣待制至是獄
成坐直千八百緡有司言觀自盜當死詔貸死免決刺
所過發卒護送連坐流徙者又三十餘人

辛丑詔武德大夫忠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韓世清特
處斬

庚戌復太平州先是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張俊耿
進攻城未下知池州王進以所部赴之陸德等受招王
進先入耿進自西門張俊自南門入俊執德以獻伏誅
其後二人交訟其功詔李光究實光上進案此謂王進等及
軍士五千八百餘人功狀於朝

五月庚午賜江東安撫大使司折帛錢十萬緡為修行
宮之費時李光言建康自一都會望朝廷略示經略之
意故有是命

六月己亥江東安撫大使李光乞行宮比臨安增勦後
殿仍修葺三省樞密院百司及營房等許之具後上手

詔光第令具體而微毋困民力輔臣進呈上曰但令如

州治足矣

案莊簡意在去臨安駐建康為圖規復中原之計高宗實不欲行故止令畧修而已

甲辰江東安撫大使李光言近緣朝廷除呂頤浩都督
八路諸軍偽地震恐遂聲言八月金人分道入寇此固

不可不慮望專任大臣密加措置凡諸處探報乞送頤

浩與臣覈實聞奏今王彥先盜據壽春滋長不便請使

頤浩至建康首議過淮若頤浩病勢未減臣當遴選五

六千人召募敢死之士身自請行若止遣兵將萬一失

利遂使敵人得以窺伺愈無忌憚詔光申督府措置不

須躬親前去

案呂頤浩以五月聞變師次常州其前軍將營州團練使趙延壽所部忠銳軍叛於

呂城鎮於是頤浩稱疾不進故莊簡上此疏其後頤浩旋自鎮江入見赴都堂治事遂深仇莊簡與朱勝非比而去之而高宗之不悅公始於此矣

九月甲子直徽猷閣郭偉為淮西招撫使初江東大帥李光聞僞齊王彥先於壽春鳩兵聚糧奏言廬州王亨濠州寇宏六安謝通兵力單寡恐透漏過淮則大江之外盡入賊境乞兵五六千人并乞近上文臣一員往廬州屯駐未及行光又言本司參議官宗穎乃宗澤之子以其父故為諸將所愛又其人亦慨然有忠憤之氣望假以制置或招撫使副之名詔光別選文臣一員充招撫使案不用宗穎者以宗忠簡守東京日力請遂汴為高宗所不悅也

乙丑初命沿江岸置烽火臺以為斥候自當塗之福山東采石慈湖繁昌三山至建康之馬家渡大城埭池州之鵲頭山凡八所旦舉煙苒舉火各一以為信有警即望之用李光請也

丙戌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李光落職提舉台州崇道觀以言者論之也先是光嘗遺呂頤浩書侮李光凜凜有大節四裔畏服頤浩以白上上曰如此等人非司馬光富弼誰能當之頤浩因言光與其儕類結成黨與牢不可破上以為然案高宗深惡李忠時結黨之罪甚大與蔡京竝論頤浩亦力阻忠定是月方與高宗言忠定朋黨與蔡京一體胡安國亦新以薦

忠定被詰責特以名重不敢殺之耳時雖起為湖南安撫使而去其大字且上領一路頭浩方議罷之而莊簡書言如此故為君相所深怒矣揆高宗之惡忠定者實以靖康時力主守京師之議恐其當國必不肯退避東南而黃潛善首勸南走又素與忠定忤故雖天下切齒其誤國而高宗始終念之張德遠朱勝非皆仇忠定遂屢信用張純忠痛歎之深當帝心故委任獨專恩禮獨厚而不遠謫其喪陝西而春不替及秦檜得政張亦罪廢而即直至明州其後方自海首還聞金人破楚州而放行在百官為再道計其於金則始請稱藩臣奉正朔與金納幣其於劉務則偏以金幣致其子麟而臣不見納雖本國文疏亦併為劉大總管且厚郵其用事之臣如張孝純李藪等家俱皆授以厚祿美官其於夏則目為兄弟之國不敢頌家麻皆不恤卑辱以博其歡自來中興之君蒙面喪心無如高宗者矣

案以上諸條皆宋史及兩志所未詳或竟不載者

故錄之荀學齋日記

壬集上六十頁

揮塵三錄記 先莊簡公在海外嘗寓書秦檜求內徙

事檜之恨 先莊簡甚矣 以莊簡之居瓊儋坦然自安

絕無介意遺集尚在並無此書且豈不知檜之深仇而

尚肯效祈哀之請尤恐無此理况云 以莊簡以書寄會

稽其子弟不敢以人入都就令齋書之隸自投相府夫

子弟畏禍尚如此豈莊簡轉有不知然王耀之獄自係

檜疑擢為 莊簡門人恐 莊簡私至全州就擢耳集

下五十二頁

孝莊簡公三字帖

行書九行

見寶真齋法書贊卷二

光棟息朝請郎吳師直作吏盡公廉勤三字通知財穀
兵刑之要蓋實才也僕初昧平生頃在宛陵知之相隨
屢年建康以參議通判兩辟之命未下而僕以罪去今
待遠闕欲得一攝職以活幼累望公稍以吏事試之有
不如所舉僕為妄人矣光再拜

右紹興參政李莊簡公光字泰發三字帖真蹟一卷秦
福烈矣元臣鉅公者德碩彥俱罹正論之酷公家復再
世以私史嬰重劾原奸臣之釁是不惟煽其虐於一時
而實欲毀其傳於萬世雖然無益也節際如漢李膺忠
言如唐陸贄直道全德如光正韓呂劉范諸大老豈以

一節之貶及史事故少誅哉珂家世同患難者也嘉定
己卯與公孫知孝同寓江左漕臺嘗刻公遺事於官寺
敬仰高風每切歎息後四載寶慶乙酉之六月始得此
帖於京口贊之以見尊鄉之心焉

贊曰秦禍滔天鯨淘九淵淪胥以顛而我謂不然如公
之賢太山巋然奔流百川何傷乎一卷野史所編人心
之傳匪石則遷誰為之燎原兩家之先義比仲連覽此
卷焉不知其涕漣

跋李莊簡公與其壻曹純老帖

見政輿集卷七十三

韓文公潮州表柳河東囚山劉賓客謫九年文愈奇而

氣愈下甚哉本朝諸公如忠宣之德度元城之勁節東坡先生英特之氣行乎患難高掩前人壯簡公流竄湖死重以愛子之戚尤所難堪家書中言議振發略不少貶其氣何如哉三誦以還慕仰不已純老姓曹氏諱粹中吾鄉之善士有詩傳行於世真冰玉也案曹純老名齋詩傳王厚齋困學紀聞極備之是集卷一百六有朝請大夫曹君因明墓志銘即純老仲子也其文首云紹興李莊簡公以直道大節屹然為中興元臣聞四明曹公粹中之賢妻以長女翁婿間自為知已是也跋李莊簡公與傅樵風帖見攻媿集卷七十八

建炎四年金陵潰卒四散三月戚方既殘廣德五月遂圍宣州鋒不可當參政莊簡李公時為太守無兵可恃

亟設方略招潰卒於郊野厚待之以為用戚與其副竝馬道城指畫攻具公以一書傳矢射副馬前大略言戚乃凶寇天誅必加汝為將家何至附賊二人相顧曰此間我也攻稍緩始得為備詔遣統制巨師古劉晏率兵救之晏戰死第三帖所言巨劉為此也嘗巡城親以鐵扇障面而賊箭正中之危機屢矣舊嘗問於老校退卒而得其詳經畧潘公其壻也嘗言公當危時宣七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七首則我必死汝輩亦俱自戕無落賊手一日危甚果遣人至一家慟哭既而報少寬矣公誓以死守勵志如此故將用命

賊遯而城全郡人至今祠事之觀所與給事傅公手帖
則所聞益信二公里人忠義相勉風節凜然皆可畏而
仰哉案張洪寶慶續志載公守宣州禦威方日有末薪
窮賈油作火牛投城下熱賊攻具及城南水門有神
龍尾兩歧見於公衣間每政急龍輒至等事自注云
據樞密樓昭宣城事實修入昭整人宋史有傳官參知
政事宋史莊簡傳已載躬戚方副馬及取枕匣七首事
蓋即采之此政而施宿嘉太志及續志莊簡傳中皆未
載續志修入兩事宋史亦未載也考公集中卷十四有
宣城與屬縣官兩書皆言圍城中事又卷十五有答樓
中暉書有承寄云宣城父老王霖等申狀請之感歎等
語時公方謫海外仲暉即昭守時方守宣也

慈銘案謹右三書集中皆不載蓋大典已佚之三

字帖幸錄全文當補入集中

卷其上一八十一頁

書先莊簡公千巖亭詩後有序

先莊簡公紹興中罷相以提舉洞霄宮遂居郡城

新河嘗過陸少師宰千巖亭賦詩云家山好處尋

難徧日日當門只卧龍欲盡東南巖壑美須來亭

上小從容慈銘平生喜誦此詩乙丑遠里賃廡新

河者兩載後移寓錦鱗橋則卧龍日在戶墮矣比

年么羈郎署極念故山甲申歲閏寒夜多思謹題

五言一章於後述祖德志息壤焉

我祖南宋英罷政守鄉郡遂定新河居千載想餘韻同

時陸祕閣始築千巖亭放翁尚童州授詩聞過庭時見

相公來青山在眉宇白雲不可贈相招白雲語藤州忽
赴謫遂落瓊海邊仙山一家樂事見雲谷雜記化鶴無歸年
至今清風生近接水澄卷第宅多新開市樓絕霞絳余也
一屢倩雨見河水春時尋古松石想見我冠人龜堂久
已平快閣亦非故只道三山間猶有東園樹簿官去鄉
國欲歸無寸田何從乞祠祿况求一郡便寒夜靜煮茶
凍窗聞竹折蕙載梅花腰編採山陰雪後鶴蕙帷寒峯
峯積翠間翻思錦鱗里隱几卧龍山荀學齋日記己集
下九十七



湖州一利印刷局代印

